

第３５年

44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載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又一部風水堪輿故事「鳳翼天翔」。廣東名山羅浮山脈蔭生了一代奇才——倫文叙，其之出生、成長皆充滿了神奇。倫文叙率衆頑童搗蛋淨慧寺，與巡撫大人咏詩作對，義助朱姓人家消災擋煞等等故事，於一個年僅十五歲的少年來說，確令人閱來趣味無窮。蕭玉寒先生筆下的風水堪輿狀元的成長，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尋龍堪輿、地理、歷史、玄學的描寫，更加有聲有色。欲知紫鳳龍脈如何造就天下奇才，請鑑賞，包你拍案叫絕。

*　　　*　　　*

本期刊登的中篇小說「飛刀小祖宗」乃辛士先生撰著的俠情傳奇故事，辛士先生筆下的主人翁淘氣活潑，令人又愛又惱，別開生面的新故事奉獻給敬愛的讀友欣賞 ，希望你喜歡。

*　　　*　　　*

下期將刊載的巨型小說乃石磊先生撰著的「逃獄飛龍」，尚有麥菁先生撰著的兩期完短篇「鐵漢羅利」，請敬愛的讀者屆時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83.2.24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4期
（總號180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鳳翼天翔

堪輿狀元倫文敘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高僧點化　啟發頑童

有一日子夜時分，廣東名山羅浮主峯之巔，突然有一團紫色煙雲，騰空而上，漸聚成形，竟似一隻展翅翱翔的紫鳳凰。

紫鳳凰於天際廻旋一周，忽地虛懸半空不動，昂首向西面廣府南海縣方向長嘯四十七聲，聲震四野，遠近可聞。

紫鳳凰的長嘯聲，不覺把廣府城內的淨慧寺高僧西禪法師驚動了。西禪法師連忙一躍而出，衝天而起，掠上寺中的一棵參天榕樹之巔，向四周極目遠眺。

就在此時，但見距淨慧寺三十里外的西南面，倏地衝起一道紅光，灼灼耀目，把方圓十里之地皆照得彤紅一片。

西禪法師乃禪宗六祖慧能和尚的嫡傳徒孫，佛法高深，禪功精湛，他凝運內力貫於雙目，便可察看百里內外的人間世事。當下西禪法師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乃集天地之精華而降一代奇才之異兆也，老衲若輕輕放失，便愧稱禪宗六祖的嫡傳弟子了！

西禪法師心念電轉，即從榕樹之巔縱躍而起，身如飛鴻，直向西南面三十里外升起紅光的地域掠去。

西禪法師功力通玄，三十里路，僅於呼息三數下之間便已掠抵了。

原來此地屬南海縣的黎涌村，北距名鎮佛山僅十餘里，東距廣府羊城三十餘里。

西禪法師也不急於入村打探，先自躍上附近的一處高地沙崗，他居高臨下，向四周凝神細察。但見四野平川，水道環繞，水塘星羅棋佈；珠江、北江二大江流，兩面廻環，恰把南海黎涌村置於水網之中。水網之中，又恰好有九條水流直瀉而來，勢格奇特之極。

西禪法師目睹之下，不由喃喃的自言自語道：「水網成袋，九幽廻環，於此地居住之人，已盡得水之靈秀，只要再輔以祖脈龍氣潛移默化，南海黎涌，出一代奇才，勢必指日可待矣！且羅浮山已現鳳形眞龍，向此地長嘯四十七聲，隨即騰起紅光灼灼閃耀，種種異兆，莫非暗示此子已降臨人世了麼？」

西禪法師心中轉念，即一掠而下沙崗，向下面的黎涌村奔去。

黎涌村此時靜悄悄的，村民大概多已熟睡。村中屋宇甚密，不下近百間，顯然這是人衆甚多的村落。

西禪法師從黎涌村北面而入，一直向村南走去，沿途所經村屋，均靜寂一片，毫無聲息。西禪法師卻毫不放鬆，他堅信自己的判斷，依然小心翼翼的一路向南面細察而去。

眼見已抵村南盡頭了，因爲望向南面，已可見到青山綠水，顯然已是荒野之地。西禪法師略一皺眉，正欲折向西面向西走去，就在此時，村南盡頭的一間舊屋，卻忽地傳出一陣嬰兒的啼聲，唔呀唔呀的聲震四野。

西禪法師一聽，眼神不由一亮，他身形驟起，一閃便抵達那傳出嬰兒哭聲的舊屋門前。

西禪法師向屋前一看，只見不遠處，一座青山橫臥，端正平伏，形如案桌；桌山四周，遍佈河流水塘，清波閃灼，照耀山上，西禪法師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此乃「一字文星案」之格也，再加清水映照，承此脈氣之屋，必出一位才氣絕世的「狀元郎」！此所謂一清水映照文星案，此屋定出「狀元郎」之風水大格也！

西禪法師沉吟間，又聽屋內除了嬰兒啼哭聲，更傳出一位婦人的叫聲道：「他爹啊！娃兒哭得這般厲害，怕把他哭壞了，卻如何是好呢？」又聽一位男子的聲音道：「哎！哭不壞的！大概娃兒也自知他降生我倫家，必定要挨窮受苦，因此才如此悲哭啦！」

男子的自歎聲未落，只聽婦人嗔道：「你說甚麼瘋話？娃兒剛出世，怎知窮不窮、苦不苦的？你別多心，好歹是你倫家的骨肉血脈啊！」又聽男子的聲音道：「是，孩子他娘，你倒有見地，他到底是倫家的血脈也！但他哭聲不止，把鄉親隣里皆驚動了，卻如何是好？如今時分，就是請醫生也須待天明才可以呢！」

西禪法師一聽，不由微微一笑，忽然輕聲唱道：喃嘸阿彌陀佛，何必淚成河？層層高下映，超然脫森羅；一線串千珠，且聽玄機歌！」

西禪法師唱聲未落，屋內的嬰兒啼哭聲便忽然停止了；但唱聲剛落，嬰兒的啼哭聲卻又立刻響起來。

隨即，便有一位中年男子步出門來，他向四面一瞧，登時便發現了西禪法師，連忙向他拱手道：「大師，剛才是你唱歌麼？」

西禪法師微微一笑道：「老衲剛步過施主門前，乍聞屋內嬰兒啼哭，哭聲奇特，因此偶唱數聲玄歌吧了！」

中年男子一聽，卻滿臉驚喜道：「大師的歌很管用呢！娃兒一聽，哭聲頓止，但大師不唱，嬰兒又哭了！在下敢請大師到屋內，再稍唱一會，止住嬰兒的哭啼，未知大師肯答允麼？」

西禪法師欣然一笑道：「扶危濟世，接引俗世之人，乃吾禪宗六

祖門之戒訓也；既嬰兒會聽老衲之歌，老衲便唱給他聽聽吧！」

中年男子一聽，大喜道：「難得大師有此俠義心腸，在下姓倫名顯，恭迎大師進內！未知大師寶寺法號？」中年男子倫顯忽地問了一句道。

西禪法師道：「老衲乃廣府羊城淨慧寺住持，法號西禪。」

倫顯忙道：「原來是羊城的寶寺西禪法師，失敬，失敬！西禪法師請！」

西禪法師微笑道：「倫施主請！」

西禪法師隨倫顯進內，迎面便瞧見一副大菜筐，菜筐內尚有賣剩的菜，暗道：原來這是一戶賣菜爲生的窮家農戶。

倫顯忙不迭的招呼西禪法師坐下，又欲獻茶。西禪法師微笑道：「令郎哭聲震耳，老衲哪有心情喝茶呢？還是領老衲看看令郎到底如何吧！」

倫顯一聽，也便不再客套，連忙向內屋招呼道：「六嬸！麻煩你抱娃兒出來，好讓大師看看。」倫顯說罷，又向西禪法師道：「六嬸乃黎涌村接生婆婆，幸虧她早知娘子今晚臨盆，整晚守候，小兒果於深夜作動出世了！」

西禪法師一聽，忙道：「令郎出生，是否剛交子時？」

倫顯未及答話，接生婆婆六嬸已抱着一位嬰兒，急急的走了出來，在嬰兒震耳的哭聲中，六嬸急忙接話道：「原來是一位高僧光臨！這當眞是奇上加奇也！這娃兒想必大有來歷呢！」

西禪法師微笑道：「請問女施主，這嬰兒如何奇特？」

接生婆婆六嬸道：「大師啊！你可知道？七個月前的一晚，老身正步出家門，眼前忽地一花，定睛細看，原來是一隻七彩鳳凰，竟逕直飛到這倫家屋內去了！七彩鳳凰飛進去後，也沒再飛出來，老身深知必有異事發生了，過了半月，倫顯世侄果然告知老身，他家倫嫂已懷了孩子了！大師說說，這是否奇之極也？」

西禪法師似早有所知，並不太驚奇，微笑道：「這位女施主，尚有甚驚奇之事？」

接生婆婆六嬸聳然動容的道：「這還不止呢！七個月後的今天早上，我剛欲出門赴廣府購物，走出家門時，突見初升朝陽，一道七彩霞光剛鑽出東面山峯，便直直的射到倫家的屋頂之上！我心知有異，暗道莫非預兆倫嫂今日誕胎兒麼？於是廣府也不去了，直上倫家，守候到今晚子時，嬰兒果然便誕生啦！」

西禪法師一聽，忙道：「這位女施主似與嬰兒有緣，可知他誕生之時，有甚異狀？」

接生婆婆六嬸搖搖頭道：「到娃兒出世，倒沒甚異狀，當時老身但見眼前紅光一閃，嬰兒便降生了，大概那只是胎血閃光罷了！咦？大師，你這般詢問，莫非亦因這嬰兒奇特而來嗎？」

西禪法師微微一笑，卻也不去說破，走上前來，向六嬸懷抱的嬰兒一看，心中不由又一動。但見嬰兒樣貌十分奇特，頭大如斗，眼珠晶晶發亮，身子細小，僅如頭一般大小，但身上長滿一片片的皮鱗，猶如魚鱗排列。西禪法師一見，不由暗地吃了一驚，暗道：此乃龍鱗也，若天機相配，本命相輔，便是九五之尊也！

西禪法師這般轉念，便再仔細向嬰兒的臉相察看。但見這嬰兒額角山林風水位，已現紫氣，起自東面，一路向下，淡而不見，似遭甚麼阻逆，直到印堂之上的司空命宮，才陡地一振，重現紫氣，而自始即一路向印堂、山根等運宮延伸，其勢如一飛衝天，無可阻滯了。

西禪法師精於「青烏堪輿」之術，他審察之下，心中已豁然而悟，暗道：此子祖脈龍氣，必源自東南羅浮山，而按其運格，尚須艱難歷練，不屈不撓，方可成其大業也！

西禪法師已有判斷，便再不猶豫，忽地伸出手掌，輕按於嬰兒的天靈蓋上。說也奇怪，嬰兒立刻便停止啼哭了。

倫顯一見，不由又驚又喜道：「大師好本事！手掌輕輕一按，便可止住娃兒的哭叫啦！大師這是甚妙法啊？」

西禪法師把手掌抽回，微微一笑道：「老衲所施爲，並非妙法，而是僅向娃兒輸送吾之純陽眞氣，以旺其七星未足月之元氣，娃兒元氣已旺，自然便不畏世途之艱險，也就不再驚慌啼哭了！」

西禪法師所言，隱含本命運勢、武功修爲無窮玄機，倫顯平生以賣菜爲業，自然難明其中奧秘。但雖然如此，倫顯眼見西禪法師露了這一手「止哭神功」，自家娃兒不但不再啼哭，而且臉色紅潤，就如服下「十全大補藥」似的，便知西禪法師確有驚人本事了。

因此倫顯沒等西禪法師話落，便向他連聲致謝，又急忙道：「小兒既與大師有此奇緣，那便請大師一併成全，賜小兒一個名字吧！」

西禪法師一聽，不禁欣然一笑，也不推辭，便含笑道：「令郎運格奇特，他日必文武全才，且以文妙叙天下世事，其名便叫『文叙』吧！又令郎降生於平原田疇之間，

其字可稱爲『伯疇』；再者其貴源自東面靈秀龍氣之峯，那便號爲『遷崗』吧！」

倫顯也不知西禪法師賜贈的「名、字、號」有甚玄妙之處，但他深深佩服西禪法師的本事，因此由他所賜，自然是好的了，也就欣然而受，毫無異議。

因此，海南黎涌村倫家是晚誕生的兒子，便叫「倫文叙」，字「伯疇」，號「遷崗」了。這娃兒倫文叙，到底有甚奇特？當時休說高人，就連他的生父倫顯亦感一片茫然。

西禪法師的疑迷已有判斷，他不欲多留，便向倫顯告辭了。

倫顯急忙道：「大師便不待天亮才趕返廣府麼？深夜荒野，可兇險得緊啊！」

西禪法師微微一笑道：「出家人無所畏，又何懼荒野夜深？令郎他日但有疑難之處，且緊記老衲之言。」

倫顯忙道：「大師請賜告！」

西禪法師微一沉吟，便輕聲道：「兒有災降，且速向東；百年歸老，與祖同宗，倫施主善自珍重！」

西禪法師說罷，茶也不喝一口，便告辭而去了。

倫顯送西禪法師出門，他但見西禪法師身形一晃，荒野黑暗中便失去他的所在。倫顯不禁又驚又喜，暗道：難得如此高僧降臨指點，叙兒日後想必有甚好處吧！

「孩子他爹，剛才是誰來了？」此時屋裏，妻子周氏在呼喚倫顯。

倫顯與接生婆婆六嬸走進去，對床上產後歇息的妻子周氏道：「娘子，剛才是一位高僧降臨，以妙法止住娃兒啼哭，還賜其名、字、號呢！」

周氏倫嫂一聽，喜道：「孩子他爹！這位高僧賜孩子甚麼名字？」

倫顯欣然的道：「大師原來是廣府淨慧寺的高僧西禪和尚！他賜吾家孩子名文叙，字伯疇、號遷崗哩！但不知其中有甚妙處？」

周氏道：「名字說出來朗朗上口的，便是好名字，總之是倫家骨肉，管他有沒有妙處呢？只是家中添了一張嘴，你又加重負累了！」

倫顯決然的道：「我倫家一脈單傳，爹爹倫福只生我一個，我年已四十，才得此文叙這一點血脈，便如何艱辛，也須把他養育成人！家中雖添了張嘴，但我挑菜去賣，最多走快一步，多賣一筐，也就補夠孩子的費用啦！」

周氏歎氣道：「哎，叙兒腳頭不佳，走進窮困之家，註定他要挨苦的了！」

接生婆婆六嬸爲人甚有義氣，她一聽便慨然道：「叙兒生時奇特，將來必定大有前途！倫嫂千萬要小心撫育，我六嬸身無財物，這接生費用，便當封給文叙的紅包吧！」

周氏果然正爲接生費用擔心，她一聽六嬸如此慷慨，心中登時一寬，不迭的向六嬸連聲多謝。

＊　＊　＊

自倫文叙降世後，倫顯果然份外勤懇，他每日天沒亮便挑着菜筐，走街過村賣菜去了，非到晚上菜賣完了，絕不回來。爲的僅是多賺一點孩子的費用。

窮人家艱苦渡日，眨眼便過了大半年。

這一天早上，倫顯尚未出去賣菜，妻子周氏抱着倫文叙驚惶失措的走出來，對倫顯叫道：「孩子爹爹！不好了！叙兒不吃不動呢！快去請郎中回來診治啊！」

倫顯一聽，不由大急，他接過倫文叙仔細一看，果然緊閉雙目，不哭不動，就如忽然昏死似的，倫顯急得如遭火焚，他二話沒說，跑出去便把鎮上的郎中拉扯回來了。

但郎中經一番診治，竟搖頭苦笑道：「奇哉怪也！這到底是甚麼症狀？老天！我行醫數十年，竟是第一次碰到也！」這老郎中也不敢開藥，只着倫顯另請高明，便如遇鬼怪似的急忙走了。

倫顯夫婦不由一陣發呆，這老郎中在鎮上甚有名氣，請他出診一次，須花五兩銀子，五兩銀要花十日賣菜工夫了。不料連這老郎中亦束手無策，夫婦倆如何不憂急萬分？

倫顯發狠道：「爲救叙兒，我就算把祖田賣了，也決不放棄半分！」

爲了延醫診治倫文叙，倫顯萬般無奈，只好眞的把祖傳的一塊田地也賣了。

當買主要倫顯在賣田契上簽字時，倫顯心中又痛又憤，他曾蒙父親倫福授以詩書，略通文采，便揮筆在賣田契上寫道：「家住魁崗黎水村，顯之父子是倫門；床頭金盡孤舟別，一賣千年不異端。」

倫顯賣掉祖傳僅有的一塊田地，所得的銀兩全數用來延醫診治文叙。不料郎中請了多位，幾經診治，倫文叙的怪病依然毫無起色，甚至沒有一位郎中可以診斷他的病症。

眼看賣田換來的銀兩也快用光了，倫文叙也日漸消瘦，原來紅潤的臉蛋，竟變得一片蒼白，就如垂死似的。

這下又急壞了倫顯夫婦倆，周氏終日哭哭啼啼，倫顯被老婆吵得心煩意亂，氣得叫道：「哭！哭！娃兒還未死呢，你哭什麼？當日娃

兒出世，啼哭不止，尚有高人救助；你今日哭乾眼淚，也是白費神啦！」

周氏本來痛哭不止，但她聽倫顯如此一嚷，心中忽然靈光一閃，忙止住哭聲，對倫顯道：「叙兒爹啊！你可記得當日西禪法師臨走吩咐什麼？」

倫顯一聽，猛地一怔，他也想起西禪法師當日的留言來了：「兒有災降，且速向東，百年歸老，與祖同宗！」

倫顯想起西禪法師臨別贈言，不由喃喃的苦笑道：「什麼兒有災降，且速向東……東面山巔重重，卻哪來靈丹妙藥救得叙兒？難道數位郎中，也比不上西禪和尚一句『向東』行麼？」

倫顯的話，又把倫嫂滿心的希望幻滅了。夫妻倆守着奄奄一息的倫文叙，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這一晚，倫顯也不知是第幾次跑入妻子的房中，他用手摸摸娃兒的臉頰，但感觸手冰凍，與死人已差不多了。

倫顯心知倫文叙已到最後關頭了，惶急之下，他不由發狠道：「罷了！既藥石無效，那便姑且抱他向東面走一遭，死馬權當活馬醫吧了！」

倫顯說着，伸手抱起倫文叙，吩咐妻子周氏準備行裝。不一會，夫婦倆便抱着倫文叙，跌跌撞撞的衝出門去。

倫顯在前面抱着已死了大半的倫文叙，倫嫂挽着行李乾糧，悲悲凄凄的在後面跟隨，果然認準東面，也不管是山是水，只管一路走去。夫婦倆的模樣，悽惶之極，旁人見了，那知此行是「救兒」？倒似是給娃兒送喪了！

倫顯此時心中已再無雜念，他在心中只念着兩個字：「向東！不管生生死死，也只管向東行吧！」

夫婦倆這一路向東，不知不覺，便已走過番禺縣境，又渡過珠江口，進入東莞地域。在東莞向東望去，果然山巒起伏，到處遍佈大小山峯。

這一路向東而行，倫顯懷中的倫文叙，也並沒清醒啼哭，但也並沒就此死去。倫顯也不去理會，事到如今，他也再無其他辦法，也絕無什麼更好的救兒法子，唯有自我安慰，向東而行或許有救，見一步走一步吧！

倫嫂在後面跟隨，她心中悲凄，但女人心細，她剛越過東莞地界，忽然想起一事，連忙問倫顯道：「叙兒爹啊！前面再向東，不就是增城縣境麼？你倫家的祖墓，先祖及先老爺，不就下葬於增城羅浮山上麼？」

倫顯心中憂急如焚，一聽便沒好氣道：「這又怎樣？不錯，前面羅浮山乃吾倫家祖墳所在，阿爹臨死，亦囑我無論如何要把他葬上阿爺墓中，但這又如何？阿爺、阿爹同葬一墓，竟連倫家唯一血脈亦蔭庇不了，這祖墓頂個屁用！咦？怎的了？」

倫顯的賭氣話忽地戛然而止，隨即驚咦一聲，狀甚驚奇了，竟連路也忘了向東走了！

倫嫂一見，不由大吃一驚，連忙走近來，帶哭的嚷道：「怎麼了？叙兒爹！莫非叙兒已斷氣了麼？天啊！」

倫顯瞪了老婆一眼，急道：「你瞎叫什麼？誰說叙兒斷氣啦？你知道麼，叙兒原來冷冰冰的，但忽然渾身發熱起來！」

倫嫂一聽，連忙伸手摸上倫文叙的臉頰，果然傳來一股熱氣，就連小臉蛋亦有點紅潤起來了！倫嫂驚喜得幾乎跳了起來，她連聲的道：「有救了！有救了！西禪法師指點的果然是救叙兒妙法呢！」

倫顯此時也不由一陣狂喜，因爲他自然知道，但凡久病之體，必定冰凍，若突生熱氣，則是肌體由弱轉强之狀也！他失聲的叫道：「是！是！兒有災降，且速向東；百年歸老，與祖同宗！向東！向東！」他一面嘟嚷，一面拔腿便走，雙腳如鬼趕似的，一路向東面的羅浮山走去。

這一路向東，倫顯夫婦也不必辨認路向，因爲倫顯懷中的倫文叙，便有如一個方向盤，他的身子轉冷，那便預示偏離方向了；他的身體發熱，那即表示向東的方向正確。

夫婦倆不禁驚喜交集，暗道：叙兒果然古怪之極，他的生死安危，竟如與東面的羅浮山結下不解之緣似的！

看看前面便是羅浮山脚了，倫顯抬頭一望，但見山上雲霧繚繞，不辨去向。倫顯也不思忖，也決不猶豫，抱着倫文叙，挾着妻子倫嫂，夫婦二人便毅然的踏上上山之路。

倫顯夫婦二人，依倫文叙的體溫作指示，在雲霧中東一頭西一頭的亂撞。但說也玄妙，倫文叙的體溫，就似與東面某處物事互生感應，在冷熱的指示下，倫顯夫婦雖走了不少彎路，但大致上並沒偏離向東的方向。

就這樣彎彎曲曲，一直向羅浮山主峯飛雲頂的東面走去。倫顯懷抱的倫文叙，他的身子也越來越熱，小臉蛋也越來越紅潤了。

忽地，倫顯眼前一亮，原來不知不覺，竟走到倫家的祖墳前面來了！倫顯心中一陣驚疑，他故意用手按着倫文叙的額頭，一面閉着眼

走。說也奇妙，倫顯向南向北偏離十步，倫文叙的額上立刻轉冷，再向東走回來，倫文叙的額上又恢復了溫暖。

倫顯心中又驚又喜，他乾脆不再思量，只按着倫文叙的額頭走路，一直走下去。倫文叙的額頭，猶如成了一個指南針，引着他，竟逐漸接近倫家的祖墳。

倫顯剛在祖墳前站定，尚未來得及跪下拜祭，他懷中的倫文叙身子熱得更快，隨即「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倫顯夫婦先是驚得呆了，隨即又醒悟，倫家單傳血脈倫文叙得救了！直到此時，倫顯才豁然而悟，西禪法師那「兒有災降，且速向東；百年歸老，與祖同宗」一句留言的深意，原來他倫家仰賴的，便是眼前這座毫不顯眼的古樸祖墓！但其中到底有甚玄奧？倫顯卻無法參悟了。

倫顯抱着倫文叙，與妻子周氏一道，跪在祖墳前面，一面叩拜，一面連聲道：「祖宗有靈，救活兒孫了！」

倫顯夫婦二人，在羅浮山主峯飛雲頂東面祖墳前，逗留了一會，到底難明其中的奧秘，又擔心病後復甦的倫文叙，禁不起高處風寒，再向祖宗墳前叩了一個响頭，也就下山了。

夫婦二人，上山之時，悲悲感感，但下山之時，卻歡歡欣欣；因爲倫顯懷抱的倫文叙，不但已完全甦醒，且呀呀而笑着含混的呼喚「爹娘」呢！

倫顯夫婦，携倫文叙返家後，倫文叙果然不治而癒。且自此之後，風寒冷熱不懼，百病不侵，身子非常結實。

倫顯思前想後，不禁又喜又悔，歎道：「爲醫叙兒，連祖田也賣了，不料銀兩耗盡，依然徒勞無功，終究仍須向東拜祖才癒！哎，早知如此，也不必白白喪失祖田了！」

倫嫂卻不以爲然道：「叙兒爹啊！或許上天註定，叙兒之危，須破財才能擋災呢，因此也不必悔恨了！你我夫妻二人，有手有脚，還怕養活不了一個孩子麼！」

第二天，倫嫂便出去接了一批絲線回來，又置了一台布機，在家中織起布來了，倫嫂的手藝甚佳，織出的布光潔無瑕，拿到鎮上出賣，布莊倒也搶着要貨。這樣便着實助了倫顯一臂之力了。

倫顯的祖田已賣，他便改而向菜欄取貨，雖然賺的賣菜錢少了點，但他多走幾條街，少睡早起，以勤補絀，倒也可以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開銷。

倫嫂織布賣得的錢，倫顯堅執要積蓄下來，不肯花掉。倫顯對妻子說：「家無讀書子，功名何處來？我已因家貧失學，今時今日須靠血汗去磨，又豈能讓叙兒重蹈我的絕路呢？因此這些錢便積聚下來，留待叙兒日後讀書的費用吧！」

倫嫂一聽，深感有理，於是再無異議，每日辛苦勞作織布，賣出的布錢，便積蓄下來。這樣子過了幾年，到倫文叙六歲那年，便積了一筆數目雖然不大，但也足夠倫文叙入學的費用了。

倫文叙正要入學館讀書，不料他的父親倫顯，因辛勞過度，爲賺多幾個錢讓倫文叙讀書，有病也不肯花錢診治，積勞成疾，竟一病不起，倫嫂還未來得及延醫救治，倫顯便在當天深夜不幸去世了。

倫嫂中年喪夫，遺下幼兒，孤兒寡母，自然悲痛欲絕，她恨不得自己也隨夫君去了。

倫文叙跪在亡父的靈前，他也不哭，見娘親哭得死去活來，他便晃着小腦袋，捏着小拳頭，眼中晶光灼灼，對倫嫂道：「娘親娘親勿悲哀，苦盡有甘必定來，天生我材必有用，貞誠可令金石開！娘親莫哭啦！」

倫嫂一聽，不禁又悲又奇，悲者夫君已逝，遺下孤兒寡母，日後如何生活下去？奇的卻是倫文叙這娃兒，小小年紀，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但出口成詩，且志氣極大，果然絕非等閑之子。而爲了他，又無論如何必須活下去。倫嫂心潮激蕩之下，不由一手抱住倫文叙，大悲道：「叙兒啊！可惜你非生於富人家，供書教學，任你施爲！如今你爹爹逝世，剩下娘親一人，獨力難支，卻如何培養你成人成材啊！蒼天，你爲何待倫家如此寡薄無情也！」

倫嫂說到傷心處，不由悲聲痛哭。

倫文叙卻依然不哭，他反而安慰娘親道：「娘親，生不由人，前程卻可以由自己走啊！叙兒並不怕窮苦艱困，總有辦法勝過那些富貴人家！」

倫嫂一聽，悲中不禁又添大奇，她喃喃的道：「叙兒啊，你莫發瘋話了！試問……試問你憑什麼勝過那些富貴人家？」

倫文叙捏着小拳頭道：「娘親，叙兒當然有能力啦！叙兒知道，那些富貴人家的公子少爺，衣食無缺，終日貪玩，哪有心思去刻苦讀書？我敢保證，叙兒學一堂課，必勝於他們十堂！叙兒學一年，便勝過那些公子少爺十年啦！這樣啊，娘親，叙兒雖然暫時讀不成書，但總有機會，也就總有機會勝於他們啊！」

倫文叙這小娃兒，年僅六歲，但不鳴則已，一鳴果然驚人。

倫嫂一聽，心道：叙兒志大如天，可惜你爹爹的殮葬費尚未有着落，只好挪用你那筆讀書費用了！哎，叙兒啊叙兒，你的時運爲甚竟如此乖滯？

倫嫂心中雖然爲難，但想起夫君在生時，曾叮囑若他日後去世，須把他葬上羅浮山祖墓；又想起西禪大師留言中道「……百年歸老，與祖同宗。」，心道：倫家祖墓既曾顯靈救了叙兒一命，想必有好處，因此斷然決定，先以這筆銀兩，把先夫殮葬上羅浮山祖墓，然後再作打算了。

幾天後，倫嫂花光了家中僅有的積蓄，把倫顯的遺體運上羅浮山祖墓安葬。辦完喪事，倫嫂和倫文叙，這一對苦命母子，當眞是家無餘糧、床頭金盡了。母子二人，今後也不知如何生活下去。

* * *

倫嫂和倫文叙母子二人，在鄉中眼看無法生活下去，此時恰好接到遠房一位堂叔倫生的口訊。說他夫妻二人在廣府開了一家粥麵檔，雖不富裕，但兩餐總算有着落，夫妻倆又無兒無女，聞說堂兄倫顯不幸去世，遺下孤兒寡母，可出廣府到他家中居停，倫嫂可在粥麵檔幫工，這樣母子二人也就可以生活下去了。

倫嫂接訊，也不容她猶豫了，爲了倫文叙，就算離鄉背井，出外謀生，倫嫂好歹也得去了。

於是，不久倫嫂和倫文叙母子二人，便離開家鄉南海黎涌村，投靠堂叔倫生家來了。

倫生的家在廣府擢甲里福地巷，家中只有一位老妻孫氏，倫生在擢甲里開了一家粥麵檔，小本生意，飽不死也餓不了。突然添了倫嫂母子二張嘴，開銷便顯拮据了。

倫嫂十分過意不去，住了半個月，便欲離開返鄉。倫生夫婦反而安慰倫嫂說：「我夫婦無兒無女，當視阿叙如親子，有飯大家食，有水大家飲，倫嫂若不介意，只管把這兒當你的家便了！」

倫嫂見堂叔夫婦一片眞誠，也不好過於堅拒，也就答應留在倫生夫婦家了。倫嫂爲人勤懇，她堅決要出去粥麵檔幫工，倫生也答應。不料倫嫂煎炒煮樣樣皆能，且味道十分精美，光顧的客人皆讚不絕口，倫記粥麵檔竟因此生意旺了起來。

從此，倫嫂和倫文叙，也就把堂叔倫生的家，視作第二故鄉了。

倫生夫婦和倫嫂三人，爲了倫記粥麵檔的生意，日夜忙得不可開交，這才勉强夠得開銷。因此倫文叙年已七歲，正是入館求學之時，但根本抽不出入館求學的費用。不但不能求學，就連平日的生活起居，也乏人照顧。也因此倫文叙自小時始，即要自己照顧自己，亦即要經受人生的磨練了。

當時擢甲里一帶，多半是窮苦市民居住，因此倫文叙雖然無書讀，但也不愁寂寞，四鄰多的是窮家孩子玩伴。倫文叙年紀小小，卻極有主意，有些念頭，連成年人也未必想得出，但倫文叙眉頭一皺，便計上心頭了，無形之中，他便成了一班窮娃兒的小領袖。

倫文叙率領的這班窮娃兒，年紀小小，卻天不怕地不怕，初時活動範圍尚不離擢甲里五里之地，漸而便穿街過巷，遠達十里外的地方也敢去闖逛，竟不畏懼。

這天早上，這班窮娃娃中，有一位叫阿福的娃娃，忽然挺神秘的對小伙伴說：「我聽說啦！寺廟中的佛祖是得罪不得的！誰要得罪了他，那他就會罰你睡不着覺，撒不了尿，拉不了屎哩！」

衆小伙伴一聽，不由哄的大笑道：「阿福！閉上眼可以睡覺，拉下褲子可以撒尿，脫光屁股便可以拉屎！誰能阻你？這等道理也不懂，當眞是『阿福』的『福』嘛！」

阿福被衆小伙伴這般哄笑，當下也沒了主意，但又不肯服輸，便轉而向「小領袖」倫文叙求救道：「叙哥！你最有見識，你說，我所講的是否有道理？如何證明給他們看呢？」

倫文叙一聽，想也不想，便哈哈笑道：「是否有道理，一試便知啦！如何證明麼？最好便到寺廟中，實地試一試了！」

倫文叙一言既出，衆小伙伴登時哄地一聲，笑着附和贊成。於是，這一班頑皮小孩，便當眞向隣近擢甲里的寺廟進發了。

當時廣府寺廟中，最隣擢甲里的，便是淨慧寺了，因此淨慧寺便不幸成了這班頑皮小孩的「試驗品」了。

倫文叙率阿福等一班小頑皮，浩浩蕩蕩，直奔淨慧寺而來。今日並非廟會，因此寺廟中甚爲靜寂，連廟中的住持、和尚等，也不知到哪兒去了。

而且倫文叙等一班娃兒，最大的不過是七、八歲，最小的僅五歲，小不溜的，竄進廟中，根本極難察覺，因此一班小頑皮，毫不費力便溜進淨慧寺的大雄寶殿中來了。

大雄寶殿神案，正中一尊佛像，便是南禪宗的祖師爺禪宗六祖大師。在六祖大師法像後面，才是天下祖師爺如來佛祖，雖然地位崇高，但法身卻比六祖小了一截。

倫文叙、阿福等一班小頑皮祖

宗，溜入殿中後，倫文叙一聲：「開始！」衆小頑皮即各自施展「頑皮神功」，有的在佛像前撒了一泡尿，有的在聚寶盆上拉了一堆「黃金」，有的脫了褲子，光着屁股向佛祖放了一個响屁。

倫文叙更獨出心思，爬上佛像的香案，拉了幾根「香蕉」。

衆小頑皮在佛祖面前撒野，倒沒惹得佛祖顯靈，卻驚動了淨慧寺的和尚。四名和尚以爲大雄寶殿有賊人光顧，於是手執齊眉棍衝了出來，二人守住大門口，二人持棍疾掠而進，身法極爲嫻熟，顯然皆修練武功之人。

掠進大雄寶殿的兩名和尚，向四面一瞧，登時氣得眼冒火煙，但見大雄寶殿中，被一班小頑皮瘋狂「撒野」之下，弄得烏煙瘴氣，臭氣熏天，屎臭尿臭屁臭，佛門已非清靜之地，簡直成了一個「大厠所」了！

「你班小畜牲！今日非打斷你的脚不可！」兩名和尚皆廣府人，急起來，廣府話便衝口而出了。

兩名和尚說着，也不管三七廿一，向就近被嚇呆的幾位小頑皮出棍便掃。這一棍若敲下去，幾位小頑皮的脚，便必定折斷不可了！和尚皆練就武功之人，加上含怒而發，出手便不容情，這一擊之下，大人也禁受不住，何况是年僅五、六歲的小娃兒？眼見淨慧寺大雄寶殿，立刻便會變成「殺戮戰場」。

就在此時，一聲佛喝，驀地把兩名和尚的齊眉棍於虛空中定住，「阿彌陀佛……」這一聲佛唱，蘊含內力眞氣，竟可隔空封住兩名和尚的手臂大穴，令他們欲擊而不能下了。

佛唱聲中，一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已如行雲流水般滑了出來。他先向兩名和尚屈指一彈，射出兩道眞氣，解了兩人被封之穴，這才輕聲道：「阿彌陀佛，大雄寶殿，豈可變作血腥殺戮之地哉？」

兩名和尚被責，老大不服氣道：「師傅啊，你看彼等把大雄寶殿搞成什麼樣子？簡直成了大茅厠啦！」

老和尚向四周一瞧，但見大雄寶殿上，果然亂七八糟，臭氣熏天，跟茅厠確實也差不了多少了。老和尚的眉頭不由亦一皺，但他畢竟乃有道高僧，雖怒而不發，依然輕聲向被嚇得呆了的小頑皮問道：「汝等可知，佛門乃清靜之地，不許進來搗亂啊！難道你等爹娘，沒來教導汝等麼？」

衆小頑皮被兩名兇狠的和尚早嚇壞了，也自知今番闖了大禍，有的先就嚇得嗚哇哭了起來，誰還有膽子回老和尚的問話？

兩和尚此時忍不住狠狠的道：「闖下大禍，哭便行了麼？除非你等把拉下的東西吃了，否則誰也不許離開！」

衆小頑皮一聽，別的不懂，但「吃回拉下東西」，卻是誰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怕吃屎是人的本性，就算三歲娃娃也決不肯幹。當下更嚇得臉無人色，片刻前尚頑劣如小猴子，此時卻活像小殭屍，連動也不敢動了。

老和尚見衆小頑皮也知「吃屎」的可怕，便有心教訓一下，沉聲道：「不入地獄，不知地獄之苦；不吃屎尿，不知此物之奇臭；看汝等日後尚敢胡作非爲嗎？」

兩和尚一聽，以爲老和尚已默許彼等施爲，皆欲狠狠出一口氣，便惡狠狠的隨手把就近的一名小頑皮揪住，按下他的小腦袋，果眞要他吃回那「黃金之物」了。

那被按着的小頑皮，嚇得連哭也不會了，小嘴張着，眼見眞的要吃回所拉下的東西了。

就在此時，隱在神案帳幕後面，一直沒被發現的「鬼靈精」倫文叙，忽地從神案上跳下來，只見他大喝一聲道：「且慢！」然後又以小手叉腰，煞有介事，儼然衆小頑皮的「小領袖」，向那動手的兩名兇惡和尚道：「我等犯錯，罪不至吃屎，若因此弄出人命，你賠得起他的生命麼？」

兩和尚一聽，惡狠狠的瞪了倫文叙一眼，怒道：「好啊！原來你一直隱藏在神案上面，想必是幹了壞事啦，罰你等吃回所拉的東西，算是最輕的懲罰，怎會弄出人命來！」話雖如此，他們按着小頑皮的頭，到底沒再向「黃色之物」壓下去。

倫文叙朗聲道：「怎的不會，屎是否不乾淨之物？」

兩和尚道：「臭氣熏天，自然不潔得很！」

倫文叙道：「既然不潔不乾不淨，吃下肚子，是否會因此生病？病得厲害，是否會死？若死了，是否弄出人命？如此簡單道理也不懂，還算是老和尚的徒弟嗎？」

兩和尚被倫文叙夾七雜八，似通非通的「道理」，弄得不由一怔，憑他二人的智慧見識，竟難以反駁倫文叙這七歲娃兒。

老和尚一聽，不由微微一笑，他脚下不動，身子呼地向倫文叙這面滑了過來。他先向神案上仔細一瞧，心中不由又一動，因爲他在神案上，果然發現了一堆「黃色之物」，但此「黃色之物」絕不尋常，令老和尚聳然動容，因爲這端是四方的「黃色之物」。老和尚精通玄機命理，深知此乃「十俗一淸」之格，雖幾經艱辛，但將來必大有成就。

老和尚再向倫文叙仔細一瞧，

竟依稀浮出一位奇特嬰兒的神采來了，老和尚於是也不去說破，卻趁機誘導倫文敍道：「小施主所言，此物不潔不淨，果然如此，原不該逼人吞下肚子。但既然小施主亦知其不潔不淨，且會惹出人之生命病危，爲甚卻把此物亂置於佛門清靜地呢？」

倫文敍一聽，但感這位老和尚和顏慈目，十分有趣，便坦白的道：「老和尚師傅，其實我等進此佛殿，是欲證明一樣東西呢！」

老和尚含笑道：「小施主欲證明什麼東西呢？」

倫文敍道：「聽大人說，佛神之地，惹不得，否則便有災禍。我等不信，因此便非要實地證明一下嘛。」

老和尚一聽，微微一笑道：「神佛之靈，乃在人之心中，所謂災禍，亦在人之一念之間而已。」

倫文敍眼珠一亮，道：「爲什麼？爲什麼神佛之靈，在人心中？爲什麼災禍亦在人之一念之間？」

老和尚含笑道：「人生於世，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神佛之靈，不外乃是其因果互爲轉化。例如小施主等若非一念之差，進此佛門之地頑皮作弄，又怎會有被逼『吃屎』之危？此乃自聞其臭啊！又再如當時若非老衲一言喝止，一念之間，吾之徒弟，只怕便把汝等的小腳敲斷了！這一切均因汝等在佛門之地搗亂而起，神佛之懲罰，乃假手俗世人之手吧了！」

老和尚似對倫文敍特別關注，因此諄諄誘導，竟不嫌其弱幼，亦不嫌其煩。老和尚的幾名徒弟亦暗暗驚奇，心道：老和尚平日不苟言笑，嚴厲得很，怎的今日卻對這娃兒如此花費唇舌呢？當眞奇哉怪也！

不料更奇怪的是，倫文敍這娃兒，死活不怕，獨怕了老和尚的嘮叨說法。只見他亮晶晶眼珠一轉，忽然點點頭道：「是，老和尚師傅，既然神佛之懲戒，在人之一念之間，那我等做錯了事，若知錯而改，這一念之間，便即不必受罰了吧？」

老和尚一聽，不由欣然一笑，點頭道：「阿彌陀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小施主有此一念知錯而改，自然神靈亦不會責罰也！」

倫文敍一聽，當下也不多言，向他的衆小頑皮大聲道：「喂！你等聽住！這殿中臭物，既然是我等帶來，亦須由我等帶走！快各自收拾乾淨，好回家去也！」他的口氣，儼然是一位統帶兵馬的「小領袖」。

衆小頑皮一聽，都如聞軍令，立刻便動手收拾補過了。只見有的去殿外尋了一把芭蕉葉，有的乾脆脫下褲子，光着屁股，把撒下的尿水抹乾了。

衆小頑皮搗亂時任意妄爲，但補過收拾起來，卻也甚爲快捷。不大一會，便把大雄寶殿收拾乾淨了。然後說一聲：「我等去也！」衆小頑皮，跟隨倫文敍，猶如一窩頑皮小蜂，片刻便飛走了。

老和尚目送倫文敍的背影，微微一笑，也沒留住他，任這班小頑皮吵吵嚷嚷的離開了。

老和尚的徒弟卻忍不住了，對老和尚道：「西禪大師傅，這便任由這班小鬼頭走麼？殿中可餘臭未消啊！」

原來老和尚便是淨慧寺的住持西禪大師。他自七年前，在南海黎涌村，替倫文敍以眞氣旺元，止其啼哭，又贈以名號，返回廣府淨慧寺，不覺已整整七年了，半年前，他於打坐時，心潮忽地一湧，他微一沉吟，猛地醒悟，南海黎涌的「倫文敍」，其運程似乎已臨界一個轉捩之關節點了。於是便暗暗留意來自南海黎涌的動靜，但卻毫無音訊，他正欲抽身再度光臨黎涌，不料今日竟在大雄寶殿上，依稀辨認出文敍嬰兒時的神采，再印證他那「四方黃色之物」，斷言此乃「先苦後貴」的十俗一清奇格，當下再無疑惑，判斷這娃兒便即黎涌的倫文敍無疑了。

此時西禪大師也無暇細說，向他的大徒弟淨宏道：「淨宏，快去尾隨剛才發號施令的大頭娃娃！小心跟着，看他居停何處，但千萬不許爲難他！知道嗎？」

西禪大師收了四名廣府弟子，大徒弟法號淨宏、二徒弟淨揚、三徒淨禪、四徒淨法，取其「宏揚禪法」之意。四位徒弟自小跟隨西禪大師，雖然武功精湛，但佛禪之學卻遠未到家，因此處事便顯得不脫七情六慾了。但有一點，便是四人均非常尊敬西禪大師，簡直勝於親父，因爲四人均是無父無母的孤兒。

當下大徒弟淨宏一聽，心中雖餘恨未消，但也不敢猶豫，忙道：「是，師傅，弟子知道了！」

淨宏說罷，即疾掠而出，尾隨倫文敍等一班小頑皮去了。

* * *

西禪大師這才欣然一笑，因爲他深知淨宏在四徒弟中，處事最謹慎，而且武功根基，佛禪之學，亦數他功力最高，由他暗中保護倫文敍，必可保萬無一失了。

不料就在此時，寺外有知客僧疾奔而進，向西禪大師報道：「住持，廣東巡撫吳琛大人，率隨從十人，前來淨慧寺進香也！住持快出去迎駕！」

西禪大師一聽，也不及理會倫

文敍的事了，因廣東巡撫吳琛，乃朝廷欽差大臣，身負皇命，連廣州知府亦受其節制，豈敢怠慢？於是連忙率僧衆出寺外迎迓。

不一會，只聽鑼聲擊響十多下，廣東巡撫吳琛大人，在一班隨從侍衞簇擁下，已來到淨慧寺山門外。

西禪大師連忙上前迎接，引吳琛大人一路進大雄寶殿。原來吳琛乃專程前來淨慧寺上香參拜。

吳琛十分誠心，親手在神案上向佛祖上香，一時間香煙繚繞，一片肅穆。

吳琛跪在佛像前的蒲團上，參拜起來，他禱頌道：「但願佛祖庇佑南粵百姓臣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和平豐盛！咦？這是什麼！」

吳琛忽地驚叫一聲，原來他在參拜完畢，欲起抬頭之時，眼角無意中向神案下面一瞥，只見案桌下面，有黑影一團，緩緩而動！吳琛乃文官出身，不由便驚呼了一聲。

衆侍衞一聽，大吃一驚，連忙一擁上前，把吳琛圍護住，一面急道：「吳大人！發現什麼了？」

吳琛伸手一指案桌下面，道：「案桌下藏有人！快拿下了，查明其來意也！」

衆衞士一聽，哪敢怠慢，立刻拔出佩刀，一步掠至神案前面，大喝道：「裏面人聽着！快快出來，否則殺毋赦！」

裏面卻毫無動靜，一名侍衞以刀挑開布幔，向內一望，果然有一團黑影潛伏在此。這侍衞武功了得，猛然伸手，攫住黑影的衣服，微一運力，便把黑影呼地扯出來了。

衆人一看，黑影原來只是一位小娃兒，看他的年紀，僅七歲而已，頭大如斗，樣貌奇特之極，面對森森的官家威嚴，居然毫不畏怯，反而哈哈一笑，神色從容鎮靜。

廣東巡撫吳琛一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小娃兒氣質之獨特，萬人中簡直無一也！但未知是否虛有其表、狂妄無知小兒傲態？吳琛處事謹慎，他心存此念，便存有一試這小娃兒的念頭了。

在場的西禪大師一見，卻不由暗暗叫苦，心道：你這娃兒，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卻闖進來！你好好的返家便了，爲甚偏要在此要命時刻出現？堂堂欽差巡撫大人，豈是你小娃兒惹得起？他若降罪於你，只怕連老衲亦保你不住了！莫非老衲瞧差了眼，你身上的戾氣未消，尚須經受慘酷災劫麼？

這小娃兒原來竟然是倫文敍。

他本已離寺，但半路上聽聞鑼響，又聽說是巡撫大人駕臨淨慧寺上香，心中便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轉念頭道：稀罕麼？上香便上香了，爲甚偏要把銅鑼敲得震天價響？我偏要比你先一步進殿，且看看這巡撫大人是甚威風模樣！哼！

倫文敍這娃兒，天不怕地不怕，又豈會怕你什麼「巡撫大人」？他想做便做，決不會猶豫畏縮。趁人多忙亂，他果然悄悄潛進大雄寶殿，在寺中和尚驅趕上香客時，他早已躺入神案底的布幔下面，隱藏起來了，因此誰也沒發覺。

此時倫文敍被推到吳琛面前，吳琛定睛審視，沉吟不語。

西禪大師一見，心中不由大驚，他不知吳大人將如何處置倫文敍，若有閃失，那天地便痛失英才了！於是硬着頭皮，向吳琛道：「吳大人，此子老衲認識，因此時常進寺遊玩，今日不愼衝撞大人，望大人見諒。」

吳琛不動聲色，道：「佛門乃清靜之地，他既時常進來遊玩，可知乃頑劣之徒，本官怎應諒他？」

西禪大師眼見吳琛果然有懲戒倫文敍之意，心中更慌，無奈又大着膽子，替倫文敍開脫道：「此子雖然頑劣，但與家境貧寒，自小失教有關，只要誘導得法，日後或可成材，爲國家朝廷效力也。人才難得，萬望大人海涵諒有。」

吳琛一聽，不由微微一笑，原來吳琛亦是貧賤人家出身，全憑勤學苦練，考中狀元，才位居巡撫要職，他一聽倫文敍原來亦是因家境寒賤失教，卻資質聰慧，觸景傷情，不由同情之心頓起，於是吳琛便向倫文敍點點頭，道：「嗯，娃兒，你姓甚名誰？」

倫文敍朗聲道：「小子姓倫名文敍，字伯疇，號遷崗，拜呈大人得知。」

倫文敍此言一出，不但吳琛欣然一笑，暗道：此子小小年紀，竟便有名有字有號，果然獨特之極。在場中人，亦不由暗暗稱奇，心道：這小子好大的膽子，竟敢在巡撫大人面前從容答對！

西禪大師卻意味深長的微微一笑，因爲他已確證眼前這娃兒是誰了，他的字、號、名，均是他當日光臨南海黎涌家所賜，任何第三者也絕不可能冒認。

吳琛心存愛意，便向倫文敍道：「嗯，原來你叫倫文敍，字伯疇、號遷崗，但你可知你的名、字、號有甚含意麼？」吳琛心道你雖然有名、有字、有號，但未知是否娃兒之口，亂說一通？因此便先於此點上考究了。

倫文敍一聽，不假思索，便又朗聲道：「呈告大人，『伯疇』者，伯即長也，疇即皇天后土，亦即天地乾

坤，因此伯疇之意，即以天地乾坤爲尙也；『遷崗』者，意即遷離故鄉、浪跡天涯，終可昂揚向上，更上一層峯崗之意也。未知小子說的，是否對呢？」

倫文叙畢竟年齡尙幼，他學着大人的口脗，說了一通，末了不由便露出娃兒的口氣了。

吳琛一聽，不由微微一笑，他微一點頭，也不置可否，轉而問倫文叙道：「文叙，你可曾讀過書嗎？」

倫文叙道：「小子因無餘錢入學館，因此沒進學館之門，但時常受先父傳授文字，因此也略識一二，亦苦讀了不少詩書。」

吳琛一聽，心中微歎口氣，暗道：你連學館都未進，何來讀懂詩書了？你先父既然窮得連兒子入學錢也缺乏，他的學問大致也難登大堂啦？倒要看看你這娃兒於詩書上有甚根基也！

吳琛這般思忖，便向倫文叙道：「嗯，既然如此，你可否試就你的境況，以七言詩詠述吧！這雖然甚難，但只要略述一二，也算你有讀書吧！」吳琛似乎也知自己出的這道難題艱深得很，以七言詩詠述自家境況，便有等秀才亦未必可以令人滿意。

不料倫文叙微一沉吟，即朗聲道：「是，大人，小子這便試試吧！」他微一頓，即如大人模樣，俯仰吟詠道：「舉目紛紛笑我窮，我窮不與別人同，艮田萬頃如流水，茅屋三間尙清風。架上有書隨我讀，樽中無酒任其空。一朝拔出莫邪劍，斬斷窮根變飛龍！」

倫文叙此詠一出，滿堂皆聳然動容。就連那些本來討厭倫文叙的和尙淨揚、淨禪、淨佛等人，亦不由暗道：這小子頑則頑矣，不料卻也有令人敬佩的抱負呢！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欣然一笑，他相信自己的眼光無誤，倫文叙果然是萬中無一的人才也！

果然巡撫大人吳琛，亦不禁含笑點頭道：「一首七言詠詩，竟可述出家境、身世、抱負，更露出奮發向上的志氣，好！也難爲你有此詩材也！」吳琛一頓，又有心再出一難題，考究倫文叙。於是又微微一笑道：「文叙，你既會詠詩，可懂得對對聯嗎？」

倫文叙道：「小子與先父閑時亦有對答，因此尙可勉爲之。」

吳琛聽倫文叙口氣大如成年人，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微一沉吟，便出了一道他斷定十分艱難的上聯，來難倫文叙一難。吳琛不動聲色的含笑道：「好！那文叙你聽着了，吾之上聯乃是：一介寒儒，攀龍、攀鳳、攀丹桂。你慢慢思索，再對下聯不遲。」

不料倫文叙待吳琛話落，便不假思索，即朗聲道：「三尊寶佛，坐鰲、坐象、坐蓮花。」

吳琛一聽，不由喃喃的道：「一介寒儒，攀龍、攀鳳、攀丹桂；三尊寶佛，坐鰲、坐象、坐蓮花！好！果然工整貼切，一對上佳之對聯也！」

就因吳琛和倫文叙當日一對對聯，廣東淨慧寺的題名壁上，便添了一副留傳千古的佳聯了。

至此，廣東巡撫大人吳琛，對倫文叙的資質聰慧，再無疑問。他的身世，與倫文叙亦大有同病相憐之感，因此對倫文叙便格外同情了。他竟放下官威，把倫文叙拉到身前，正容道：「文叙，吾雖有幸躍居巡撫要職，但兒時家境，與你亦不遑多讓也，因此你也不須爲此而自悲自餒，應依你的七言詩志，發奮向上，知道麼？」

倫文叙見吳琛語重心長，毫無官威架子，心中便欣然受落，正經的點點頭道：「是，大人。」

吳琛又微歎口氣，道：「吾但願得廣厦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盡開顏！可惜吾一人之力有限，且行將離開廣府，日後便全靠你自己努力了！吾贈你白銀五十兩，供你入學堂讀書之用，你須好好珍惜，莫再以頑皮混世。」

吳琛說罷，果然吩咐隨從，在他的官俸中，抽出五十兩銀票，對西禪大師道：「大師乃得道高僧，既與文叙有緣，這五十兩銀票，便由大師代管，代他籌謀入學諸事體吧！」

西禪大師欣然道：「多謝吳大人慷慨施贈，老衲必悉心盡力，以扶持文叙成材也！」

不料倫文叙卻向吳琛道：「大人，你今日贈我白銀五十兩，他日倫文叙必十倍以報還！」

吳琛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好！你有此志氣固然可嘉，但也不必耿耿於懷，你只須努力讀書，發奮做人，他日還吾一個成材訊息，吾便心滿意足啦！」

吳琛因已接朝廷調任上京之命，因此不再逗留，與西禪大師、倫文叙等作別，便即日返京北上去了。

西禪大師留下倫文叙，一一問明他的家世境況。倫文叙也對答如流，說到因安葬先父，連入學之錢也花光時，西禪大師不由連連歎息。

他向倫文叙目注一會，但見他的命宮「山林」位紫氣忽隱忽現，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山林」乃祖脈風水位也，紫氣忽隱忽現，意味其雖已得祖脈龍氣蔭庇，但尙未達與其本命潛移默化、相輔相承的佳景，因此尙須經歷重重災劫也。但

爲甚會如此奇特呢？倫文叙祖脈之地，到底有甚玄妙之處？

西禪大師心存疑念，他微一沉吟，便忽然問倫文叙道：「文叙，你先父葬於何處，你知道嗎？」

倫文叙毫不猶豫，便朗聲道：「大師，文叙知道！而且曾在父墳前叩拜呢！」

西禪大師一聽，便微笑道：「很好，文叙，你可願引領老衲到你祖墓父墳一行？」

倫文叙笑道：「行是行的，但那地方東行很遠很遠的，我記得要走五日五夜的路呢！這便很難成事了！」

西禪大師道：「爲甚很難成事？」

倫文叙道：「大師，我娘親和五叔他們，早上在粥麵檔做生意，需晚上才回來，無人在家，我才可以偷偷跑出來，但天黑前必定要回家去，否則便挨娘親和五叔罵了！」

西禪大師一聽，微笑道：「原來你擔心娘親和五叔罵你，你年紀尙小，娘親不許你出遠門，那是人之常情。這樣吧，明日老衲親到你家，向你娘親求情，準你引領老衲上你家祖墳，你娘親必定會答應。」

倫文叙笑道：「大師啊，我娘親又不認識你，她也從不到寺廟拜佛，她怎會答應？大師此行，只怕是白費心機呢！」

西禪大師微笑，胸有成竹的道：「放心，老衲擔保，你娘親見了老衲，必會答應的。你且告知老衲，你家住何處吧！」

倫文叙道：「我和娘親均住在五叔家，五叔家便在擢甲里福地巷啦！不好，天快黑了，我得趕回家去，不然必定挨罵了！」

倫文叙說罷，也不待西禪大師回話，一溜煙似的跑走了。倫文叙天不怕地不怕，似乎就只怕他的娘親責罵，娘親在他心中的份量，似乎比廣東巡撫大人更重呢。

西禪大師目送倫文叙的背影，卻也不去阻攔，心道擢甲里福地巷便在淨慧寺附近，明日一早，還怕尋不着你的居所嗎？

紫鳳傳音　住持受藝

當晚倫文叙返回福地巷五叔家，娘親和五叔倫生夫婦尙未回來。倫文叙自知今日頑皮得可以，怕挨責罵，因此也不敢告知娘親內情，只說他今日碰到一位老和尙，老和尙說認識娘親，明天一早要登門拜訪呢。

倫嫂一聽，先是一陣驚愕，後來猛地醒悟倫文叙出世時的一幕，便急問倫文叙道：「文叙，那老和尙是否廣府淨慧寺的高僧西禪大師嗎？你如何認識他？快告訴娘親！」

倫文叙一聽，不由暗暗好奇，心道：原來西禪大師並沒說謊，娘親果然與他認識，但爲甚一直沒聽娘親提起呢？倫文叙心存疑念，便非要弄清楚不可了。他先不答娘親的追問，卻問娘親道：「娘親啊！你一直在南海黎涌居住，來廣府沒有半年，怎會認識西禪大師？而且西禪大師這老和尙，似乎很留意孩兒的身世家境，其中到底有甚古怪事呢？」

此時不但倫文叙驚奇，就連他的五叔倫生亦感吃驚，暗道：倫嫂年輕喪夫，孤兒寡婦，怎會與一位老和尙結識？他擔心的是其中有甚見不得人的醜事，假若如此，他身爲堂叔的絕不能坐視不理了！因此倫生亦緊盯着倫嫂，道：「是啊，倫嫂，你怎會認識這位老和尙？」

倫嫂一聽，便知連堂叔也有點誤會，懷疑她有不守婦道之醜事了，事關重大，她不敢再隱瞞，只好和盤托出了，倫嫂歎了口氣道：「文叙生時奇特，痛哭不止之際，卻突然有一位高僧駕臨，以妙法止住了文叙的哭吵，這位高僧便是廣府淨慧寺的高僧西禪大師……」

倫嫂接着，把當晚的事如實說了出來，末了道：「西禪大師不但以妙法止住文叙的哭吵，更贈他名、字、號，臨走，又留言四句，救了文叙一命哩！說起來，這位高僧還是倫家的大恩公！」

倫生夫婦一聽，這才豁然而悟，心道：原來文叙這位侄兒來歷如此奇特，想必日後會有點成就，倫氏一族，亦因他而增光不少呢！倫生夫婦心有此念，日後待倫文叙便更親如己子一般了。

倫文叙一聽，卻不禁暗歎口氣，心道：原來西禪大師與我有這般深的淵源，我卻去他的佛寺搗亂，想來大大不該！但這是他小孩兒的心裏話，決不敢告知娘親的。

第二天一早，倫嫂等尙未出去粥麵檔開鋪，屋外果然便有和尙的詢問聲了。「阿彌陀佛，請問是否姓倫的施主人家呢？」

開門的是倫生，因此外面的和尙有此一問。倫嫂在裏面一聽，認得果然是七年前西禪大師的聲音，便連忙迎了出來，略帶慚愧的喚了聲：「大師，叙兒出世蒙你照應，可惜家境貧寒，無以爲報了！」

老和尙果然是西禪大師，只見他白鬚眉一揚，微笑道：「倫家大嫂，別來無恙乎？你之境況，老衲已一一盡知，又豈會來向你討甚酬報！切勿介懷。」

倫生夫婦見西禪大師鬚眉皆

白，果然是一位得道高人，便連忙迎他進屋，獻上香茗，殷勤招呼。

倫文叙見西禪大師果然光臨，小心眼兒一轉，便飛快的跑到廚房，捧了一盤饅頭點心出來，向西禪大師眨了眨眼，道：「大師早起，必定未吃早點，有茶無點心，頂不了肚子，肚空口空，話便多了，大師快吃吧！」

倫嫂一見，讚道：「好啊！文叙，大師於倫家有恩，原該好好招呼，虧你想得周到！」

西禪大師微微一笑，他自然知道倫文叙的鬼精靈心思，他是怕自己洩露他在佛寺搗亂的事，才趕緊用饅頭塞住自己的口！西禪大師不但不怒，反而更喜歡倫文叙的靈慧了。他於是也不客氣，吃了二個饅頭，這才向倫嫂道：「老衲此行，乃向倫家大嫂請求一事。老衲深感文叙的運命奇特，其中隱含未明之處，欲赴你倫家祖墳一行，須由文叙引路，未知倫家大嫂肯答應文叙與老衲同行麼？」

倫嫂一聽，先是一怔，隨即道：「大師乃得道高僧，所言無虛，我怎會拒絕？而且大師此行，是爲了文叙的運命着想，我更不應推辭的。但文叙年紀尚幼，從沒出遠門，只怕累了大師呢！」

西禪大師意味深長的一笑道：「文叙非一鄉一城之材，乃國家之棟樑也；老衲此舉，亦非爲一人一物，而是爲天下蒼生着想而已，因此倫家大嫂幸勿客氣。況且文叙天生異稟，依老衲所判，他會得奇遇，已成百病不侵之體，足可抗禦江湖風寒，不必擔心，老衲保證還你一個完好無缺的文叙吧了！」

倫嫂一聽，又驚又奇，卻又暗暗欣喜，心道：文叙日後若眞能有所成就，也不枉我含辛茹苦了！當下倫嫂向西禪大師致謝，又拜托他多多照應叙兒，並要早去早回，免她和倫生夫婦掛念。

西禪大師見倫嫂答允，欣然道：「很好，老衲回去稍作準備，明日一早即與文叙起程吧！」

當下西禪大師又把廣東巡撫大人吳琛相贈的五十兩銀票，完整交到倫嫂手上，道：「此乃文叙的緣份，有人心所贈，供文叙日後入學之用，倫家大嫂善爲收存之。」

倫嫂平生從沒接過如此一大筆銀票，當下驚奇萬分，追問有心人到底是誰。

西禪大師不想倫嫂擔心，便淡淡的一笑道：「有緣人自會遇上有心人，此乃文叙的福氣所致，倫家施主也不必多問了！老衲先行告辭。」西禪大師說罷，便飄然地走了。

倫文叙至此，才暗鬆口氣，心道：西禪大師果然夠義氣，不然他若把我搗亂佛寺的事，向娘親洩漏半句，我倫文叙便必定被罵得狗血淋頭了！

第二天一早，西禪大師果然光臨倫文叙的五叔家，帶他出發探視他倫家的祖宗山墳。

倫文叙跟隨西禪大師，出了廣府城東岸，便坐船東行，從珠江轉入東江，又從東江轉入增城，在羅崗渡口上岸，轉改陸路東行。

這是倫文叙懂事以來第一次遠行，他但感南粵珠江之地，風光秀麗，異常有趣，一路上向西禪大師問這問那，半點不顯疲態。

西禪大師卻也有問必答，而且言無不盡，憑他行走江湖數十年的閱歷，一一向倫文叙解說南粵的山川地理、人物風情，只怕連他的徒弟亦無如此細心盡至。至於其中的原因，西禪大師自有他的打算。

從增城羅崗上岸，這一路東行，山峯便越來越多了，出了增城縣，便是博羅縣，山路也越發崎嶇難行。西禪大師也決沒有繞路而走的打算，認準日出的東面，絕不更改。

倫文叙雖然筋骨結實，但畢竟年僅七歲，小小娃兒，要他爬攀如此崎嶇山路，也的確太難爲了他。因此走了小半天，倫文叙便忽然滿面漲紅了。

西禪大師一路上對倫文叙的艱苦只作不見，似乎有心考驗他，但當倫文叙忽然臉色轉紅時，西禪大師卻忽然微微一笑道：「文叙，辛苦麼？」

倫文叙笑道：「我心中不覺苦，但可惜手脚不太靈活了，因此走得慢了，大師答應娘親半月來回，只怕要落空了！」

西禪大師一聽，便欣然一笑道：「很好，身雖苦，心不苦，甚合吾佛禪之機也。這樣吧，文叙，你爬在老衲背上，老衲背你走一段路，讓你歇歇吧。」

倫文叙驚道：「大師，你一把年紀，再背上文叙，只怕把你累死，若大師死了，教文叙如何返回廣府？」

西禪大師呵呵一笑道：「放心，老衲自知尚可活一甲子，一甲子即六十年，大可親眼目睹你成材也！來，你爬上老衲的背，只須以臉貼着老衲背上，緊閉雙眼，老衲擔保你五十里山路片刻可達！」

倫文叙一聽，又喜又奇，心道：「五十里路，比我老家南海黎涌到廣府的路更遠，大師竟可片刻而達，這可好玩極了！」

倫文叙心中好奇，便果然爬上西禪大師的背上，以臉緊貼他的背部，閉上雙眼，笑道：「大師！文叙已依言而爲，變了盲眼娃娃，再不能替大師引路了！」

西禪大師心中微笑，暗道：吾豈要靠你引路？地脈形勝，老衲尚懂一二，當日已見紫鳳凰於東面的羅浮山方位升現，你祖墳位置，老衲其實也可判斷大半了！把你帶來，不過欲實地審察你之運命，與你祖墓龍氣到底是否已然交滙罷了！這只是西禪大師的心中計較，深知此時尚非向倫文叙洩露之時，因此決不會宣露。

西禪大師背上已感受到倫文叙臉上傳來的熱力，便微一提氣，身子忽地凌空而起，形如大鵬展翅，飛越山巔，風馳電掣般向東面掠行而去。

倫文叙伏在西禪大師的背上，耳際但感呼呼風響，他天資聰慧之極，一聽便暗道：人行風響，必比風更快呢！大師一把年紀，竟有這般妙術，若能求他教我一教，學會這等飛行妙術，便可以背着娘親，週遊天下，何等有趣啊！

倫文叙心中渴盼學會這等「飛行」之術，便忍不住好奇，偷偷睜開眼皮，向下面一看，只見下面是遍佈怪石的半山腰，那些怪石如獅如虎如豹，如飛般向後捲去！倫文叙不由暗暗吐舌，心道：這只怕比老鷹飛行更厲害呢！若不慎摔下去，只怕連骨頭也跌碎了！

倫文叙心中一寒，連忙閉上眼睛，不敢再睜開，死命摟着西禪大師的脖子，決不敢鬆一鬆了。

過一會，倫文叙但感風聲呼呼依然不絕，知西禪大師依然飛速前行，心中卻又驚奇道：我此刻不能替大師引路，他怎知我家祖墳位於何處？他心中好奇，忍不住在西禪大師背上發聲道：「大師！文叙不敢睜開眼，因此不能替你引路了，大師爲甚仍飛掠不停？你認得路麼？」

西禪大師功力精湛，他於飛掠中，依然可以從容發話，只聽他微笑道：「文叙，不必擔心，你只須以臉緊貼老衲背部，老衲自然便如長了眼認得路了！」

倫文叙大奇道：「爲什麼？大師！」

西禪大師一聽，暗道：你如何知道？你家的祖脈龍氣非同凡響，你接近祖脈，熱力便陡然上升，滿臉通紅，若稍稍偏離，熱力便又立刻消退；因此憑你臉上傳來的熱力，吾便可判斷你祖脈的方位，豈須你開口引路？但這些倫文叙此時尚難以明白，因此西禪大師僅略示端倪道：「文叙，你的身世奇特，非同小可，只須把握其中的奧妙，一切便可迎刃而解，又豈限於區區的指引去路？」

倫文叙一聽，也不明所以，但明知西禪大師不會細說，便也不再追問下去，只緊緊伏在他背上，任憑他奔行飛掠。

又過了一會，倫文叙但感西禪大師向上飛升，吹來的風也漸而寒凜，倫文叙天資聰慧，自然明白「高處倍添寒」的道理，他由此而知，西禪大師必定正躍上一座高山了。

不一會，西禪大師驀地一頓，身子已落了下來，向背上的倫文叙道：「文叙，此地距你家祖墳必定不遠，你下來引路前行吧！」

倫文叙跳了下來，他四面一瞧，只見自己脚下之地，竟隱隱似曾相識，但見東西兩面，兩大主峯並立，中連一座形如鐵橋的山峯，四周大小山峯不下數百之多，形態各異，變幻無窮，氣象萬千。山中懸崖怪壑，亂石叢林，形成桃源洞天遍佈，勝如蓬萊仙景。倫文叙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豈非便是送先父出殯下葬的羅浮山麼？倫文叙送父遺骸上羅浮山下葬時已五歲多，他天資聰靈，過目不忘，因此當日的情景尚歷歷在目，他自然認得羅浮山這依舊景物了。

倫文叙的臉上，此時紅氣忽然淡了下去，紫氣卻取而代之，命宮山林位紫氣奇旺，竟灼灼有光。

西禪大師目注倫文叙，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倫文叙甫抵羅浮山地域，山林命宮忽然便紫氣大旺，由此足證他與祖脈龍氣已生感應，只須依據他山林位的紫氣亮度，自然便可尋着他倫家的祖墓了！

西禪大師這般思忖，便對倫文叙道：「文叙，你尚認得上祖墓的路逕麼？」

倫文叙向四面一瞧，便毫不猶豫的點點頭道：「文叙記得，當日先父下葬，便在東面的山峯東端，即此峯向東行小半天，即可抵達我先祖、先父下葬的地方啦！」

西禪大師微笑道：「很好，文叙，那你便在前面引路吧！」

倫文叙道：「是，大師，不過這般走去，只怕到天黑也難抵達呢！」

西禪大師微微一笑，道：「放心，文叙，你只須緊握老衲的手腕，我保你不到片刻，便可走小半天的路程了。」

倫文叙一聽，有些不信，果然伸手握住西禪大師的左手腕。不料他一握之下，立感一股强大的「力氣」，從西禪大師的手腕上傳了過來，倫文叙身不由己，雙腿一躍，竟便如飛的奔行數丈了，倫文叙不由樂得哈哈笑道：「好玩極了！大師，你竟可把『力氣』傳給文叙呢！似這般快捷啊，果然片刻可走十里路也！」倫文叙初涉武學之道，自然不識，他所知的「力氣」，其實是西禪大師以他渾厚的眞氣，輸入倫文叙體內，他驟然受此眞氣催激，

聚於雙腿，自然便行走如飛了。不但如此，更因西禪大師修練的是「純陽眞氣」，至剛至陽，潛藏倫文叙體內的部份，便有如練武之人，平添十年功力了。這對於倫文叙日後修練武學之道，自然有莫大的益處。

* * *

當下倫文叙受西禪大師「純陽眞氣」的催激，雙腿如飛，直向羅浮山主峯東端奔去，不消片刻，便抵達一處開闊地方，在十丈之外，便陡地現出一座不高的山墳來。

倫文叙伸手一指山墳道：「大師，那便是我家祖墓啦！」

西禪大師一聽，先目注倫文叙一眼，見他命宮山林上的紫氣，果然灼灼生光，再運目力向十丈外的墓碑一瞧，只見墓碑上大書八字：南海黎涌倫氏之墓。果然是倫家祖墓無疑。

西禪大師不由聳然動容，他當日分明發現此墓上空，騰現一頭紫色鳳凰，廻翔於天際，然後南海黎涌村，即衝起一團紅光，此時降生之人，便恰好是倫家的血脈倫文叙，如此山川地脈遙相感應，西禪大師雖然見多識廣，亦是平生僅見而已，由此足證眼前此墓的奇貴了。

西禪大師心神不由一陣激蕩，他但感一股强大之極的熱力，從脚下直透上來，他雖然功力通玄，亦不禁一陣心神搖蕩！西禪大師立刻意識到，這便是地脈龍氣之力了，等閑之輩，必禁受不起，非瘋即癲，小小山墳之地，竟如無形銅牆鐵壁，勝於千軍萬馬駐防守護。

幸而西禪大師功力深厚，他修練的亦是「至陽至剛」的內力眞氣，而「鳳翼天翔」地脈，其性屬陰，陰陽相滙，不但無害，反而有益，令西禪大師沿途消耗的功力立刻恢復了。而倫文叙是倫家血脈，早已與地脈而生感應，因此渾然不覺，依然嘻笑自如。

西禪大師片刻之際，便已感受地脈龍氣的威力，他不禁仰天長歎一聲道：「不料地脈之道，竟有如斯偉力！當日堪點此墓方位之人，豈非一位天上有地上無的仙家人物麼？他到底是誰呢？這座龍脈之地，到底潛伏什麼驚人奥秘？」

西禪大師雖然精通佛學禪機，但於地脈之道，卻僅略懂一二，因此任他如何苦思，亦難以參悟其中隱伏的驚天奥秘。

西禪大師再凝神苦思一會，終無奈的暗歎口氣，心道：憑吾之功力，只怕耗盡心力，亦決難參透了！但若不能參透，又如何助文叙他消解運命中的重重戾氣？又如何助他成不世奇才呢？

西禪大師苦思之際，倫文叙卻毫不以爲意，在山上週遭跑動，欣賞羅浮山奇峯的勝景。

不知不覺，太陽已然西斜。一輪如火的紅日，已跌到山澗中了，落日餘暉，從山澗中反射出來，把山間染得一片金紅。

西禪大師猛然醒悟，此時已近黃昏了，山野之地黃昏過後，黑夜便很快降臨了。他忙問倫文叙道：「文叙，你怕黑夜留在山中麼？」

倫文叙笑道：「大師，問怎的？怕又如何？不怕又如何？」

西禪大師微歎口氣道：「老衲此行，乃因你而來，一切自應以你的意願爲主，你若害怕，老衲便只好先行送你下山，待明天一早，再上山來吧！」

倫文叙道：「若不怕呢？」

西禪大師道：「若然不怕，今晚便在此地逗留一晚，待老衲弄明心中疑難，明天一早便可下山返家去也！」

倫文叙一聽，即哈哈笑道：「在山上留一晚，大師，這很好玩啊！文叙不怕，只是若有老虎出來，大師可得傳我力氣，授我飛行之術，好與那大老虎賽一賽跑也！」

西禪大師知倫文叙把他傳輸的「眞氣」說成「力氣」，「輕功」說成「飛行之術」，不由呵呵一笑道：「好！此地事了，回廣府後，老衲便傳你力氣和飛行之術吧！」西禪大師一頓，又微笑道：「只是你須依老衲一個條件，你若做得到，老衲便決不會改變主意啦！」

倫文叙笑道：「大師有甚條件？文叙做得到的必定答應。」

西禪大師道：「做得到！做得到！老衲只要你答應，在你祖墳前跪拜叩頭吧了！」

倫文叙一聽，大驚道：「文叙最怕跪下拜求，雖然跪拜祖墳是應該的，但還要叩頭，未知須叩多少個頭呢？」

西禪大師微笑道：「數目不定，總之老衲說停你便停止不叩便了。」

倫文叙一聽，心中猶豫不決，他果然最怕跪下求拜人家，他自有只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志氣；但又抵受不住强大「力氣」和奇妙「飛行之術」的誘惑，難以取捨，爲難之極。但他忽然眼珠一轉，暗道：叩便叩了，我欲停下，爲甚要待你吩咐？我不會詐作叩昏了頭，倒地大睡麼？

倫文叙到底是娃兒心性，他自以爲有了主意，便爽快的答應道：「好，叩便叩了，但大師你答應的事，可也不能反悔啊！」

西禪大師見哄得倫文叙肯叩拜祖墳，心中欣然，道：「放心，放心，老衲決不會反悔。」

倫文叙一聽，果然昂首挺胸的向自家祖墳走去。心中一面暗恨恨的道：「祖宗啊祖宗，今日倫文叙叩拜你等，又不是企求什麼，你等也不可能給予什麼，我只是欲求那『力氣』和『飛行之術』吧了！可莫以爲小孫兒不知男兒膝下有黃金的道理啊！」

倫文叙一面暗暗安慰寬釋自己，走到祖墳墓碑前面，果然跪下，叩拜起來。他也不知說什麼才好，因此便乾脆不聲不響，默默地叩起頭來。

西禪大師見倫文叙終肯乖乖叩拜祖墳，他正欲趁機觀察倫家祖墓的動靜，便連忙在倫文叙後面凝神肅立，既作倫文叙的護法，又趁機藉此探索倫家祖墓地脈的奥秘。西禪大師深知，倫家祖脈非同凡響，乃百年難得一見的潛龍結脈之地，他當日所見的「紫鳳凰廻翔」，便是地脈眞龍現形了。不過，這龍脈貴在何處？是否足以消除子孫血脈的本命戾氣？西禪大師卻感茫然。

西禪大師沉思之際，倫文叙依然在叩拜，不知不覺，他已叩了二十個頭了，但西禪大師仍沒叫停，倫文叙無奈只好再叩下去，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這是第二十四個叩頭了。倫文叙心中不由暗暗打主意，心道：這般叩下去，便眞的要叩昏了，哼哼，倒要想個辦法，哄西禪這老和尚叫停才好！

倫文叙心思急轉，正欲開口叫「昏」，然後才倒地假昏迷，不料他欲開口之際，亦即叩到第二十四個頭時，心中忽然一熱，一股龐大的熱力不知從何處而來，直鑽入他的軀體，比西禪大師傳給他的「力氣」，不知又强了多少倍。倫文叙但感心中熱血沸騰，似置身於泰山之巓，頂天立地，叱咤風雲，一派慷慨激昂，充滿豪情壯志！他激奮之下，便連開口叫「昏」也忘記了！竟心甘情願的叩拜下去！

此時倫文叙的情態，落入西禪大師的眼中，只見倫文叙叩到二十四個頭時，突然渾身一抖，命宮風水山林位忽地紫光大熾，灼灼生光，在黃昏的夕陽下，倫文叙便如被一團神秘的光華罩住了。西禪大師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叩到二十四個頭，山林位紫光大熾，假如一個響頭代表他一年運程，豈非意味他運命的巓峯狀態，亦即大貴之時，恰好是二十四歲那一年嗎？但往下又如何呢？西禪大師疑念未了，便沒發聲叫倫文叙停止叩頭。

此時倫文叙也似乎渾忘了西禪大師的存在了，只見他神色一派慷慨激昂，努力叩拜不息，根本不必西禪大師誘導了。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五、四十、四十五……眨眼倫文叙又叩到第四十五次頭了。西禪大師發覺，倫文叙的動作已漸而緩慢下來，大有隨時停止之勢，心中不由一凜，他深知倫文叙此時與祖脈龍氣已生感應，他叩一次頭即代表他的一年運程，亦意味他有多少年的壽數，假如中途停止，便即預兆他必中年夭折了！

西禪大師一見，心念電轉，正欲疾速上前，以自家的「純陽眞氣」，再次輸送倫文叙，以助他壯旺先天不足的「本命元氣」。

就在此時，倫文叙已叩到第四十七次了。他剛欲再叩拜下去，西禪大師也尚未及上前相助，倫家祖墓的石碑，便忽地射出一道紅光，向倫文叙和西禪大師疾射過來！

倫文叙連驚叫也來不及發出，向前一仆，便跌倒在墓碑前了。西禪大師功力精湛，驀見紅光驟然射至，心知厲害，連忙運功相抗。不料他的數十年「純陽功力」，竟難抵禦「紅光」的襲擊，西禪大師但感一股强大無比的熱力透胸腹而入，片刻攻破他的護體眞氣，直抵心胸、丹田，他只感一陣如火灼心肺的奇痛，便軟軟挫倒地上，神思也隨即一片迷茫了。

西禪大師迷茫之際，突見倫家祖墓頂上，冒出絲絲紫氣，紫氣越冒越多，聚於墓頂虛空，漸而成形，竟是一尾活靈活現的紫色麗鳥，似鷄非鷄，似孔雀非孔雀，渾身紫光閃閃，華麗威儀之極。

西禪大師心中一凜，暗道：這豈非龍脈眞形「紫鳳凰」麼？不料龍脈現形，竟有如斯威力！但不知牠是否通靈，可以解究吾心中之迷惑呢？西禪大師半迷半醒的忖道。

西禪大師心念未了，墓頂虛空的「紫鳳凰」形紫雲，竟一沉而降，俏生生的昂首立於西禪大師的眼前，揚尾展翼，活靈活現！

西禪大師不由瞧得痴了，他喃喃的道：「千古奇聞！百年難遇！龍脈竟可活現於吾眼前！但這到底有甚深意呢？」

西禪大師喃喃自語之際，又見「紫鳳凰」嘴巴微張，一縷尖脆如鳥叫的音響，竟鑽入西禪大師的耳中來了！

尖脆如鳥叫的聲音道：「吾乃受劉仙師元神所邀，現身與倫家血脈及大師見面也！」

西禪大師雖心神受龍脈熱力所制，但到底功力深厚，仍能保持三分清醒，他一聽，便知此乃龍脈托形揭示奥秘了，因此連忙道：「原來是紫鳳凰眞形出現，乃老衲畢生之幸也！但未知所言『劉仙師元神』乃指誰呢？」

「紫鳳凰」此時忽地昂首躍舞，狀甚歡欣，隨即一縷尖脆如鳥叫的

聲音，又在西禪大師的耳際響起道：「劉仙師即一代高人劉伯溫大師也，劉仙師元神相邀，吾不得不現眞形！」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大吃一驚，道：「劉伯溫大師，乃一百六十三年前的高人，本朝的開國元勛軍師，今時今日，他尚在世間麼？」

尖脆如鳥叫的聲音道：「劉仙師在世時已成金剛不壞之身，他的元神不滅，亦即與天地同儔，時而無影無形，無聲無息；時而神遊天地，洞悉世情，豈會不在呢？」

西禪大師一聽，他精通佛理禪機，自然明白佛禪中亦有「坐化升天、形神不滅」之說，因此也不再驚疑，轉而問道：「是，倒是老衲多此一疑。但劉仙師爲甚要托你現身，與倫家子孫血脈見面呢？」

那「紫鳳凰」身子一揚，尖而脆的鳥叫聲道：「倫家祖墓龍脈之地，乃劉仙師當日親手堪點，與倫家第三代孫兒有甚深淵源；況且目下天機大勢變幻不定，百姓蒼生受此不明前景所困，磨折日深，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更者內亂未平，外侮又起，邊關沿海百姓，必慘受兵災洗劫，急須一位胸懷濟世救民的奇才，以匡扶天下百姓也。劉仙師之托，亦即爲此而發。」

西禪大師一聽，心中不由一陣黯然，暗道：當今天下，果然變幻不定，吾亦素願以佛禪之機，普救世人，可惜人微言輕，而力亦微弱。如眞能造就如此一位濟世救民的奇才，則大合佛禪之心，亦即吾之所願也！莫非這一代奇才，便是倫家第三代孫倫文叙麼？

西禪大師心中轉念，便連忙道：「是，劉仙師所斷甚是。但如何可造就如此一代奇才？眼前龍脈之地，當眞有此宏力麼？」

那「紫鳳凰」一聽，即擺尾揚翼，狀甚激奮，一會才又聽尖脆鳥叫聲道：「大師！你且依吾之所示，向周圍山脈形勢仔細審視，看有甚發現吧！」

西禪大師一聽，果然凝神向周圍望去，他此時所站的位置，恰好是倫家祖墓碑正面。這一望去，西禪大師的心神不由一蕩，但見倫家祖墓兩面，各聳屹兩座山峯，高插入雲，山上各有飛瀑十尺。

兩道飛瀑，傾瀉而下，滙聚於墓地前里許，成了一道九曲三廻的溪流，溪水之聲淸晰可聞，溪水流經之處，白霧茫茫，恰似眞龍九曲三廻，在墓地前面吞雲吐霧！

而墓地四周，兩高峯前後左右，又各聳起十數座較低的山峯，恰似四座屛障，拱衞正中的倫家祖墓，勢格奇異之極。

西禪大師凝視之下，已知此勢格奇特，但到底貴在何處，西禪大師卻參悟不透，他無奈只好問道：「老衲但覺此地勢格果然奇特，不過其貴在何處，卻難領悟，可否爲老衲解釋疑謎？」

「紫鳳凰」尖脆的鳥叫聲道：「劉仙師之尋龍堪輿術，源自宋朝賴布衣大師的眞傳，賴布衣大師的『青烏序』中有道：天乙太乙插雲霄，禽星獸星居水口，數峯入天外，九曲入明堂，左旗右鼓，前屛後障，文筆誥軸，頓筆卓旗，印浮水面，水聚天心，龍躍九淵，則其地富貴不可名狀也。大師以此參悟，當不難明白。」

西禪大師對尋龍堪輿之學，亦略懂一二，因此他把「賴布衣」的精旨，結合眼前的地理形勢，心中豁然而悟，暗道：依此而斷，眼前倫家祖墓，果然是龍脈結聚之地了！倫文叙亦因得其龍氣蔭庇，前程無量，不過他本命中的戾氣，卻如何化解呢？西禪大師精於相人之術，他既知倫文叙本命運格中，潛伏無盡戾氣，急欲設法爲他化解，因此一直念念不忘。

西禪大師微一沉吟，又道：「是，此地果然勢格貴不可言狀也！但未知以何名喝之？」

「紫鳳凰」昂首展翅，躍躍欲飛，尖脆鳥叫聲道：「潛龍之形，已在大師面前，爲甚尚有此一問？」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亦暗地失笑，心道：不錯，按「紫鳳凰」所展示之形，分明是「鳳翼天翔」，然則此龍脈，豈非便是「鳳翼天翔大龍脈」麼？他既已明白，也就不再追問，一轉念頭道：「是，倒是老衲愚魯了。但劉仙師既邀尊駕現身，必有所賜示，未知肯見告否？」

西禪大師這一問，只見「紫鳳凰」連連點頭，尖脆鳥叫聲又響起道：「大師乃佛道中人，大可參與造就一代奇才之大舉也，劉先師已然確判，倫家第三代孫兒，與他有甚深淵源，足可秉承其志，繼受劉仙師的衣砵。因此着吾現身之時，即托大師代爲傳授倫家後人。」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道：「劉伯溫乃一代天機大師也，他的本領神通，驚天動地，未知他打算傳授什麼？只要老衲能勝任的，必萬死不辭！」

「紫鳳凰」聞言，狀甚歡躍，接而尖脆鳥叫聲便響起來道：「劉仙師欲請大師轉授倫家第三代孫的，乃兩大神通也。其一乃集劉仙師畢生武學凝聚的『天機三式』，其二乃劉仙師據乃師賴布衣大師所授的『青烏序』所悟創的『尋龍訣』，前者乃自衞攻防武學，後者乃濟世救民之風水堪輿神通，身負此兩大神通

者，當可縱橫天下，而造福世人也。劉仙師傳道之宏旨，受者須牢牢謹記！」

西禪大師一聽，心潮不由一陣激蕩，暗道：果然是驚天動地的兩大神通，均乃自己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絕學也！他連忙肅然道：「是，尊駕請轉告劉仙師，老衲今日有幸代傳，必着受者謹記其宏宏大旨也！」

「紫鳳凰」一聽，即再無猶豫，只見牠身形一躍，在西禪大師眼前演練起來。西禪大師一看，「紫鳳凰」所演練的身法，玄幻之極，知其必以「天機」爲根基，絕非自己所能研習，因此也不去領悟，只牢記其中的招式身法。如此倒也省了不少心力，如鏡照影，完整無缺的攝入腦中了。

「紫鳳凰」演練完「天機三式」，身形一凝，尖脆鳥叫聲又響了起來，道：「天機三式，名稱及心法已代爲演練，大師可記得了？」

西禪大師微一沉吟，即點點頭道：「身形招式及心法，老衲盡入腦裡了！但尚未能領悟其中的精旨，因此尚不知其威力。」

「紫鳳凰」尖脆鳥叫聲道：「天機三式以天機絕學爲根基，吾亦僅能以鏡中攝影，代爲演練吧了！其威力只有在受者領悟天機之秘，才可盡情發揮，以至淋漓盡致，進而悟創新招，無窮無盡，無休無歇；劉仙師留言此乃天機三式的眞正威力所在，一切待受者去研悟便了！」

西禪大師忙道：「是，老衲當遵劉仙師意旨行事。但未知尊駕如何要老衲代傳劉仙師的另一驚世神通『尋龍訣』呢？」

「紫鳳凰」一聽，身形振翅欲飛，尖脆鳥叫聲道：「劉仙師既有所授，受者必有所見，望受者努力苦研，宏揚劉仙師傳道之宏旨！吾之受托傳道之責已了，一切望大師轉告受者，善加珍惜，好自爲之！」

「紫鳳凰」話音未落，身形已驟然升起，西禪大師但覺眼前紫光一閃，一切便失去踪影了。

西禪大師不由猛吃一驚，心道：這「紫鳳凰」既然要吾代傳文叙驚世神通「尋龍訣」，卻突然逝去，教老衲如何代傳？西禪大師情急之下，心神激蕩，眞氣激湧，衝開腦中昏眩，不覺便完全清醒了。

西禪大師長吁口氣，但感剛才一切，仍歷歷在目，他不由向「紫鳳凰」剛才現身的地方一掠而上，仔細一看，山地上竟現出一部秘笈，秘笈上書三個龍飛鳳舞的草書：尋龍訣。

西禪大師一見，心神不由又一陣激蕩，心道：劉伯溫眞神人也，不但已達元神不滅、與天地同儔的仙神境界，更預知百年後事，於羅浮山倫家祖墓，預伏玄機大法，以造就他的一位衣砵傳人！

西禪大師連忙拾起秘笈「尋龍訣」，他也絕不翻看，小心翼翼的揣入懷中藏好了，再向倫家祖墓碑前一看，只見原來倒地昏迷的倫文叙，此時卻已站立起來，只是怔怔的，神色一派迷茫。

西禪大師見狀，不由吃了一驚，立刻一掠而上，向倫文叙背部神堂穴按上一掌，送去一股渾厚的「純陽眞氣」，以助他驅除心神所受的震蕩。

好一會，倫文叙才忽地如夢初醒似的，失聲叫道：「大師！那紫色鳳凰怎的不見了？牠飛到何處去呢？」

西禪大師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原來文叙亦可與龍脈元神「紫鳳凰」相會，由此足證他與「鳳翼天翔大龍脈」龍氣已然感應交滙了，難怪他雖然本命戾氣重重，卻天資如此聰慧。剛才劉仙師所授予的兩大神通，或可助他化解重重戾氣呢！

西禪大師這般思忖，便對倫文叙道：「文叙不必驚疑，你剛才所見，乃眞形以幻影示現，因此來無踪去無跡，既已不見，又何必再去苦苦追索呢？」

不料倫文叙卻異常肯定的道：「不對呢！大師！文叙剛才分明瞧見那紫色鳳凰，接連幻變了三種不同的『鳳凰之舞』，舞姿奇妙之極，此時我尚歷歷在目呢！怎會是幻影？到底那是什麼舞姿？叫甚名堂？大師快告知文叙啊！」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微微一怔，因爲他意料不到，倫文叙悟性竟如此高絕，他雖然從未涉足武學之道，但竟能一眼瞧出「紫鳳凰」所傳授「天機三式」的玄妙，他所謂的「舞姿」亦即其中的「招式身法」，更能入目便牢記住了！他既有此奇高悟性，或許其能悟透劉仙師所授兩大神通的精髓也！

西禪大師心中轉念，便毫不猶豫的對倫文叙道：「文叙，你剛才既有所見，雖屬幻影，亦即眞形。你但能記住其中的姿態，也便難能可貴了。至於其中的精妙、名堂、來歷，連老衲亦參悟不了，一切留待你自己日後悟解研習演練。但研習演練這等『舞姿』，須先好好領悟一部驚世秘笈，只要你能領悟秘笈的學問，演練『鳳凰舞姿』，自然事半功倍矣。」

倫文叙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忙道：「大師，那是甚驚世秘學？竟如此神秘？如此厲害呢？」

西禪大師肅然道：「老衲雖然未閱秘笈的內容，但知其是非同小

可，及驚天動地的絕世奇學也！若精研悟透，便可洞悉天機、地脈、人間三大奥秘，進而憑此濟世救民、造福世人，成爲一位胸懷天下蒼生安危的一代奇才！文叙，你未研習秘笈之前，須首先牢記此宏大要旨！」

倫文叙見西禪大師忽地變得一派肅然莊重，與他平素的慈祥判若兩人，不由又驚又奇，又有點急不及待，忙道：「是！大師！文叙便以這『濟世救民、造福世人』爲宗旨吧！但這是甚驚人學識？大師竟如此鄭而重之呢？」

西禪大師見倫文叙一下便悟出其中的「八言大旨」，不由一陣欣慰，他對倫文叙鄭重的道：「不錯，文叙，這果然是一部驚世的大學問也！至於其來歷出處，此時你尚難明白，但你領悟此秘笈的學問後，一切均可迎刄而解，悟悉天下世間之大奥秘也！愼之，愼之！」

西禪大師說罷，也不猶豫，即從懷中摸出那部「秘笈」，珍而重之的遞給倫文叙，又肅然的對倫文叙道：「文叙，你得此奇書，如得乾坤奥秘寶庫之金鎖匙也！務須珍惜此不世奇緣，莫負贈書人的厚望！」

倫文叙尚是娃兒心性，他見西禪大師說得如此神奇，心中不由充滿好奇，他接過「秘笈」，道：「文叙知道啦！」便跑開去，欲看裏面到底寫些甚麼。

此時已夜深了，山野之地，漆黑一片，憑倫文叙此時的功力，根本不能夜中視物，因此他根本不可能瞧清上面到底寫了什麼古怪東西。

西禪大師功力精湛，自可夜中視物，正欲向倫文叙啟發，就在此時，倫文叙手捧的「秘笈」，恰好與他倫家祖墳墓碑成一直線，只見墓碑上面，忽地射出一道紫色光芒，恰好落在「秘笈」之上，霎間把「秘笈」照得紫亮！但紫光一閃即逝，因此倫文叙亦只能僅僅瞧清「秘笈」封面上的文字。

倫文叙不由一聲奇呼道：「啊……原來是『尋龍訣』三字！大師啊！這『尋龍訣』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西禪大師目睹片刻前的異兆，不由微微一怔，暗道：此乃三大靈異互通之兆也！按此異兆，足證倫文叙與其祖脈龍靈之氣已生感應，而其祖脈龍靈又與劉伯溫大師的元神交滙，以倫家祖脈龍靈爲中介，亦即劉伯溫大師與倫文叙已靈神互通了！這等傳授弟子衣砵之法，當眞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

西禪大師心中感慨，但亦不便於此時說破，因恐怕倫文叙功力未足，難以承受如此驚世的震撼。西禪大師於是微微一笑，對倫文叙道：「文叙不必驚疑，也不必尋根究底，你只要精研悟透秘笈裏面所授，一切自然會豁然而悟，屆時老衲或許反而須向你請教呢！成功與否，便看你自身的根基造化了！」

西禪大師說罷，再不多言，決然的對倫文叙道：「文叙，此地之事已了，不便久留，這便下山去吧！」

倫文叙見西禪大師不肯解釋，聽他的口氣，似乎連他亦不明所以，便也不再追問，只在心中暗暗發狠下決心道：怕了你麼？哼，我倫文叙用心研讀，就不相信不能把你悟透！屆時啊，再向西禪大師他老人家解說一番，但須以他的「力氣」和「飛行之術」作交換條件，哈哈，我倫文叙到底可以與人討價還價也！

倫文叙娃兒心性，想到妙處，不由哈哈而笑，接而又急着回去，好好努力研悟這寶貝奇書「尋龍訣」。因此他一聽西禪大師說下山回去，也毫無異議，反而高興的笑道：「好啊！大師，這便下山去吧！」

西禪大師見倫文叙答得如此爽快，不由奇道：「此時山野漆黑，說不定有毒蛇猛獸出沒，你不怕嗎？」

倫文叙道：「文叙雖然害怕，但也不得不行也！」

西禪大師道：「爲什麼？」

倫文叙向四下一瞧，只見山野黑漆一片，樹木怪石，猶如妖魔鬼怪，不由微打了個冷顫，他咬了咬牙，道：「文叙急着回去研讀領悟這部寶貝『尋龍訣』，好解開我和大師心中的疑謎，黑夜下山雖然兇險，但勇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文叙也只好硬着頭皮走一趟啦！」倫文叙一頓，忽地又嘻哈笑道：「況且有大師在文叙身邊，文叙但有兇險，大師決不會見死不救，這叫有恃無恐也！」

西禪大師見倫文叙不但天資聰慧，且野性勃勃，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但他的心思卻又果然被倫文叙說中，他就算拚了老命，也會維護這位未來的「天下之才」，因此無奈的一笑道：「好吧，文叙，既然如此，你便乖乖伏在老衲背上，老衲送你下山去吧！」

倫文叙一聽大喜，連忙飛身一躍，躍到西禪大師的背上，緊緊摟着他的脖子，笑道：「文叙已準備好了，大師快施展你那『飛行之術』吧！」他一頓，忽地又加了一句，「大師，今日你背文叙一次，日後文叙必背你十倍以還！但須有一條件……」

西禪大師此時已展開身法，向下山掠去，一面忍不住奇道：「什



倫文叙心神浮蕩之際，窗外忽傳入佛唱……

麼條件？」

倫文叙格格笑道：「就是你先要傳我你這飛行之術啊！」

西禪大師不由又喜又笑道：「好啊！你這小子，以報爲索，到底不肯吃虧也！」話雖如此，西禪大師見倫文叙已視他如師如父，心道：他果然是一位有情有義的孩子，這可是日後「濟世救民、造福世人」的根基啊！因此心中不禁一陣欣然而慰。

西禪大師施展他的絕世輕功，不到一個時辰，便背着倫文叙掠下羅浮山了。

此時天色已微亮，從山脚轉入通向增城大路，只見路上已有早行人了，倫文叙也再不肯讓西禪大師背着他走路，嚷着要下來，說是伏着辛苦。但西禪大師深知，其實倫文叙是怕把他累壞了。西禪大師心中不禁又一熱，暗道：這果然是一位奇特的娃兒，他的心思絕非與他同年的孩子所能萌生呢！

西禪大師正想讓倫文叙奠定研悟「尋龍訣」的根基，便也不急着回去，讓倫文叙自己行走，一路上趁機向他解說山川的形勝、風物人情。從廣府到羅浮山，恰好橫貫了南粤廣東的東西境域，因此一來一回間，倫文叙便無形中增添了無數閱歷，洞悉廣東的地理風物人情。這對他日後研悟風水堪輿奇學「尋龍訣」，於廣東「尋龍堪輿、濟世救人」，無疑將極有裨益。

*　*　*

西禪大師帶領倫文叙，不到半個月限期，便安然返回廣府城了。

倫文叙的娘親倫嫂，以及倫文叙的堂叔倫生夫婦，均甚感欣慰，說西禪大師眞是一位言出必行的有道高僧。因此日後倫文叙與西禪大師交往，娘親等人，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全力支持鼓勵。甚至倫文叙留在淨慧寺三日三夜，娘親也非常放心。

倫文叙也沒詳說在羅浮山上發生的異事，他只對娘親說知，倫家祖墳保養得好好的，教娘親大可放心。

倫嫂因有了一筆銀兩，便決意送倫文叙入學館讀書了。

倫文叙家居擢甲里福地巷附近，有一位姓何的老師開設了一間學館。何老師本是一位秀才，文才甚佳，可惜時運不濟，歷次會試，皆名落孫山，因此心灰意冷之下，便乾脆摒絕功名之想，專心設館授學。

何老師素以文才卓越、管教嚴謹著稱，因此廣府的有錢子弟，多來向他求教。何老師擇學生卻甚嚴格，他認爲資質不佳的，就算再多酬勞，也決不答允。因他脾性古怪，當地人又稱他爲「何老倔」，「

倔」即「倔强」之意。

倫嫂因欽羨何老師之名，便帶着倫文叙前來何老師的學館求學。

何老師接見倫文叙母子，他的脾氣果然古怪得很，見面時什麼也不問，先問了一句道：「大嫂，你知道我的外號被人稱作『何老倔』嗎？」

倫嫂不由吃了一驚，不知何老師問話之意，無奈道：「我知道，但那不過是人家隨口呼叫，何老師不必當眞的。」

不料何老師卻立刻又道：「既知吾是何老倔，爲甚仍帶令郎前來求學？」

倫嫂尚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倫文叙在一旁已接口道：「老師，我倫文叙以爲，娘親正是看中老師『何老倔』之名，才着我前來就讀。」

倫文叙此言一出，何老師不由微一怔，立刻目注倫文叙，沉聲道：「爲什麼？」

倫文叙不假思索，便朗聲道：「倔即倔强，倔强即莊敬自强，管教嚴謹，有其師才有其徒，娘親十分欽佩，才千辛萬苦，帶我來拜見何老師呢！」

何老師一聽，眼神不由一亮，他也不置可否，又對倫嫂說：「大嫂既帶令郎前來求學，知否何某授學之資十分昂貴？你付得起麼？」

倫嫂一聽，不由羞慚滿臉，怯怯的低聲道：「實不相瞞，太貴的學資，我母子孤兒寡婦，的確支付不起，若老師只教富不教貧，那小兒只好歎惜良師難求啦。」

何老師一聽，微笑不語，也不知他心中打甚主意。

倫文叙一見娘親滿臉羞慚，心知她必受了甚大委屈，不由怒道：「娘親，不必再求人家啦！回家去吧！」

倫嫂心中十分爲難，她明知何老師授學有方，但可惜自己家貧，眼看倫文叙求教不成了，自然甚爲難受。

不料倫嫂尚未開口再懇求，何老師已目注倫文叙，沉聲道：「噢？爲甚不再求？說不定再求便有好運呢！」

倫文叙決然的朗聲道：「文叙知道『只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道理，既直中不能取，爲甚還要苦苦曲中求呢？再說良禽擇木而栖，良師擇材而授，若教富不教貧，便決非良師也！既非良師，還去求他什麼呢？不如早回家吧！」

倫嫂一聽，暗叫一聲完了！文叙說如此賭氣話，必定惹何老師生氣反感，這就連最後的機會也失去了！

不料倫嫂心念未了，何老倔——何老師已目注倫文叙，伸手一擊案桌，欣然而叫道：「好啊！好一句『只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好一句『良禽擇木而栖、良師擇材而授』！我何老倔教館多年，已少聞如此絕佳警句矣！好，很好，就憑你這二句，文叙，你明天便進館就學吧！」

何老師此時說收便收，竟連酬資也絕口不提了。倫嫂這才知道，何老師高風亮節，卻爲市儈世人所不容，也是他名落孫山、功名不就的原因。

第二天一早，倫文叙果然便進何老師的學館受教了。何老師亦決不因倫文叙家貧而輕視他，恰恰相反，對他格外用心教授。

倫文叙天資亦果然聰慧，在何老師的悉心教導下，不到半年，文思便更爲精進，論才思的敏捷靈活，竟連何老師亦自歎弗如。何老師私下向人歎道：「吾授館羊城多年，若眞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人才，則倫文叙便是其中唯一的一個也！」

因此到半年之後，何老師便連跳三級，開始向倫文叙教授「三經五典、治國奇策」等經綸大學。這等學問，何老師自己亦到考秀才之期，才苦心研讀，他開始尚怕倫文叙接受不了，因爲他畢竟是年僅八歲娃兒。不料倫文叙甫觸之下，竟豁然而悟，更能舉一反三。何老師不禁驚歎道：「文叙，文叙，你決非池中之物也！爲師便全副心血花在你身上，夫復何憾！」

但倫文叙尚在向其他的學識努力，假如何老師知道，他便更爲驚歎了。

倫文叙得何老師的教授，三經五典、天文地理，已然根基深厚，他於此時研學他那部絕世秘笈「尋龍訣」，便不難領悟了。

倫文叙白天在學館受教，晚上則偸偸研讀「尋龍訣」的學問。他悟性本就奇高，再加上有三經五典、天文地理的學識爲根基，兩者相承，不到二年，倫文叙竟可悟悉「尋龍訣」中七成學問，亦即身負「七成尋龍神功」了。此時他尚年僅十二歲，但他身負的學問，已勝於世人一甲子的苦學了。

這一段時間，倫文叙全副身心，均放在學館受教及研悟「尋龍訣」上面，就連他十分拜服的淨慧寺住持西禪大師，也甚少交往，他似乎已把西禪大師的神奇功夫也忘記了。

這一天晚上，倫文叙吃過晚飯，便對娘親和堂叔說，要返臥室讀書。堂叔倫生大喜道：「倫嫂，文叙他越來越生性，總算不負了你一番苦心守節啊！」倫嫂口中唯唯答應，但心中卻暗暗驚奇，因爲她發覺倫文叙這段日子，忽然努力刻

苦得教人吃驚，而且他的言談間，也越來越深奧玄幻，目中精光灼灼，似把天地乾坤也洞悉了。心道：文叙尚年僅十二歲，普通的孩子何來這等天聰？人道「神童多夭折」，這若不幸而言中，那便不如平凡無奇，長大成人，娶妻生子，安穩渡日了！

但眼見孩子如此刻苦努力，這是爲人父母，夢寐難求的事，倫嫂又怎能阻止文叙？她只能暗暗不安，小心照應倫文叙的生活起居。

倫文叙向娘親、堂叔夫婦，道過晚安，便返回他的臥室。爲讓倫文叙安心讀書，堂叔倫生夫婦，特別把自己的睡房騰了出來，供倫文叙作臥室兼書房之用，夫婦二人，反而搬去破舊的柴房居宿。

倫文叙的臥室兼書房環境甚爲雅靜，窗外便是一個荒廢了的後園，後園外面便是一座小山崗，山崗上樹木青翠，偶爾更可聞雀鳥的歡鳴。

倫文叙早早返臥室，原來他此時已研讀「尋龍訣」到第八重接近頂峯境界了。他忽然覺得，要領悟其中的精旨，十分吃力，他凝神細思之際，忽然便感心跳煩躁，無論如何努力，均難研讀下去。

倫文叙心性極爲好强，但有疑難，決不畏縮，非要弄清楚悟透不可，因此他遇到的難題越大，他花的精力便越多。他自然尚不明白，他的心跳煩躁，乃「心血不足、功力未逮」之故。「尋龍訣」的學問非同小可，等閑之輩，窮一生精力，亦難領悟二、三成，倫文叙年僅十二歲，便已領悟其中的七成精義，亦即進抵第七重的「尋龍神功」境界，這已經是驚天動地的奇跡了。

他欲再進一重，抵第八層的頂峯境界，談何容易？他功力未足，勉强而爲，便有如練武之人，不自量力拚命急進，終難逃「走火入魔、心脈震斷」的厄運。

可惜倫文叙並不知後果的可怕，依然苦思研學不息。直到夜深了，他仍喃喃的自言自語道：「山也，何以謂之龍？爲甚地脈之龍，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而潛藏深淵，忽而飛騰雲霄，忽而現首不現尾，忽而興雲佈雨，一切盡在風雲變幻之間？何謂以煞化煞，反得速發？哎，爲甚來到此處，如此難以悟解？」

倫文叙此時尚不明白，「尋龍訣」源自賴布衣大師的精華，再經天機大師劉伯溫的悟創，已成獨步天下的絕世奇學，而「以煞化煞、以求速發」的妙法，更是「尋龍神功」的至高境界，豈能輕易悟解得透？勉强追索，便難逃耗盡心血、經脈震斷的厄運了。

就在倫文叙心神浮蕩，漸而不能自制之時，他的臥室窗外，忽地響起一聲佛唱道：「阿彌陀佛……：虎鬥龍爭勢豈平？江天風靜月華清；聞君欲覓尋龍訣，認取涼宵念佛聲！文叙，你尚不警醒麼？」

倫文叙耳際忽地傳入窗外的佛唱聲，他不由心神一振，硬生生把他從「走火入魔」的邊沿拉回來了。倫文叙神思復明，立刻便醒悟窗外佛唱之人是誰了，他連忙低叫一聲道：「是西禪大師麼……爲甚深夜到此？」

窗外的佛唱聲道：「文叙，老衲因你而來，難道你忘了羅浮山上紫鳳凰之舞麼？」

倫文叙一聽，登時醒悟，他不由喜道：「文叙記得！那是三種神妙之極的舞姿呢！大師莫非欲向文叙解說了麼？」

西禪大師道：「老衲正有此意，文叙且出來後園，再翻牆而過，隨老衲上山崗林地，把三種神妙舞姿演練給你看看吧！」

倫文叙一聽，果然甚感興趣，他呼地一下，越窗而出，又翻牆而過，近丈高的後園圍牆，竟不在他的眼內了。倫文叙自己也甚感驚奇，暗道：自己爲甚可以越躍越高及快捷了？他不知道，當日西禪大師傳給他的純陽眞氣，不知不覺間，已奠定他內功根基，猶如平添了十年功力，一旦施展出來，自然連他自己亦感吃驚。

倫文叙越過了圍牆，但見月色之下，一位白鬚白眉的老和尚，沐浴在溶溶的月色中，果然是淨慧寺的住持西禪大師。

倫文叙心中，他所信服的人，除娘親外，便只有他的授業恩師何老倔，以及這位如師如父的西禪大師。他一見西禪大師，忍不住便一個躍身，這一躍之下，竟也達半丈距離，躍到西禪大師的身前，一聲歡叫道：「大師！深夜到訪，想必是牽掛着文叙麼？文叙也想念大師呢！」

西禪大師微微一笑道：「文叙，你忘了麼？老衲尚有一大神通，未傳授給你，趁今晚月色奇佳，夜深人靜，正好了結老衲所受的重托也。」

倫文叙此時的「尋龍神功」已達七成火候，於天地乾坤奧秘，已可洞悉五、六分，因此他一聽西禪大師之言，猛地便憶起當日在羅浮山上，留在他心中清晰玲瓏的「紫鳳凰之舞」，不由驚喜的低叫道：「沒忘！沒忘！怎會忘記呢？大師啊，原來那紫鳳凰的三種舞姿，內裏竟隱天機、地脈、人間三大奧秘！想必大有來頭，但未知叫甚名號？」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欣然一笑，他不必詢問，已知倫文叙對「尋龍訣」秘笈，必定已刻苦研悟，

且進境神速了！因爲就連他數十年的武功修爲，亦難參悟那「三種舞姿」的精髓，而倫文叙竟可一口便道破了。至此，西禪大師亦決不再猶豫，斷定此時此刻，已是向倫文叙代傳那三大招式的時機了。

西禪大師也不答話，向倫文叙微一點頭，道：「好！文叙，那你便隨老衲上山崗去吧！」

西禪大師說罷，身形一晃，已向東面的小山崗掠去。倫文叙一見，連忙亦一躍而上，他心急之下，步幅奇大，一躍半丈，竟然可勉强跟上西禪大師的輕功身法。

* * *

小山崗位於廣府羊城的東面，是城郊之地，地勢高不及五十丈，但山上林木掩映，在月色之下，銀光透枝葉而灑下，格外清幽奇幻。

西禪大師在掠行中，聞身後的倫文叙居然激起破空的嘯聲，與他不徐不疾，保持二、三丈的距離，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吾輸送倫文叙的「純陽眞氣」，到底起作用了，文叙此時的內功根基，已足可與武林高手並列，於此時研學那三大招式，必可事半功倍！

西禪大師心念電轉間，已掠上小山崗，身後的倫文叙亦躍了過來。

西禪大師此時再無任何疑慮，即對倫文叙道：「文叙，你且凝神細悟，老衲即把當日紫鳳凰的三種舞姿演練給你看，你憑你的『尋龍神功』加以融會貫通。」

西禪大師說罷，突伸一指豎指而起，指向深邃夜空，雙眉低垂，雙目微張，仿如老僧入定，又似神遊太虛。

倫文叙一見，心中一動，即低呼道：「此乃上探天機之舉也！」

西禪大師也不回話，招式突變，但見一指化二，二指化四，四指化八，八化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但覺包羅萬象，漫天指影，驚人之極。

西禪大師輕聲道：「文叙，此乃第一式，其名爲妙演天機，心法云頂天立地，翱翔宇宙。若能悟解其中精義，則天下武學，天地萬物皆可化爲你之所有。」

倫文叙也不作聲，凝神默記。

就在此時，西禪大師身法突變，頭微昂，口微張，盤膝趺坐，氣收丹田，然後收腹閉嘴，隨而吐氣長嘯。忽地身法驟轉，初如湖清霜鏡曉，楚水清若空；接而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清，繼而吼聲繞地轉，高浪就天浮；最後濤白雪山來，噴薄如風雷！

此時聲震四野，風雲變色，突地嘯沉吼落，天地死寂。

倫文叙在一旁，默然細察，他雖然初涉此驚世武學，但已隱隱覺得這等招式，簡直驚天動地，氣呑山河，大可不戰而屈其兵。

只聽西禪大師續道：「此乃第二招，其名曰氣呑宇宙，心法云：闔其門，氣深藏；風雲會，天際翔。此式雖以內力爲根基，天機玄功爲相輔，日夕修練，當可達收控自如，遙相感應，不刃而退萬軍的至高境界。」

倫文叙一聲不響，目中精光灼灼，也不知他此時心中思忖什麼。

西禪大師見狀，不由微歎口氣，暗道：劉仙師獨創的三大招式，當世無所見，連老衲亦難悟其中之秘，何況是文叙？他畢竟年僅十二歲，尚只是大娃兒，只能悟得多少算多少了！

西禪大師這般轉念，也不再猶豫。他略一沉吟，身法又突然驟變，右手變掌朝上一揚，橫架於頂，起手式甫過，隨即掌化煙雲，把他渾身上下團團護住，當眞潑水難入，滴水難進，猶勝銅牆鐵壁。

倫文叙心神俱往，目不轉睛盯着西禪大師的演練，心中卻不由便以「尋龍神功」中陰陽五行學說，去透析所目睹的武學精髓，他全神貫注之際，也便忘了說話了。

漸而西禪大師的身法又突變，身化旋風，激蕩山石，飛撲而起，挾着形如銅牆鐵壁的旋轉，滾滾向前，越來越大，猶如雪球在雪地上滾動。最後煙雲旋風飛石鋪天蓋地，猶如無堅不摧的龍捲烈風，騰空直上九霄……

倫文叙此時不由心魄搖曳，暗道：當眞厲害之極，這等招式，比之西禪大師的「飛行術」，只怕猶勝十倍！若非親眼目睹，便殺了我倫文叙，也決不會相信！

「文叙，你可瞧清了嗎？」

就在倫文叙心神震撼時，忽聽耳邊一聲輕喚，眼前猛烈奇景已然消逝，西禪大師已穩穩站在他面前，含笑目注倫文叙道。

倫文叙喃喃的道：「這三種招式，一式比一式威烈，第一式妙演天機，第二式氣呑宇宙，這第三式意境似更寬廣，竟如乾坤浮現，到底叫甚名號呢？」

西禪大師微笑道：「此乃第三式，亦即最後一式，名爲挪移乾坤，心法云：剛而柔，雷風興；靜而動，終有停；日月天，光長照；四時變，萬物情；於其道，天下清。此三大招式，合稱天機三式也。」

倫文叙意猶未盡道：「往下如何？」

西禪大師不由呵呵一笑道：「悟透天機三式，不但自保有餘，且乾坤皆可挪移，然則縱橫天下，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呢！但欲達此境界，便全靠文叙你自身的努力

了！」

倫文叙奇道：「大師不可以教授提點文叙嗎？」

西禪大師微歎口氣，道：「文叙，實不相瞞，老衲所精的武功，不外是人間之學；但此天機三式，卻源自天外高人，如仙如幻，決非老衲所能悟解，因此老衲只能代傳，而決不可能釋授也！」

倫文叙一聽，猛地想起「尋龍訣」秘笈上曾註有「吾劉伯溫留書於此，以贈有緣人」數字，不由又驚又喜的叫道：「大師！這位天外高人，莫非便是『尋龍訣』秘笈的主人劉伯溫先生麼？」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欣然而笑道：「不錯，此人的確便是一代高人劉伯溫大師，他傳你二大神通，你亦即劉大師的衣砵傳人也！日後當好自爲之，莫辜負劉大師的一番厚望。」

倫文叙仍有迷惑，道：「我知劉伯溫乃本朝開國元勛，明朝正史中已有記載，他在世之時，距今已達一百六十多年了，劉大師非逝即老，他怎可能傳授於我呢？」

西禪大師肅然道：「劉伯溫乃幻世高人，他的功力已達元神出竅，與天地同儔的絕頂境界，當日亦即他以元神托形紫鳳凰，親自授藝於你也！」

倫文叙一聽，深知西禪大師口中絕無虛言，不得不信，他不由歎道：「如此說來，我倫文叙於玄功道上，果然是劉伯溫大師的嫡傳弟子了！可惜文叙竟無緣與恩師見上一面，便欲向他叩個拜師之頭也不能呢！」

西禪大師知倫文叙已接受了他是劉伯溫的衣砵傳人了，便微微一笑，慰道：「文叙不必歎息，劉大師當日曾以八字留言，令老衲轉贈於你，你只須日後以此八字爲旨，好好幹一番事業，劉大師的元神得知，亦必大感欣慰呢！」

倫文叙一聽，忙道：「大師，是那八字？」

西禪大師道：「濟世救民、造福世人，劉大師期望於你，便是這八字言大旨也。」

倫文叙默默思忖，忽地決然的道：「文叙已可推斷，吾家祖脈，乃『鳳翼天翔大龍脈』格也，且乃劉大師當年親手堪點，以造就倫家子孫後人，劉大師待我倫家恩重如山，倫文叙既爲倫家子孫，怎會辜負劉大師的訓誨？大師亦請放心，文叙但有所成，必依恩師八字言大旨爲座右銘也！」

倫文叙此時神色肅然，一派莊嚴，猶如一位向天下誓言的有志之士。

西禪大師心中欣然，他深知倫文叙的「尋龍神功」必已有所成，這從他一口道破自家祖脈的形格便是明證。心道：他若能以劉大師「八字言大旨」爲訓，則天下必出一位棟樑之材，也不枉老衲一番心血啊！

自這一晚始，倫文叙白天上何老師的學館讀書，晚上研學「尋龍訣」，到夜深人靜，又越牆而出，上小山崗演練恩師劉伯溫所授的「天機三式」。

無人知道倫文叙的學識到底有多深博，也無人知道他所學得的本領有多少，就連他至親的娘親也不知道，她只是暗暗驚疑，倫文叙爲甚忽然頑性盡去，變得令人吃驚的沉默寡言。她開始擔心倫文叙的身子吃不消了，因爲他日夜苦讀，她聽人說「神童多夭折」，她着實擔心倫文叙會遭此不幸。

不過，令倫嫂吃驚及迷惑的是，倫文叙的體格卻似乎越來越精壯，有時雖然三日三夜不睡，卻依然神采奕奕，目中精光灼灼，越來越强烈了。

倫嫂自然並不知道，她的心肝寶貝倫文叙，這年來所碰上的奇遇，已奠定他成爲一代奇才的根基了。

歲月匆匆流逝，不覺又過去三年時光了。

倫文叙是年十五歲，他的授學恩師何老倔，命途多舛，在他五十歲生日過後十天，即患病臥床，他勉强支撐教授學生，但到第十五天，即再也掙扎不起了。

何老倔脾氣倔强，在他的學生中，有富有貧，但眞正體會何老師的一片苦心的，只有倫文叙一人而已。因此在何老師彌留之際，守在何老師床前的，亦只有倫文叙一人而已。

何老倔心中一片坦然，他唯一戀戀不捨的亦只是倫文叙一人，他握着倫文叙的手，喃喃的道：「我何老倔明知將去，唯一可惜的，是未能親眼看着文叙你金榜題名，替何某爭一口氣！文叙，你會令爲師如願麼？」

倫文叙此時的「尋龍神功」已甚具火候，他瞧一眼何老師，只見他的命宮廷尉位已現出烏黑之氣，且目光散亂，便微歎口氣，心道：何老師年登五十，乃主廷尉命宮位，既現烏黑，此乃命絕之兆，決難挽回了！他想起何老師多年來不計酬報，苦心培育教授之恩，心中難受之極，也不忍令彌留之際的恩師失望，便決然的道：「恩師放心吧，倫文叙必以金榜第一，來告慰你老人家！」

何老師一聽，他深知倫文叙之天才，所缺的是他的進取心，只要他下決心做某一件事，達某一種目的，便必定會無遠弗屆。當下欣然

而笑，喃喃的道：「我何某人人稱何老倔，但世人又焉知我的心思？我一生雖然碌碌無爲，但門下出一金榜狀元，則死而無憾矣！」

何老師說罷，哈哈一笑，竟含笑而逝了。但他的手指卻伸出三根，一根指向倫文叙、一根指天、一根指地，也不知是甚意思，至逝也不肯放下。

何老師的家人大哭道：「你伸出三根手指，是甚意思？是否有三個未了心願？若然，你便放下手指吧！」

何老師的三根手指依然高高豎起，並不肯放下。何老師的家人益發大悲，又不知如何是好，登時嚎啕大哭，亂作一團。

倫文叙微一思忖，便走到何老師的遺體之前，道：「恩師啊，文叙知你老人家之意，是告誡文叙，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老師你放心吧，文叙決不違背你的遺訓……」

倫文叙話音未落，何老師高豎的三根手指，已霍然的放下了。

何老師出殯之日，倫文叙和娘親倫嫂，一直把何老師送上白雲山下葬畢，才返回家。

就在這一年的八月，倫文叙參加南海縣童生會考，竟一鳴驚人，高中縣童生試的榜首。

倫文叙一鳴驚人，不但他的娘親欣慰之極，連他的堂叔倫生夫婦，亦爲倫氏一族，出了一位奇才而歡欣不已。一家人在欣喜中過了三個月。

可惜就在此時，倫文叙的堂叔倫生夫婦，因辛勞過度，先後不到一日間，便雙雙去世了。爲了籌措倫生夫婦的殮葬費，倫文叙母子二人費盡唇舌，才籌得少許銀兩，連殮葬費的小半也不夠。

倫嫂急得對着倫文叙流淚道：「文叙啊，叔嬸他們爲了我母子二人，辛苦勞碌，至死不怨，我母子二人，受叔嬸如此恩惠，決不能讓他倆埋葬在亂葬崗啊！但向人多番乞借，僅夠殮費一小半，哎，這教娘親如何是好？」

倫文叙想起堂叔夫婦，待自己親如子侄，寧願早起晚睡，辛苦維生，讓自己入學讀書，想起種種恩德，他的眼圈也不由一紅，卻忍住不哭，決不讓眼淚掉下。他想了想，便決然道：「娘親，放心吧，叔嬸的殮葬費，我去想辦法籌集，在天黑之前，必可辦妥也！」

倫嫂一聽，先是一喜，隨又吃驚道：「文叙，你雖然讀書有成，學識不少，但這等籌錢銀的事，你如何幹得？可憐你連賺一兩半錢銀的功夫也沒做過，卻如何去籌措大筆銀兩回來？你可絕不能萌生頑劣之念，以非法去獲取啊！不然叔嬸他們九泉之下也不會安樂哪！」

倫文叙胸有成竹的道：「放心，放心，殮葬費不外尚缺五十両銀，文叙自有辦法，在天黑之前定拿回來也！」

倫文叙說罷，即疾步奔入他的臥室兼書房中，不知忙了一會什麼，然後即見他托了一塊木板，手捏一根竹竿，便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倫嫂便欲詢問也來不及，她孝服在身，又不能追出去，只急得連連歎氣道：「哎，貧賤人家百事哀，我母子二人竟淪落到如此地步，竟要一位孩子去爲叔嬸籌措殮葬費！天可憐見，莫讓文叙行差踏錯，惹出禍事才好！」

曠世奇學　初試啼聲

倫嫂守靈在家，心中急得半死，倫文叙卻已毫不猶豫，大步走上街上來了。

只見街上人來人往，十分熱鬧，公子哥兒，錦衣華服，在街上搖曳穿梭。

倫文叙身穿一套上有三塊補丁的粗衣，走到街上最熱鬧、人最多的市集。他放下木板，撿了幾塊磚頭木柱，把木板支架起來，又用磚頭砌了一個四方磚柱，位於木板後面，一副案桌枱椅便儼然擺出來了。

倫文叙又在身上取出一塊白布，紮在竹竿上，向木板上的破洞一插，便成了一支醒目的白布黑字旗，旗上的黑字龍飛鳳舞，道：「慷慨施贈，趨吉避兇。」這八字顯得不倫不類，令人既吃驚又迷惑，登時便引起市集中人注意了。

倫文叙卻渾然不覺，神色從容的端座四方磚椅上，猶如一位在市集中擺檔的「神相」，但其實他只是一位年僅十五歲的大娃兒，這便格外惹人注目。

倫文叙坐下不到一會，檔口對面的酒館，走出一位中年男子，身穿一套藍色長衫，唇上留有二撇鬍。二撇鬍男子後面，跟了兩名粗眉大漢，一看便知是隨從跟班之類，擁着二撇鬍男子走了過來。

「喂！小子，你這支旗上的墨字，是甚意思？」二撇鬍男子在倫文叙的檔口前站定，陰陽怪氣的問道。

倫文叙自小便久歷世事，向二撇鬍男子目注一眼，「尋龍訣」中「人間道」秘訣，便驀地浮上腦際，他也不必開口相問，二撇鬍男子的來路，竟便知悉大半，暗道：此人決非安份守己之士，他開口相問，亦決非善意而來。

倫文叙心中已有所判，對這二撇鬍男子便頓生惡感，因此愛理不理的冷冷道：「我有我的意思，你問來作甚？事不關己，便請勿來打擾。」倫文叙的文才，此時已甚具火候，說話的語辭，便決非等閑大娃兒所能出口。

二撇鬍男子眼珠一轉，笑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讀書人，怎地淪落到要以擺檔充相士來賺錢吃飯？」

倫文叙冷笑道：「職業無分貴賤，但憑眞材實料，或辛苦汗水得來，便是上品。」倫文叙瞥了二撇鬍一眼，忍不住冷冷的道：「無論如何，總比有等自負才高八斗，終日遊手好閑、無所事事之寄生蟲強勝多也！」

倫文叙此言一出，二撇鬍的兩名隨從大漢，登時勃然作色大喝道：「小子！你敢罵我家師爺是寄生蟲？你知他是誰嗎？當眞不知死活也！」

倫文叙目注一眼，忽地嘿嘿一笑道：「你家師爺形格已然外露，我不但知他姓氏，且知他的心聲密語呢！」

二撇鬍男子此時陰晴不定，不聲不響，任由兩名隨從向倫文叙發難。

兩名隨從一聽，果然氣得大吼道：「你以爲你自己是誰？活神仙麼？乍然相遇，素不相識，竟知我家師爺姓氏心思！你這小子，吹牛吹到我家大爺頭上，你最好快點說出我家師爺的姓氏心思，說得中，倒可饒你一頓好打也！」隨從大漢言下之意，若說不中，不但要拆倫文叙的招牌，更要一頓痛打。

倫文叙爲替堂叔嬸籌措殮葬費，不得已想出這個籌錢的辦法，不料初涉江湖，便碰上這等晦氣事，心中不由大怒。他的傲氣也被激出來了，不由便冷笑一聲，他的「尋龍神功」驀地便施展來了。只見他嘿嘿一笑，隨即毫不猶豫的決然道：「嘿！你家師爺姓柳，柳師爺吧了！有甚了不得？」

隨從大漢甲一聽，不由失聲叫道：「這小子邪門，怎的竟可一口叫出師爺的姓氏？」

大漢乙卻怪笑道：「姓氏算你胡亂猜中，但你自稱可以窺知師爺的心思密語，小子，你有本事說出來嗎？」

倫文叙初出江湖，不知世事兇險，他的傲氣被激發，便也不管你天高地厚，只聽他又嘿嘿一笑，毫不猶豫的斷道：「你家姓柳師爺，極善鑽營，見低踩，見高攀，爭名逐利，無時無刻，無休無止也！且心性極自負，以爲自己智計超羣，他日當有將相大臣之份，絕不甘於寄人籬下，日常必常以有志難達，抱負未展而長吁短歎也！我所判如此，未知是也不是！」

兩名隨從一聽，被倫文叙一番驚人判斷嚇呆了，好一會，才向二撇鬍男子陪笑道：「柳師爺，是也不是？這小子說你有將相大臣之大志理想呢！乖乖，若是有這麼一日，柳師爺莫忘了今日逼迫小子的心聲的功勞啊！」

二撇鬍男子果然姓柳，是湖廣（即今湖北省）人氏，在湖廣一家姓柳的大戶家做師爺。他此番南下廣東，表面是採購廣東出產的貨物，但卻專門遍走廣東的山川形勝，因此他實在的目的是什麼，便連他的兩名隨從也不知道。

柳師爺聽倫文叙滔滔而判，初時尚不以爲意，但漸而因倫文叙竟道出「有將相大臣之想」的話，他心中不由一凜，目中精光一閃，似十分警覺，但隨又一閃即逝，向倫文叙換了一副臉孔，笑着道：「噢？這位小哥兒倒有兩下子啊！但未知如何可以推斷吾之姓氏呢？」

倫文叙傲然的道：「這簡單之極，你身長而圓，乃木形也；又口利如刀，發話於此時上午八點，均暗隱一個『卯』字，因上午七點即屬卯點，合二爲一，木卯相併，豈非一個『柳』字嗎！」

柳師爺一聽，目中精光又不由一閃，微笑道：「好！果然被小哥兒你算中了，但你又如何判斷吾之內裏心思呢？」

倫文叙的傲氣被激出來，便壓

抑不住了，只見他頭一昂，朗聲道：「好說！柳師爺頭似橄欖，即尖也；耳似蜆殼，即兜風耳也，頭尖者必極善鑽營，且心性極爲好高騖遠，絕不甘作低下之勞，兜風耳者，金木相鬥，必主不甘現狀，心存反叛，志極堅剛，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決不退縮也！綜而論之，心思志趣立可判斷！」

倫文叙說到此處，忽然戛然而止，再不肯說下去了，他似乎意識到此事隱隱有點不妥。

柳師爺笑臉不變，道：「小哥兒，你尙算到什麼？不妨直說下去啊！」

倫文叙既已感到，柳師爺此人隱隱有點不妥，不想再說，便決不說了，只見他決然的道：「算了，柳師爺有事只管忙你的吧！我看你也沒甚兇險須避，因此也決不指望你會慷慨施贈，還是各忙各的吧！」

柳師爺一聽，身子卻久久不動，絕無就此離去的意思，他目注倫文叙一眼，忽然含笑道：「小哥兒決非江湖中人，因此也決不至於操此九流之業爲生，莫非有甚難處？但請說出來，柳某或可助你解困呢！」

倫文叙目注柳師爺一眼，亦呵呵一笑道：「算了，你的好意豈敢領受？柳師爺，這請便吧！」

柳師爺卻絕不生氣，反而笑得更甜，道：「噢？爲什麼不能領受我的好意呢？」

倫文叙微哼一聲道：「柳師爺之形格，決非慷慨施贈之人，你既有授，便必有所求，所授越大，所求便越可怕！我有急事在身，無暇分身應付，也決不敢領你的好意，你既無所授，亦必無所求，彼此各不相干，各忙各的吧！」

柳師爺一聽，又微笑道：「小哥兒目力超人，果然厲害！但有求有授，此乃天經地義，你爲甚不先問問吾之所求是甚？再決定是否接受吾之所授？」

倫文叙毫不心動，決然的道：「柳師爺心大如天，所求豈屬平凡？我不過是一貧賤人家，道不同不相爲謀，柳師爺不必再花費唇舌了！」

柳師爺臉色不由微微一沉，但隨即又打個哈哈道：「小哥兒勿把話說得如此決絕，日後或許有相逢之時，實不相瞞，吾湖廣柳家也，只要你肯合作，榮華富貴，亦僅憑柳家一句話便是矣！你又何必爲生計拋頭露面，操此下三濫之業？」

倫文叙初涉江湖，也根本不知「湖廣柳家」是何方神聖，依然傲氣十足的決然道：「柳師爺不必再開口了！你以爲是下三濫之業，我卻樂在其中呢！彼此見識不同，志趣迥異，多說無益，更何談彼此合作也！柳師爺還是只管自家忙去吧！」

柳師爺見倫文叙意態甚爲決絕，神色又不由一變，特別是倫文叙對「湖廣柳家」竟不屑一顧，更令柳師爺吃驚，他幾乎以爲倫文叙是瘋了。好一會，柳師爺才又打個哈哈，也沒再說話，率兩名隨從離開了。

走了一段路，柳師爺忽地向兩名隨從咬牙道：「張三！你留在廣府，密切監視那算命小子的動靜，隨時向我密報！李甲，你隨我即日返湖廣，柳老爺有急函相召！」

柳師爺說罷，便與李甲一道，急急的走了。張三則迅速走入一家客店，他再出來時，已換了一身打扮，猶如一位行商，來廣府做生意似的。但他的視線卻不離在市集中擺檔的倫文叙，只要有人走近倫文叙的檔口，他便豎起耳朵，目灼灼的盯着不放。

倫文叙初涉江湖，也不知江湖兇險，見柳師爺和兩名隨從終於走了，不由便暗鬆口氣。他也沒心思忖其中的蹊蹺，爲籌措叔嬸的殮葬費，已夠他煞費苦心了。

倫文叙在檔口又端坐了好一會，市集中雖然人來人往，向他注目的人也着實不少，但多半只笑了笑，又搖搖頭，便走開了。有的似乎有心無力，既無法慷慨施贈，自然也不敢求「趨吉避兇」了，有的似有所動，但見擺檔的是一位年僅十多歲的大娃兒，均料定有甚本事教人「趨吉避兇」？因此都目注一眼，便走得無影無踪。

倫文叙一直守到中午時分，肚子雖然餓得咕咕叫，但唯恐有人趁午飯時刻光顧，便不敢走開去買點吃的。

此時剛好有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挽着一壺艇仔粥，走過倫文叙的檔口，倫文叙一見，肚子不由亂響，因爲他想起艇仔粥的美味，餓得便更難受了。他不由目灼灼的盯着，並非那位中年商人而是他手挽的那壺香味四溢的「廣府荔灣艇仔粥」。

那中年商人見狀，不由感觸的喃喃道：「哎，人家孩子欲吃而不能，丹兒你卻有吃而不想吃！看來就算手上有錢，也未必便活得開心快活！」

這中年商人說時，向檔口上插的旗子瞥了一眼，忽然便在身上摸出二錠銀，每錠足有五兩，放在倫文叙的木板案桌上，然後一聲不響，便欲走開。

倫文叙一見，連忙叫了一聲道：「這位大叔！且慢走啊！」

中年商人脚步一頓，愁眉苦臉的道：「小哥兒，你叫我慢走怎的？」

倫文叙道：「大叔不見我旗上文字麼？若『慨然施贈』，我必教其『趨吉避兇』；大叔既然贈銀，我便決須令大叔趨吉避兇啊！」

中年商人一聽，不由苦笑道：「小哥兒以爲，朱某有甚吉可趨，有甚兇可避……哎，這等事，豈是你一位小哥兒所能勝任的？」

倫文叙一聽，目注中年商人一眼，忽地輕聲道：「大叔，據我所判，你目下必然財運受折，且家中女兒病危，內外交逼，六神無主，未知是否如此？」

中年商人朱某一聽，不由一怔，他定了定神，才失聲的道：「你！你如何得知？」

倫文叙微笑道：「這簡單之至，大叔鼻樑對下的『財帛』、『審辨』兩命宮皆現青灰，青者煞也，灰者晦也，由此足證大叔必因審辨不明，而招晦煞，財運受折而損也。此外大叔右眼之下『兒女』宮見黑，黑者災也，主病危之兆，又男左女右，由此亦可知大叔家中女兒，必定已瀕垂危也。大叔慨贈我銀兩，我決不肯白受，因此非要向大叔指明不可。」

中年商人一聽，不由又驚又喜，他長歎一聲，道：「哎，一切果如小……先生所判，在下姓朱名意成，在城中開設一間首飾店，不料自新鋪開張之日始，便迭遭天災人禍，所購所造首飾，不是貨不對辦，便是中途變色，在下又不欲欺瞞街坊顧客，因此任由退貨，重價收回，單是此項，每月均虧損不少。不幸在上月更遭回祿之災，一場大火，幾乎把我的老本也燒光了……」

中年商人——朱意成說到此處一頓，神色雖然倉皇，但仍勉强支撐，但往下說時，欲忍不住掉出眼淚來了：「哎，錢的損失事小，只當破財擋災吧，更慘的是在下只得一女，卻天降橫禍，數日前自學堂回家，路經一個墳地，不知聽到見到什麼，回家之後便喃喃自語，雙眼發直，猶如瘋了！在下延醫救治，不料藥石無效，不思飲食，終日關在自己房中，已折騰得不成人形，眼見活不成了！天可憐見，在下夫婦年已近五十，才得此一女，若她有甚三長兩短，在下夫婦也不想活了！」

倫文叙一聽，不由微歎口氣，心道：人世之生離死別，爲甚令人如此哀痛？你又可知，待我恩重如山的叔嬸，死後連殮葬費也沒有着落呢！倒難得你如此慷慨施贈，我又豈能坐視不顧？

倫文叙心中感觸，不由便向朱意成道：「朱大叔既外憂內困，還爲什麼贈我銀兩？莫非欲求趨吉避兇之法麼？」

朱意成長歎一聲道：「實不相瞞，朱某贈你銀兩，原來只是慨歎感觸，若留下我夫婦孤單在世，便有多少銀兩也無用啦！又見小先生你神色憂感，小小年紀竟要學做相士籌錢，心道反正女兒已救不活了，樂得先救一救小先生吧！其實並無求甚趨吉避兇之意。不料小先生竟有如斯神通，在下倒欲求小先生指點一二，看看是否可施救小女之危呢？」

倫文叙一聽，不由欣然一笑，他很欣賞朱意成老闆爲人坦誠，絕無半點造作欺瞞之意，便慨然道：「好，朱大叔，你果然坦誠，我這便隨你返家，設法施救令千金吧！」

* * *

倫文叙說罷，便欲與朱意成老闆離開。不料朱意成忽然一頓，道：「等一等！小先生籌借銀兩作甚？莫非有甚急事麼？」

倫文叙一聽，眼看此時已近傍晚天黑了，猛地想起娘親必在家中盼得兩眼欲穿，不由歎了口氣，道：「我果然有急事，叔嬸待我倫文叙恩重如山，死後卻連殮葬費也尙缺五十兩銀！此時回去，銀兩不夠，如何向娘親交代？無奈只好先上府上辦事吧！」

朱意成一聽，不由眼神一亮，忙道：「我聽小女丹兒回來說及，今科南海縣試第一之人，便是擢甲里福地巷的倫文叙，莫非你便是那位姓倫的神童麼？」

倫文叙爲籌借叔嬸的殮葬費，苦候了一整天，竟僅得十兩銀，這才初嚐世道的艱辛，他不由感慨的道：「區區南海縣試冠軍有甚了不得？若是天假我時，金榜題名亦等閑也！可惜倫文叙時運不濟，竟連叔嬸的殮葬費亦無法籌措！」

朱意成一聽，亦感觸的長歎一聲，喃喃道：「哎！這世道有人有兒女而受錢缺乏之苦，有人有錢而受兒女之憂，何太不公平也！」朱意成一頓，不由分說，拉着倫文叙就走，一面連聲道：「倫先生快走！快走！快領我上你家去也！」

倫文叙奇道：「朱大叔上我家幹什麼？」

朱意成道：「上你家替你叔嬸殮葬啊！辦妥這事，你才有心思去辦我朱家的事也！」

倫文叙心道：這也不錯，我牽掛着叔嬸殮葬之事，必然分心，他歎了口氣道：「朱大叔所言甚是，但可惜我尙缺四十兩銀，無法替叔嬸殮葬也！」

朱意成慨然道：「放心吧，我既然與你同返家，你叔嬸的殮葬諸事，朱某必定替你辦得妥妥當當啦！」

朱意成意態眞誠，倫文叙無法推辭，而且此時他又恰好窘迫之極，如何推辭朱意成老闆的慨然施贈？

倫文叙無奈引領朱意成老闆返家。朱意成也果然一片熱心，親自籌劃，把倫生夫婦的喪事辦妥，又親自隨行送上廣府白雲山下葬，一切果然辦得妥當極了。

倫文叙的娘親倫嫂不由感激得眼淚直流，她向朱意成老闆下拜道：「朱老闆仁義之心，我倫嫂無以爲報，只好向你拜謝啦！」

朱意成一見，連忙雙手把倫嫂扶住，急道：「倫嫂切勿行此大禮！若說報答的話，倒該朱某向你拜謝也！」

倫嫂道：「倫家欠朱老闆一份情，朱老闆爲甚反向倫嫂我拜謝？」

朱意成道：「倫嫂，實不相瞞，我朱某正等倫公子救苦救難呢！倫嫂養育出如此一位能人，朱某理該向你拜謝也！」朱意成說時，把倫文叙答應上朱家救他女兒之事，向倫嫂說知。

倫嫂聽罷，不由大奇道：「文叙！你什麼時候，竟學懂了這等教人趨吉避兇、救苦救難的本事啊？」

倫文叙向娘親含笑道：「娘親，三經五典中亦有天文地理之學識，這等趨吉避兇、救苦救難本領，不過是學海中的一滴而已。」

倫文叙說罷，便與朱意成老闆一道走了。

倫嫂不由一陣發呆，心道：文叙竟連這等玄妙之術法亦懂得了，天啊，他的腦袋到底有多大？竟裝得下如此恢宏的學識呢？她想了一會，到底難明其奧，無奈歎了口氣，喃喃的道：「哎，文叙過去奇，現在奇，將來也必古怪稀奇！但得他本着宗旨做人處世，莫惹出禍殃，也就心滿意足了！」

此時倫文叙已跟隨朱意成來到朱家。

朱意成走進朱家客廳時，他的妻子朱大嬸已守候多時，一見朱意成回來，便急得失魂落魄的奔過來，失聲叫道：「老爺啊！丹兒已快死了！你去買艇仔粥，怎地隔了一整天才回來？餓也把丹兒餓死了！艇仔粥呢？」

朱意成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那瓶艇仔粥早給倫公子他吃了，若等到此時，還吃得麼？他對朱大嬸道：「艇仔粥不需要了！我另外帶引一位大救星回來呢！」

朱大嬸一聽，吃驚的直貶眼，忙道：「老爺，你瘋了麼？什麼艇仔粥不需要了？此時還有什麼大救星？」

朱意成道：「我的好老婆，你暫且安靜一下好麼？丹兒或許可以起死回生亦說不定呢！這位大救星啊，便是這位南海縣試冠軍神童文叙公子也！」

朱大嬸一聽，不由驚疑的望了倫文叙一眼，但見他容貌雖然奇特，與普通的孩子不同，但畢竟只是一位年僅十五歲的大娃兒，不由又好氣又悲，歎道：「老爺啊！你必定是因女兒病急，而去亂投醫了！」

朱意成道：「我如何病急亂投醫？」

朱大嬸道：「倫公子雖然不錯是南海縣試冠軍，人稱神童，但考試是考詩文，如何懂得救人？而且他到底只是一位年僅十五歲的大孩子啊！老爺，並非妾身不信倫公子，委實是丹兒之危已逼在眉睫了啊！」

朱意成卻對倫文叙極有信心，他不再理會朱大嬸的情急，轉身對倫文叙道：「倫公子，婦人之見，請勿見怪，小女的希望，就全靠倫公子你了！」

倫文叙淡淡的笑道：「我倫文叙偶施此玄學之法，連娘親亦大感迷惑，更何況朱大嬸呢？但凡未親眼目睹之事，世人均多半疑惑，此人之常情，文叙豈會見怪？朱大叔，不必客氣，且引領我到你女兒居處一察吧！」

朱意成一聽，連忙答應，引領倫文叙便向他女兒的臥室走去，朱大嬸心中驚疑不定，也連忙尾隨而來。

朱意成引領倫文叙走入後堂，再進入一個後花園，伸手一指花園旁的一間臥室，對倫文叙道：「倫公子，小女丹兒，便居於此處。此地幽靜，平日讀書、歇息，均在此後花園旁居室中呢！哎，本該着小女出來迎迓倫公子，但不幸病了數日已奄奄一息，臥床不起，怠慢之處，倫公子幸勿見怪。」

倫文叙淡淡一笑道：「令千金重病在身，文叙豈會怪她，朱大叔切莫多心。」

倫文叙說時戛然而止，他的視線，早就轉到四周的環境去了。

此地雖幽靜，但也顯得有點陰森凄清。朱意成女兒的臥室，其門口恰好正向花園竹林，一陣清風吹過，竹林嘯嘯作響，其聲直向朱家女兒的臥室飄去。

倫文叙一見，眉頭便不由一皺，暗道：按「尋龍秘笈」所斷，花草樹木中，竹樹屬奇陰之物；其聲更屬「陰中之陰」，如此「陰性陰聲」皆被朱家女兒臥室吸納，如何不吸引一奇陰之靈怪？

倫文叙心中忖念，便對朱意成道：「朱大叔，可否讓我見一見令

千金？」

朱意成一聽，有點尷尬的道：「倫公子，實不相瞞，小女平素雖不算天姿國色，但也俏麗可人，甚得人歡心，可惜病了數日，已奄奄一息，見了面，倒教倫公子見笑了！」

倫文叙微笑道：「有道醫者父母心，救人如救火，朱大叔何必多心！」

朱意成一聽，便連忙道：「是，是，倫公子所言甚是，倒是朱某人多慮了！倫公子，請跟我來吧！」

倫文叙毫不猶豫，跟着朱意成，向他的女兒臥室走去。朱大嬸一見，老大放心不下，便也連忙跟了上來。

走進朱家女兒的臥室，倫文叙仔細一瞧，但見臥室異常雅潔，一派女兒家的清幽閨房，唯一不合調的，是側面牆上，竟掛了一把劍，雖然有劍鞘套着，但倫文叙此時的內力已甚具火候，目光觸及，立刻便感受到鞘內森森的劍氣，顯然是一柄非同凡響的寶物。

朱意成見倫文叙目注牆上掛劍，便連忙解釋道：「此劍乃先祖所傳下，至今已五代，連我亦不知其有甚來歷奧秘。但見小女似乎中邪，便試把此劍掛上去，起初一天果然有點效果，小女可以熟睡，但過了一天，小女又每每在深夜胡言亂語，白天則茶飯不思，延至今日，也便奄奄一息了！哎，天可憐見！」

倫文叙一聽，暫時也無暇理會這柄劍器的奧秘，他走近朱家小姐的床前，心中不由微歎口氣。只見床上躺着一位年約十三歲的小女子，雖然雙目緊閉，形容憔悴，但仍掩不住俏麗的秀色，可惜卻一動不動，猶如已逝去了。

倫文叙再向朱小姐的眉間印堂仔細一瞧，但見一道隱隱的黑氣直犯命宮，他微一沉吟，便有所判斷。

他也不聲張，只對朱意成悄聲道：「文叙已知原由，待今晚深夜，即可設法化解之。」

朱意成一聽，不由大喜，連聲道：「是！是！一切由倫公子安排便了！」

朱大嬸在旁邊心中雖存疑慮，但眼見女兒有一線生機，就如遇溺之人，一根稻草也抓緊了，因此也絕不敢再有任何異議，只是堅持要留在女兒房中，以便守護女兒。

倫文叙知朱大嬸愛女心切，心中不由一陣感慨，暗道：天下父母心，就如娘親待我，當眞連自家生命也可以捨棄了！他心中轉念，便絕不因朱大嬸對自己疑惑而反感，相反更決心救朱家女兒生命。

當天晚上，倫文叙由朱意成陪伴，一早便在後花園中潛伏下來。後花園中一片寂靜，連朱小姐的臥室，亦毫無聲息。

朱意成與倫文叙伏在暗處，朱意成雖然明知朱大嬸此時留在女兒房中，若有異動，必會大聲呼叫，但仍然惴惴不安，忍不住低聲問倫文叙道：「倫公子，怎的毫無動靜？奇哉怪也，竟連小女亦一反常態，並無尖呼亂叫呢！」

倫文叙微一沉吟，估算時已近深夜，便向朱意成道：「朱大叔，實不相瞞，文叙已加細察，朱小姐所居臥室之門，正對花園，花園中竹樹奇盛，此乃誘招陰靈的奇陰之物，因此必有陰靈之物被誘引來了。而且朱小姐的印堂現黑，直犯命宮，此乃陰煞之兆，若不及時化解，恐有生命之危呢！」

倫文叙話音未落，就在此時，竹林中忽地響起一陣嘯嘯尖叫，其聲陰森凄厲，充滿幽怨恨仇，令人一聽便汗毛倒豎，心弦抖顫。

朱意成尚未及有所反應，突聽女兒已在臥室中發出一聲尖叫！其聲似驚帶喜，道：「啊！他又來了！又與我談詩論文啦！」

這一聲尖叫，傳入朱意成的耳際，他就連恐怖也忘記了，心中不由又急又奇，暗道：怎的了？女兒口中的「他」是誰？竟會深夜來與她談詩論文呢？但他此時連話也不及發出，便驚得呆住了！

原來就在此時，在竹林的南面暗處，忽然飄出一縷淡淡的白影，如煙如霧，飄飄蕩蕩，猶如夜遊之人，又如寒酸秀才，在月下俯仰吟哦。一聲尖嘯分明入耳，道：「……移椅倚桐同玩月……移椅倚桐同玩月……」

倫文叙一聽，忽地微微一笑，他膽大包天，忽地一躍而出，快如閃電，決非等閑人所及，朱意成就連倫文叙的身影也沒能瞧清，他已躍到女兒臥室的門前了！朱意成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倫文叙不但文才絕世，且更精於武學，倫家出此文武全才，當眞家山有福極了！

朱意成在暗處轉念間，卻只聽倫文叙已迎着飄飄白影，呵呵一笑，道：「好！好一句『移椅倚桐同玩月』上聯啊！但此上聯雖妙，出此聯之人，必定刁鑽之極，教人爲難苦思不已！」

那「白影」居然亦驟然停下了，晃了一晃，似乎聽到倫文叙說的話，接而便響起一聲似人非人的尖嘯道：「你！你如何得知？出此上聯之人，刁鑽之極？」

倫文叙目注「白影」，目中精光灼灼，逼射住「白影」，令其無所遁形，然後才又呵呵一笑道：「我自

然知道，而且我還知道，閣下必定因此聯而憂郁，因憂郁而逝，至逝仍未能心息，週遊各處，欲尋其答案呢。」

白影一聽，忽地作俯身拜揖狀，尖嘯聲道：「公子原來乃能人也！實不相瞞，在下佛山人氏，姓區名煥新，曾考取秀才，又娶了一位才女為妻，不料花燭洞房之夜，才女卻出此上聯，要在下對出下聯，才允與她親近！在下苦思而未通，剛好又喝了酒，情急之下，竟血脈爆裂而逝！在下恨怨不已，又歎息未能答通，不敢去纏那才女，一點冤氣難平，遂成無神無主的遊魂野鬼矣！」

倫文叙微笑道：「你的魂魄既不敢接近那累死你的刁鑽才女，為甚卻來纏擾朱家小姐？這豈非欺善怕惡嗎？」

「白影」作叫屈狀，尖嘯道：「非也！非也！公子誤會在下也，在下豈敢纏擾朱家小姐？只因在下日前偶爾飄落此陰地，朱家小姐聽聞在下吟念上聯，便發聲表示自己可以對通下聯。在下大喜，因此才每晚前來與朱家小姐談詩論文也，委實絕無惡意！」

倫文叙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朱家小姐原來連鬼物也不怕，她的頑心，竟又與我倫文叙並肩比翼呢！想到此處，倫文叙不由微歎口氣道：「你或許並無惡意，但可知你已屬極陰之物？而朱家小姐亦屬陰性，再與『極陰之物』相滙，陰極必反，她必定生命不保，化為『極陰之物』，你無心害她，她卻因你而死，死後又念念不忘這刁鑽之聯，到處出沒，又害他人，如此下來，世間豈非因你之差錯，弄得亂作一團，冤冤不息嗎？」

「白影」一聽，忽地抖了一抖，隨即劇烈的晃動起來。倫文叙心道：這或許便是『陰靈之物』，作緊張思索之狀吧，因此也不去驚動，任由「白影」去思忖。

好一會，「白影」的晃搖終於一頓，尖嘯之聲驀地響了起來：「是，公子所言甚是，冤冤相纏何時了？在下一念之差，幾乎把陽間之人害苦了！但在下欲謀對通上聯之心難息，魂魄便休想有片刻安寧，魂魄不寧，也便不幸成了遊魂野鬼了！吾好苦啊！」

倫文叙一聽，微一思忖，忽然對「白影」微笑道：「那請問區秀才，若下聯對出，你便可以心息麼？」

「白影」連忙作點頭狀，尖嘯聲道：「是！是！只要能對通下聯，在下便可在出上聯的刁鑽妻子面前出現，與她談詩論文、洞房花燭了！吾既已有着落，自然也就不會成了到處飄蕩的遊魂野鬼啦！」

倫文叙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那出此刁鑽上聯的女子，不分青紅皂白，任性而為，不明世間有等寒酸秀才愛面子如命的脾性，出此刁鑽之聯，活活把一位青年秀才羞愧死了，她被糾纏，倒也是咎由自取呢！

倫文叙心思古怪，他心念既萌，想做便做，竟毫不猶豫。只見他忽地呵呵一笑，道：「其實啊，這刁鑽之聯豈能難倒天下之士？區秀才你太過固執了，情急之下，文思未通而已。」

「白影」一聽，忙尖嘯道：「是！是！若公子能助我出一口氣，對通下聯，便是在下的大恩人也！公子是否可以對出來呢？」

倫文叙從容一笑道：「這有何難？上聯既然是『移椅倚桐同玩月』，那下聯豈非『點燈登閣各觀書』麼？區公子且以此下聯去向你那刁鑽妻子頌詠，吾保你必大有收穫也！」

「白影」一聽，尖嘯連連道：「……移椅倚桐同玩月，對『點燈登閣各觀書』，『移』對『點』，『玩』對『觀』，『倚』對『登』，『月』對『書』，『同』對『各』，果然字字珠璣，無一微瑕！不愧為天衣無縫，工整無雙的好下聯啊！公子神思絕世，輕輕一句，便令在下重出生天，實在下之大恩人，在下身屬陰物，不敢在公子面前現身，只好暗地默默叩拜了！」

「白影」說罷，果然冉冉作叩拜狀。

倫文叙一見，連忙道：「些許技倆，不足掛齒，區公子又何必耿耿於懷？但凡陰間陽間萬物，只要有靈魂知覺的，皆須放寬胸懷，切忌遇事過於固執，如此，不論於陽間陰間，亦可心神愉快，不致郁郁而終也！」

「白影」一聽，叩拜狀立止，卻隨即尖嘯道：「公子一言，驚醒迷夢之魂，公子眞神人也！在下已得答案，豈敢再周遭徘徊？這便立刻趕返佛山故土去也！公子拜辭了！」

尖嘯聲剛停，「白影」的身形一晃，已如煙如雲似的飄到竹林深處，眨眼便再無任何聲息了。

倫文叙向暗處蹲伏的朱意成老闆含笑道：「朱大叔，快着人保一碗白粥給小姐食用，喝過這碗白粥，文叙保她便精神爽利，一如平日般快樂過活啦！」

剛才倫文叙與「白影」的對答，一一落在朱意成的眼中、耳中，「白影」的那句刁鑽上聯「移椅倚桐同玩月」，朱意成亦曾讀了幾年詩文，但欲對通，卻是想也休想；不料倫文叙不加思索，一句「點燈登

閣各觀書」，便對得如此工整，如此天衣無縫！那「心心不息」的「白影」，竟然就此欣然而逝，四周也就不復陰森恐怖。至此，朱意成對倫文叙當眞佩服得五體投地，若非碍於身份，他只怕也要叩拜以示敬意了。因此倫文叙所說的，他如何不信？

當下朱意成立刻奔出，跑去廚房，親自保了一鍋白粥，又親自捧着走進女兒的臥室中。倫文叙也不肯再進去，留在後花園中觀天賞月，一派悠然自得。

朱意成也不便勉強，因女兒已長大了，到底男女有別，一位大男孩子，怎可隨便進入少女的閨房？

朱意成走進女兒的臥室，卻立刻便哭笑不得，呆呆的怔住了。只見朱大嬸雖然留在女兒的臥室，說是守護，其實她睡得比女兒更香甜呢！女兒的身子，在床上動了動，忽然便一聲低呼道：「娘親！我……我口渴得很呢……」

朱意成一聽，如聞天外綸音，他來不及去叫醒朱大嬸，自己捧着一碗白粥，湊到女兒身前，便一匙一匙的餵她。

不一會，女兒便把滿滿一碗白粥吃光了。她的眼睛雖然仍閉合着，但喝了一碗白粥後，蒼白的臉色忽然便紅潤起來。再一會，俏目忽地一張，嚶嚀嬌呼一聲道：「哎喲！爹爹，女兒怎的一睡便睡了七日七夜呢！咦？娘親怎地在我身邊睡着了？」

朱意成一聽，知女兒眞的神智恢復了，他簡直如聞綸音，喜得連聲道：「丹兒啊丹兒！你終於平安無恙了！娘親不要緊，她只是心神交疲，睡着吧了！只要丹兒平安無恙，你娘親立刻便會甦醒了！」

朱意成話音未落，他的女兒朱丹，已在床上一躍而起，格格一笑道：「爹爹！女兒在夢中似聞有兩人在房外花園中談詩論文，有趣得緊，不知現在何處去了？」

朱意成微歎口氣，目注女兒一眼，確信她已安然無恙，這才道：「丹兒！那兩人其實只有一人呢！」

朱丹奇道：「兩人為甚說只有一人？」

朱意成道：「因為其中之一，實非『人』，而是陽間之人近不得的『陰間之物』，丹兒你不慎遇上，便睡了七日七夜了！若非其中之人，施妙法相救，丹兒只怕也成了『陰間之物』了！」

朱丹一聽，不由大為驚奇，她眼珠瞪得圓滾滾的，搶着問朱意成道：「爹爹！那這『其中之人』現在何處？丹兒夢中所見，此人似乎仍是一位大孩子少年郎呢！但他文才之妙，丹兒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他又救了丹兒一命，為甚爹爹不留住他，等丹兒拜謝一聲啊？」

朱意成呵呵一笑道：「丹兒，此人果然是一位文才出衆的少年郎，你有幸遇上他，向他拜謝，趁機請教他詩文之道，倒是你的天大福氣呢！他就在外面花園……」

朱意成話音未落，朱丹已奔出去了。在夜色中，果見一位年約十五歲的少年人，正在竹林外面俯仰吟哦，狀甚悠閑自得。

朱丹一見，連忙奔上前去，向少年人一聲嬌呼道：「少年郎！是你救了朱丹一命麼？」

少年人便是倫文叙，他一聽朱丹的嬌喚，便驀地轉過身來，微笑道：「大夢方醒覺，夢境應自知；鬼困刁鑽聯，人吟化解詩。」

朱丹一聽，她的心性亦極為聰慧，悟性又高，不假思索，便衝口而出道：「哎喲！不得了！原來我所見的兩人吟詩論文，其中之一，竟是陰間鬼物！怪道爹爹說，我幾乎被其害死了！多謝兄台哥哥救命之恩。」朱丹既已明白自己所歷險境，不由又加了一句道。

倫文叙微笑道：「小姐妹妹不必客氣！」

朱丹奇道：「小姐便小姐，妹妹便妹妹，怎的卻稱小姐妹妹？」

倫文叙笑道：「你既稱我兄台哥哥，我自然只好以小姐妹妹和應了！」

朱丹一聽，猛地醒悟，這少年郎既然連「陰間鬼物」亦可以一詩化解，他的文才必定不得了了，便顧不得鬥嘴，忙道：「你既然善於和應，那我在夢中聽到的一副上聯，兄台哥哥可對上下聯麼？」

倫文叙一聽，便知朱丹被「陰物」所纏，神思不覺亦被那「刁鑽聯」所困，若不化解，必會抑郁成疾，便不加推辭，含笑道：「小姐妹妹聽到的那上聯是什麼？」

朱丹道：「我在夢中聽到一副上聯道：鴉撲丫枝丫折鴉飛丫落地，我欲對上下聯，却苦思不解，幾乎被它弄瘋了！哎，這上聯古怪之極，看來我朱丹是無法能對的了！」朱丹說着，神思一陣憂郁。

倫文叙見狀，深知朱丹神思亦受「陰氣」所困，若不化解，她的心智便必受損，便毫不猶豫，開口詠出一句下聯道：「這有何難？不外是『鵲立菊葉菊垂鵲去菊朝天』吧！」

朱丹一聽，喃喃的跟着念道：「鴉撲丫枝丫折鴉飛丫落地，鵲立菊葉菊垂鵲去菊朝天！乖乖！好一副工整之極的下聯呢！」朱丹俏目不由一亮，一縷柔光直注落倫文叙身上，神色羞喜交集，也不知她少女家萌了什麼心思。

好一會，朱丹才向倫文叙含羞

帶笑道：「兄台哥哥文才之佳，比朱丹的老師猶勝十倍呢，兄台哥哥是何處人呢？如此高絕文才，爲甚不去考取功名？以求榮華富貴？」

倫文叙一聽，猛地憶起兒時曾隨娘親上南海名山西樵登高求福，又想起自己眼下的時運不濟，連叔嬸的殮葬費亦須靠人資助，心中不由一陣感慨，一首登樵詩也就衝口而出了：「遠携書劍到樵西，一路清風上雲梯，紅日忽隨頭上過，白雲剛與黑髮齊，耳聞潤水潺潺響，眼界峯巒山山低；誰識九霄雲外客？隔林花鳥莫嬌啼！不說也吧！」

朱丹心思聰慧，倫文叙雖然不明示出處，但她微一思忖，即心中豁悟，格格一笑道：「原來兄台哥哥乃南海人氏，你的祖籍是好地方，專出才高八斗之人呢！兄台哥哥目下雖然家境困頓，時運不佳，但其志如天，不屈不撓，令人佩服，不過，卻也不須如此憤世嫉俗，把人家的好意拒之千里啊！」

倫文叙的心事，竟被朱丹一言說中，他不由心中一動，暗道：「這朱家小姐心思的聰慧，比有等公子哥兒强勝多了。他不由含笑道：「我如何把人家的好意拒之千里外呢？」

朱丹格格笑道：「不是麼？兄台哥哥的詩句，不是說『誰識九霄雲外客，隔林花鳥莫嬌啼』？其意乃道，兄台哥哥是『九霄雲外客』，我這『小姐妹妹』是『隔林花鳥』，因此『莫嬌啼』，即『不必多問』也，合起來，豈非『拒人於千里外』麼？況且『九霄雲外』尚不止千里，這簡直是拒人於千里、萬里外啦！」

倫文叙一聽，不由作聲不得，這是他第一次在別人面前，但感自己的心智被人窺透，他的傲氣一發，便連一片好心好意的朱家小姐，也沒興趣與她說話。

朱丹見倫文叙默默無言，心中更感不安，她眼珠一轉，道：「兄台哥哥，其實也不必如此憤世嫉俗，世上如你身處困境的人，又何止萬千？就如我朱丹說吧，表面看來不愁衣食，可安心讀書，其實爹娘正陷外憂內困的絕境，不知什麼時候，我朱丹只怕便要去行乞渡日啦！因此表面的東西並不可靠啊！」

倫文叙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朱家小姐果然聰慧，她對家中潛伏的危機，其實早已窺悉了！朱家果然正受「財煞」的折磨，稍一不慎，便當眞變成窮光蛋了！朱大叔對我倫家有恩，我又豈能坐視不救？

倫文叙心中思忖，便向朱丹微笑道：「朱小姐，朱家到底遇上什麼絕境呢？朱大叔的首飾生意，雖不太理想，但亦不致於要朱小姐去行乞渡日吧？」

朱丹歎了口氣，道：「爹爹沒對我說，但我知道。他除生意不佳外，尚欠了人家上千兩銀，倘若到期不能清還，不但做生意的鋪面被債主沒收，連這間居屋亦保不住，屆時只怕比行乞渡日更悲慘呢！因此啊，兄台哥哥根本不必如此憤世嫉俗，因爲人人皆有一本難念的苦經呢！」

倫文叙正欲回答，朱意成已和朱大嬸走出來了。朱意成見女兒與倫文叙談說甚歡，心中不由一陣竊喜，暗道：倫文叙之才，決非池中之魚，丹兒與他交往，倒甚有裨益呢！朱意成向女兒含笑道：「丹兒啊！怎的稱倫先生作兄台哥哥？你可知道，他便是高中南海縣試冠軍的神童倫文叙倫公子啊！況且他剛施妙法，救了你一命，他可是你的恩公呢！」

朱丹一聽，並不怎麼驚奇，向爹爹道：「其實他叫什麼並不重要，丹兒早就知道倫公子的文才出衆了！」朱丹眼珠一轉，忽然加了一句道：「剛才倫公子還問起我家的困境呢，倫公子似乎胸有成竹，爹爹爲甚不向倫公子求教一下，如何可以渡過眼下的難關呢？」

朱意成一聽，歎了口氣，苦笑道：「倫公子剛施妙法，救了丹兒你一命，我又怎好意思開口，再勞煩倫公子呢？況且生意不佳，乃爹爹經營不善之故，亦是時運不濟的因由，倫公子又怎會有此迴天之力？哎，不說也吧！」

朱丹目注倫文叙一眼，見他默默不語，知他正在沉吟思忖，便笑道：「爹爹也太輕覷倫公子的本事啦！依女兒看來，只要倫公子願意，他必有妙法助爹爹穩渡難關呢！」

朱意成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此時他已確信女兒安然無恙，心中放下一塊大石，因此壓着他心頭的另一塊大石，便顯出其沉重萬分的壓力了。他不由喃喃的道：「眞的如此，那便當眞是我朱家的大救星了！但他家境貧寒，怎有能力助我渡過如此沉重難關呢？哎，朱某又怎忍心開口相求？」

朱意成話音未落，倫文叙忽地決然道：「朱大叔，能領我上你的首飾鋪看看麼？」

朱意成歎了口氣，苦笑道：「朱某十分樂意！但倫公子是讀書人，怎懂得生意之道？看便看了，只怕白白浪費了倫公子的時間腳力呢！倫大嫂在家盼着你回去，倫公子還是先返家去，免你娘親焦盼吧！」

倫文叙決心要幹的事，那是誰也難令他改變主意的。他想也沒

想，便決然的對朱意成道：「不然，先上朱大叔的鋪面看看再說吧！」

朱丹一聽，大喜道：「倫公子！朱丹陪你一道前去，好麼？」

倫文叙不由一笑道：「那是朱小姐自家的鋪面，去與不去，並不關我的事啊！」

朱大嬸一直盯着倫文叙，留心審視他的動靜，此時忽然笑着接口道：「丹兒，你應該去，陪陪倫公子。」

朱丹俏臉一紅，含羞帶笑道：「娘親！哎喲，你怎可說這話？我爲甚應該陪陪倫公子？」

朱大嬸未及答話，朱意成亦欣然一笑道：「是啊！丹兒，娘親所言甚是。倫公子文才出衆，丹兒你既如此喜歡談詩論文，正好趁機多向倫公子請教。再說丹兒自幼練就祖傳武學，雖不算本領高强，但應付三兩宵小，倒也綽綽有餘，正好在倫公子身邊，可保護他周全呢！」

朱丹俏臉更紅，她羞喜交集的笑道：「哎喲，爹娘盡說這些話，也不知人家倫公子是否樂意呢！是麼倫公子？」

倫文叙一聽朱大叔說，朱丹自幼便練了家傳武學，心中不由一動，立刻想起她閨房中懸掛的那柄古怪的劍器，暗道：朱家既有家傳武學，那這柄寶劍必定隱有甚麼驚人奧秘，只是朱家後人未能破解而已，日後倒要參詳一二。倫文叙自獲西禪大師授以「純陽眞氣」，又代劉伯溫大師傳他驚世武學「天機三式」，而且他的「尋龍神功」已達七成火候，兩者相輔相承、融會貫通，他的武學根基，已足躋身絕頂高手之列了。

倫文叙見朱大叔、朱大嬸兩老，均一片眞心誠意，便不再多言，微笑道：「朱小姐既然有與趣，那就一道前去吧！」其實倫文叙心中忽地萌生一個奇怪的念頭，暗道：假如自己眞的有一位如朱丹的妹妹，與她結伴遊歷，倒也有趣極了！只是他的心思絕不會輕洩，深深潛隱吧了。

此時已近黎明，朱意成便和倫文叙、朱丹一道，走出家門，直向五里外的「朱記首飾鋪」走去。

天色尚未大明，路上行人極稀少。朱意成心中忐忑不安，暗道：自己帶着二位大娃兒，黑夜走路，假如遇上强盜宵小，那就壞了！丹兒雖說有點武功，但自己則一竅不通，她一個女兒家，如何應付得了……萬一連累了倫文叙，那就不知如何向他的娘親交代了！朱意成自親眼目睹倫文叙的家境，對他母子二人不由大爲同情；他因女兒的關係，對倫文叙更有一層深意，因此他絕不希望倫文叙有任何不測之險。

但倫文叙卻從容之極，與朱丹並肩而行，一路上兩少男少女，談笑甚歡，根本不知朱意成心中焦慮。朱意成不由又驚又喜，暗道：丹兒與兄台哥哥，竟如前生有緣似的，好一對金童玉女啊！

朱意成惴惴驚喜間，幸而一路平安無恙，到天色放亮時，便已抵達五里外的「朱記首飾鋪」了。

「朱記首飾鋪」位於廣府一條繁盛的街道第十甫路，雖然天色初亮，但已家家店鋪大開，酒樓飯館人來人往，甚爲熱鬧。

剛抵「朱記首飾鋪」門前，倫文叙的腳步便忽地一頓，並不急着進去，反而向鋪位的門面仔細端詳起來。

但見鋪的門口正向南面，東西兩面便是第十甫大路，路上人來人往，一片安詳。倫文叙微一沉吟，便感驚奇，暗道：朱家店鋪所處方位甚佳，乃「萬人朝拜」之旺財局也，怎的卻遭「財煞」之劫呢？

倫文叙心中生疑，他走開幾步，向「朱記首飾鋪」整座建築仔細一瞧，但見這是一座二層高的建築，整體尖而斜，東西兩面因受地方的限制，東長西短，向東傾斜，屋頂甚尖，形如一尖錐之狀。

倫文叙一見，心中便不由一凜，暗道：按「尋龍訣」中的五行學說，但凡世間之建築物、山川形勝，整體呈尖斜狀者，皆屬「火形」也。又五行中火能生土，火亦剋金；若「火形」之物，經營「土類」生意，則必旺發；但若經營「金類」生意，便必受其剋。不幸「朱記首飾鋪」所營者乃首飾業，首飾業屬「金類」生意，豈能不被剋制？

不過倫文叙轉念又暗道：尚幸其鋪西門口有「萬人朝拜」之格，足以抵銷「火形」所剋，因此就算生意欠佳，尚平淡可保不失，怎會變得如此衰敗呢？莫非其中另有危機潛伏？這倒不可粗心大意，妄下判斷。

倫文叙心念疾轉，他再向「朱記首飾鋪」外形仔細審察，並無發現其他不妥。於是便隨朱意成、朱丹一道，走進鋪裏，只見裏面擺設有序，光潔明亮，顯然陽氣充沛，並無陰煞相剋之狀。

朱意成見倫文叙一直沉吟不語，心中不由大急，忍不住問倫文叙道：「倫公子，可有發現甚麼不妥？」

朱丹一聽，向爹爹嗔怪的道：「人家倫公子正仔細審察思索嘛，爹爹打擾人家的思路，人家怎會有好辦法想出來呢？」

朱意成一聽，作聲不得，心中卻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果然

女生外向，丹兒亦不例外，她為了她的「兄台哥哥」，竟連爹爹也嗔怪起來！但朱意成又知女兒所說亦甚有道理，倫文叙處事甚為穩重，不審察清楚明白，絕不輕下判斷，所謂不鳴不已，一鳴驚人也。因此朱意成心中雖然焦急，也只好拚命抑止住，不再詢問下去。

此時倫文叙已繞店鋪四周走了一遍，他的神色似仍沉吟難決，朱意成也不敢問，只好小心翼翼的跟在倫文叙的後面，以便及時回答倫文叙的問題。因為朱意成深知行醫者亦須望聞問切，想必風水堪輿亦同一道理。

但奇怪的是，倫文叙卻絕不開口詢問，也不知他心中有甚主意妙計。

又過了一會，倫文叙在店鋪中的脚步忽然一頓，然後即驀地轉身，向店鋪的門口走去。他在門口正中站定，凝神向鋪面門口對面望去，忽然便驚奇的低「咦」了一聲。

只見「朱記首飾鋪」對面，隔了一條街道，是一間專營土木建築材料的店鋪，店鋪是一座三層高的建築物，整體平而正，無甚奇特。不過店鋪門口對上的屋簷，卻懸了一隻大大的「火獸」，火獸口鼻噴火，恰恰正對「朱記首飾鋪」的門口。

倫文叙微一沉吟，便忽地問身邊的朱意成道：「朱大叔，請問對面的土木鋪東主是誰呢？此鋪開設有多久了？」

朱意成一聽，向對面的土木鋪一看，即低聲對倫文叙道：「聽說這家旺記土木鋪，來頭不小哩！日常打理店鋪的，是一位廣府人氏，姓余，人皆稱為余老闆，是廣府數一數二的大財東。不過據說這間土木的東主另有其人，余老闆只是掛名東主而已。因其財雄勢大，附近的生意商販皆不敢惹他，因此也不知他的來路。對了，他這家旺記土木鋪，是在敝店開張後三個月掛招牌的，至今已近三年長了！」

倫文叙微一點頭，又問道：「那自旺記土木鋪在對面開張之後，朱大叔是否日感生意不佳，甚至財物受損？」

朱意成沉思片刻，忽然失聲低叫道：「不錯啊！朱某這首飾鋪，自四年前開張，生意雖然平淡，但總算可保微利；自三年前九月，這旺記土木鋪開張後，敝店生意便日漸衰敗，月月虧損，二年後，朱某因週轉不靈，向一家錢莊以店鋪抵押，貸了五百兩銀，進了一批首飾，不料店內無端起火，整批首飾慘被焚毀，五百銀兩的貨物就此完了……我自然無法清償借貸，利上加利，至今已累積欠錢莊上千兩白銀了！唉，時運如此不濟，夫復何言呢？」

朱意成失望之下，也再說不下去了。

朱丹卻接口道：「倫公子，你怎知自那『旺記土木鋪』開張後，爹爹的生意便轉衰了？」

倫文叙微歎口氣，道：「因為據文叙所判，此事半為天意，半屬人為，因此可怨天，亦可怨人也。」

朱意成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忙道：「倫公子！為甚半為天意，半屬人為？」

倫文叙道：「朱大叔所營乃首飾業，首飾業屬金，按『五行』之論，『火尅金、土生金』也，因此店鋪須以此相輔相承，否則必受折損，而貴店形體尖而斜，尖斜者屬『火』，恰好尅金，貴店生意豈能不受損失？朱大叔不明其理，選中此鋪址，乃屬天意也……」

朱意成一聽，連忙跑出店外，向自家的首飾鋪一瞧，又飛奔而回，猛地一拍大腿道：「是啊！倫公子，敝店形狀，果然尖而斜！若此形屬火，那便果然『尅金』了！老天，為甚竟如此作弄我呢？」朱意成失意之下，竟再難說下去了。

朱丹卻比她爹爹鎮靜，她接口道：「那為甚又說『半屬人為』呢？」

倫文叙一聽，神色一陣肅然，似乎他所判斷的，比想像中更嚴重，稍一頓，倫文叙才道：「貴店雖犯『火尅金』之劫，但幸而店鋪所處方位乃『萬人朝拜』之旺格，一衰一旺，互為抵銷，生意雖無大旺大發，但也不至於一敗塗地。不幸於此中和之期，另有一股强大煞氣來犯，貴店形格萬難抵擋，因此才有衰敗之危！」

朱丹一聽，不由恨恨的咬牙道：「那『煞氣』來自何方呢？哼！」

倫文叙伸手向對面的「旺記土木鋪」一指，輕聲道：「此鋪主人，必極精於風水之法，所營者屬『土』，店鋪呈平正之格，平正格屬『土』形也，土土相承，生意自然旺發，此外又在鋪門口屋簷上面，懸一火獸，火獸自然屬『火』，火獸口鼻噴火，直向貴店門口射來，『火尅金』，其對貴店的冲煞，强烈無比，朱家首飾生意，自然一敗塗地！」

朱意成吃驚之下，此時不由失聲道：「當眞如此麼？倫公子！」

朱丹也目瞪口呆道：「天啊！若眞如此，這『風水煞氣』的可怕，豈非勝過千百强盜打劫嗎？世上眞有如此可怕奇事嗎？」

倫文叙畢竟尚是大娃兒心性，他一聽朱意成、朱丹父女言下似有懷疑他所承納的「尋龍訣」奇技，不由呵呵一笑，道：「是與不是，今晚亥時始，即可見分曉！」

倫文叙忽地戛然而止，神色一派肅然決然。朱意成、朱丹父女一陣驚奇，暗道：倫文叙為甚忽地如此在意，就如朱家的事，是他自己似的？

朱家父女自然並不知悉，這是倫文叙初展他所學的「尋龍神功」，不料便遇上如此可怕的「火煞兇局」，這便把他的傲氣激發出來了，此時就算是刀山火海，也決不能令他退縮不理的了！

當晚亥時始，朱意成父女，果然跟着倫文叙，來到朱家店鋪門前。「朱記首飾鋪」此時已收工關門，鋪中的伙記亦早就返家吃飯睡覺去了。

倫文叙向對面的「旺記土木鋪」一瞧，但見靜悄悄的，亦無燈光亮起，心料那鋪內之人，大概也早就收工睡覺去了。

倫文叙見時辰已至，便決然的對朱意成道：「朱大叔，且把鋪門打開，然後速與朱小姐退避到側面靜伏，千萬不可與對面鋪成一直線！切記，切記！」

朱意成一聽，他心中雖仍有疑惑，但多半已相信倫文叙的本事，哪敢輕慢？當下連忙依言把鋪門打開，又硬把朱丹拖到一角靜伏，眼珠卻直勾勾的盯着倫文叙，看他有何動靜。

只見倫文叙向四下一瞧，但見街上一片黑寂，行人亦已絕跡，便走到「朱記」與「旺記」兩鋪之間的街中央站定，他取出三張黃紙符，每張均以石塊壓住，在自己身周擺成一個「品」字形，大概是取其「鼎足而鬥」的格局。

然後倫文叙向四周一揖，口中喃喃的吟頌道：「陰陽五行，天地萬變，水火不容，金火相滅，相生相尅，異象立現！」倫文叙口中吟頌，一面伸出中指，向身側左右的「朱記」、「旺記」兩鋪一指。

朱家父女驚奇間，就在此時，但見那對面「旺記土木鋪」門口屋簷上的懸掛的大火獸，忽地射出一道紅光，其色如火如血，竟如長了眼睛，直射南面的「朱記首飾鋪」門口！

「朱記首飾鋪」裏面忽地飄出一團淡淡的紫氣，欲擋住「如火如血」的紅光，但紅光凌厲之極，淡淡的紫光根本不堪一擊，只聽「嗤」的一聲破空厲嘯，紅光即射穿淡淡紫氣而入，朱記首飾鋪內，登時衝起一團紅光，猶如被閃電擊中，裏面竟隱隱傳出一陣悲鳴哀叫聲！就如有什麼被傷，陷於絕境而哀鳴……

朱意成一見，心中如遭電殛，他臉色忽地發青，呻吟一聲，便欲倒地！

倫文叙一見，不由大吃一驚，深知此舉有所忽略，不料朱意成的「元神」，竟已與「店鋪元氣」融滙，「店鋪元氣」受創，亦即朱意成的「元神」受擊，稍一不慎，他便成神經錯亂的白痴了！豈料「火獸煞氣」如此猛烈！

倫文叙心中驚歎一聲，他不敢遲疑，猛一運氣，即施展「天機三式」中的「妙演天機」，一指疾伸，向身周成「品」字擺列的三道黃紙符連點三下，但見三道黃紙符即如黃燕子似的疾飛而起，向「旺記土木鋪」門口屋簷上的「火獸」飛射而去，噗噗噗地，把「火獸」的眼耳口鼻封住了！

幾乎在同一時間，倫文叙的身形疾射，向十丈遠處的朱家父女一射而至，他也不理朱丹驚得目瞪口呆，疾伸一掌，抵住朱意成的胸背，一股渾厚的眞氣便直貫而進。

朱意成但感心胸劇痛，苦不欲生之際，一股强大的暗流已一湧而入，把他的心胸護住。隨即又感心胸無比溫暖，連劇痛也漸被化解消融了……

柳氏野心　皇裔當災

好一會，朱意成才猛地失聲叫道：「可怕！可怕！世上為甚竟有如此可怕的奇法？哎，朱某人莫非已掉入地獄了？」

朱丹初時猛見爹爹如遭重擊，搖搖欲倒，心中驚慌，不知所措，幸而倫文叙已一射而至，他動作之迅捷，自己那是萬萬不及，又見他伸出手掌，抵住爹爹的胸背，僅一會，爹爹便叫出聲來了，朱丹心中不由又驚又喜，連忙對朱意成道：「爹爹啊！你放心吧，你就算掉進地獄，倫公子也會把你從地獄中拉出來的！老天，倫公子到底尙潛隱什麼驚天絕世本領？」

此時自然無人回答朱丹的嬌呼，只見朱意成一聽，雙眼也驀地睜開，定定的注視在倫文叙身上，他心中所受震撼極强烈，忽地噗的跪下，向倫文叙拜道：「倫公子眞神人也！萬望救我朱家一救……那火獸煞氣為甚如此可怕？」

倫文叙十分感激朱意成的仗義疏財，他連忙伸手扶起朱意成，慨然道：「朱大叔切勿行此大禮！但教倫文叙遇上這等不平事，又怎會坐視不理？但此地非細議之處，先行返家去吧！」

朱意成身歷店鋪所受「煞氣」其境，心中對倫文叙已佩服得五體投地，自然一切任由倫文叙的主意了。

倫文叙和朱意成、朱丹父女，返回朱家時，已是當晚深夜十時多了，朱大嬸習慣早睡早起，早已進入夢鄉去了。

朱意成此時卻連半絲的睡意也沒有，他剛招呼倫文叙坐下，朱丹

捧上的熱茶，倫文叙尚未喝，他便急不及待的向倫文叙道：「倫公子，爲甚旺記土木鋪所掛的『火獸』，竟有如此可怕的威力？」

倫文叙未及答話，朱丹已向爹爹嗔道：「爹爹啊！眞是的，你有話也得待倫公子喝口茶再說嘛！」

朱意成不好意思的一笑道：「是，是，爹爹急昏了，連招呼倫公子喝茶也忘記了！」

倫文叙卻淡然一笑，隨即道：「朱大叔不必客氣，你助我叔嬸殮葬，文叙尚未答謝，眼見朱家遭此『奇煞之刼』，也感心焦，正思法加以破解呢！」

朱丹見倫文叙與爹爹越來越親密，少女心兒不由一陣竊喜，但也沒坦白表示，只是俏臉微紅，更小心着意招呼倫文叙。此時她聽倫文叙說正苦思破解之法，不由笑着接口道：「那……文叙哥想出妙法了麼？」她不知怎地，一句「文叙哥」竟衝口而出了。

朱意成一聽，連忙道：「丹兒，女孩子家，怎可隨便稱呼倫公子？也不知倫公子是否樂意有你這位妹妹呢！」

倫文叙一聽，微笑道：「文叙自幼便孤身一人，若有朱小姐這位妹妹，那是求之不得呢……怎會嫌棄？」

朱丹一聽，樂得格格一笑，道：「怎樣？爹爹啊，文叙哥說很喜歡我這位妹妹呢！那文叙哥以後不要叫我朱小姐了，便應叫我作『丹妹妹』啦！」

倫文叙見朱丹嬌野可愛，不由莞爾一笑，道：「好，那文叙便叫你丹妹妹吧！但丹妹妹須依我一個要求，日後不可再隨便進入你家店鋪，行麼？」

朱丹奇道：「爲什麼不可隨便進去？」

倫文叙道：「丹妹妹既已親眼目睹『火獸煞氣』的厲害，連你爹爹亦禁受不住，更何況你一位女孩子呢？而且你剛受陰靈所纏，脫險不久，根本無法與那煞氣抗衡。」

朱丹點點頭，不再頑皮，她見倫文叙這般關懷她，女孩子的心兒不由又一陣暗喜，不知她想到什麼，俏臉紅紅的，竟忘記說話了。

朱意成喃喃的道：「老天！那『火獸煞氣』爲甚如此犀利？」

倫文叙道：「按五行之論，火獨克金，朱大叔的店鋪所營首飾業屬金，左右隔鄰店，所營者皆土、木、水之類，因此『火煞』對其毫無所傷。」

朱丹忽地接口道：「文叙哥，如此說，那旺記土木鋪的『火獸煞氣』，豈非專門爲對付朱家的首飾鋪而設麼？這旺記可惡，朱家與他有甚仇怨？竟如此害我朱家！哼，若眞如此，朱丹決不饒恕他旺記！」

倫文叙一聽，微微一笑，暗道：朱丹果然聰慧，一言點中要害了！但也不去說破，不動聲色的問朱意成道：「朱大叔，旺記土木鋪，除東主余老闆外，日常尚有什麼生面人走動來往呢？」

朱意成想了想，道：「生面人倒並不多，我只記得，大約是三年前旺記開張之日，送花牌祝賀的賓客甚多，其中不乏達官貴人，就連廣州知府亦派人送上祝賀花牌呢！對了，送花牌的尚有廣州的數家錢莊，以及一家名爲『永隆』的湖廣錢莊，這很可能是唯一一家外省人送的花牌啦！」

倫文叙一聽，心中一動，暗道：這旺記土木鋪原來幕後與廣州官府有交往，怪道在廣州無人敢攖犯其鋒芒了！到底其中隱伏什麼驚人秘密呢？

倫文叙心中生疑，便問朱意成道：「那姓余的旺記老闆，在廣州有親朋戚友做官麼？」

朱意成斷然的搖搖頭道：「決沒有！余老闆原是在廣州混一口飯吃的小商人，他的家底朱某倒甚清楚！咦？對了，余老闆聽說有一位表兄，在湖廣做大官。這位表兄姓柳，不但在湖廣首屈一指，而且在朝廷亦甚有勢力，因此廣府人對余老闆均敬而遠之，少去交往，免惹痲煩上身呢！」

倫文叙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他想起他曾遇上的「柳師爺」來了，柳師爺自稱「湖廣柳家」，極有勢力，可令人立時榮華富貴，這幾天又恰好在廣府出現，莫非此「柳」與旺記余老闆「彼柳」有關麼？若眞的有關連，那朱家不幸便被捲入一場驚天大陰謀中了！

倫文叙心念電轉，又問朱意成道：「那朱大叔欠下巨債的錢莊，與旺記土木鋪有否關係呢？」

朱意成想了想，猶豫的道：「這點倒不大清楚，朱某貸銀的那家錢莊，資本雄厚，在廣府首屈一指，名『豐隆錢莊』，在廣府至少有十年歷史，豐隆錢莊的東主姓孟，並非廣府人，但他祖籍何處，便不太清楚了。」

倫文叙尚沉吟間，朱丹已目光灼灼的盯着倫文叙，輕聲道：「文叙哥，你懷疑旺記土木鋪，與爹爹的債主豐隆錢莊有關連麼？」

倫文叙微笑道：「丹妹妹，若有關連又如何呢？」

丹妹妹眼珠一轉，即毫不猶豫的道：「彼此若有關連，那即意味旺記土木鋪懸掛的『火獸』，潛伏兇險機心啦！」

倫文叙見朱丹悟性甚高，深覺有趣，便引導她說下去：「噢？那

是甚兇險機心？」

朱丹按自己的思路，很快的說下去道：「假設豐隆錢莊與旺記土木鋪有關連，那豐隆錢莊出面引誘爹爹借貸巨債，然後旺記土木鋪以歹毒邪法，破壞爹爹的財運，生意衰敗，所欠的巨債自然難於清還，利上滾利，越滾越大，屆時爹爹清還不了，那用作抵押的朱記首飾鋪，自然便是豐隆錢莊的囊中物啦！這可是一個謀奪人家產業的陰謀啊！文叙哥，是也不是？」

朱意成聽女兒說到此處，不由驚疑的「咦」了一聲，但隨又微歎口氣道：「哎！就算如此，朱某已欠下豐隆錢莊巨債，首飾鋪早晚是人家的了，事到如今，還有甚解救之法？只怕白費倫公子一番心血啦！」

倫文叙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不然，五行大法中，既有所尅，便必有所生，只要查清對方的來龍去脈，然後因勢而破解，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彼消此長之下，必可挫敗對方謀奪產業的險惡用心！而且此事似乎遠非謀奪產業這麼簡單，必定尚有更深遠的驚天陰謀！倫文叙既然遇上，決不會坐視不理也！」

朱意成見倫文叙如此慷慨激昂，一片熱心，也不便拒絕，便亦慨然的道：「好！既倫公子爲朱家之事如此熱心，朱某若自甘氣餒，便被人耻笑啦！這查探對方根底的事，朱某明天一早便去想辦法吧！」

倫文叙見朱意成恢復信心，心中欣然，便對朱意成道：「朱大叔若去查探，憑你在廣府的人緣閱歷，比文叙方便多了！朱大叔只須查明，旺記土木鋪的眞正東主是誰，以及他與豐隆錢莊是否有關係，弄清這兩大疑點，文叙便可以設法破解。」

朱意成點頭稱是，沉思如何着手查探旺記土木鋪和豐隆錢莊的底細。

朱意成沉思間，倫文叙忽然若有所思的問朱意成道：「朱大叔，你朱家是否世代居廣府呢？」

朱意成聽了，略一猶豫，才坦然的道：「實不相瞞，朱某先父乃自外省遷入廣府定居，但先父一直不肯洩露朱家的家世，因此朱某也不知自己祖籍何處，甚至連先祖是誰也不知道！說來慚愧，教倫公子見笑了！」

倫文叙心中一動，他熟讀三經五典，對天下朝野重大之事，均心中了然，他不由想起發生在先朝一段奇聞來了。

那是在明太祖朱元璋駕崩後，傳位於皇太孫朱允炆，在位僅四年，便被皇叔明成祖朱棣率兵攻陷京師，朱允炆從此不知下落，也不知其生死，成了先朝的一大疑謎。

倫文叙心中不由閃過一絲疑念，暗道：那失踪皇帝朱允炆按理才是明朝的正統皇族，而當今皇上憲宗朱見深，乃明成祖朱棣一脈，並非正宗，難怪朝廷絕不容朱允炆一脈露面了！那朱允炆一脈到底隱匿何處？剛巧朱允炆一脈姓朱，朱大叔一脈亦姓朱，彼此之間是否有某種淵源關係呢？

不過這一絲疑念一閃即過，因爲倫文叙無論如何不敢相信，朱意成、朱丹父女，竟會是朱氏皇族的正宗血脈！

倫文叙微一沉吟，便又道：「那朱大叔的首飾鋪，是自置還是祖傳的？」

朱意成道：「首飾鋪的樓址，是祖輩傳下，只是原來並非經營首飾業，僅賣一些日用百貨而已。到我接手時，才毅然把百貨轉爲首飾業，因此鋪址在廣府起碼已存在五六十年時光了。」

倫文叙微一沉吟，暗道八十年前，乃燕王朱棣奪朱允炆皇位之時，二十年後，假如朱允炆的後裔在廣府隱居置業，那距今恰好是五、六十年時光了，此事怎的如此巧合呢？倫文叙不由又勾起先前的疑念，他不禁心中突突一跳，暗道：假如兩者之間確有淵源，那「朱記首飾鋪」所遇的兇險危機，便決非謀奪產業如此簡單了！

這等事涉朝廷的驚天大事，對年僅十五歲的倫文叙來說，也的確是太過於嚴重了。因此倫文叙雖然心中生疑，但他寧願相信決非如此，這只是一宗民間常見的謀奪產業的陰謀詭計罷了。

因爲事態嚴重，倫文叙也不敢推想下去，因此他連朱丹閨房內那柄古怪的劍器來歷，也沒再細問下去，不久，倫文叙就告辭，先行返回他在擢甲里福地巷的家中去了。

倫文叙無論如何也不會知道，他在這一日二夜的活動，均落在一位跟踪者的眼內，此人便是那來自湖廣柳師爺的親隨大漢「張三炳」，張三炳的武功顯然甚高，因此倫文叙竟未能發覺他的跟踪，當然這也因爲倫文叙初涉江湖，尚不知江湖隱伏如斯兇險。

張三炳蛇行鼠伏，跟在倫文叙二十丈之外，直到盯着倫文叙走進福地巷的家中，才一閃而去，其輕功之高，與淨慧寺的西禪大師相較，竟僅差一籌而已。

* * *

五天後的黃昏時分，張三炳已趕回湖廣來了。湖廣（包括即今湖北省）距廣府近千里，沿途山川阻隔，張三炳雖然輕功甚佳，但也足足花了五日五夜，才趕回湖廣武昌

城。

此時，柳師爺正在一座十分豪華的大莊園議事廳中，與一老一少兩位主人家密議。

忽地議事廳外，一頭烏鴉驟然飛落一棵梧桐樹上，梧桐枝脆，經不起烏鴉突然重落，應聲而折，梧桐枝掉落地上，烏鴉也聒噪着飛走了。

那正中而坐、甚有威儀的老主人，目睹議事廳外，「鴉落枝折鴉飛枝落地」，臉色不由微微一變，向柳師爺道：「三弟啊，此乃主何眹兆？」

柳師爺一聽，微一沉吟，便對老主人道：「大哥，放心，此乃主有遠道訊息傳來吧了，並非不祥之兆……」

柳師爺話音未落，張三炳已飛快的直向議事廳中走來。他走到老主人面前，先拜見了老少二位主人，這才向柳師爺道：「師爺，張三炳幸不辱命，已把廣府那替人相命的小子行踪查清了！」

柳師爺尚未及答話，老主人已呵呵一笑，對柳師爺道：「三弟果然神機妙算，一下便算出有訊息遠道而來矣！好！好！吾柳展宏有三弟鼎力匡扶，何愁大業不成哉！」

老主人——柳展宏話未落，少主人已連忙悄聲道：「爹爹愼言！若被外人知悉這……大計，只怕有滅門之禍呢！」

柳展宏不以爲然的傲笑道：「開兒！在柳家莊內，誰敢對柳家不忠？管教他立刻死無葬身之地！老夫所營謀大業，還不是爲了你麼？你怎可如此畏首畏尾！」

少主人開兒一聽老父訓斥，臉上忽紅如胭脂，不敢再作聲。

原來這柳家莊的老主人柳展宏，果然大有來頭，他貴爲明憲宗的丞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威權不可一世。但後來被廣東籍的梁儲取代其相位，柳展宏一怒之下，便告老返鄉。柳展宏雖在武昌隱居，但依然野心萬丈，發誓非要把廣東梁儲打倒不可。柳展宏爲相時，在朝中已安插扶植了衆多親信心腹，皆位居要職，柳展宏的妹夫趙士德，更貴爲兵部尚書，統掌朝廷兵權。因此柳展宏雖然是下野丞相，但他的權勢依然，他說一聲，跺一跺脚，整座武昌城以至朝廷非震動不可。

恰於此時，柳展宏的同族之弟柳師爺，前來投效柳家莊。柳師爺乍到柳家，便立刻顯露了一手驚天本事。他先向柳展宏力證，柳家少主人柳先開，有眞龍之表，天子之相，他日必貴不可言。然後又親替柳家堪了一座龍脈，改葬柳家的先祖。柳師爺斷言此龍脈爲「猛虎下山」形格，奇貴無比，日後柳家子孫血脈，必出一代帝王！

而說也奇怪，自柳師爺替柳家先祖改葬「猛虎下山」大龍脈後，柳家唯一的血脈柳先開，果然百病盡消，從以前的文弱書生，漸而變得十分俊美，形如一位超凡脫俗的奇女子；而且柳先開文思亦大進，他悟性之高，連曾爲丞相之身的柳展宏亦自歎不如了。

因此柳展宏對柳師爺十分信任，把柳家的大小事務，均交由他全權料理。柳師爺在柳家，僅次於老主人柳大爺，可算得上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

此時柳師爺也不理會少主人柳先開的窘態，向張三炳道：「三炳！天不會塌下來，慌張甚麼？有話慢慢說嘛！」

張三炳對這位柳三爺似乎十分畏懼，他連忙俯首低聲道：「是！柳三爺，三炳日夜趕路，一時心急，說得太焦躁了……請柳老爺、柳三爺見諒。」

柳師爺亦甚懂恩威並重、駕馭手下，祇見他忽地臉色一緩，向張三炳點點頭道：「嗯，按路程計，五日五夜你趕了近千里路，也難爲你了，待會去賬房支領五十兩銀打賞吧。」柳師爺一頓，這才又道：「廣府那面情形怎樣？你仔細說出來吧！」

張三炳一聽有五十兩銀打賞，不由大喜，想着花銷五十兩銀上煙花樓玩姑娘的樂趣，他的膽氣也陡地一壯，果然巨細無遺的把他在廣府偵悉到的說了出來。

張三炳說的，竟全部是有關倫文叙這幾日來的活動，巨細無遺，精確之極，末了，張三炳又羨又忌的歎道：「……朱家那妞兒，長得美極了！姓倫的那小子大概想吃天鵝肉了！但他也不照照鏡，他一副大頭鬼的樣子，怎配得上朱家妞兒的千嬌百美？」

柳師爺一聽，臉色猛地一沉道：「三炳！朱家那妞兒，你切勿打她主意……柳家成大事，便着落在她身上了！」

張三炳不明底細，奇道：「朱家妞兒只不過是一位首飾店老闆的女兒罷了，她有甚本領，竟可令柳家成大事？」

柳展宏一起，厲聲道：「張三炳！你問這許多做甚？可知知得越多，小命越短的教訓？哼……」

張三炳心中不禁一寒，因爲他深知柳展宏的狠辣，柳府中確實招募了大批武林高手，但均祇許聽從而不許問，否則後果慘痛，他有一位兄弟，就因多問了幾句，當晚睡着時就變啞巴了，且神智痴呆，連誰害他也不知道。有此可怕先例，張三炳哪還敢多問？他雖然武功高强，但柳府高手林立，連名震天下

的唐門用毒祖師唐大掌門，也常來柳府出入，柳家要殺一個人，那簡直如殺一隻小螞蟻。

張三炳雖然不敢再問，但心中卻疑念未息，暗道：柳家爲甚忽然如此懼憚一位少女娃兒！這朱家妞兒也並非長有三頭六臂啊！忽然，張三炳腦際閃過一個念頭，心道：當今皇帝姓朱，那朱家妞兒也姓朱，莫非兩者之間有某種關係嗎？但這念頭一閃即逝，因爲張三炳決不能想像，假如兩者有關係，朱家妞兒身爲皇族，哪會落得如此窮困寒酸的地步？這便把張三炳殺了，他也決不會相信。

待張三炳把廣府的情形說了，柳師爺便命令他離開，到賬房去領賞銀去了。柳府財雄勢大，對忠心效力的家奴死士，獎賞倒也決不吝嗇。

待張三炳離開，柳師爺才向柳展宏道：「大哥，那姓倫的小子，小弟曾與他打過交道，他竟然可憑相貌形格，便知我姓柳，且連我柳家胸懷大業大志也洞悉了！此人年僅十五歲，雖然曾中南海縣試冠軍，有神童之稱，但這等玄門之功，他決不可能達此高深地步！當時小弟便感吃驚了。」

柳展宏不以爲然的呵呵一笑道：「這姓倫的小子既然是南海縣試冠軍，可知他欲求取功名富貴，祇要胡亂給他安排一官半職，他還不死心塌地投靠吾柳家嗎？嘿嘿！」

柳師爺卻搖頭道：「不然，大哥，姓倫的小子依我之判，乃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屈的臭硬之士。當時我亦向他示以榮華富貴，按理他當時正爲叔嬸籌措殮葬費，窮困之極，任何人見有此發財良機，無不一口答應，不料姓倫的小子卻絕不動心，更斷言道不同不相爲謀……可見他脾性的臭硬了。」

柳展宏一聽，老大不信的直眨眼，但聽柳師爺的口氣，又決非虛假，他不由喃喃的道：「嘿嘿……不料這虛華之世，尚有這等死心眼之人……但爲甚姓倫的小子又與朱家纏上關係呢？」

柳師爺道：「按張三炳剛才回報，此事發生在小弟離開之後，朱意成必定是因心中感觸，對姓倫的小子慷慨施贈，又助他殮葬叔嬸，姓倫的小子心性至孝，因此對朱意成必定感激萬分，自然便傾力助他解困了。」

柳家少爺柳先開，此時忽然插口道：「朱家那女兒長得很美嗎？」

柳師爺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朱家女兒來歷非同小可，假如柳先開與朱家女兒結合，那便立刻可達龍虎交滙、陰陽互助之天成大格，又何愁大業不成呢？柳師爺心中轉念，便向他微笑道：「柳賢侄，若說朱家女兒，不但樣貌傾國傾城，且更可大旺夫君，乃『陰輔陽盛』的萬中無一雌虎形格……你若能與她結合一體，他日前程，又豈止金榜狀元如此簡單哉！」

柳先開悟性亦甚高，他一聽便微笑道：「原來柳三叔在廣府花這許多工夫，便是因朱家小姐之故嗎？柳三叔爲小侄前程，嘔心瀝血，小侄感激不盡！」

柳師爺與柳展宏互視一眼，柳展宏並無任何表示，柳師爺便知其心思，內中隱含的更大更深遠的計謀，此時尚非向柳先開坦白之機。柳師爺於是不動聲色的一笑道：「柳賢侄不必客氣，你是柳家唯一血脈，我等叔伯輩中人，豈會不照顧賢侄的前程？一切不必擔心，大哥和你的三叔，會爲你安排了。」

柳展宏一聽，心中高興，柳先開是他的唯一血脈，爲了他，柳展宏老命也可以不要，何況其他？他見柳師爺一片忠心，不由欣然笑道：「不錯，開兒，你年紀尚小，且靜心讀書練武，他日文武全材，還愁沒有金榜前程嗎？」

柳先開時年僅十八歲，但已考取了舉人功名，隨時可赴京應試，考取最高等的「金榜」名次，因此柳展宏對他期望極大，除了讀書，更要府中效力的武林高手，教授柳先開的武功，先把他培育成一位文武雙全的絕世奇才。柳展宏自然尚有一層更深遠的謀算，但柳先開年紀尚小，不便向他坦露，因此直到此刻，柳先開自己的目標，亦僅是考取「金榜狀元」而已，並無更進一步的野心奢想。

當下柳先開點點頭，站起來向柳展宏、柳師爺道：「爹爹、三叔，先開這便出去向唐師傅學武，拜辭爹爹、三叔。」

「唐師傅」即來自四川唐門的掌門人唐三笑，唐三笑並非其正名，祇是這位唐大掌門，有一怪癖，但凡出手殺人，例必先向對手笑三笑，第三笑過後，任何神通廣大、絕頂高手，必定橫屍當場，絕難倖免，因此江湖中人，便稱唐大掌門爲「唐三笑」，久而久之，便連他自己也忘記自己的正名了。

「唐三笑」之名，在川鄂（即今四川與湖北）一帶，祇怕比閻王爺更響亮，祇要提起「唐三笑」三個字，就連娃娃的哭聲也立刻停止了。

唐三笑絕少與人交往，因爲在他眼內的能人並不多；而鄂地武昌城中的柳展宏，便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因爲唐三笑有一位兒子出任憲宗皇帝的「西廠」錦衣百戶，是僅次於「西廠」首腦汪直的副手，權力之大，猶勝朝中的將軍，便是由柳展宏一手提拔挑選進入西廠的。有此

淵源，唐三笑自然不敢怠慢柳展宏了。而且川鄂相隣，柳展宏的勢力如山，唐三笑想在川鄂之地站穩脚根，也非要柳展宏的蔭庇不可。

數日前唐三笑來訪，柳展宏便趁機求他傳授「唐門三絕」給柳先開，「唐門三絕」是不傳之秘，唐三笑賴以成名，從來祇傳兒子，不傳外人，但唐三笑礙於柳展宏的面子，居然也一口答應了。柳先開此時學的，便是唐三笑所傳授的「唐門三絕」。

因此柳展宏一聽，便欣然道：「好！開兒，你去吧！好好向唐門求教，你若學識『唐門三絕』，普天下便無敵手也。」

柳先開答應一聲，便走了出去。柳師爺目注柳先開的背影一眼，心中一動，暗道：這小子甚有機心，深藏不露，若學了唐三笑的「唐門三絕」，祇怕連我柳三叔也不放在眼內了！哼哼，柳先開啊柳先開，你千萬莫萌此心，不然柳某可以一手扶起你，自然亦可一手把你打回原形！這自然是柳師爺的心裏話，在柳展宏面前，決不敢流露半分。

柳展宏也沒留意柳師爺的心思，此時他正尋思他那「驚天大計」，想到其中的妙處，不由心花怒放，暗道：祇要一切順利，把「朱允炆皇族族譜」拿到手，再由兵部尚書趙士德在朝中配合，不但自己的相位可復，甚至皇袍加身，亦非難事也……柳展宏心念急轉，不由向柳師爺沉聲道：「三弟，你確證朱意成，是那朱允炆這位失踪皇帝的嫡孫嗎？」

柳師爺自負的一笑，悄聲道：「絕無差誤！吾在廣府已經秘密偵查，朱意成的首飾舖是五十五年前興建的，創建之人姓朱名靖年，是朱允炆逃出皇宮，在民間所生的兒子；而朱意成則是朱靖年隱居廣府所生的唯一血脈，與失踪皇帝朱允炆一脈相承，絕無虛假！」

柳展宏又焦急的道：「既三弟已確定朱意成乃朱允炆的嫡孫，而朱允炆的皇族族譜又在朱意成手上，爲甚白耗了許多時候，還不動手拿取？」

柳展宏夢寐以求的，便是那本「朱允炆皇族族譜」，因爲按明太祖朱元璋的遺詔，朱允炆才是大明皇帝的正統繼位人，當今皇帝憲宗朱見深，是篡位明成祖朱棣一脈，並非正統。因此祇要拿到「朱允炆皇族族譜」，以兵部尚書趙士德的兵權爲後盾，要挾憲宗朱見深，那自己不但可復相位，打倒現任的丞相梁儲，甚至利用朱允炆的嫡孫朱意成，逼朱見深退位，自己窺準時機，便可龍袍加身，天下到手！柳展宏與柳師爺的大計，果然驚天動地，空前絕後！

此時柳師爺一聽，卻意味深長的一笑道：「大哥，操之過急，反爲不美，誤了大事呢！」

柳展宏急道：「爲甚麼？」

柳師爺胸有成竹的微笑道：「一來朱意成自己並不知道家族族譜的下落，大概是自他父親即朱允炆的兒子在廣府隱居後，對皇權朝政已失去任何興趣，三番數次被明成祖朱棣派人追殺，爲求自保，乾脆把自己當作是普羅百姓，甚至把朱允炆留下的族譜，也深埋於自建的樓宇下面，這座樓宇，便是現今的『朱記首飾舖』，因此朱意成很可能根本不知自己的身份來歷，更不知他接手經營的首飾舖下面，原來藏有自己家族的族譜。若然硬來，必然驚動廣州知府，上奏朝廷；憲宗皇帝亦必正苦苦追索朱允炆的族譜，以絕後患，如此一來，朝廷派人南下追查，朱允炆的族譜落入朝廷手上，那柳家的大計，便必定以失敗告終矣……」

柳展宏臉色一變，急道：「二來呢？」

柳師爺微笑一下道：「二來朱意成既然不知自己的家族身份來歷，必然十分害怕招惹生事，若他先行逃亡，被朝廷緝獲，那就算搜到朱允炆的族譜，其威力也必然大降，屆時不但不會令憲宗屈服，反被他反咬一口，說柳家勾結叛黨，圖謀篡位，這可是滅族之禍也！因此絕不可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驚動朱意成一家，祇可以暗中行事，順勢而謀，待時機成熟、水到渠成，則朱允炆的族譜唾手可得矣！」

柳展宏一聽，不得不承認，柳師爺所慮的周詳縝密，但依然心有不甘，略顯焦躁道：「雖然如此，但三弟啊，柳某年已近花甲之時，短期內再不行動，祇怕時日無多！柳某若然不在，朝中的助力必定失去，屆時三弟雖有妙計，亦決難成事也。」

柳師爺一聽，心中也不由一跳，他也不得不承認，柳展宏所慮的，亦有他的道理，他不能不狠下決心，是加快行動的時候了！

＊　＊　＊

柳師爺心念急轉，便狠狠的咬一咬牙道：「大哥所慮，也不能不顧及，看來也是動手的時候了！小弟不日即南下廣府，親自坐鎮，以便一舉成事！」

柳展宏一聽，大喜道：「三弟肯親自出馬，憑你的玄功才智，朱意成決非你的對手，朱允炆的族譜必定可以手到擒來也。」

柳師爺自負的呵呵道：「當然啦，大哥！小弟爲此而密謀近十年也，佈下驚天大法！目下朱意成一

家必已陷水深火熱之中，不必多久，他的首飾舖便必定心甘情願雙手奉送，屆時豈非可以任由吾等施爲嗎？祇要挖掘出朱允炆的族譜，大哥的復相位大計，也便大功告成啦！呵呵……」柳師爺忽然一頓，欲言又止。

柳展宏正在興頭上，不由大急，忙追問道：「三弟！你似有點擔心，擔心甚麼？」

柳師爺的心事果然被柳展宏一言說破，他不得不承認柳展宏目力的厲害。柳師爺也不敢隱瞞，便坦白道：「大哥，實不相瞞，小弟爲柳家堪點的『猛虎下崗大龍脈』，柳家子孫血脈，必貴不可言，大有相侯之格，甚至龍袍加身、眞命天子亦不足爲奇也！但吾經仔細觀察，唯一可令柳家受尅制的，乃廣東一地的風水貴格，亦即日後廣東必出一位能人，與柳家作對，乃柳家之一大隱患！卻不可不加防範也……」

柳展宏一聽，神色一凜，他對柳師爺的風水玄功深信不疑，他既如此判斷，便必有其因由，他不能不加以及早防範！柳展宏臉色一沉道：「三弟！你所說的，莫非即廣府那姓倫名文叙的小子嗎？小小娃兒，成得甚麼氣候！」

柳師爺不以爲然的微笑道：「大哥，千萬大意不得！那姓倫的小子是否即柳家的心腹大患，雖然未可斷定，但他既身負此奇能，替朱意成父女收鬼，識破吾所佈的『風水煞』，已隱然成患也……再說廣東風水奇佳，所出能人驚天動地，例如當今丞相梁儲，不就以廣東人之身，穩居相位，壓倒尅制住大哥的氣運嗎？因此萬萬大意不得！」

柳展宏一聽，不由如針刺身，他的怒火被猛地激發出來，厲聲道：「三弟！既然如此，吾等便來個先下手爲强，防患於未然，把所有潛伏隱患消除！哼哼，寧可錯殺一千，也不能放過一人也！那姓倫的小子可用則用，若不爲吾用，即吾之敵，絕不容他留在世上，破壞吾之大計！你此番南下廣東，不必顧忌，廣州知府乃吾門生，諒他也不敢公然與柳家爲敵也。」

柳師爺一聽，知柳展宏被他挑中痛處，決心破釜沉舟，孤注一擲了！如此一來，自己也便必身負重任，大可隨意施爲！柳師爺野心不小，他之所以投靠柳家，有一半的目的，便是爲了自己的榮華富貴，他深信祇要事成之日，柳家重居相位，甚至「龍袍加身」，自己這位師爺，論功行賞，封王封侯還不是唾手可得嗎！

柳師爺心念電轉，當即毫不猶豫，決然的道：「請大哥放心！小弟即日便率同高手南下廣東，見機行事，不但要搜獲那皇家族譜，且替大哥消除潛伏廣東的一切隱患！大哥等小弟的佳音吧。」

柳展宏一聽，大喜道：「好！三弟對柳家忠心耿耿，柳家絕不會虧待於你，他日事成，三弟便是吾得力副手也！你南下廣東，所需花銷財力人力，不必問我，任由你全權驅策便了。」

柳師爺欣然道：「多謝大哥如此信任！小弟必竭心盡力，決不枉廣東之行。」

柳師爺第二天一早，果然便携了一大筆銀票，率同八名高手侍從，南下廣東而來，柳師爺半爲柳家，半爲自己的榮華富貴，自然格外留神用心。

就在柳師爺率同張三炳、李二甲等八名高手侍從，從湖廣出發赴廣東之際，這一晚，在廣府的首飾商朱意成的家中，朱意成父女，正與到訪的倫文叙緊張的悄言密語。

朱意成雖然身在家中，依然向四下一瞧，確信絕無第四者知悉，這才悄聲道：「文叙，果然一如你所料，旺記土木舖的東主表面上是余老闆，但實際卻另有主人，這主人家來頭驚人，連廣州知府亦須賣他面子呢！」

朱丹一聽，不由驚奇得瞪圓眼珠道：「爹爹啊！廣州知府乃此地最高的官兒，他爲甚尚要賣旺記幕後主人的面子？難道他是當今皇帝的皇親國戚不成嗎？」

朱意成嘆了口氣道：「雖非皇親國戚，但也相距不遠，因爲這位幕後主人姓柳，是湖廣的一位退隱相爺，廣州知府是柳相爺的門生，靠柳相爺的推舉，才謀得廣州知府這一大肥缺，你說是否需賣其幾分面子？」

朱丹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她亦知道官場中的黑暗，若非朝中有人，任你通天本領亦難立穩脚根呢！

倫文叙卻眼神一亮，他似乎已意識到此事的嚴重了，微一思索，又問朱意成道：「那興隆錢莊與旺記土木舖，又是否有所關連？」

朱意成一聽，不禁又長嘆一聲，苦笑道：「哎！我日前才獲悉，興隆錢莊與旺記土木舖，不但有關連，甚至是同一位幕後主人湖廣柳家呢……不幸我已欠下興隆錢莊滾利一千兩銀，限期也祇剩一個月了！這一個月內如何籌得千兩巨款還債？祖傳的店舖，眼看便落入柳家手上了！哎，朱家時運不濟，竟至如斯衰敗！」

倫文叙此時已明白了興隆錢莊，以及旺記土木舖的來龍去脈，他微一沉吟，一幅謀產奪舖的慘象，不由便在他眼前浮現出來。那幕後主人——湖廣柳家，借興隆錢

莊出面，故意向朱意成貸出一筆優惠巨款，然後又在朱記首飾鋪對面開設旺記土木鋪，以「風水奇煞」來尅滅朱家的財運，令他生意失敗，屆時用作借貸抵押的「朱記首飾鋪」，便成了湖廣柳家的囊中物了！嘿！好毒辣的謀產奪鋪的詭計！倫文叙不由恨恨的在心中嚷了一聲。

但隨即另一疑念又浮上心頭，倫文叙暗道：這「湖廣柳家」千里迢迢，南下廣東苦心密謀，難道就爲謀奪朱家首飾鋪如此簡單嗎？這其中是否隱伏更驚人的陰謀？莫非「湖廣柳家」，是衝着「廣府朱家」而來嗎？可惜朱大叔連自己的家世來歷也不知道，否則倒可從中尋出蛛絲馬跡出來了。

倫文叙思忖間，朱丹已恨得咬牙道：「原來是這湖廣柳家搗鬼！欲謀奪朱家祖傳產業！可恨之極……文叙哥，碰上湖廣柳家這等可怕對手，你怕不怕呢？」

倫文叙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怕又如何？不怕又如何？丹妹妹啊！」

朱丹道：「文叙哥若怕，那也不足爲奇，因湖廣柳家財雄勢大，廣州知府也怕他，朱家自然決非對手，朱丹和爹娘祇好早早逃亡，文叙哥早早置身事外，返家去吧！」

倫文叙微笑道：「若不怕呢？」

朱丹一聽，喜道：「文叙哥若不怕，即不畏強權，勇護公理，令人欽敬啊！」

倫文叙一聽，不由傲然道：「我倫文叙不怕天不怕地，佛祖面前也敢鬧上一鬧，怕甚強權？怕甚湖廣柳家！世事皆須講一個理字，若缺一個理字，管他天王老子，倫文叙也敢與他鬥上一鬥也。」

朱丹一聽，故意道：「文叙哥，你是爲了誰，與湖廣柳家相鬥啊？」

倫文叙不假思忖，便衝口而出道：「朱家於我倫家有恩，單憑這點，我倫文叙便決不能坐視不理也！而且我也不忍眼見丹妹妹眞的要去行乞渡日啊！但這又怎樣？」倫文叙忽然臉上一紅，忙掩飾的道。

不料朱丹欣喜得俏臉泛紅霞，目灼灼的盯着倫文叙，含羞帶笑的低聲道：「文叙哥既爲我朱家，又爲丹妹妹我，我……我很喜歡啊！但文叙哥千萬要小心留神，莫要中了湖廣柳家的毒計啊！」

倫文叙微笑一下，他雖然年僅十五歲，但他絕頂聰明，似已窺透朱丹女孩家的心思了，倫文叙心中不由一樂，暗道：但眞的有如此一位妹妹，日常相伴，能解悶兒，倒也妙得很呢！不過這念頭僅一閃即逝，因爲倫文叙深知，湖廣柳家不但財雄勢大，而且內裏必有能人策劃，能施展「風水奇煞」的人，絕非等閑之輩。朱丹一家，碰上這等可怕對頭，必然兇險萬分，自己是否可令朱家安然無恙，也根本毫無把握，於此時，還怎好去思想這等兒女私情事呢？

倫文叙心念電轉，又暗道：此時此刻，亦祇好見一步走一步，先行化解對方所施的「風水奇煞」，以便暗中挽回朱家的生意頹勢吧！

倫文叙已有決斷，便毫不猶豫，對朱意成道：「朱大叔，若在首飾鋪四周，暗中裝嵌一個環鋪水箱，須花多少時日？」

朱意成想了想道：「我有一位朋友，是專做樓宇裝修的，找他幫忙，日夜動工，大概祇需兩日兩夜吧！」

倫文叙一聽，喜道：「那好極了！丹妹明日再去買一面方鏡回來，記住，必須是方鏡，我自有妙用。」

朱丹奇道：「但鏡子均是圓的，文叙哥要方鏡作甚呢？」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此鏡與環鋪水箱配合，自有奇效，可令對方的『火獸煞氣』徒勞無功也。」

朱丹一聽，也不再多問，喜道：「原來方鏡尚有這般妙處……好啦，明日一早，我便去買回來便了。」

第二天一早，朱意成、朱丹父女，果然出去分頭活動。朱丹依照倫文叙的吩咐，買回一塊方鏡，交給倫文叙。倫文叙在方鏡上面劃了八種古怪的符號，也不知作何妙用。

朱意成把專做樓宇裝修的朋友找回來，這位工匠朋友初時不肯答應在兩日兩夜內趕做環鋪水箱。倫文叙急了，也不知他與工匠朋友附耳說了幾句甚麼，這位工匠朋友居然立刻改變主意，慨然答應多找人手回來，務必在兩日兩夜內把環鋪水箱趕做出來。

到第三日的晚上，在朱記首飾鋪之內，環鋪一周，形如一道水牆的「環鋪水箱」，便神速的裝嵌好了。那位工匠朋友的效率果然驚人之極，朱意成感激之下，特別多賞了五兩銀，不料那工匠朋友死活不收，祇肯收了一點成本費，便匆匆告辭走了。

朱意成心中十分奇怪，他悄悄問倫文叙道：「文叙，你用了甚麼妙法，令我這工匠朋友如此慷慨相助？」

倫文叙微微一笑，亦悄聲道：「沒有甚麼，我祇對他說，旺記既可以『風水奇煞』對付朱記，他日必定以同樣手段對付與他競爭的同業，以便獨霸廣府土木工程生意。那位朋友一聽，明白脣亡齒寒的道理，他還會不加倍落力嗎！」

朱意成一聽，不由嘆道：「果然是脣亡齒寒！若給旺記柳家詭計得逞，廣府的生意人，便再無好日子過了。」

倫文叙一聽，亦感慨的道：「我倫文叙生於斯、長於斯，但教有一分辨法，亦決不容那等強權之輩，欺壓吾等南粵人也。」

倫文叙說罷，即毫不猶豫，取出那面劃了八個古怪符號的方鏡，走出門口，又騰身而上，把方鏡懸掛於店鋪屋簷之下，恰恰正對對面的「旺記土木鋪」屋簷上的「火獸」。

倫文叙躍下時，朱丹樂得拍手嬌笑道：「文叙哥！好功夫啊！這等一躍丈八，好玩極了！教我好嗎？」

倫文叙呵呵一笑道：「這等微末之技，有甚稀奇？丹妹妹若想學，當學萬人之敵吧！」

朱丹搖頭道：「不，萬人之敵朱丹不想學，我祇學這等跳躍功夫，日後好跟着文叙哥去行俠仗義，於世間廣施妙法，那便樂之極了！」

倫文叙一聽，心中又不由一動，暗道：眞有那麼一天，倒也有趣得很！祇是朱家祇有你一位千金寶貝，如何捨得你去江湖闖蕩歷險？你這念頭祇怕想也休想也……

倫文叙轉念間，朱意成已急道：「文叙，所做的已做了，眼下還需如何施爲？難道如此便有轉機了嗎？」

倫文叙微笑道：「放心，既已佈下相尅大法，對方所施『風水奇煞』，也就失去任何效力也！目下已近亥時，乃火盛之時，對面旺記必有所動，仔細瞧着了……」

倫文叙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對面旺記土木鋪屋簷所掛的「火獸」，果然射出一道如血如火的紅光，直衝朱記首飾鋪而來，勢兇力猛，凌厲之極！

朱意成、朱丹見了，不由發一聲驚呼：「咦？那可怕火煞又來啦！」

那如血如火紅光射至，剛觸及朱記首飾鋪屋簷上的「方鏡」，但卻聽乒乓一聲脆響，如血如火紅光立被「方鏡」聚住，再呼地反射而回，直向旺記土木鋪的「火獸」射去。

那「火獸」被反射而回的紅光擊中，渾身一震，似被激怒，又再射出一道更猛烈的紅光，直射「方鏡」，似欲把「方鏡」一擊而破！

「方鏡」卻堅硬如鋼，絕不畏懼，碰觸之下，又悉數把對面「火獸」射來的紅光反射而回。「火獸」被三番四次反射而回的紅光擊中，似更暴怒，祇見牠的口鼻之處，突然噴出二道紅光，滙到一處，竟化爲一團火球，直向「方鏡」呼嘯而來。「方鏡」的體積小於這團火球，因此雖把大半的火球擊退，但火球呼地散開，竟有小半化作無數火星，濺入朱記首飾鋪內！

朱丹在鋪中一見，不由失聲驚呼道：「文叙哥！你那方鏡抵擋不住呢！」

倫文叙神色亦一凜，喃喃的嘆道：「厲害！厲害！不料對方所伏下的火勢奇法，威力竟如斯威烈！吾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之法破解，『火煞』竟被激發更猛烈煞氣……若非吾依尋龍秘笈中的『以水尅火』妙法相輔，幾乎亦吃大虧也……」

倫文叙喃喃自語之際，朱意成、朱丹父女驚慌間，祇見那「煞氣火星」剛濺入朱記首飾鋪內，在四面環鋪裝嵌的水箱中，突然冒出一團團清灰的蒸氣，各自認準一個目標，萬縷清灰蒸氣，登時把萬點「煞氣火星」罩住，然後一陣嘯嘯作響，「煞氣火星」忽地消失不見，似被萬縷清灰蒸氣化解了。

* * *

倫文叙一見，這才暗地鬆了口氣，這是他初涉江湖兇險，亦是他初展「尋龍神功」的妙法，成功與否，他心中根本無數，幸而初戰告捷，深知「尋龍秘笈」果然是曠世奇學，倫文叙的信心也不由大增。

朱家父女卻驚奇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朱丹才失聲嬌呼道：「文叙哥啊……怎樣？那見鬼的煞氣被化去了嗎？」

倫文叙微笑道：「不錯，暫時可保平安無恙。」

朱丹一聽，先是一喜，隨又驚道：「雖然平安無恙，但這又如何？若生意不佳，財運不濟，爹爹也還不了閻王債，到頭來依然難逃破產之厄啊！」

倫文叙從容的一笑道：「煞氣既消，財運自然重回，不出三日，必有佳音傳來。」

朱意成、朱丹父女兩人，心中半信半疑，暗道：化解煞氣之法雖神妙，但財運非同小可，豈會短短三日便會應驗呢？

當晚朱意成父女返回家中，第二天朱意成依舊出去第十甫開鋪做生意。很快又過了二日時光，在這兩日中，雖然無驚無險，無災無劫，但生意也平淡無奇，計算下來，亦僅夠成本而已，如此下去，欲賺錢還債，那是痴心妄想了。

朱意成心中絕望，但他別無所長，首飾生意仍舊得做下去。因此第三天早上，朱意成依舊去開鋪營業。

這天自上午一直到下午時分，走進朱記首飾鋪光顧的人客，竟僅得三幾人，且大多是買些廉價的耳環等物，繩頭小利，不做也吧！

朱意成望一眼鋪外，但見夕陽斜照，七彩光華；他不禁喃喃的悲嘆道：「哎！朱某這間祖傳店鋪，祇怕也如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了……」

朱意成嘆聲未落，卻就在此時匆匆走進一位客人，向朱意成道：「請問老闆，對面旺記土木鋪爲甚關了門收了鋪呢？」

朱意成一聽，這才留意，對面的旺記土木鋪，果然已關門收鋪了，他不由微感驚奇道：「是啊！這位客官，按平日不該如此早收鋪的啊！客官似乎遠道而來，未知有甚要事？在下可否替你效勞呢？」

那客人一聽，似十分欣賞朱意成待人的熱誠，他向四面一瞧，見鋪中陳列的首飾製造得十分鮮艷，眼神便忽然亮了。他向朱意成道：「在下姓魏名承，來自佛山堡，此番入廣府城，欲拓展一筆大生意，卻恰好是老闆這首飾行業……請問老闆貴姓？」

朱意成一聽，不由亦甚感興趣，欣然道：「在下朱意成，在廣府經營首飾業已幾十年了，是家傳生意，並無大發展，倒教魏老闆見笑了！但未知魏老闆打算如何拓展呢？」

魏老闆道：「魏某打算在廣府開設一首飾工場，因此先欲選一工場作坊，素聞廣府旺記土木鋪辦事效率甚速，便先找他商量尋鋪裝修之事，不料碰上他早早關門收鋪，祇好改天再說了！但與朱老闆偶然邂逅，卻甚佩貴店待客熱誠，心忖定是上佳合作伙伴，因此魏某不嫌冒昧，打算先行與朱老闆商量，看彼此是否可以合作拓展。」

朱意成一聽，心中亦不由突突一跳，暗道：未知魏老闆的實力如何？若實力雄厚，果然是合作拓展、財運重回的天賜良機！朱意成心念急轉，便向魏老闆試探道：「那請教魏老闆，未知打算在廣府的首飾製造業上，投入多大資金呢？」

魏老闆興奮的道：「魏某與朱老闆結識，一見如故，乃魏某的福氣也！實不相瞞，魏家在佛山堡亦有生意，此番來廣府拓展，資金方面絕不成問題，三五千兩銀亦不足爲慮也！祇要穩健，魏某返佛山堡向家父滙報一聲，所需資金三日內便可籌備啦！」

朱意成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我欠興隆錢莊不過是一千兩銀，假如與魏老闆合作，那一千兩銀債務，豈非可以週轉得通嗎？朱意成心念急轉，便滿腔熱心了，他向魏老闆道：「魏老闆之意甚佳，但未知彼此之間如何合作呢？我朱意成坦白待人，不瞞魏老闆，現下我正缺現銀週轉，因此若合資要拿現銀的話，朱某人便沒此能力了，請魏老闆見諒。」

魏老闆一聽，卻欣喜道：「好啊！朱老闆果然是忠厚之人也，自古談生意合作，那有自暴其短之理？總是百般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實力雄厚，以便嚇唬對方。但朱老闆卻以誠相對，可知必乃上佳合作人選也！實不相瞞，我魏家現銀不缺，缺的祇是一間位置合適的店鋪門面而已，朱老闆這間首飾鋪，地點位置皆上乘之選，因此合作之事，由朱老闆以鋪代資，魏家則拿出白銀二千兩，交由朱老闆全權調度，如此豈非兩全其美嗎？」

朱意成一聽，亦大喜道：「如此甚佳，祇是朱某佔魏老闆的光了！這樣吧，我也不想佔你魏家便宜，這間鋪作資本，祇須二千兩銀，魏家既亦付出二千兩銀，那日後盈利及股權，均各佔五成，魏老闆以爲怎樣？」

魏老闆一聽，毫不猶豫，便一口答應了。當下兩人又即席商定，朱、魏兩家合作製造首飾，包括頸鍊、耳環、耳珠、手鈪等等；又爲迎合大衆需求，特別製造一種「以黃銅代金」的耳環首飾，外表華麗，但比眞金便宜多了，如此數量必定甚爲龐大，薄利多銷，合計下來，利潤也相當可觀。

魏老闆見朱意成果然精於首飾行業，一下便想出如此上佳的主意，不由大喜道：「好極！這仿金耳環，倒要起個響亮的名字，未知朱老闆又有甚主意？」

朱意成微一沉吟，便道：「此仿金耳環，乃朱、魏兩家合製，那便叫『朱魏承』吧！意即由朱、魏兩家承造獨創也。」

魏老闆欣喜道：「朱魏承，好，這名字甚佳，必定成爲朱、魏兩家合作的招牌貨也。」

當日朱、魏兩家商議合作，很快便確定下來。後來，「朱魏承」的仿金耳環行銷海內海外，供不應求，果然一炮而紅，祇是後來因「魏」字與「僞」同音，有辱名聲，乾脆便把此仿金耳環稱爲「朱意成」了。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了。

第二天，魏老闆便從佛山趕回來，他隨身果然携備二千兩銀票，朱意成有了這筆資金週轉，他的處境便從容多了。

與魏老闆在合作創辦「朱魏承首飾製造」契約上簽字，彼此確認的當天晚上，當倫文叙依約前來朱家時，朱意成、朱丹父女兩人，把倫文叙當喜神似的迎進屋內。

朱丹俏臉泛紅，目灼灼的盯着倫文叙，卻含笑不語，不知女孩子家此時正想着甚麼。

朱意成卻二話沒話，先就向倫

文叙深深一揖道：「倫公子大恩大德，令朱家財運重回，免卻祖業被謀奪之厄，且大有拓展生意前景，美妙之極！朱某重出生天，皆倫公子之大恩也。」

倫文叙微笑道：「朱大叔，莫非在這三日內，生意果然有起色嗎？」

朱意成嘆道：「文叙，實不相瞞，因你之德，生意何止有起色？所遇奇跡，簡直可令朱家首飾生意脫胎換骨、起死回生也……文叙啊，就在前天三日將屆時，更幸遇上佛山堡的一位大財東魏老闆，彼此達成合作製造首飾大生意，魏家不但允朱家以鋪代資，且答應先行墊資一千両，讓我先還了那筆閻王債……文叙你說，我朱家是否叨你的大恩大德，於水深火熱之際，重出生天呢！」

倫文叙尚未及有所表示，朱丹已俏臉紅紅的，雙手斟了一杯她炮製的香茶，含羞帶笑的捧到倫文叙面前，輕聲的道：「文叙哥，你連日辛苦了，先喝一杯朱丹炮製的香茶吧！」

倫文叙一聽，他知道朱丹口中雖沒言謝，但內心的感激，已化作對他無微不至的體貼關懷了。倫文叙目注朱丹一眼，又再印證一下朱意成的氣色，他不由微嘆口氣。

朱意成一見，不由吃了一驚，忙道：「文叙，莫非朱某父女言中有得罪之處嗎？抑或嫌朱某無以爲報？你放心，文叙，你和你娘日後的生活花銷，概由朱家負責！丹兒這刁蠻女，還纏着朱某，要把你娘親接來朱家居住，等她好好服侍她老人家呢。」

朱意成意態眞誠，滔滔不絕，訴說感激之情，顯然，朱家父女心中對倫文叙因感激而生情，已把他視作自家人了。

倫文叙一聽，心中不由更覺不安，暗道：你朱家不知遇上甚麼惡運，受煞而去的財運，雖然重回，可惜煞氣雖去，災劫卻又立刻便將降臨了！且此劫非同小可，朱家中人，恐怕有生命之危呢！但在朱家父女與高采烈之際，倫文叙又委實不忍破壞這等溫馨氣氛，而且他就算說出來，這等玄幻之事，朱家父女也決不會相信。

倫文叙心中思忖，無奈强作歡容道：「朱大叔切勿多心，朱家待我倫文叙恩重如山，區區小技，決難報一二也！況且……」倫文叙忽然一頓，欲言又止。

朱意成一見，忙道：「文叙，況且甚麼呢？你我已親如叔侄，有甚話不可坦告也？」

倫文叙心中有點煩亂，無奈祇好略示端倪道：「朱大叔，實不相瞞，文叙與你相處這段時日，已可斷定，你朱家在十年八年內，除財運受煞氣所侵，尚有本命所潛伏的劫難，本命災劫未消，則前途仍坎坷不平，甚或有折損之災，因此務必小心謹愼，注意防範。」

朱意成一聽，他正意氣風發，準備大展生意拳脚之際，果然對倫文叙預告之言不以爲然了。但他爲人忠厚，也不想令倫文叙難堪，便向倫文叙含笑道：「文叙，你爲朱家着想之心，朱某感激不盡。但如今困境已有大轉機，有那筆資金週轉，朱家的祖傳產業必可保住啦！明日一早，我便上興隆錢莊，還了那閻王債，從此振作精神，拓展生意，朱家前景光明極了！文叙，便依丹兒之意，把倫大嫂接來舍下居住好嗎？」

倫文叙一聽，心中不由又感激又難過，暗道：朱家固然是一片熱誠之心，但可惜自顧不暇，劫難將降，生死未卜，又何來餘力照應別人呢？但又不忍堅拒朱意成父女的好意，祇好淡淡一笑道：「朱大叔、丹妹妹，你們一番好意，文叙很感激。但文叙叔嬸新逝，娘親必定堅要守孝半年，給叔嬸上香祭祀，因此娘親的居停事，日後再說罷了。」

朱意成一聽，也不敢相强，因爲上香祭祀，以表對先人的孝敬，乃世人的大禮儀，朱意成性本忠厚，他如何敢阻止？況且他亦正急於準備明日與豐隆錢莊打交道，因此也無暇理會其他事了。「朱記首飾鋪」是朱家的命根，祇要能保住這條命根，朱意成便死也不怕，他又怎會在此關鍵時刻放棄呢？

倫文叙在朱家逗留了一會，便告辭返家。朱丹要送他出去，也被他婉拒了，他對朱丹說：「丹妹妹，外面風急夜靜，一切宜小心在意，切勿太過興奮，放鬆警惕。」

朱丹格格一笑道：「放心吧，文叙哥，廣府到底有朝廷律例，不容歹徒胡作非爲……夜深了，文叙哥也要小心留意呢！」朱丹對倫文叙體貼關懷之心，溢於言表。

倫文叙不由也欣然一笑道：「放心，丹妹妹，在我倫文叙面前，決沒有走不通的路也。」

倫文叙說罷，就告辭走了。他走到街上，並沒有向回家的方向走，而是身形一晃，施展「天機三式」中的「妙演天機」一式，身化幻變流星，向廣府東面的淨慧寺掠去，身法之妙，猶如天空流星。

* * *

就在倫文叙向淨慧寺掠去之時，在「朱記首飾鋪」對面的「旺記土木鋪」內，不遠千里，從湖廣南下廣府的柳師爺，赫然以主人的身份，高坐於首席，而旺記的余老闆，卻向柳師爺點頭哈腰，搶着向

他獻媚。

柳師爺帶來的張三炳、李二甲等八名高手，則在柳師爺四週護衛，其氣勢便有如欽差大臣，出巡各地府縣；又似帮主、盟主、巡察各地的分舵。

柳師爺不待余老闆說完報喜奉承的話，他的二撇鬍子忽地一翹，沉聲道：「莫說了！余四少，你知道你在報喜不報憂嗎？」

「余四少」是余老闆的「乳名」，也祇有他的主人才敢直呼此名，柳師爺的身份，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余老闆一聽，不由渾身一震，忙道：「柳三爺，余四少奉柳大爺之命，在此負責照應，並無隱瞞之事，怎敢報喜不報憂呢……請柳三爺明察。」

柳師爺嘿嘿一笑道：「嘿，余四少，不錯你的確盡忠職守，旺記土木舖的生意發展也很不錯，但你知道柳家在廣府開設旺記，志不在賺錢，區區蠅頭小利，豈在柳家眼內？柳家的目的你知道嗎？」

余老闆惶恐的道：「在下知道，乃設法弄垮對面朱記首飾舖的生意也……但在廣府，到底不便明來，因此祇可暗中進行，望柳三爺明察。」

柳師爺冷哼一聲道：「柳某自然知道，憑你余四少之能，根本動搖不了朱家分毫……唯一稍有功勞的，是暗中通過與隆錢莊出面，貸給朱家一筆債款！但你可知？目下朱家已有能人相助，把旺記向朱記首飾舖施煞妙法識破了？不但識破，更以『八卦鏡』反煞大法，成功剋制住施於彼身的煞氣，更被其反擊而回，旺記的作用已完全失去，也就再無存在下去的價值啦……哼！」

余老闆一聽，嚇得冷汗直冒，因為他深知自己的價值，與旺記不可分割，旺記土木舖的價值失去，他為柳家效力的機會也就從此斷絕了！為了自己的利益，余老闆不得不拚命為對付朱家的事辯護。余老闆伸手抹了把冷汗道：「柳三爺明察，在下並非玄門中人，因此委實不知煞氣被反擊之事，但朱家已欠下與隆錢莊上千兩鉅債，祇要在三日內朱家不能清還債務，朱記首飾舖作為借貸抵押品，也便即成為柳家的囊中物啦！但在下委實不明白，為甚柳家非要佔取朱家的首飾舖不可呢？」

柳師爺一聽，臉色一沉道：「柳家的用意你不必問，也不應知道，你可知疑惑會招引殺身之禍？」

余老闆心中一寒，因為他自然知道柳家手段的狠辣絕倫！他忙道：「是，是，在下知道……反正三日內柳家必定可以佔取朱家的首飾舖了，請柳二爺放心好了。」

柳師爺兩撇鬍一翹，欲笑不笑的沉聲道：「哼，祇怕未必！吾已細察，朱家近日財運似大有起色呢！說不定他已有清還千兩鉅債的能力矣！因此必須作好兩手準備！」

柳師爺一頓，隨即厲聲道：「余老闆！你即速去與隆錢莊，傳吾令旨，着其但遇朱家前來還債贖舖，必須設法拖住或軟或詐，總之絕對不可讓朱家如願……你去吧！」

余老闆一聽，知自己尚有為柳家效力的機會，連忙答應一聲，鬼趕似的急步出去辦事去了。余老闆雖然是廣府人，但他已把身家生命押在湖廣柳家身上，他豈敢怠慢！

余老闆一走，柳師爺即對帶來的八名高手道：「張三炳！你熟悉姓倫那小子的居家地址，速帶兩名弟兄，前去熟悉地形，待吾令下，便把姓倫那小子了斷！」

張三炳立刻帶着兩名高手出去了。

柳師爺目光轉向李二甲，沉聲道：「李二甲，你帶四名弟兄，速到朱家附近埋伏，接到動手訊息，便不惜一切代價，把朱家小姐擄走！此乃迫朱意成就範的最佳寶貝，非萬不得已，絕對不可損傷她分毫……去吧！」

李二甲一聲遵命，即帶領四名高手，疾奔而出。旺記土木舖內，此時便祇剩下柳師爺和兩名隨從。這兩名隨從可是高手中的高手，因為他兩人是唐三笑的嫡傳弟子，已盡得唐三笑的眞傳，因此柳師爺此番南下廣東，雖然祇帶了八名隨從，但按其實力，足抵一支小軍隊了。由此可見，湖廣柳家對朱記首飾舖，簡直是破釜沉舟，非得到不可了。

第二天一早，湖廣柳家在廣州以當地人名義開辦的「與隆錢莊」，剛一開舖，打開門面，便有一位中年男子，與衝衝的奔了進來，向錢莊的夥計道：「李掌櫃在嗎？在下朱意成，有要事找他商量呢！」

與隆錢莊的夥計，一聽「朱意成」三字，臉色便陡地一變，就如朱意成是瘟神臨世，生者勿近，連忙退開，口中連聲道：「啊……原來是朱老闆……李掌櫃剛好外出，他有話留下，若有要緊事，通知他一聲，他或會趕回來的……朱老闆有要緊事嗎？」

朱意成忙道：「朱某找李掌櫃，果然有要緊事……因朱某欠下與隆錢莊的債項，今天便到期了，我趕着前來清償，並贖回敝舖的契約呢……勞煩快通傳李掌櫃一聲！」朱意成意態急切，看來他是贖不回首飾舖，決不罷休的了。

那夥計一聽，眼珠一轉，便道：「那請朱老闆入後堂坐一坐，我即派人去通傳李掌櫃好嗎？」

朱意成無奈，祇好隨那夥計入後堂去了。

那夥計把朱意成領進後堂，向裏面招呼一聲：「朱老闆到，快獻上香茶招待……」便退出外面去了。

不一會，便有一名管賬模樣的先生出來，慇懃招呼朱意成，更親手替他斟上一杯香茶。

朱意成心中焦躁，頓感口渴，當下也不客氣，捧起香茶，便一口氣喝乾了。

朱意成喝茶時，那管賬先生意味深長的笑了笑。朱意成心道：反正我已有還債的一千兩銀票，必定可以贖回首飾舖了，擔心甚麼？因此也就沒去留意管賬先生的神色有異。

不料朱意成喝下香茶不久，頓覺神思困倦，眼皮如山重，無論如何也睜不開，心中一陣迷糊，竟便沉沉睡去了。

這一睡也不知過了多久，朱意成耳邊忽地傳來一聲呼喚：「朱老闆……敝店收舖了，明天再來好嗎？」朱意成睜眼一瞧，但見四週已一片漆黑，果然已是晚上了。

朱意成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贖舖期已過，他就算有多少銀兩還債，祇要對方拒絕，他也無法如願了！他不由大叫一聲道：「慘也！朱某這一覺怎的便睡了一整天？老天爺！這一睡便把贖舖期錯過了！朱家祖傳產業，到底毀在我手上了……」

「呵呵……朱老闆別來無恙？怎的如此困倦？把大事誤了？」

就在朱意成跺足長嘆之際，後堂中忽然一亮，燈光下走出一位二撇鬍男子，甚有氣度，卻與朱意成素未謀面。

朱意成又驚又奇，忙道：「閣下是誰？怎的不見李掌櫃呢？天啊！怎的如此奇怪，朱某喝了那杯茶，便睡了一整天也。」

二撇鬍男子又呵呵笑道：「朱老闆稍安毋躁，你自己太困倦罷了，關本舖甚事？而且你全身好好的，連一根汗毛也沒缺，疑惑甚麼？」

朱意成一聽，不由探手入懷，那千兩銀票果然仍好好的收藏着，渾身上下也沒缺少任何東西。他不由呆了呆，心中一陣迷惑，他也不知是甚麼原因，竟一睡便把一整天要命光陰睡去了！到此地步，朱意成深知自己的處境已很不利，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了，他無奈咬一咬牙，暗道那怕再多付一倍重利息，也祇好答應了。

朱意成思忖之際，那二撇鬍男子卻又呵呵笑道：「朱老闆不必驚慌，萬事有商量嘛……實不相瞞，在下姓柳，代表與隆錢莊的主人辦事，可以全權處置，朱老闆有甚難言之處，盡管直言。」

朱意成此時已惶急不已，一聽之下，以為救星降臨，便連忙道：「朱某因一時困倦，錯過了還債期，但望柳大爺諒有，開恩辦理，容朱某贖回抵押的舖約好嗎？拜托，拜托柳大爺了！」

二撇鬍男子便是不遠千里，從湖廣南下廣州的柳大爺。祇見柳大爺打個哈哈道：「柳某久聞朱老闆之名，在廣府經營首飾生意已數十年，因此這事便好商量了……祇要朱老闆願意，祇消一句話，一切立刻便可迎刃而解了！好嗎？」

朱意成又驚又奇，但此刻生殺權操在對方手上，祇好道：「柳大爺之意，該如何妥善解決呢？就算要朱某多出一倍利息，朱某也祇好認了。」

不料柳師爺卻不以為然的笑道：「朱老闆此言差矣！柳某大膽問一句，朱老闆經營首飾舖，數十年來是否欠缺大發展？生意也平淡得很，甚至少不了虧損挫折，因此首飾舖對朱老闆來說，雖棄之可惜，但食之無味，倒不如來個壯士斷臂，另謀發展，不是上佳抉擇嗎？」

朱意成大驚道：「首飾舖是朱家祖傳產業，朱家賴以生活，怎能放棄？」

柳師爺呵呵笑道：「朱老闆放心，柳某一切均替你思慮妥當了！你那首飾舖既然生意欠佳，何不另覓新舖？柳某並不因你過期收你重息，相反除去一千兩債務了結外，再額外補償你一千兩銀，憑這筆鉅款，你大可另覓最佳舖址，再做首飾生意嘛！如此不但一切妥善解決，彼此也免傷和氣啦！」

柳師爺所開的條件，對任何生意人來說，均不失為一個甚寬厚的條件。因為不但債務立消，且可平添一筆鉅額資金週轉，這是任何生意人也不會拒絕的了。

不料朱意成一聽，卻連眉毛也沒跳一跳，立刻便斷然拒絕道：「不行啊！柳大爺務請鑑諒，因那是先父傳下的產業，先父有遺言，道那怕窮到去行乞，也決不可把舖轉讓！試問朱某身為人子，又怎可違背先父的遺訓呢？但求柳大爺成全，容朱某多付利息，把首飾舖贖回也罷！」

柳師爺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你的先父，豈非先皇帝朱允炆的嫡子？他既然如此看重首飾舖，至死亦不肯絲毫放棄，顯然此舖必定隱藏朱家的驚世絕秘！若非舖中埋藏了那份「朱氏皇族族譜」，

便殺了我柳某人也決不相信呢……不過既然如此，朱意成身爲朱家的後人，亦決不肯甘願轉讓的了。

柳師爺心念電轉，忽然便微微一笑道：「朱老闆，你既然不肯轉讓，柳某也不便相強，但你違約在先，是否可以贖回舖約，連柳某亦不敢作主了！祇好向老主人回報，看他老人家如何處置吧！」

朱意成驚急道：「貴店老主人是誰？他現在何處？他老人家何時方可決定？拖下去很可怕呢，務請柳大爺從速定奪啊！」

柳師爺至此，口氣一沉道：「朱老闆，理虧在你，可莫怪債權人拖延也！但柳某體諒你的一片苦心，當盡快替你轉達，七日後，你且在家中等候，柳某登門拜訪，再轉告老主人的最後決斷吧！」

朱意成心中驚急萬分，但的確是自己錯過了期限，理虧在先，他還有甚話可說？無奈祇好向柳師爺說好話道：「柳大爺，拜托，拜托，若能解此厄困，朱某感激萬分呢！」

朱意成走出興隆錢莊，他抬眼望去，但見四周恰如他的心境，一片漆黑，已經是晚上八點時分了。

朱意成在濃重的夜色中，深一腳淺一腳跌跌撞撞的向家中走去，他的腦中忽地想起一句話來：「……你朱家在十年八年內，除財運受煞氣所侵，尚有本命所潛伏的劫難，本命災劫未消，則前途仍坎坷不平，甚或有折損之災……務必小心謹慎……」

這分明是倫文敘告辭時的殷殷囑言！朱意成不由哀嘆一聲道：「文敘啊文敘……你果然料事如神，一切均被你窺透了！可惜朱某運乖命滯，橫禍天降，避無可避，又如何小心？如何防範呢……哎，萬一家傳產業有失，朱意成便是朱家的千古罪人矣！天啊，這教朱某如何是好呢？」朱意成心中惶急，又哀又悲，緩緩走進黑暗的街中去了。

如何是好？這大概祇有身負「尋龍秘笈」的倫文敘才能回答，而且是「風水狀元倫文敘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

（全文完）

武林奇聞軼事

殺手門

金　戈・文
可　飛・圖

鏢局爭財產　江湖惹是非

這裡比地獄還黑，還可怖……四處傳來風聲，風聲中傳來幾聲鬼叫，有鐵鍊曳地聲，偶然，也會傳來個幾聲乾嚎……

這兒不是人住的地方，奇怪的是，有人坐在那裡。那是一個身材高大，衣着不算寒傖的人。由於黑暗，看不清此人的年紀，而又不知他爲了什麼，雙目爲一條黑帶綁住，嗯！看來這是個既恐怖，又夾雜詭異的所在。

「是誰介紹你來的？」空洞中有着空洞的詢問聲。

「勾魂使者。」那個雙目蒙着的人回答道。

「明白了你將遭遇什麼事？」

「我明白！」

「永不洩漏？」

「爲我自己，永不洩漏！」

「所有資料已帶全？」

「已放在前面的玉匣中。」

「很好，會代你辦到。」

「多謝。」

「請便。」

風聲越來越大，鐵鍊曳地聲越來越清晰，有乾嚎、有鬼哭，有……突然，有敲門聲，鬼笑了，不嚎了。一會兒又是慘叫聲響起，從叫聲辨來，是那個被蒙雙目的人在叫，莫非是犯了什麼忌諱而不知，抑或人鬼之間有某種口徑不對，惹來了羣鬼之欺凌、毆辱？

這樣的打，拖來翻去，羣鬨亂嚷的打，人是會被打死的啊！何況，這兒既可怖又令人莫名其妙，人根本不宜在此地停留，不被打死也被嚇死了。

慘叫聲高一下，低一下，終於靜止了，祇剩下了風聲……最後什麼聲也沒有了！那個人死了吧？唉！到底是爲了什麼？

一輛大車，幾個穿白戴孝的人，幾匹瘦馬，隱隱有哭聲，有乾嚎聲，分明這是報喪的行列。

而這一輛大車上，可能有靈柩……這是不幸事，是凶耗，所以，有人看見，個個都駐足，並非看喪家爲誰，而是表示他們的悲哀。

這裡已將近長沙。在靈車上，坐了一個年才卅五六，披麻戴孝的婦人，還有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也是重孝在身，就因爲重孝在身，因此，他顯得萬分的冷漠，除了眼睛注視靈柩之外，他根本不理會其他的人！他已陷入了沉痛的深淵，即使有人勸，節哀啊，順變啊……他既不回答，也不抬頭，祇是呆呆的注視着靈柩正面寫的字：「高公諱祥義之靈」。

前面已傳來了馬蹄聲，這就阻住了這一行人。來的是四騎灰馬，一見這行人，他們紛紛下馬，一個紅面大漢，想必是此行之首，走向

前來，道：「高二娘，大爺正有客人到，所以，派了……」

「什麼？大哥到了這個時候，還顧住他的生意？祥義，祥義啊！你啊，生前代老大爭了不少吧！爲了老大，奔東走西，而今，你死了，結果可好，死了簡直是白死啊！老大祇是爲了生意，祇顧招待客人，而不理你啊！常言道鬼無小鬼，死者爲大，他不來，還不能叫姓高的來接靈，祥義，你死得寃啊……我……」這個高祥義的未亡人忽然將個頭往靈柩角上撞去。

說也是奇怪，人死了，是該有個好接好打發，長沙威武鏢局，可算是一等一的大鏢局子，別說其他，單單趟子手，騾馬手也有卅餘人，由此可見，其生意做得有多大。總鏢頭高祥慶夠面子，也夠手段，他對人厚道，他馭下有恩，就因爲如此，他手下有不少有功夫的鏢頭爲他服務，爲他東奔西跑。

可能顧此而失彼，高老大對什麼事全有個分寸，可惜對家人——自己唯一同胞手足，却有些疏忽，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搞的，記得在前年的年底，老二高祥義和他拍桌子，翻薄子，打算盤子的鬧了個天翻地覆，老二說什麼也得分清楚，分那十萬兩銀子。

如果眞的有賬記着，誰也該說，老二的要求不爲過，因爲威武鏢局也不在乎那十萬兩銀子，就算憑他老二一人，東奔西跑，也不止賺了十萬兩，算這帳也不算太過份，可是，誠如俗語所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別看老大賺得不少，可他花費的也不少，打通關係，送往迎來，遇到老朋友，其實是黑白兩道上的好朋友，開口伸手的，怎能不敷衍？

筆筆都是帳，可又說不上來，記不上帳薄子。

這就讓老二抓住了「理」，什麼？咱們在刀頭上拚死拚活，讓你老大哥擺闊充好人，到頭來又說什麼上不了薄子，誰又能相信你這個上不了帳的數？這一吵，吵得老大幾天沒吃飯。

又有人說，爲了這件事，老二全家找老大暗中又交了幾次手，當然，讓老大給打回去了。

然後，一支鏢，將個老二一打發，就打發到了關外，老二對外揚了言，老大有意要他死，非但如此，他更對自己的妻子玉女針洪采珍囑咐了後事。

洪采珍也眞聽出了丈夫的話，立即搬出威武鏢局，住到了娘家，還帶了孩子——那個年約十九歲的高振翔。

當高祥義的死訊傳到了九嶺山中的金星坪時，洪采珍幾乎昏死了過去，回不過氣來，差一點兒跟了丈夫一塊兒往鬼門關。又尚幸幾個同事的鏢頭，將老二之靈柩運了回來。

今天，他們是來大鬧威武鏢局的，你老大還是祇顧了生意而不理兄弟的，試問，這不是你老大授人於柄？

正在洪采珍大叫大鬧，自拉自唱之時，一個年約四十開外的高大漢子趕來了！他就是高祥慶，祇見他淚流滿面，他拜倒在靈柩前。可惜，他實在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弟婦，祇是對住姪兒，拖住了振翔的手！

「翔侄，你父之死，其中……唉！叫我怎樣說啊！」

「本來就無話可說。」冷言冷語，可將高祥慶噎住了，再看看孩子的臉色，比說話更冷峻可怖，這是家教啊！高祥慶不禁嘆了一口氣，該怎麼辦呢？他左右爲了難。

「死了死了，大伯，看來是一死百了啊！我那個該死而不能不死的丈夫是夠你頭疼了，現在，也該說，你放下了心頭大石了，此後，我們……生死存亡……」

「二弟妹，妳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老二生前，我已不止一次對他說過，咱們一筆寫不出兩個『高』字來，先父創下這一點點基業不容易，唉！現在，二弟妹，祇要有我一碗，就有妳們半碗。」

「我怕你是魚翅海參，而我的半碗是青菜豆腐。」

說來道去，還是爭、爭、爭、爭好的，爭美的，高祥慶不禁滿目酸淚的嘀咕着：「二弟，不是我大哥逼死你，實在，是她……逼死你啊！」

爲了不使自家人嘈吵，更不使爲外人所笑，高老大將洪采珍及振翔侄兒迎入高氏大宅之中，半夜，他擺了三席，將自己妻子阮秀秀，兒子高振宇（才十二歲，老大成婚得遲）及局中有頭有面的鏢頭請齊。

當然更得請老二娘家來的三個鏢頭，朱扑刀、仇三來、凌深赴席，在席中，老大捧杯在手，莊重宣佈：「振翔將爲第三代的繼承人，不過，他自己得親手調教他，要他明白更多的事。」然後，將杯中酒酹在地上，以此表示：皇天后土，實鑑斯言之意。

誰也該明白，這是老大的一番苦心，他希望弟妹明白，高祥慶絕無自私自利之心。

洪采珍又如何，她在笑，却誰也想不出她笑的含意是什麼。

當夜，該說是深夜了，他請來了朱扑刀、仇三來、凌深三人，他必須弄清楚，兄弟死在誰的手中？他不能坐視其弟之死而毫不動心。

三人的口供一樣，既是死在怪物的爪下，又如死在重兵刃之下，因之，臉部被損，遍體鱗傷。

高祥慶難明所以，不錯，關外有不少怪物，由於多處原始森林，難免會有人力難敵的怪物，可是，他走的該是官驛大道，那會撞見這種的東西？如果是人，又不對頭，四個鏢頭，除了高祥慶還有他們三個，更有趟子手、車伕等，什麼人也沒死，祇死他一個？

對外，人們全說老大逼老二出關外，其實，老大有苦自己知，他幾時叫老二出過關的？不錯，這一次鏢是紅鏢，是暗鏢，可是不值幾個錢，最主要是別有關連而已。

這一次是老二搶先要走，更且說，是他多些了解老大的一個好機會，祥慶一想也不錯，不想，鬧出個如此不幸的事來。老二至不濟，再不好，他也是自己的同胞兄弟，他能不難過？最令老大難過的是：如果老二見了那些樸實的朋友，就會眞正有所明白了，可惜他死了！

老大一個晚上沒睡好，妻子阮秀秀眞怕他精力不繼，而且，她早已打算出門一次，本來，老二之死，她多少有些責任，但是，目前這樣個情形，一筆大鏢，必須在三天內起程赴京，已夠祥慶煩惱啦，再加重他的困煩，唉！

莫名其妙，阮秀秀突的打了個寒戰。天氣！不算冷，何況，練功之人，雖不至酷熱嚴寒皆不覺，至少，不會在如此天時，穿着衣衫之情形下發冷的啊！是不祥之預兆？阮秀秀抬頭望天，我們可不曾做過傷天害理之事的啊！「眞有災難降臨，」阮秀秀目含清淚的自語道：「讓我一人承擔了吧，別累了老大！」

十二歲的孩子高振宇也睡不着，那簡直是荒唐之極的事，一個孩子，又在練功期內，吃了睡，睡了吃也嫌不夠的，那會睡不着？眞該好好的管教管教。

「娘！妳可看出來，大哥的眼神挺古怪。」

別看是孩子，他單刀直入地提出了令人心凜的問題來，不錯，她是看見了振翔的眼神，冷而透着幾分邪門，還有二弟妹的笑，眞是不提起倒也罷，提起了，令人有所悚然。

阮秀秀是個十分冷靜的人，何況，她與西路義軍有着某種默契，不能在這個重要關頭出了事，萬一威武鏢局中出了事，那麼勢必會引起極大的冤獄來，她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想有個人與她共同商量，目前，她祇有找丈夫去。

再也不理丈夫在想什麼，她必須將自己所想的有個交代，因此，她推門直入，祥慶正端坐着，因爲，這是一張太師椅，所以，祥慶坐得挺舒服，手中還拿着一張紙，嗯！他在研究着什麼？

「祥慶，我突有所驚，我……」

高祥慶紋絲不動。

這可說是個猝然而來的無聲霹靂，阮秀秀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高祥慶死了，而手中所執的是一張黃紙，紙上畫着幅詭異可怖的畫，不，是符咒，是道士畫的蛇不像蛇，蚯蚓不如蚯蚓的綫。

再看看祥慶，他臉色從容，一隻手放在桌面上，桌面上淸淸楚楚有三個字：死令符。一個符字顯得手力已散，阮秀秀轟的一震，高祥慶幾時與這個詭秘陰狠的殺手門結下了樑子？

誰也不知道殺手門中的主持者是誰，更沒有人可以說出殺人門的巢穴所在，還有，殺手們如何聯系，如何收費……等等，等等。

但是，江湖上，的確有個殺手門存在，而被殺的，有巨富豪商，也有武林宗師大匠，不過，奇怪的是，殺人者永不爲人所發現，當然，殺手是詭秘的，他們也並不濫殺。

＊　＊　＊

就因爲這個道理，高祥慶之死，引起了阮秀秀的極大震動，死令符那會在此地出現？

高祥慶之死，轟動了整個武林道。

「死令符」也讓江湖人，掀起了一個大風浪。

任何人不會相信，「死令符」敢向鏢行中的巨擘下手，當然，沒有人會因此而小看了高家，因爲，高祥慶並不是失踪，更不是交手失敗，他是被毒死。毒藥，是不少武林人士引以爲誡的可怖東西，死於毒藥，說明了對手不敢當面的出手，祇能出於暗算。

但是，中了什麼暗算？沒有人知道。

高祥慶入殮之後，高振翔立即不請自來，一個十九歲的少年，自承成小總鏢頭，阮秀秀不能爭，高振宇更加沒資格坐上去，因爲，洪采珍講得响亮而有理，大家全聽過的，高祥慶生前曾說過，威武鏢局第三代承繼人是她的兒子，當然，她想不到這樣快，看來，老天爺是有眼光的。

你們會說，洪采珍與殺手門有關連？請拿證據來，試問，誰又肯在連接的喪事下，再敢多事，掀起不應掀的風浪來？如果誰想多事而又拿不出證據的話，那後果又如何？人人知道，殺手門不是輕易碰得的，更有可能，你碰上了殺手，你還根本不知道呢！

兄弟爭產之事，這是不爭的事實，老二不服老大，老大管得老二太緊，唉！清官尚且難斷家務事，你我又怎能作得了主的？

洪采珍說得好，本來，半碗是你，半碗是我，就怕你是半碗魚翅海參，而我這半碗是青菜豆腐，哈，現在呢，倒過來了，有權嘛，就該自由，佔便宜，您說是不是？大嫂……

哭了？哈，我們已哭過了，是該輪到妳們哭了，以後，以後是我一房說話，當然，我家振翔不會像大伯那麼傻，說什麼繼承權的，反正，我當家，我作主，哼！姓高的一家，由我一房又一代的承繼下去！

講打，我奉陪，要吵，現在該是由我來收買伙計了，吃了我的飯，該代我說話，豈不聞「桀犬吠堯」……哼哼，總而言之一句話，大嫂，有志氣就像我，回娘家！啊，想起來了，妳是連個娘家也沒有的，那該怎麼辦？吃飯，當然不能不給妳吃，再說，一筆也寫不出兩個「高」字來，不過，大嫂啊，常言道得好，寧借一斗，不養一口，如果，把妳當作老媽子，把侄兒當作小馬僮，那太委屈了妳倆，再說，對我面上也不大好看，思之再三，眼不見為淨，兩個山疊在一起——「出」，搬出去。

我是不論妳們搬到那裡去，總之，離開威武鏢局就成，至於妳倆的生活用度嘛，每個月來領五兩銀子，能吃點魚翅海參當然好，祇能吃白菜豆腐，也不能怪我，如此說明，該懂了吧！請吧！

慢，這些綾羅綢緞，頭面首飾，對不起，這是高家的，還得放在高家，說實話，大嫂，妳也老大不小了，還想尋一頭人家嫁了？倒貼郎，不像話吧！沒這些東西，是對妳好，免得妳不忍孤幃，也可說，我也對得起高家，明白不？

人，就是那麼可怕，難怪有心人要說，進化是好事，可誰也不該看不到，進化也有它的可怖，可咒詛的一面……譬如，人由猿進化到人，好事，人開始分高低，也開始有了妬忌的，這就是壞事了。

人能說話了，更好事，可是，聽聽咱們二少奶的話，是人話嗎？辨辨味道，有那一句有人味了？好話是眞的讓她說盡了，為了滿足自己，為了打擊親人，她說的全是好聽的話，做的簡直是喪盡天良的事。

阮秀秀又該如何？連哭也不會哭了，為什麼？還不是給她氣的，氣得糊塗了。

事實上，阮秀秀也根本不想與二少奶住在一起，自從丈夫莫名其妙的讓殺手門毒殺之後，她第一件事是通知了總管，並且，把一份極重要的名册運了出去。

當洪采珍對她大肆發威時，她早已定了心，至於吃苦、挨窮，她根本沒有放在心上，總還有幾個舊伙計啊！還有幾個老同行，雖然，他們不能來干涉高家事，不配與洪采珍拍桌拍櫈相罵，不過，當阮秀秀母子搬出了威武鏢局後，為防受洪氏於口實，男的不來，家眷依然可往來，所以，今天萬家大奶奶來，明天侯家七少奶來，倒也不顯得寒傖、落魄……

這一天，一些同行們接到了請帖，是高振翔署名，恭請長沙所有大小鏢局的總鏢頭，到湘江飯店赴宴，雖說江湖上人，盛行着會無好會，宴無好宴，不過，人家有禮而來，不該不留情面吧！到了時候，湘江飯店可熱鬧得幾乎翻了天。

雖然是十九歲的孩子，他可是臉不紅、氣不喘，執盃在手，對衆鏢頭打了個羅圈揖：「各位前輩，叔伯長老，恕振翔年幼識淺……本來，不敢虛邀各位，祇是人言嘖嘖，今晚輩有所慮，各位前輩，如果看見小可不順眼，打也打得，罵也罵得，即使認為小可不足以繼任威武，列位有心代先父出氣，或者要擠死晚輩，也大可明言，甚至三指寬的便條一紙，寫明要小可退出江湖……小可敢不奉命唯謹，何必迂迴曲折，何必在晚輩伯娘之前進言獻計，晚輩自知罪不容天，晚輩這廂跪拜叩頭。」

眞厲害！更露骨，竟然內書往來，似有陰謀鬼計，要脅迫一個十九歲的孩子，也等於說，你們表面上不干涉高家事務，其實，陰謀鬼計，迂迴曲折，比干涉更厲害。

保鏢的，那一個不要面子？如果眞的為人在外宣揚（看情形是非宣揚不可呢）他們的老臉往那裡放？現在，他們全陷身在陰謀傾覆威武鏢局，陷害一個十九歲孩子之漩渦中了，請問，他們能不避之則吉？

「好厲害，眞厲害！」

這六個字在場人個個想說，可惜沒有人說得出口，現在有人說出了，那倒要看看，說話的是那一個。

話是從一個角落中傳出來的。讓開讓開，誰說的話？眞怪，不見人影，這一來，你指我，我指你的，幾乎打起架來，誰也想說那句話，可又不能冒認己說。

「唉！說了又怕，如果怕的，就不該說嘛。」

對，這話說得有理，不過，老兄，你還是沒指出，說話是誰。這一次，語聲是西北角傳來，忘八旦，可不知他怎麼一溜，溜到另一個角落去了。

再讓開一下，看一看，到底誰人說完話不敢承認？朱扑刀可是個比較機警清晰的人，明白是有人來攪局，不錯，主母的一步逼一步，實在令有心人感到太過份了，他勸

過，但是，她是一步也不放鬆，她訴說自己的苦楚事，自己喪夫而大伯祇顧生意不理乃夫之靈柩，又說什麼寄人籬下的一切，分十萬而得不到分文，句句說明了老大在世時的孤寒刻薄，現在，為什麼對大嫂母子不留情？常言道得好：「你不情我不義……」

現在，朱扑刀看出了，要犯衆怒了。眞的犯怒，洪采珍說得好，她亦已計算過，在手中可以撈到的銀子，不下一百萬兩。

「一百萬兩，不怕梗了喉嚨！」

朱扑刀幾乎跳了起來，自己才想到這裡，這……是人是鬼，或者是神仙？得看看清楚，此事可大可小啊！不過，他分析，起先二句說話的聲音是一個人，而一百萬兩是另一個人。犯衆怒，果然犯了衆怒了，這回得代洪采珍有個擔當。

可是，高振翔他是十分冷靜，突然，他一個騰步倒退七星，騰步該是向前奔的，人們也是看他身向前衝，可他却倒退七星，亦夾雜在騰步中，人，如一隻大鷹展翅般，掃到身後一角，祇聽到他冷冷一聲：「出來！」果然一縮頭縮尾，一身破衣的乞兒，為其一把抓了出來。

「是丐幫弟子。」振翔一邊走一邊說，已使勁一擲，將個小乞兒咚的一聲響，擲在樓板上，小乞丐是齜牙咧嘴的雪雪呼痛！「我說大少爺，也不該用如此大力啊！屁股糟糕了，八成兒分成十六瓣了，噢，尾龍骨……」他反手拍了幾下。「斷了，斷了，啊呀！我的親爹！」哭了，哭得挺有板有眼，有腔有調的，那麼多的鏢行中，可眞讓個小叫化子鬧了個無趣乏味的。

怪事，那會有個小叫化子在？即使讓他混了進來，可也不能一些也不覺得，還有，不是那麼多大漢抓了他出來，却是讓個十九歲的孩子出手，你說，可有臉？

「尊駕不必故弄玄虛！」高振翔的話是一無感情，冷得驚人：「哭幾聲，叫幾聲，不能解決問題。」

「說得不錯，哭，呼不能解決事，那依尊駕之意見，又該怎麼辦？」

「尊駕是丐幫弟子？」

「你好像已經問過了一次了，唉！大少爺，看你聰明、伶俐、心狠、手辣、冷心、冷眼、沒臉……」

「住口！」

「成，不說了！」

「我問你從那裡來？來此作甚？」高振翔看來，一些也不像個十九歲的孩子了，說話越來越令到在場人感到心凜，為什麼？他們沒個人說得出個所以然來，總之，感到高振翔冷而可怖，可畏！

他問得冷，可惜，那個小乞丐可低了頭，弓了背，雙手抱住兩脚，頭擱在膝頭上，不聲不響。

「為何不開口？喂！小乞兒，我在問你，你在作什麼啊，呃！……你……」

高振翔推那小化子了！小化子突然一聲長嘆道：「是你叫我住口，不許我說話，現在，你又推我，其實，你是要我的命，你用了陰勁，奇怪，你那裡會運用高家的正反拗筋手，你，你到底是誰？」

此言一出，全樓哄然，「小化子，你在說什麼？」

高振翔一聞叫化子說話，他是臉色微變，不，這個變化，非得心細如髮者能看得出來，現在，他一長身，對在座者兜頭又是一個羅圈揖，道：「看來威武鏢局與丐幫也結下了樑子了，風聞丐幫乃天下第一大幫會，目下幫主西門仲恭為人光明磊落，即使與威武鏢局有什麼過不去，也不致於來斷高氏後人之路。」

「哈哈哈！事事專反打一靶，事事理性全讓你們佔去，好，你說丐幫斷高氏之路，不見得！我怕是你啊！不過，我覺得奇怪，你……」小叫化子對高振翔看了又看，望了又望，然後，他依然滿臉無可奈何之表情，說道：「殺人，方便，不過，也得分個青紅皂白，殺手門，唉！殺手門……」

小叫化子莫名其妙的說了兩聲「殺手門」之後，他走了，不過，他是帶了滿腹狐疑出了湘江飯店。看得出，他是有意來攪局，不過，不知為了什麼，他又走了！

湘江飯店之局該散了，後來，眞的誰也不敢去訪問或拜訪阮秀秀母子了！

* * *

「這是個毒計。」一個鬢髮雪白，紅面老丐沉聲的說着。

在那一角，坐着個小叫化子，正是那個在湘江飯店攪局的人，他似有滿腹難解的謎那樣。另一角，一個年方十八、九歲的青年，生得英挺秀俊，一件青衫，一條皂白綵絲，綵絲間緊別着一支隱冷玄光的玉笛。「田老前輩，莫非高振翔是假的？」

「是假的，他那會高家獨門秘手——正反拗筋手？」

「既然如此，如王老前輩說過，這正反拗筋手，如果沒有廿年的鑽研，不克有功。」

「至少，小鹿頭沒讓這手法拗去了角啊！」

「師祖爺爺！」小叫化子突然叫了一聲：「會不會高祥義將本門手法外傳？」

「小鹿頭，那裡來的鬼主意，你以為高振翔假的，這一鑽，可就鑽進了牛角尖中去啦，但是，你得

再想一想，咱們是外人，而高祥慶是個絕頂仔細的人啊！他會不認識自己人？高振翔是眞的，是假的，可以騙得過洪采珍？瞞過阮秀秀倒可能，可瞞不過高老大的啊！」

「抝筋手——這正反抝筋手？」

「因此，小鹿頭啊，高祥義決不至於將本門獨傳秘訣傳給外人。」

「高振翔是眞的！」那少年也不太相信，因爲，在湘江飯店，他是夾雜在人叢之中，他也看到了高振翔的出言談吐，他始終不敢相信，一個年才十九歲的青年，與自己相仿，自己，決計不能如此坦然，在衆位叔伯輩前，說出這一番話來，即使有人捉刀，可也不會有這股勇氣說出來，何況，他的眼神，他的身法……

他的身法是一流高手的境界……所以，他懷疑，高振翔大有可能是頂替、假冒……

一陣陰惻惻的冷笑聲傳來。

小叫化子是又驚又喜的叫道：「師父，您回來啦！」

果然，一個又高又瘦，手長脚長，髮長鬚長的中年叫叫叫化子出現了。

「哼哼，五長異丐，越來越名副其實了啊，頭髮越來越長，鬍子也越來越長了，哈哈哈，來來來，坐下來，咱們的狄賢姪是有你我之心，看看，這乃是眞正的古窖陳年的特麴，香醇！」

「老叫化子，你有完沒完啊！事情可越來越離奇古怪了啊！眞想不到洪采珍那婦人竟然將當年的苗疆四兇中的唯一漏網老妖鐵魔君請出了山，鐵魔君將個高振翔收歸門下，我可不明白，這個老魔君究竟是爲了什麼，將他苗疆四兇中唯一可以抗衡各派的玄魔天鬼功相授。」

三人一聽玄魔天鬼功，不約而同的呼了口氣，互打個眼色，這個眼色分明有相互諒解、明瞭之意，怪不得高振翔有如此深沉老辣的功力，當然，也更明白了，高振翔小小年紀，竟然可以施展正反抝筋手，由於玄魔天鬼功是苗疆鐵魔君的獨門快速成功的與衆不同的獨得練功法之一，可惜，祇有人聽說過，實在沒有多少人見過，除了當年金劍誅四兇的崑崙名宿，大幻百變神劍天鳴子之外，誰也沒有見識過的。

* * *

但是，這個漏網巨兇，怎會在此地出現？並且，出現在這個你爭我奪的江湖漩渦之中？

如今，殺手門出了手，明明是奪產的小事啊！不，看來，越來越牽涉甚大，說實話，丐幫的老前輩已露了臉，爲什麼？雖說：高祥慶

在鏢行一家有他的實力，誰也該知道，眞正的武林道，對鏢行這一門，視之爲行外道異，不該正眼相看，殺手門是邪行僻徑的更外門的一環，祇求有利可圖，他們誰也不理，不理正派邪派，不理好人壞人，誰能出錢，就同誰出手，乾淨俐落，決不拖泥帶水！求他的人少了一個錢也辦不到，依了他們訂好的規矩付全了，也決不會再煩你，甚至他日相逢，也不會打個招呼。

現在，已經令這件事頗具轉折，鐵魔君的出現，高振翔的突然長大，厲害到了這個地步，對高祥慶遺孤寡婦的步步進逼，爲什麼？看來不是一件奪產事那麼簡單，可能會掀起一場江湖武林的大風波來。

「五長兄，姑不論如何，誰在招呼阮秀秀，誰在照顧高振宇？」

「有人，你放心！」那個頭髮、鬚子特長的瘦老叫化子大有把握的說着。

「鐵魔君與別不同啊！」

「你知道就好啦！」

鐵魔君趕來了，這個突然出現的不速之客，令這間破廟中人，個個打了一個寒噤。

再一看，祇有兩個人，一個是身材高大，濃眉環目，獅鼻大口，看來神態慓悍外，實在看不出與中原人士有什麼分別，還有一個，赫然是高振翔。

在場人，個個見多識廣，而且饒有心計的人。一看如此陣仗，要嘛，是來打架，要嘛後面更有毒辣的安排，即使他們誰也不是個怕事之人，却也不會讓這個不可測度的場面，弄得有所心神不定，當然，既來之，則安之，人家是佔了暗面的便宜，誰也無法可以知道。高振翔與鐵魔君的後面，還有些什麼更厲害的脚色，就憑他倆敢來闖自己的地盤，他倆便已經贏了。

目前希望的是，快些亮出牌面來！

高振翔沉實得有些令人心震，他從容不迫，嘴角帶着幾分輕視，又帶了幾分笑意，團團的打了個揖：「高氏門中不幸，引起了你爭我奪之事，非但叫人笑歪了嘴，更令各位前輩不遠千里而來，是小子的眼底閱歷淺，竟然將個蜚聲江湖的賽善才，丐門大俠鹿不興得罪了，鹿大俠，請恕小子無禮，這廂陪禮了。」

那個小叫化子幾乎罵他的祖宗十八代了，這是來陪禮，這分明是來損人啊，你個小子。

「常言道不知者不罪，小子是一無所知之情形下，得罪了！」

「好了，好，別再婆婆媽媽了，大少爺，你來不是白來的，鹿不興可自認鹿不靈，大少爺，你說出個眞正的來意。」

「好，爽快！鹿大俠，姑不論如何，這是高氏門中奪產之舉，各位前輩，可否先讓一步，閉閉眼，抖抖手，得過且過。」

「好，交出個主兒來！」小叫化子是擠緊了一步。

「什麼主兒？」

「既然你們自承謀產奪主，那麼，誰殺了高祥慶，誰買兇殺人，誰引來了殺手門？」

「是殺手門？」

「不是殺手門，那來的死令符？」

「不可能是僞造嗎？」

嗨嗨，高振翔問得陰險而又有力，說實在的，殺手門到現在爲止，永遠是單綫的聯系，永不會有多方面的留下爲人追踪的綫索，你說是殺手門，我說不是，鹿不興你如要硬逼，好，高振翔大可反打一靶，殺手門可能是與你鹿不興聯系！那，你該怎麼辦？

死令符，誰又見過眞正的死令符？

「高門不幸，却又大幸，於此可見，先伯父是聚財太多，而引起了人眼紅了，我聞：庶人無罪，懷璧其罪，唉，富以賈禍，實是不錯，至少，引來了各位前輩先人，當然，丐幫倒是不至於紅了眼，但是，風聞狄世兄是江湖有名的俠盜啊！狄大俠，小可斗膽，請君離此是非地，小可奉上白銀五萬兩，以作大俠消費之用如何？」

那個與高振翔年紀相仿的青年，幾乎讓他氣了個目瞪口呆，什麼？咱們之所以聚會於此，爲的是：分賍……不過，姓狄的是個十分謹愼之輩，他看出，高振翔決不是個主謀人，他是個爲人推出來的盾牌，事事出頭，而且，辯鋒甚利，分明另有更厲害的人爲其後援，五萬兩銀子，決不是作爲收買之費，而是堵我的嘴，他也明知我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收取，但是，他是非但故作大方，簡直是做得多麼的可憐，變成了受人欺凌的可憐蟲。

「好厲害，眞正的倒打了一耙！」

「就算倒打了一耙，這也是迫不得已而已的。」

「說得痛痛快快些，爲什麼要逼我們離開長沙？哼哼，莫非還有更厲害，更陰險的手段？」

「不妨說是更無奈之手段，因爲我們不能兄弟鬩牆，爲人乘機而入，高氏的一切，高氏家人所撑，我們可以交結好朋友，決不肯讓那些無賴之徒，借名詐敲勒索。」

完了，高振翔的話，簡直是打開了天窗說亮話，如果他們這些人再不走，還說不得「倒打一耙」，將個惡名譽强加於他們之身上！

你們不得不走，你們不得不抖手，因爲不走，你們是無賴之徒，不抖手，好，你們可變成借名勒索之徒，到現在，高振翔是直認不諱——謀奪家產。這個謀奪家產之中，如果將殺手門三字駁去，死令符吃不準是眞的，試問誰又能强加這無稽之惡罪於高振翔身上？

高振翔於是躬一揖，道：「容再請教！」回身去了。

而鐵魔君却哈哈一笑道：「後台是我，別再想壞了你們的心。不腆之儀，敬請檢收！」聲才出，而人已不見了，話是不多，嗨嗨，已說明了他直認是高振翔之後台，這又是一重作用。但是，不腆之儀，決不可收，狄平山剛想阻止，且慢，祇見三個大包袱投下，鹿不與、田錦波、韋長子全是一聲輕叫，想退，已來不及了，分明他們是有備而來，再說這三個包袱，是人，他們已可斷定與自己一方有相關之人。

果然，打開包袱一看，在場人個個幾乎閉過氣去，一個是阮秀秀，一個是高振宇，還有一個正是韋長子所謂放心，而自己一方面的能手，追魂丐褚缺，如此好手那會……

韋長子一伸手，憤怒自擊天靈，可是狄平山却端的眼快，一格一阻，立即引動了田老，鹿小，將個韋長子給扣住了：「五長，你這是幹什麼？成了嗎？自己殺自己，算報了仇了，你打的是什麼樣的算盤？」

田錦波說話有力，是嘛，沒人打了，自己打自己？算報仇？還算是認罪？

「老褚，我對不起你，我他媽的什麼東西，自以爲了不起，我……」

「韋前輩，得看個明白，得想個善後之計才是。」

對啊！該看個清楚，問個明白，韋長子見阮秀秀與高振宇之受傷，這是意料中事。既已打開了旗號，謀奪家產，那麼，處處的逼阮秀秀母子孤立，勢必要對付她，當然，也爲了這個原故，丐幫中人才動了公憤，故所以，長沙的舵主褚缺自負起保護之責，不想就在他打發手下去詳探威武鏢局之動靜時，人家來了，奇怪的是，來人個個黑巾幪面，難道自己相識之人在內？

「褚長老，咱們是看在丐幫兩個字的份上，請你高抬貴手，讓一讓道。」

「糟糕，碰見了沒面沒目的鬼，老叫化本來已夠倒了霉，看來晦星尾隨不捨。好吧！老叫化認輸，不過，也得讓我弄個明白。」

話沒說個俐落，裡面也傳來了一聲慘叫，是孩子聲。褚缺可火了，好啊！人來了不少呢，而且，看得出，自己的手下不去，他們不出面，爲什麼？嗯！若非自己幫中的兄弟也有奸細，做了外人的內線？不像啊！可是，褚缺這就不對了，目前，已到了生死俄頃，全力相樸之時，那能心思似一團亂麻，再說裡面的孩子慘嚎，已令他心神分散，可知現在來的人，個個是江湖上失踪已久的好手，個個是出人意外的强敵，憑你一個人，就是全心全意的相鬥，尚且難得討好，這樣的分心分神，對不起，該你受苦了。

褚缺剛想有個招呼，唉！屋裡又傳來了一聲慘叫，叫得撕心裂肺，是孩子的聲音，褚缺不由發了火，你們糟塌個孩子幹什麼？身形才動，眼前勁影一閃，歪歪斜斜的一掌擊到，那褚缺實在想不明白，出手如此軟弱無力，却將自己的大衍神功，圍護全身，而右手順勢隨你的一樣，上當了，那個出手歪斜無力的傢伙，見對手順手一揮，好，掌門一滑，就此一寸關尺，咦，一股寒風，堅如利鑽般破穴而入。

「玄冰指！」三字一說完，褚缺就似墮在冰山雪窖，如斯响應，週身發抖，而牙齒也作對兒打起顫來——「冷魂七煞」這四個字說得吃力非凡，簡直如一個一個的寒顫，抖出來似的。

「老叫化，佩服，有這好的神功，大龍頭說得不錯，不戴了面套，眞能讓你看出來，讓你奪圍而去，哼！」

此君連笑也透着七分之冷氣，可見他這個所謂「玄冰指」實在冷得可以，褚缺是無法支持了，他祇能盤膝坐地，希望仗本身純陽功力，將寒冰寒氣煉化，但是不能，裡面已停止了打鬥，褚缺眼前一花，祇見阮秀秀母子，已爲人挾出，擲在自己面前。

褚缺一見這對母子，不由對圍住自己的七個大漢看了一眼：「你……們……好兇殘啊！」

「剛才你已說出了我們當年的匪號，冷魂七煞可是心慈手軟之輩？」

「你們……素來……有無……人……」

「老大，聽他說得這麼吃力，代他說了吧！」

「好，褚缺，我們是桀傲不馴，我們也素不服人，可是，今夜，我們可是受命而來，你奇怪了，我們也會有個頭了，褚缺，人各有志啊！人，也有說不出，道不盡的遭遇，我們奉命而來，我們不殺人，當然，比殺人更殘忍，看……」此君的看字一出口，嘿嘿連聲中，褚缺是連念頭也沒轉好，

祇覺得週身骨節已爲此人之指力點斷了。

然後，爲他們擲到了韋長子等人之身前。

三個人傷了一雙手，而且，個個受的是苦難之極的傷，試問，人的骨節骨骼，全已點斷，人成了個軟骨嬰兒一般，傷人的，又是久久不在江湖露面的冷魂七煞，玄冰指，說得好聽一些，人成殘廢，說得殘忍一些，他們三個正是註定了死！死得極凄極慘！

難道又是洪采珍的傑作？

難道祇是謀奪家產？

到了這個地步，誰肯相信？

不過，韋長子看了褚缺，如此高大的人物，現在，因骨節骨骼之損斷，可憐，竟然變成個小孩似的，阮秀秀是痛死了幾次，至於高振宇却在死撐，他祇是問：「世上可有醫治辦法？可有令自己復原的辦法？」

難怪，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目下，他滿腹是火，他祇有一個想法，報仇，那怕上刀山，下劍海，但也得報仇，雖然他祇是個孩子，他的抗力較强，他的幻想力也特別的豐富，他的看法，在天眞中別有其一股韌性在。

目前，誰敢說一句敗興的話？老實說，對方的出手眞是狠盡毒絕，玄冰指已是江湖絕學，「天寒九轉訣」將自己本身的功力煉純，非得十年八年苦功，而將這一股純力一轉爲陰，再轉爲陽，三轉爲陰中陽，四轉爲陽中陰，五轉玄陽七陰三，六轉爲陰七陽三，七轉爲陰陽相配，八轉爲無陰無陽，九轉爲九寒玄冰，本來，這種天寒九轉，即使花你一生之力，也未必能五轉、六轉，但是，冷魂七煞是七人同煉，七人共同進退，嗨，果然爲他們共同煉成，可惜他們不知天寒九轉，玄冰神指是煉成了，祇不過是煉成了皮毛，未得其精髓，除非再用苦功，再閉門靜煉。

他們失踪了，爲什麼？爲了重煉神功。今次再度出現，大有可能是成功了，至少，看來更是可怖，三人的傷勢已是外看一無所見，這分明是爐火純青的手法，如果是眞的，那麼，孩子，天下間，那怕是崆峒門中的倒血釘穴大法，也難以搶救的啊！

* * *

他們爲什麼不殺死他們？

示威？不，說明了與殺手門一無牽連，誰也知道，殺手門決不會是拖泥帶水，更不肯留下了痕跡，讓他們有所追踪，以致引禍上身。

那麼，威武鏢局究竟有多少家財，使得他們做出如此的佈排，一環扣一環的，一個又一個的出現，現身……

當然，就算洪采珍、高振翔母子勞師動衆，或者可以說是她出了錢請來的殺手而對付阮秀秀，他們又何以如此殘害？就算她，爲一場家產之爭而引出了丐幫前人，而今，却又再毀了一個八袋長老褚缺，試問，到底是爲了什麼？

狄平山是冷靜的，他不得不有所思索，自己是孤雲野鶴，自己是因爲好友鹿不與插手入這件事中方出面而來，本來，以爲是抱必勝之心念而來！現在，太不對勁了，對方的厲害人物一個又一個，一個苗疆四兇中的鐵魔君，已夠我們鬥了，現在又來了冷魂七煞，焉知後面沒有更厲害的好手？

「鹿頭……咱們走！」狄平山突然的發了話。

鹿不與是個闖禍的祖宗，本來，他天大的事也敢擔了起來，就看他在湘江飯店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他的爲人性格之一斑，今晚，他也讓這些突然的變故，令他有了束手無措之感覺，狄平山的叫聲，好像叫魂一般，將他叫了回竅，出去走走，對，該出去走走。

狄平山不怕冷魂七煞？不，拳打個不識，也就是說敵暗我明，該怕。現在，就不該怕了，事實上也怕不了那麼多，鹿不與應聲而走。

田錦波、韋長子明白這兩小子的本領能耐，如果將狄的師父驚動出山那更好，至於自己的幫主西門仲恭，他到了那裡？是他傳下了竹勅令，要他們趕到長沙，是他要我們來保護阮秀秀母子，可是，他却失了算，不過，又是個奇怪，阮秀秀母子與丐幫又有什麼關係？不錯，幫主西門仲恭是出了名的神機妙算，他不至於失着到如此程度啊！面對三個傷人……

韋長子突然一聲長笑：「老田，我算看清楚了自己，我自以爲了不起，其實，算個什麼前人？一個既無領導之才，又無應變之能力，誇誇其談，自以爲是的忘八蛋！」

田錦波看了五長一眼：「其實，幫主之位，是不易做的啊！唉！」

「也該出來了，西門幫主，你也該出來了啊，我韋長子服輸了，認了！以後，我是再也不敢執着了，從今以後……」

「五長，你以爲幫主打擊你的威風，你以爲幫主存心看你的好看？」

韋長子怔了一怔，是啊！難道西門幫主是這樣個幸災樂禍的人？如果他是個這樣的人，那麼，他配做江湖第一大幫的幫主？

「可是，我心中眞的焦急，這孩子……」

「前輩，我不哭！」

「不是哭不哭，你……」突然，韋長子看着那十二歲的孩子，他臉色鐵青，唇間盡是鮮血，天知道，如此慘酷的毒刑，能不疼？但是他不哭，苦撐、苦挺……韋長子是個江湖奇士，殺人不眨眼的英雄人物，活了這麼大，要他死可以，要他流淚、哭泣，簡直是不可又不能之事，今天，他擁住了高振宇哭了：「是我該死，是我托大，是我這個老忘八旦貪飲好食，累了事。」

「不，前輩，命該如此！」阮秀秀哭了，從她的哭中，可以看出了她的英雄個性，她決不是個普通的婦人女子，韋長子有些明白了，她有着股與衆不同的風範，可是，她那會嫁給高祥慶，一個鏢行中發財的鏢頭。

狄平山與鹿不興走出了那間破祠堂，可是，該往那裡去？狄平山把手中玉笛一引，鹿不興不禁一凜，什麼？往威武鏢局？再一回神，鹿不興笑了，對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可惜，還沒有到威武鏢局哩……讓人給阻住了。

狄平山一見來人，嗯，故作大方了，或者，根本看不起兩個小輩人物，所以，也祇來了兩個人，狄平山是個外和內剛的人，臉上依然一張笑臉，他對兩人作了個揖：「不敢動問兩位前輩姓名！」

「我說老陳，難道說……他的師長有來歷？」

「嗯！有來歷。」

「嗯？」

「叫什麼百敗仙師！」

「厲害！」

「厲害什麼？」

「也眞難爲他，吃了一百次敗仗也死不了的。」

「倒也說得有理。」

這兩老人可像北方戲曲，說相聲那麼一說一捧的，可眞損啊！那人，不知是不是百敗仙師的，損了個狠的，狄平山是個謹愼的人，也是個外和內剛的人，他可不能容忍你兩個不知名的老人損他師父。

「不知兩位肯不肯一說來歷？」

「我是看你小孩子，生得也蠻精乖趣緻，不想你早死，所以，不提名道姓，你可知道，咱們的姓名是不容白問，也就是說，一提出姓名，等於是代問的人領了閻王爺的通行證。」

喔！這可說明了，誰向他兩個老人家提問姓名，問的人就該向閻王爺報到……狄平山在想，江湖上幾時有了個如此狠辣的人。

「老陳，我說他蠻精乖的，看，不問了，哈哈……狄平山啊！孺子可教，依我說，回去吧！最好，離開長沙！」

「本來，我是想離開此地！」

「高見，好，請便。」

「可是，一見了兩位之後，就不想走了。」

「那是爲了什麼？」

「活得不耐煩了！」狄平山這六個字，是冷、狠、陰、傲兼而有之，他是豁了出去，他到死也得鬥一鬥這兩個辱師的老而不！

「什麼？活得不耐煩了！你……」

老人的話也還沒說完，狄平山已抓住了他的話頭：「也可能是你，還有你。」

「找死，狄平山，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了！」

「可知我倆是誰？」

「閻王爺可能收沒名沒姓的孤魂野鬼！」狄平山是連他們的姓名也不想知道了，手中鐵笛已慢慢的舉起。

「老陳，出手吧！」

別看他們儘說廢話，一聲「出手」掌風勁，隱挾風雷霹靂之聲。其實，這一對是江湖聞名的生死判，霹靂神掌邵源、陳洪，他倆的大風雷、霹靂神掌，也不知殺了多少武林江湖成名的英雄好手。廿年前，太行金頂山，威震江湖的十三省總瓢把子，號稱武林白道上，掌法第一的鐵星手彭沛，就爲兩人所斃，殺彭沛不算，還大鬧太行山，連斃太行五虎，龍門三劍，鬧得江湖蜚蜚揚揚。

一年之內，兩人由北到南，幾乎一路殺來，死在他倆的手下的成名英雄好漢，有家有業的武林大老，沒個一百，也少不了八十個。

這是一對煞神，不料，在將近江南時失踪了，這一失踪有廿年之久，現在，長沙中相遇，狄平山明白了，自己是向刀口上碰了。

眼神一閃，發現鹿不興也是青竹杖一根，與他並肩凝神對付……狄平山不希望鹿不興與自己死於無謂，說實在話，這一對煞神，當他倆揚威江湖時，自己與鹿不興尚未出世，決不會虛聲盜名，決不能容器大聲，自己是恨他們有辱師門，你不該淌這混水中，不過，再回心一想，鹿不興與自己交非泛泛，叫他走，等於說他畏刀畏槍，他肯？既然如此，就出手了。

狄平山的功勁一發，鐵笛已按奇門十三打的法訣抖出，別看小小一支鐵笛，也別看狄平山年紀輕輕，他的出手可是有法有規，有稜有角，尤其是奇門十三打，正是先天門中的揉合無極、有極的至高玄理而演化出來的招數，現在，狄平山是拚了命，他一則自保，一則不願有辱師門，這出手、進招、步法、身法，全已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

鹿不興是丐幫小輩中的唯一全才，別看他生了張孩子兒臉，其實他年紀已不少，加上幼遭孤獨，早懂得人情世故，再加上他師父是個輕易不收徒之人，收了之後，決不願他行道受挫，鹿不興肯學，肯下苦功，這個善才童子雖說不能五十三參悟佛魔二分，但是，他可吃盡了苦頭，也得到更大的煉功神法。

兩個小輩英俠，合鬥兩個老年的煞星。

一上手，還可拉一個平手，也就是說，兩對可搏一個攻守平衡，五十招後，就可看出雙煞神，不愧被稱之爲生死判。兩人的出手發招，風雷之聲越來越烈，而霹靂之聲也越來越响了。

本來，攻守平均，現在，狄、鹿二人是攻三守七，再下去，兩人是明白，祇有挨打的份，並且自以爲門戶嚴密的封字訣，依然不能封閉兩老的進攻，閃電手不愧爲閃電手，狄平山幾次想束手就死，但是，師父的訓示在耳邊升起。「不理不睬，是爲不厄，我動敵動，是爲從容。」什麼閃電手，霹靂掌，不理它，我封我的，何必隨敵而動，爲什麼不令敵方隨我而動。

狄平山心神一寧，一聲長嘯：「鹿頭，自顧自，當他倆死的。」

「對，早就該這樣做了。」左角落傳來了一聲清脆語聲，別看這一聲叫，大有分別，既打擊了雙煞的銳神，也安定鎭靜了兩小的神魂，老實說，每一派有每一派的以守爲攻，或者以守爲主的手法，怕就怕在對頭太强，不讓你的封字訣從容不迫的施展開來，如果爲人干涉，如果干涉者又能借機追逼，那麼，你祇能有支撐的地步，也就是說，你已是達到了等死的地步了，所以，守，也守得住。

司馬懿教訓公孫康，有如下的警句：

「兩陣相交，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走，不能走則亡。」

這是兵法，更是千古不易的爭勝之金科玉律，老實說，能戰則有取勝之道，無取勝之道，以守待援，尚可來個內外夾攻，到守勢已去，不必守，也無可守，祇有逃走，待求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到逃也逃不去，那麼，死吧！也不必投降了，塌多一回台了。

老實說，這種道理，何嘗不可以用之武林道上，打得過打，打不過守，守不過走，不能走，沒有第二個字了，祇有死了算數。

而今，狄、鹿是可以守了，因爲，守以待援，而援軍已在眼前了啊！而雙煞神又如何？分明犯了韋長子一樣的老毛病，自以爲不怕，自以爲操必勝之劵，不料，後繼無人，不得不跌入了陷阱。

「老叫化一生爲人，不施狡計，不取人巧，邵、陳兩個縮頭廿年的老東西，你們透口氣，不必擔心，打，不會人多欺人少，死，也得讓你倆死個口服心服，我即使不如費仙長，可是，我比費老人手硬，與我敵對，看來是你們的便宜，其實是你們晦氣。」

兩少可不明白，與這兩個煞神交手，何必如此大方，說句實在話，如果不是自己兩個命大，哼！早已爲兩個老鬼殺了，當然，他與自己兩小交手，即使以大凌小，到底是他費了不少精力，你，就該取個便宜，還有，何必以一敵二。

「嗤」一聲極勁的破風聲傳來，這是「太乙玄指」法，狄平山不禁驚喜交集，「師父，師父！」

一個看來才四十左右，生得斯文瀟洒的中年文士，由另一個角落轉了出來，他是看來十分隨便，祇是臉色十分冷淡的看了狄平山一眼，冷冷的說道：「今日，你該看到了自己的弱點所在了？」

狄平山是臉色慘變了，是啊！文士說話並不是風風火火，祇不過說，你該看清楚自己的弱點而已，這也不必臉色慘啊！

「西門道兄，是我門下不才，而且，如果不是道兄的出現，憑我那劣徒，實在不是雙煞神的對手，讓他們走吧！」

「費道兄，你還是這般的脾氣，好，放他倆走，但是後患無窮啊！」

「現在，殺死他倆，就能免去不幸麼？不見得吧，唉！想不到，事實會一變如斯的啊！」

然而，雙煞神又豈是由得你們擺佈的人？老實說，兩人自成名以來，幾時受過敵人的恩惠？又幾時被人如此的輕視過的，你們算是寬容大量？其實，對他倆是極大的侮辱和不敬，雙煞神那能嚥得下這口鳥氣？

寧願性命不要，江湖朋友，尤其是成名人物，大部份是屬鋼的，寧折不屈，當你倆道兄長，道兄短，目中不將雙煞神放在眼中時，而雙煞神已欲全力一擊。

一陣洪厲刺耳之勁風捲地聲中，兩條人影已如狂魔一般，向那費道兄捲上，既然是拚了命，這就該運用兩人之最具威力的殺手神招，風雷掌中的「八方風雨」、「九天雷動」之具大變化的乾坤絕招出了手。

兩老是將畢生精華所萃的天翻地覆，風起雲湧之功炁，全部運到、擊出……也可以說兩老出道迄今，這樣的看家絕招，一生僅施展三四回，現在，這無比勁厲之功炁，已激引得空氣四盪，更夾雜了

兩人之風火霹靂，雷鼓飛墮……

任何人亦難以抵禦兩人之全力一擊，除非是退避、卸勁、迴勢、消解……否則，在雷厲風行之時，强打硬架，這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抵擋而以圖倖免的，何況，後面還有防不勝防，架不勝架的陰狠招數在。

費道兄果然是個令人震驚之人物，看來年紀不算太少，即使由娘肚皮內練功，又只不過是五十來年的功夫，怎能抵擋雙煞神之全力一擊？嗨嗨，世事就是有許多不可思議的事發生。

費道兄是不知道怎麼一來，「嗤嗤」兩聲……就這兩聲勁風破空之聲，尖勁銳利，可是，祇不過是勁風破空而已，怎可以與自己的大風雷掌的「洪洪發發」勁風鼓盪聲相比，嗨嗨，兩煞神可突覺宛如被兩柄極尖極利的匕首直透風雷炁圈，分打兩人的寸關尺脈。

寸關尺脈是人身手臂之要穴，更可說是手臂之首節，此穴被攻，保護不及，往往是將手臂的引帶力，全部消除於無形。

說明白些，是掌法之關鍵要穴被遏了，饒你是出手如何之勁厲狠毒，此脈一窒，等如不攻自破，無從打擊，更不必說什麼風雷啦，霹靂啦，就如唱戲者，一口氣中斷一般。

雙煞神可不能明白，太乙玄指雖說勁度可怕，可那能突圍而入，自己是兩個人啊，你全力對付老邵，就不能對付老陳，對付了老陳，勢必忽略老邵，一個人憑「嗤嗤」兩聲响，就可以直鑽破兩人之功力勁圈，這是什麼樣的太乙玄指？這是人是鬼？抑或是神？

其實，雙煞神是太看輕了姓費的，說句誇張的話，費道兄是屬於劍俠之流，他的無形罡氣，已達道家四九玄功之頂點。別看他面如冠玉，年近五十，其實，他已是將近七十之長者，今天不是為了蒼生氣運，不是為了挽救一方百姓，以脫殺劫，老人家根本不會下山，而他的太乙玄指，實在就是劍氣，而比劍更厲害，更勁更剛，別說是雙煞神，那怕是雙雙煞神，也無法可以抵擋。

作勢鼓勁，以求一擊分高下，不想為費仙長一人給了一劍而中勢被阻，再想回勢引氣，還求風雷齊聚，而費仙長是一聲清嘯道：「若不看在八反道友生前之托，而你兩個小輩，除了心狠手辣，也無其他惡因，你倆早已死在我之太乙神劍之下，還不快走，靜待報應，或者靜中參悟，看清本來面目，難道眞的要老夫將你倆擊成殘廢，而為自己人慘殺逼供麼？」

這自己人慘殺逼供幾個字，却令雙煞神怔住了，什麼，這個看來年輕的居士不像居士，道士不像道士的傢伙，他到底知道這一門中的秘密有多少？他……眞的是人，還是神，是鬼還是魔？

你倆想吧！而想得定過了神時，對不起，老少叫化子不見了。

費仙長與狄平山又走了，此地祇剩下了兩個老頭！此刻，四週好似有些冷森森，陰惻惻，還有着幾分鬼氣，難道是老龍頭來對付自己？不會吧！自己與他訂過生死約的啊！至少，自己一不見血，二不誤事，三不洩秘，他不該來對付自己兄弟，即是逼取自己的武功秘笈，看來時間也不到啊！不過，在這個地方混飯吃，看來風光，而且是逍遙快樂，其實是在賣命，誠如幾個先行者說得好：咱們是在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人家排的是人肉筵席，你以為是吃別人的肉？喝別人的血？錯了，終有一天，自己讓別人當美酒，佳餚呢！

可惜，一入門，想退出就不易了，眞不知老龍頭是個何等樣人，他實實在在能見到你的心中，你今日動念，明天就被捕然後逼供，獻出了一身所有，這還算好，死得乾脆些，否則今天殺你的弟子，明天活剝你的兒子，强姦你的家人……那就死得更慘、更苦。

自己是沒甚麼後人，更沒收弟子，自以為心懷坦白，老龍頭也說過：總有一天，十七隻金交椅中，有自己兄弟的份，坐了金交椅，也算是圈中人，那麼，等如領了金券銀册，不死的符令。

老弟兄倆正在等那麼一天，却忽地有人來對付自己，能束手就縛？放他媽的屁，雙煞神可不是怕死的神，誰來也不理他，先來個打脫梢。

兩人到底是薑桂之性，而且多年的合作，可說是稍有變故便心意相通，一陰一陽，一正一反，靜窺四週。

「邵老哥，陳老兄，是怎麼回事啊！」

兩個老人，人老耳不聾，心不懵，一聽就聽出來是冷魂七煞中的商老大、陸老三，這一對是最陰、最沉，誠如人言，叫狗不咬，咬狗不叫，這兩人是眞正的咬人狗，得防備着。

「我們也是奉命行事。」

話說得極慢，却是殺機四伏，他們是七個人，二人出面，一定有五個埋伏在側，此地是由老哥倆當家作主，照理說，今日遇見了個如此厲害人物，就該走，脫離漩渦，將那費仙長的一切，向老龍頭報告，這才是正理，那會由冷魂七煞來反尅自己。

「有沒有黑殺令牌？」原來這冷

魂七煞是眞正暗尅自己的人物，那麼，該拿出令牌！也等如證明，那個商老大嘻嘻一笑，手掏胸前，一面七寸來長的黝黑令符拿了出來。

商老大將令牌高高舉起，兩人看得清清楚楚，眞正是殺手門中的黑煞符，又名黑殺令牌……邵源、陳洪不禁相對苦笑了一聲：「商老大，咱們比你更懂得門中規矩，我們不會走，也不會反。不過，讓咱們見了老龍頭，然後，由老龍頭處置如何？」

「不必了。」噗噗兩聲，雙煞神兩兄弟倒下了。可能是雙煞神鬥累了，也可能為費仙長的無形劍炁所傷，當然，更可能是兩老有些自暴自棄，不甘為黑殺令牌所愚而自撤藩籬。

冷魂七煞最善於覓隙鑽縫，尋機暗算，雙煞神如此英雄人物，也可說是傲橫了一輩子，如今不死於外人之手，反是為自己人暗算所中。

「走！」一聲呼喝，現在，雙煞神想不走也不成了，不多久，人已被夾持到了一個山洞之中，雙煞神突然明白到，一個小小的威武鏢局，竟然勞動了老龍頭親身出馬，可又不大對勁，居中坐的一個黑袍人，臉上有龍形面套，這確是老龍頭的打扮服裝，但是，身形不像啊！雙煞神到底是年老成精之輩，一些破綻也不輕易瞞得過他倆的啊！何況一個最大破綻是這黑殺令牌。他倆此刻可想起來了，十七把金交椅中，沒有人可以動用黑殺令牌的，他倆中了計。

「拿出來吧！」

果然，他們要逼自己的風雷霹靂譜。可是，事情已發展到這地步上，殺手門雖然平時極少出手，但此刻一旦出手了，決不會有風險阻礙，更不可能有閃失，最近幾次出手，就殺了幾個好手……當時，已被有心人看出了些不祥的端倪，這不是老龍頭借刀殺人嗎？

果然有幾個人被逼供！

今日看來不對勁，作反是不假，而眞正的主兒，不是那麼容易確定，本來以為冷魂七煞是主子了，但錯了。

還有比冷魂七煞更高的厲害人物，雙煞神不禁想起了那句俗語：「樹大有枯枝，族大有敗兒。」眞是至理名言！

「風雷霹靂魂？對不起，沒有！」

「我也知道，憑你倆是不會甘心屈服，不過，邵、陳兩兄啊，追尋最近這個造反頭兒，非常的緊張，因此，將你兩個當作頭兒辦，倒是最佳人選啊！哈哈！」

移禍於人，栽贓於他，他們的計劃原來如此。

「商老大，該動手了。」

「嗨嗨，明白了，他們得封我倆的口哇，唉！」不錯，他們是想封了兩人之口，然後上交，一切僞證假據，早已端整舒齊，而不會開口的證人，祇有乾瞪眼承認的份，商老大奉命唯謹的，這一次，他是用了玄冰掌了，連指法也嫌欠力，不料，外面傳來了一聲震耳的笑聲。

「老龍頭！」幾乎在場人個個叫了出來！

「崩崩崩」一片繁弦聲，簡直能將山洞震碎了。

「洞靈箏，洞靈箏！」

不錯，是箏聲，但是，這箏聲是霸、狠、嘈、繁，還有一種奇處，明明這箏聲是震人心弦，快快走人啊！可沒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來，他們怕聽，可又不能不聽。

這箏聲到後來，令在場人個個在强忍苦捱了。弦聲深入人心，而心為箏聲牽動。漸漸地，心與弦合一，弦聲震、心頭震，弦聲越急，心跳越急，弦聲稍緩，心情寧貼，而有說不出的清平之樂。

但是，這是個陷阱，當你們覺得心弦寧貼，有如神遊太虛之時，「崩」的一聲，這一次，你的心就如被揪緊了一拽，一連幾聲「崩」，心脈那能經得起如巨靈之掌？揪了幾揪，一聲慘叫中，血液四濺，冷魂七煞已無一倖免，嘔了幾口鮮血，便完了。須知，習煉天寒九轉功者，決不能內臟出血，一嘔血，就是毀了功穴，元氣一瀉如注，再不能凝聚復原了。

「老……龍頭！」那個戴龍形面具的手按前胸，他努力吐出了三個字來！

「我以為老龍頭之位已讓了你啊！」

「屬下不敢僭妄。」

「哈哈哈，已穿我之衣，戴我之冠，你還不敢僭妄？」

「屬下該死！」

「本就該死！」

「這……屬下……」

「講，還有幾個同黨？」

「我，但求……龍頭，恕我一家！」

「問你還有幾個同黨？」聲厲意怒，半晌，半晌，一個手抱一具形式古拙，長約丈二的古箏之人走來，此人身材高大，對冷魂七煞看了一眼，然後將雙煞神引起，也不知怎麼一來，略一推弄，雙手一張，掌中滴溜溜的，旋轉着一枚火紅色丸藥，雙煞神一人一粒，也不打話，嚥了下肚，然後，此人對雙煞神一陣耳語，也不再說話，手一彈，但見一陣白沙射出，微聞他冷冷一笑，不用扣，不用押，將個所謂假龍頭押走了。

當雙煞神起身走出山洞時，冷魂七煞已剩了一半肉體，其餘一半，已爲那陣白沙所化了。

誰又會知道，失踪江湖多年，邪門道上的一兇神，「冷魂七煞」死在這個無名的山洞中，並且屍骨無存。

威武鏢局準備閉門歇業了。

這個消息一傳開，令長沙城中武林同道，個個大吃一驚，誰也不明白，那麼好的生意，即使高氏兄弟死了，那個洪采珍却是機靈，能幹，手底下也不弱，連處事、佈置，全有她的狠穩過人之處，爲什麼放了那麼好的金鑛，不求再掘下去？至少，目前的世道不太平啊！兵災匪亂，遍地皆是，鏢行可實在是個好生意啊！誰不知道，憑高祥慶生前的好友交誼，生意不愁做，而且，他們的保費也比別人家高！

不幹了？奇怪。

不過，一個鏢局，豎起招牌不易，要收，更不容易，洪采珍是個工於心計的人，她早已有了個打算，最近，也該說，自從她母子接管了威武鏢局之後，她已有意無意，說自己打家產官司之中，將上門生意已推了個乾乾淨淨，然後，回來一支鏢，她就收了一面旗，到了今天，三個月了，她已等到了最後一支鏢歸來，她先宴請了鏢局中的鏢師，伙計。

高振翔是奉母命跪拜各位前輩、老人，謝他們代威武鏢局賣力，令威武鏢局在狂風巨浪下，屹立不倒，人，總得有份人心，各級鏢頭，各級伙計，全有了個紅封袋，有些一千有些八百，那怕最低下的伙計，也有一百兩的奉敬，至於以後，希望別怪婦人孺子不克擔當大事，但願將來，後會有期。

你說她急流勇退，可以，你說她出賣祖宗，更不假，試問，誰能在順風順水之時，不理外人批評來個執業大吉，此事首先引起了高祥慶生前好友，龍山四義的不滿，爲了希望她能明白，威武鏢局並不如她想像中那麼簡單，威武鏢局還有其他之任務，所以，在深夜之時，四義：鄭公望、朱公緒、林公遐，公權與洪采珍母子閉門密談，最後，四義竟然與洪采珍大吵大鬧了起來。

第二天，洪采珍是公請鏢行同道，她這一次是親自出了馬：「誰也知道，江湖飯，不是口好吃的飯，未亡人自知是力弱技薄，不敢刀頭上舐血，祇能收到威武鏢局的鏢旗，在我看，是件逼不得已之事，也該得人同情之事。

「至於高家到底賺了多少，那是高家的事，我一個娘們，給了每位同行一筆銀子，不論多少，總是我娘兒倆的一點兒心意，可是，有人說，該是一百萬兩，一百萬兩銀子是別人的，是誰的？有什麼憑據？哈哈，說不上，各位，那個說不上，說憑據，試問，他們是不是看我們孤兒寡婦的好欺侮？還是意圖敲詐的。」

鬨的一陣私語聲，江湖朋友江湖義，洪采珍說得有情有理，不能欺侮孤兒寡婦吧！一百萬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說出這種話的人，也實在太不講道理了！

理，都讓洪采珍佔全了，祇憑「孤兒寡婦」四個字，就佔了個極大的上風了，何況，敲詐勒索，數目竟達一百萬兩之鉅。

龍山四義以義爲號，這一次，可給洪采珍打了個灰頭土臉，說什麼也駁不過她的道理來。

現在，洪采珍咬定了牙關，她再不願豎起這塊招牌來，當然，難免有人希望她眞的毀了威武鏢局，至少，少了一家强而有力的競爭者，生意就好做得多了，目前他們已可見其利了，洪采珍的推生意出門，好，讓他們就多做了不少生意。

一鷄死，一鷄鳴，對，天下就有這個理嘛！

洪采珍携子走了，她算是佔穩了個立場了，她是該退出了個是非所在……回家，開始拾綴了一切。

奇怪，威武鏢局中除了龍山四義外，還來了一老一小兩個叫化子，洪采珍心中有話，什麼？勒索不成，來强討了？哈哈，即使强討，也得來幾個有些體面的人啊！那會來了兩個叫化子？試問，兩個叫化子能一個討得五十萬兩，天下焉有此理？

「高二嫂，不是我們鍥而不捨，實在這筆銀子，老大夫婦知道，不是高家應得之財，請看。」鄭公清說到此時，眼含痛淚的推出兩副木板床來，床上是阮秀秀及高振宇，分明傷勢極重，洪采珍心中有些明白，是殺手門的傑作，並且，更可以看出，大嫂母子是毀了，一生勢必是廢人終老至死，雖然她是工於心計，並且是量狹心狠，眞正的呈現在她眼前了，也難免有些心凜。

謀奪家產，一勞永逸，自己的確有這個打算，但是，她可一時沒個應對之辭！

「大嫂，這算是什麼？來搶家財？」

「不，我，是來說個明白，二弟妹，妳可以取我高氏門中之財，即使我母子份下的，可不能取他人之物，唉，一百萬兩，是義軍的軍餉啊！」

「你說什麼？義軍？呸！匪徒而已，我們高家吃的是江湖飯，做的刀槍活，可幾時與賊軍匪徒打連

聯了？義軍？義軍……怪不得……」

「怪不得妳起了黑心。」是那個老叫化子接上了口。「阮秀秀，我告訴妳，妳厲害，妳能幹，可惜，妳忘了，狐狸尾巴是不能不露出來的，怪不得啊，殺手已能通行無阻，原來，他們是計劃週詳。」

「你是誰？」

「西門仲恭！」

阮秀秀怔住了，什麼，丐幫幫主也趕來麼？莫非，這筆銀子眞的是牽涉極廣，而令丐幫大老親自出馬？一百萬兩？唉！自己已放出了五十萬兩了付給了殺手門，而且，殺手門是取銀即走，連那個苗山一兇鐵魔君也走了個無影無踪。

「娘，我們走，不理他們，難道他們就敢不講理嗎？他們與匪輩通聲氣，就不怕官府？」高振翔在說着鬥氣話。

「倒也不錯，叫得眞親熱，與我押上來！」

語聲中風聲颯然，威武鏢局突然聚集了不少人，而衆人鬨叫中祇見一個乞兒押了一個高振翔進來，來人全是江湖道中人，你們可以混騙一時，可决不能混騙一世，再說，稍有風吹草動，這就可以令她們如夢驚醒，而今兩個高振翔一對面，可不必再多說其他了吧，分明其中有人是假的！

「高祥義！該以眞面目見人了吧！」

什麼？高祥義？這三個字一出，那怕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該如雷之疾响，有所恍然了，高祥義沒有死！他，變成了自己的兒子，當然，其中一定有易容化粧之術，不過以父扮子，除了功力之易被人發覺外，其他，老的，可以化裝爲年輕，何況，擧止神態，總比別人頂包來得方便。

高振祥看出情況不對，而洪采珍也是心情大變，不錯，該走！不過，高振翔——高祥義所扮的，他祇是有一個打算，打脫梢，而洪采珍是看見了大嫂母子之慘狀，她那會讓兒子留落人手——她是一心想搶走兒子！

怪不得高振翔能正反拗筋手法，他本來是高祥義，他是出頭露面，他是故佈疑陣，威武之爭，全是由他主持，也因此他是可以步步佔上風，步步的站穩了理，再用女人心狹的假象，逼使江湖朋友也不敢插手在奪產事件之漩渦中。

殺手門，也在他的幾面瀰縫中，蓋了個密不通風，其實，高祥義，你可是忘了，一切的安排、計劃，全是殺手門所策劃，你以爲有大援在後，不想，當殺手門發覺到事情可能有變時，他們已全師而退，至於你高祥義，到時候，反而變成了隻待罪羔羊。祭祀壇上的犧牲而已，可惜，高祥義尚未覺悟而已！

現在，高祥義是决不能吐出「殺手門」三個字，他祇能設法一走了之，殺手門所傳，臨危脫身的救命大法，在他的呼喝下，希望妻子洪采珍一齊出手，一同奪圍而走。

突然，石光雷火紛飛之中，衆人祇見一條黑影，挾了洪采珍退向後園。但是，洪采珍在叫：翔兒，翔兒，洪采珍不是個弱者，何況現在她只求救自己的獨生兒子，所以，她有如一頭母虎般，雙掌一揚。

高振翔——這個可是眞正的高振翔了，他也是拚全力，希望母子會合，這就是知母莫若子了，振翔是明白母親之眞正厲害殺手所在，他是一個强扭身子着地即滾，洪采珍是雙手抖出了閃閃金影。

小鹿頭一聲大喝：「看熱鬧的，速退！」可惜，鹿不與啊，饒是你招呼得快，這麼多的人，他們全是各揣心事而來，他們的本領有別，有些善於輕身小巧，有些是硬橋硬馬，有些善於暗器，有些善於兵刃。

猝然而來的雙手金虹飛針，洪采珍希望能越亂越好，因此，她發得甚多，她根本不理會這針有毒，更不理如此的濫殺、狂發，簡直是喪心病狂，她不顧一切，只求借機脫身而已！

果然，人聲鬨叫中，你推我擁，你叫我跳，估計起碼有十來個人中了針。

針尖有毒，殺人無形之毒。

就在衆人鬼哭狼嚎之時，洪采珍是再也不理其他，身法一引，挾了兒子，道聲：「得罪！」越牆而去，可惡不可惡，打中了人再招呼，她，簡直是在開玩笑，與死神開玩笑！

「幫主！你……不動手！」

「我何必動手……殺人，打傷人，唉！難免之事。再說他們……那個沒有該打該殺之罪……」

「可是，可是，高大嫂，高……」

西門仲恭走了過來，兩個傷者本來已是傷得可憐，現在遍身是金針，頭臉更是讓金針釘了個密層層，尚幸是早被震落，被打飛而釘中，不是直打直釘，所以，不算傷得太重，不過看來是十分恐怖。

西門仲恭詳細而看了一遍，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受難受難，受罪受罪！」

「西門幫主，我們這批……」是那些鏢行中的總鏢頭，他們希望這位威震江湖的大幫主能出手，救救那些同行，他們這次來威武，根本不是來看戲，他們是別有要事，因

為，為威武鏢局推保的幾支鏢，由別幾家鏢局承保後，有些已回來了，一個個灰溜溜的，說不出話來，詳細一問：好，被劫了鏢，劫鏢的頭兒說得明白：「我們祇是賣威武鏢局的帳，別的，對不起，照劫不誤。」

當然，一言不合，就該出手，不知是人家的本領太高，還是那些鏢頭實在太沒用，一個一個，沒半個可以抵得住三四回合的，一個一個被打倒了，並且，有人眞誠的叮囑道：「回去，不是找你師父母再學功夫，而是叫你們的總鏢頭學學如何交朋友，沒有高祥慶，哼哼，你們也想走這條路，一百萬兩銀子也嫌少哪！」

這是個告誡，也可以看得出，高祥慶即使發了這麼大的財，他也不是如你們想象得那麼的容易。

「聽見了沒有，畜生！」半空中傳來一聲厲叱，而那個越看越不像高振翔的「畜牲」，不知什麼的，讓人擲了下來。

奇怪的是：他也是遍體是傷，不過，阮秀秀母子是骨節骨骼傷斷有血，而他，沒有血，傷是差不多。

一個看來五十左右的文士，斯文瀟洒的跟踪而上，高祥義，不錯，他該是高祥義，縮身在地，事實俱在，他也無法可以起來行動，「你一直不服你大哥，以為你大哥有錢不給你，而你，喪心病狂到如此程度，勾結了殺手門。」

「我從來不知什麼叫殺手門。」

「好，拿出五十萬兩銀子。」

「什麼？五十萬兩？」

「拿不出來了吧？請問，這五十萬兩呢？到哪裡去了？叫化子，嗯！畜生，就因為追踪你，這才讓殺手門幾個頭兒借機遁去，高祥義，你該說出來了，是誰與你接頭？在那兒接頭，講出來，費天甫是一定得撲滅這個陰狠而又深謀遠慮的門戶。」

「我不知你在講些什麼，不錯，我恨我大哥。」

「誰殺了你大哥？」

「是我，是我！」

「憑你的本領，能殺得了高祥慶？」

「暗算，你明白了沒有？暗算！」

「不可能！」費天甫這位江湖上人稱陸地神仙的高手，他以為高祥義在自己手中，一擧一動，決不能逃過自己的眼光，那想到高祥義是發覺了自己的混旦，實在，是自己誤解了老大，一切，更由於自己量狹，妻子的推波助瀾，好，將老大一門孤寡，鬧成了個後繼無人。

他恍然有所悟，可是悔之晚矣，他更相信了，一百萬兩銀子，實在不是高氏所有家產，可惜，五十萬兩已付出了。墊補這五十萬兩，不是個小數目，更不是咤叱可辦之事，他想到了死，對，等如一個小孩子，唸不成書，逃學了事，大人，闖了不可解的禍，死……是最方便的事了。

殺手門有脫身之紫雷珠，更有一點即死的絕情丹。費天甫也會在一個疏忽之下，高祥義是點到了絕情丹，他笑了，他在笑聲中死了，不過，他永不會明白，他不是逃避，而是他放鬆了殺手門。

洪采珍與高振翔，並不能走出羣俠之包圍，可惜，她無法永遠原諒羣俠，因為，她始終認為羣俠逼死高祥義，不能讓他們隱居納福，她是個怕窮的人，可惜，她却永遠無法將高家那多的金錢財富據為己有，她以為丈夫是個失敗者，如果，她再有機會，她依然會請殺手門，不過，她永遠無法知道，殺手門該如何的接觸。

威武鏢局是莫名其妙的毀了。

一場大風波，弄了個虎頭蛇尾，但是，那些眞正的有血有肉的大英雄們，他們不會就此算了，殺手門，其實是個可怖的門戶，由長沙一件事，他們看出來了，他們非但人才不少，並且佈局設謀，眞個是天衣無縫，該消滅這個門戶，否則，眞可能讓這個門戶，將整個武林道攪一個天翻地覆。

不過，高祥慶的後人不可忽視，傷上加傷，看來更是推近了鬼門關，然而，西門仲恭却說：「以毒攻毒，反而能有一綫之希望。」

人們是分了道，有人陪了阮秀秀母子，萬里關山去求道。

而另一批，他們是明查暗訪要追索殺手門，希望能查出個頭緒來。

（完）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書廂氣煞老夫子　打麥場上見和尚

咭！咭！咭咭！咭！咭！咭！咭咭！

七八個人頭，全是小鬼仔，彼此頭頂頭，此起彼落地叫着，咭！咭！咭咭！

一個不算大的晒穀場上，那棵樹葉茂密的老桑樹下，一羣十一、二歲的少年人，頭頂頭地圍了個圓圈，正自聚精會神的鬥蟋蟀。

鬧哄哄的喊叫聲裡，偶爾聞得幾聲蟋蟀兒的尖吭振翅大叫，引得其中一個光頭小子哈哈大笑，道：「啊！我勝了，啊哈！大將吃老帥，于阿坤的大帥完蛋翹了，嘻！」

「叭！」

一支瓦罐被摔碎在地，便看到一個粗腿粗臂的少年憤怒的一脚踩死地上的蟋蟀，沉聲道：「不玩了，眞沒面子，氣死我了！」

于阿坤摔碎自己的瓦罐，踩死自己的蟋蟀兒，但他並未離開，正聚精會神的鼓噪着替另一同伴對付他的敵人。

不料他的同伴也敗下陣來。

敵人那支大將得勝之餘，振翅發出勝利的咭咭聲，牠的主人便立刻取出一根紅嘟嘟的大辣椒做為犒賞。

大夥見這隻名叫大將的蟋蟀了不得，無不投以羡慕的眼神，只有于阿坤眼裡却露出了忿忿的眸芒。

忽然，于阿坤伸過右手搶過對方的鐵盒！

「于阿坤，你幹什麼？」

于阿坤雙目一瞪，冷冷說道：「難怪我們都被你的大將咬敗，原來你給牠吃辣椒，可惡！」

「快還給我，你管我給牠吃什麼！」

這少年比于阿坤還高半個頭，就是瘦了些，但嗓門可比于阿坤大多了。

于阿坤高擧着鐵盒子，大聲道：「你給牠吃辣椒，就是給牠吃興奮劑，不守運動規矩，犯規！」

「對，他犯規，那有大帥贏不了大將的？」

一聽到有人附和，于阿坤只一伸手，便把對方的蟋蟀大將活活的捏死了，把個鐵盒拋在地上！

「于阿坤，你可惡，打！」

「于阿坤，幹得好！」

另一個鬥敗的少年人也叫了起來。

于阿坤雙臂擋住來拳，沉聲道：「打就打，誰怕誰！」

「打！」

「打啊！」

於是，八個少年人便在這老桑樹下面捉對打起架來，倒把桑樹頂上的一對喜鵲嚇得振翅高飛上天空中。

便在這時候，半里外的大皇莊

上跑來個半百老人。

這老人家一身管家的打扮，瓜皮帽遮住大半個腦袋，人未到便已高聲大叫：「別打了！別打了！」

青着一隻右眼，于阿坤閃退三丈遠，他只瞪了老人一眼，便撒腿就跑。

七個少年人見于阿坤跑了，便也停手不打。

只聽得跑來的老人大叫：「于阿坤別跑，你爹叫你回去，你再跑回去就挨打！」

于阿坤停下脚來，回身對老者道：「我爹叫你來找我回去？」

那老者喘了口氣，說道：「你爹請來一位南山李老夫子，要你跟李老夫子唸書了，快回去！」

于阿坤用力搖了搖頭，叫道：「唸書，唸書！又是唸書！我不喜歡嘛，偏又請來個老夫子！」

老者已拉住于阿坤的手臂，道：「上回王老夫子被你氣走，這回你可要聽話，唸書是給自己唸的！」

老者拉住于阿坤往回走，後面那少年跟了上來，叫道：「于阿坤，你捏死了我的大將，你要賠！」

于阿坤回頭叱道：「賠你個頭，我被拉回去唸書已經夠倒楣的了，還賠你？呸！」

四合大院的南廂屋子裡，八仙桌子兩邊太師椅上坐着兩個中年人，桌上面一對細瓷茶碗正冒着香噴噴的熱氣，右邊的中年人前面尚放了個大紅包。

于阿坤右脚剛剛踏進門檻，便聽得左面的中年人沉聲說道：「阿坤，你又在跟人打架了？」

于阿坤退半步，低聲道：「我沒有……」

「你還說沒有？你的眼睛怎會青了一隻？」

一楞，于阿坤伸手一摸，媽的，還有點痛，剛才怎麼不痛？

「過來，給李夫子叩頭，打從今天起，你得好生跟着李夫子唸書，再要像上回那樣搗蛋，小心我剝你的皮！」

于阿坤眞聽話，立刻上前趴在地上，咚咚咚便是三個大響頭。

姓李的老夫子眼角瞟向桌上的大紅包，伸手扶起了于阿坤，點點頭道：「這孩子頭大手大一臉福相，東翁你看，孩子長得天庭飽滿，雙耳垂肩，龍鼻鳳目，四方大口，男人有這副長相，便是公相或是大將之相，嗯，好！」

「好個屁！」于阿坤心裡在罵——大帥輸給大將，打得鼻青眼腫，還好？小爺這副長相是被人打腫的，還好？

左面，于天保——于阿坤的爹，滿意的哈哈笑道：「這孩子就是調皮些，往後仰賴李夫子的教導了！」

李夫子捋着髫子笑瞇瞇地道：「調皮的孩子最聰明，東翁，老夫最怕三脚踢不出個屁的笨孩子，教他一句他忘兩句，那才氣人呢！」

于天保一笑，道：「孩子就像地裡長出的一棵小樹，總得細心加以修剪，方才長得高又直，李夫子你偏勞了！」

于阿坤垂手站在一邊，他在暗中仔細的看着這位李老夫子。

尖尖的下巴，一嘴的黑牙，唔！這人一定喜歡吃檳榔，白肉檳榔！

那雙眼睛像鬥鷄眼，這種人心黑，蟋蟀的眼睛看不到，也許就像他這種白多黑少的眼睛！

還有……哇！紅不里脊的一隻大鼻子，發起狠來一定是出氣有聲，這種人心狠手辣，打起人來要人命！

「于阿坤！」

聲若悶雷般。

于天保走了，李老夫子一瞪眼重重的看着在一旁發楞的于阿坤，低吼道：「過來！」

于阿坤走近李夫子，眨眨眼睛未開口。

「于阿坤，聽說你很調皮，是嗎？」

李夫子不知什麼時候手上多了一根二尺長的籐條，軟軟的在他面前一閃一閃的，發出「咻咻」聲！

于阿坤眼一瞪，仍未開口。

李夫子走近廂門，伸出個大腦袋往外面看了一下，回頭掩上門。

于阿坤一怔，忽然李夫子的籐條一連六七下敲打在于阿坤的脚背上，打得于阿坤兩脚跳不停。

李夫子呵呵一笑，道：「你也怕痛，是嗎？」

于阿坤咬牙切齒的不出聲，心想：「這老夫子眞可惡，哼！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李夫子緩緩坐下來，籐條點着于阿坤的頭頂，嘿嘿笑道：「這是我送你的見面禮，有人叫下馬威，我叫這是清清心，于阿坤，往後的日子你若犯錯，小心你的皮肉受苦！」

于阿坤直不楞登的點點頭，心中那股子惱恨，眞想一拳搗過去，打得姓李的夫子鼻青臉腫屎尿流！

「叭！」

李夫子的籐條敲在桌面上，重重的對心中發惱臉皮發怔的于阿坤吼道：「打從今天起，這間廂房就是你的讀書地方，裡面一切打掃由你做，這叫勞其筋骨，還有我的床舖也由你整理，每天給我倒尿壺，不許長工來做，這叫苦其心志。」

李夫子坐下來喝茶抽煙，又道：「你爹說得對，一棵小樹要細心栽培，不能叫它長矮又長歪，你知道嗎？」

于阿坤緊閉嘴巴不開口，李夫子籐條上了身，「叭」的一聲，李夫子叱道：「你啞巴？怎不回答？」

左上臂一陣痛，于阿坤大聲道：「你沒教書就打人！」

李夫子揚起籐條指着牆上掛的孔老夫子像，道：「于阿坤，你給我看清楚了，孔聖人身上還掛了一把寶劍呢！」

于阿坤一瞪眼，心中暗罵：什麼玩意，孔老夫子那劍是用來宰殺他學生的？你娘，誰還會當他學生？

李夫子指着一張書桌，吼道：「坐下來！」

于阿坤心有不甘的坐下來，便見李夫子雙手背扶的在他書桌前踱着四方步，緩緩地道：「于阿坤，三字經與百家姓你讀完了嗎？」

提起讀書，于阿坤心中不自在，木然的隨便點點頭。

李夫子道：「好，很好，不過，我先考考你。」便見他搖頭晃腦的唸道：「趙錢孫李，下一句！」

于阿坤立刻接道：「先生調皮！」

李夫子一瞪眼，又唸道：「周吳鄭王，下一句！」

于阿坤立刻又道：「先生尿床！」

李夫子大怒，一手抓起籐條要打，于阿坤叫道：「你又要打我？」

李夫子咬牙瞪眼，叱道：「不打不成材！」

于阿坤忙搖手，道：「好嘛！好嘛！我自己背給先生你聽！」

李夫子打得桌子蹦蹦響，道：「背三字經！」

于阿坤嚥了一口唾沫，背道：「人之初，性本善，我捉小豬你咬蛋，性相近，習相遠，老師高興摸八圈……」

「叭！」

籐條落在于阿坤的頭頂上，李夫子氣得直瞪眼。

于阿坤摸着頭頂叫道：「打壞了！先生！」

李夫子喘口大氣，道：「于阿坤，你是上吊的伸舌頭：果眞沒救了！」

于阿坤指着桌上大紅包，道：「先生，拿個大紅包快回家去吧，別教了！」

嘿嘿一聲冷笑，李夫子說道：「小子，你調你的皮，我揍我的人，咱們兩個是泡上了！」

于阿坤哭喪着臉，道：「何必呢？」

他口中這麼說着，但心中却在想：「泡就泡，誰怕你，過不了幾天，準叫你吳大郎下樓梯——連滾帶爬的走路！」

就在這天晚上，于天保特別置了酒席，請李夫子喝酒，于阿坤在一邊裝着一副老實相。

于天保舉杯對李夫子道：「先生，我這孩子調皮得很，從今日起，我就拜託先生嚴加管束，多多指導，來，我敬先生一杯！」

李夫子舉杯一飲而盡，放下酒杯，捋髯笑笑，道：「東翁放心，南山私塾三十七名學生，我李博天管教得他們個個服服貼貼，如今應聘東翁這裡，也只是一個學生，難不倒我，東翁放心！」

一邊的于阿坤心中冷笑——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突又聞得李夫子道：「東翁，這孩子好比兩個精明人。」

一楞，于天保道：「先生這話什麼意思？」

一笑，李夫子道：「他是聰明過了頭，也就是太聰明了，所以我要用我的方法來加以調教，有時候我會出手加以責罰，東翁不要放在心上。」

重重的點點頭，于天保道：「實不相瞞，先生是我請來的第七位先生，只要你能留下來，怎麼管教我不管，只要他能聽話，好好讀書，便感激不盡了！」

呵呵一聲笑，李夫子道：「東翁，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

于阿坤低着頭，連正眼也不瞧，這光景任誰看了都覺得一副老實樣，然而在于阿坤內心裡可正相反，他正在琢磨着歪主意，要怎麼樣才能早早把這李夫子趕出大皇莊。

猛的一聲喝叱，李夫子放下酒杯對于阿坤道：「阿坤哪，你可都聽見了？」

于阿坤點點頭。

李夫子雙目如鯉魚眼般一瞪，又道：「聽見就好，明日開始讀書，今晚開始工作，這叫半工半讀，知道嗎？」

于天保一怔，道：「先生，什麼叫半工半讀？」

李夫子道：「白天讀書，晚間做事，這還有個說詞。」

于天保就這一個兒子，他當然當寶貝，但見于阿坤頑皮透頂，有着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但兒子是心上肉，老子當然疼愛，聞得李夫子如此說，便接道：「什麼說詞？」

李夫子道：「初時苦其心志，久則變化氣質，將來做一個大大的好人。」

于阿坤心中憤怒，暗罵道：「老傢伙是哈巴狗啃月亮，不知天高地厚，好，我們就鬥鬥看誰變化誰的氣質！」

于天保已不住的猛點頭，道：「夫子，有道理，眞有你的，佩

服！佩服！」

李夫子指着門外面，冷冷地對于阿坤道：「去，把書房裡我的床鋪鋪好，尿壺倒淨，侍候我睡了以後你再睡。」

于阿坤點點頭，起身便往外面走去。

李夫子得意的笑着對于天保道：「東翁一定心痛，但此子不如此怕難成大器！」

于天保笑道：「是，是，李夫子的話有道理，很有道理。」

但在內心裡，于天保實在不是滋味，我請你來是教我兒子讀書的，這下倒成了你的小工了，像話嗎？

氣在心裡，臉上還得弩着笑，于天保又敬了李夫子三大杯酒。

李夫子也連灌了三杯，這才推桌而起，道：「夠了，夠了！阿坤已去書房，我得跟去看看！」

於是，謝師酒席終了，于天保恭敬的送走李夫子到正廳門口，說道：「有勞了，有勞了！」

走過迴廊，李夫子繞到書廂，忽見于阿坤提着個尿壺走向外面，不由沉聲道：「阿坤，把尿壺洗乾淨，知道嗎？」

于阿坤點點頭，道：「先生放心，我一定照你的話去做，再也不敢搗亂了。」

滿意的點點頭，李夫子道：「歡迎你搗鬼，因爲我……嘿……于阿坤呀，你知道你爹爲什麼三百里外去南山把老夫請來？」

于阿坤正要知道這件事，聞言眨眨眼，道：「先生，我不知道。」

嘴角一動，李夫子冷冷道：「因爲我是有名的南山猛虎，再調皮的學生遇上老夫也得打哆嗦，哼！」

于阿坤提着尿壺往外走，心中咕噥着：「別唬人了，你老小子是猛虎，我于阿坤是武松！」

想着便回過頭看了一眼，又道：「武松打老虎，哈！」

于阿坤並不急於去洗刷尿壺，他匆匆的繞到後院門外面，就在土洞石縫中找了一陣子。

灰暗中，只見他右手一雙筷子，左手舉着小燈，也不知他用筷子夾的什麼，只見他把夾到的東西全塞進尿壺裡面，方才笑哈哈的提了尿壺走進書廂。

于阿坤十分恭謹的把尿壺放在床下面，更把床鋪細加整理，小心的站在一邊。

李夫子坐在桌邊喝着茶，見于阿坤一副靦覥樣，冷冷的道：「明日一大早，你要把洗臉水端來，桌上的茶泡好，洗臉水不燙不冷，茶水濃濃的，記住，如果我沒醒來，你就站在門口靜靜的等，知道嗎？」

于阿坤忙應道：「知道了，先生！」

李夫子走近于阿坤，臉色一鬆，又道：「于阿坤，要知道老夫是在調教你，也就是變化你的氣質，使你變成個不怕吃苦又肯讀書的人，說來說去全是爲你好，這樣也不辜負你爹花銀子從三百里外的南山把老夫請來，于阿坤，你知道嗎？」

于阿坤大聲道：「知道了，先生！」

他聲音高吭，連後院廳上的于天保也聽到兒子的聲音，不由得笑對老伴道：「這位南山李夫子果然有一套，才來了一天，便把我們那調皮的兒子管教得服服貼貼，有一套，佩服！」

于老夫人嘆了口氣，說道：「我們就那麼一個兒子，眼看他挨打受罪，我的心……唉！」

于天保道：「李夫子的話有道理，小樹不修整，長大不受用，你我雖只這麼一個兒子，只要閉閉眼，裝做沒看見，孩子挨些打，也就算不了什麼！」

二老正在閒話，于阿坤笑哈哈的走進來，于天保立刻叫住他，道：「阿坤，李夫子不比前幾位先生，你如果不學好，往後有你吃的苦！」

于天保的話甫落，便又聽得于夫人道：「孩子，收收心別再胡鬧，你只要好好讀書，李夫子是不會打你的。」

于阿坤笑笑，說道：「爹，娘，明天開始我就要讀書了，我想早點睡，明日一大早還得侍候先生呢！」

于老夫人不以爲然的說道：「有長工侍候也就是了，爲什麼偏要孩子去侍候？也眞是的！」

于天保道：「這就是李夫子與人不同的地方，也叫因材施教，阿坤調皮，他是改造他！」

于阿坤走入睡房，他躺在床上眞想大聲笑，看吧！李老頭兒想整我于阿坤？呸！門都沒有！

于阿坤睡在床上瞪着眼，他在等，等着一件令他高興的事情，這件事只有他心中清楚。

只是，當于阿坤等到三更天還不聞動靜，便一連張開大嘴巴，打了幾個呵欠，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就在前面的老公雞噗嚕嚕扇動翅膀尖聲叫，天還是一片漆黑的時候，住在書廂裡的李夫子突然發出陣陣淒厲的慘叫聲。

那聲音直似遇見鬼，更似下油鍋一般，聽得人汗毛直豎，頭皮發痳。

於是前院有人拉開門來，于家的管家與兩個長工匆匆的便衝向書廂。

老管家急急的拍門叫道：「老夫子，老夫子，你是怎麼了？該不會是在做惡夢吧？」

一個年輕長工也叫道：「先生，你開門呀！」

書廂裡面，李夫子仍在哀號着，且聲音更見淒厲。

便在這時候，于天保披着外衣匆匆走來。

他驚異的道：「這是怎麼回事？」

老管家道：「夫子不開門，我們也不知道。」

于天保走上前，用力拍着門，道：「先生，你莫非中了邪，快開門呀！」

淒叫聲突然中止，便聞得李夫子厲聲吼道：「東翁，你的兒子老夫不教了，氣死我也！」

門外面，于天保驚異的道：「先生快開門，有什麼話大家好商量。」

「沒什麼好商量，套車，立刻送老夫回南山！」

老管家也道：「夫子先請開門，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轟隆隆書廂門拉開來，屋內沒有燈，灰暗中只見李夫子雙腿分開站，一副可憐相，左手還托着褲襠不放開。

他一見于天保率人進來，便厲聲戟指于天保，道：「老夫開館二十年，就沒有見過你這種頑劣兒子，于天保，你的兒子我不教了，快給我備車回南山……哎喲……痛死我了！」

李夫子的右手又伸到褲襠下去了。

東翁不叫，改口叫出名和姓——于天保，顯然問題嚴重，于天保緊皺着眉頭，說道：「怎麼啦？」

「怎……麼……啦？」李夫子怒道：「去問你的寶貝兒子，你去叫他說！」

于天保回頭對老管家沉聲道：「去把那畜牲叫起來！」

老管家忙往後院跑。

于天保手扶李夫子，道：「坐下來，坐下來好好談！」

李夫子痛得額頭冒汗水，吼道：「我怎麼坐喲！」

一個年輕長工上前扶他，道：「老夫子，我扶您躺下。」

李夫子怒道：「躺那兒？」

年輕長工道：「我扶您躺床上！」

李夫子更怒，道：「床上一灘尿，我怎麼躺？」

年輕長工一怔，道：「老夫子，你尿床？」

另一年輕長工楞了一下，道：「對了，我曾聽少爺常常掛在嘴邊說『周吳鄭王，先生尿床』，還眞有這回事兒？」

李夫子大怒，叱道：「放屁！你們不去看看，尿壺下面鑽了個洞，我拉的尿全漏在床上了！」

哈哈一笑，于天保道：「這沒關係，再換個床墊也就是了，老夫子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

李夫子沉聲道：「單只這些也沒什麼，最可惡的是尿壺裡面有幾隻大毒蝎子，哎唷……痛死我也！」

李夫子此言一出，書廂內的人都楞住了。

是的，尿壺裡面藏了幾隻大毒蝎子，誰還敢把大鳥送入尿壺撒尿？三更半夜天，遇上這種事，李夫子何止七竅生煙，他幾乎要找人拚老命了！

于天保見這光景，立刻命一個長工，道：「快取藥來替老夫子敷藥，千萬別叫毒液攻心，那會出人命的！」

一個長工往外跑，老管家已把于阿坤拉到書廂裡。

于天保不等李夫子開口，迎面便是兩個大嘴巴，狠着心痛的又踢了兩脚，沉聲道：「畜牲！是你把老夫子的尿壺鑽個洞，又捉些毒蝎子放裡面？」

于阿坤咧着嘴叫起冤來，道：「爹，我沒有，先生對我那麼關心，我怎麼會做出這種傷你老人家心的事？不是我啊！」

于天保道：「再不承認便打斷你的腿！」

于阿坤急急的道：「爹，你就算打死兒子，我也不會承認，不是我啊！蝎子到處有，誰看到是我放進去的？」

李夫子忽然揚起拳頭來，吼道：「可惡的小雜種！」

于阿坤一揚臉，道：「先生，你罵人？」

深深嘆口氣，于天保道：「李先生罵得好，我命人準備車，立刻送先生回南山！」說完回頭便走。

果然，連早飯也沒有吃，李夫子便一步一哎唷的登上大車離開了大皇莊。

于阿坤站在院子裡對他的父母道：「老夫子應該出口成章，這姓李的出口成髒，他罵我是雜種，這種人還能當先生？什麼玩意兒！」

于夫人重重的道：「我就說嘛！我們花銀子請他來教兒子唸書，可不是要我兒子侍候他，當家的，你看看，他當你的面罵兒子雜種，像什麼話！」

于天保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氣死我了！」

于阿坤整走李夫子，得意的整天笑口常開。

于天保却發愁兒子不上進，往後的日子怎麼得了？

就在第三天的下午時分，一個彪形大漢拄着拐杖一瘸一瘸的走進大皇莊，等到這大漢走近莊門前，才發現他是個大和尚。

附近，于阿坤斜刺裡往這面跑來，身後有四個少年邊追邊罵道：「于阿坤，雜種仔，有種別跑！」

忽見于阿坤停下來，回身吼道：「你們四個打一個，有什麼了不起，來吧！打就打嘛！」

門後面跑出個年輕長工，立刻衝過去大叫：「誰要打人？過來！」

四個少年見年輕的長工挽袖子要打架，立刻回頭便跑，于阿坤大聲吼叫道：「有種別跑！」

此刻，那瘸腿和尚走近莊門，對年輕長工道：「阿彌陀佛，請施主方便！」

年輕長工尚未開口，于阿坤走上前，上下左右看了和尚一眼，道：「喂，和尚，你怎麼了？」

大和尚摸摸于阿坤的頭，道：「貧僧行脚和尚，不巧這幾天身子不適，想在你們這兒借住幾日，不知……」

于阿坤道：「原來你病了，倒是怪可憐的。」

年輕長工道：「大師父，你等等，我進去向我們老爺稟一聲。」

年輕的長工往門內走，于阿坤仰臉看着大和尚。

大和尚泛灰的臉上擠了個笑，道：「小施主，見你剛才被四個少年人追打，一定是他們欺侮你了吧？」

于阿坤道：「我才不是怕他們，因爲我有些……嗯……有些理虧，所以我便不同他們打了！」

一笑，大和尚道：「怎麼理虧？」

于阿坤說道：「他們中間有個小胖子，每回打架我都輸他，哈！這回可叫我逮到機會，啊！眞來勁。」

大和尚又是一笑。

于阿坤又道：「小胖家後邊有個茅坑，坑邊有棵小樹，小胖拉屎的時候總是用右臂先攀住樹，於是……哈……我把樹根處鋸一大半，那小胖當然不知道了！」

大和尚接道：「小胖跌到糞坑裡了？」

于阿坤道：「我藏在附近忍不住笑，他們就追來了！」

說完又是哈哈大笑。

便在這時候，于天保從裡面走出來，身後跟着老管家，大和尚已迎上去，道：「阿彌陀佛！」

于天保看了大和尚一眼，回頭對老管家說道：「書廂空着，就請大師父暫住在裡面！」

于阿坤道：「對，請大師父住在書廂，總比個老夫子要好多了。」

于天保沉聲道：「你又跑出去打架了？」

于阿坤忙搖手，道：「不對，他們想找我打架，我便跑回來了！」什麼原因，于阿坤當然不敢說。

大和尚跟着老管家往書廂走，于阿坤只得先回後院廳堂，半晌，他又溜出來到了書廂房外。

只見那大和尚正盤膝坐在床邊閉目養神。

于阿坤走進前，低聲道：「大師父，大師父！」

緩緩睁開眼睛，圓圓的大臉上微露笑意，大和尚道：「小施主，什麼事？」

于阿坤道：「大師父，你從那兒來呀？」

大和尚一笑，道：「小施主，貧僧是行脚。」

于阿坤道：「什麼叫行脚？」

大和尚伸手摸摸于阿坤的頭，道：「四海飄泊，廣結善緣，小施主，說得實際些，貧僧就是無根之草。」

便在這時候，只見年輕長工捧着個木盤走進來，于阿坤一看是送吃的給大和尚，便坐到他平日讀書的桌邊。

大和尚道了謝，坐在另一邊吃起來。

于阿坤笑嘻嘻的又問道：「大師父，眞可惜呀！」

大和尚一怔，道：「小施主，什麼事可惜？」

于阿坤道：「我是說你怎麼不是少林寺來的。」

一笑，大和尚道：「少林寺又怎樣？」

于阿坤道：「聽小胖他們說，少林寺的和尚都有本事，一拳打死一頭牛，兩條腿一蹬便上了房，大師父，這都是眞的嗎？」

忽然哈哈大笑，大和尚道：「小施主，你很想學武功，是嗎？」

于阿坤慨慨的道：「想學有什麼用，可惜你又不是少林寺大師父。」

輕輕點着頭，大和尚道：「當年貧僧也曾在少林寺卓錫幾年，至於功夫嘛……也還會一些！」

于阿坤雙眉一揚，歡欣的道：「好棒！好棒！」又乜睨一眼：「眞的？」

大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于阿坤拍手笑道：「那可好，我要跟大師父學武功！」

大和尚邊吃着飯，問道：「你要學武功？學會了要幹什麼呀？」

于阿坤道：「我學會武功他們就不敢不聽我的，哈哈，小胖他們都得跪在我面前求饒，我就變成他們的大英雄了，哈……」

搖搖頭，大和尚道：「會武功不是去欺侮人的，小施主，你若不存善心，貧僧怎能做幫凶？你還是不要學武！」

于阿坤一急，忙道：「大師父，你只要教我學武功，我以後就會聽你的話，不去打架了。」

大和尚道：「小施主年不過十二三，正應該苦讀詩書，將來求取功名，光耀門楣，何苦習武……」

于阿坤猛搖着頭，道：「休提讀書二字，提起來我就頭痛，大師父，你不知道，所有的老夫子都不是好東西，一到我家就先拿個大紅包，他們都是愛銀子的人，我一見這種人就討厭！」

大和尚一笑，道：「孔聖人也要吃飯，何況是老夫子開館的人？」

于阿坤道：「聞那孔聖人有七十二門徒，學生三千衆，却原來他也開補習班哪！」

大和尚一楞，道：「什麼補習班？」

于阿坤道：「弄個私塾學堂教人唸唸書，騙騙銀子呀！」

大和尚哈哈一笑，道：「小施主你弄錯了，孔聖人教書不要銀子，後來人心大變，把教書當成發財之道，其實教書本是神聖工作，只可惜銀子害死人，使得師道淪喪，可怨可嘆！」

于阿坤一拍大腿，高聲道：「對嘛！所以我看到夫子們那種文又酸的樣子我就討厭，還讀他個屁的書！」

大和尚道：「不讀詩書難成大器呀！」

于阿坤道：「我不讀詩書可以跟大師父學武呀！」

大和尚搖搖頭，道：「貧僧不收徒弟，只怕……」

于阿坤道：「我叫我爹給你銀子呀！」

搖搖頭，大和尚道：「貧僧視銀子如糞土，從不收取銀子。」

于阿坤道：「大師父，我求你！」

大和尚放下碗筷，笑道：「小施主，學武是件很苦的事，你是有錢人家子弟，怕是很難受得了。」

于阿坤把胸脯拍得咚咚響，道：「大師父，我不怕吃苦，挨得苦中苦，方爲……方爲……」

大和尚笑道：「方爲人上人！」

「對，對！」于阿坤笑道：「我想說句有學問的話，總是只能說一半，眞是氣死我了！」

他見大和尚已吃飽，便又問道：「大師父，您好像有病在身吧？」

點點頭，大和尚道：「受了風寒，腿疾又復發了。」

于阿坤站起來，道：「大師父，您歇着，我叫長工替你請大夫去。」

大和尚伸手入懷，摸出一個藥方，道：「小施主，請他們照單抓藥就好了。」

于阿坤接過藥單，道：「大師父，你答應教我武功了？」

大和尚道：「若是你能吃苦，我便教你。」

于阿坤大喜，道：「大師父，我立刻叫小六子替你到鎮上抓藥，你等着。」

于阿坤匆匆的走出書廂房，立刻把年輕的伙計叫到後廳內，于老夫人看了于阿坤一眼，道：「你又要幹什麼？」

于阿坤道：「娘，從今天起，我要吃苦了。」

怔怔的一瞪眼，于老夫人道：「吃什麼苦？」

于阿坤道：「我也不知道，不過，娘，您別替兒子躭心，到時候妳就知道了。」

于老夫人指着于阿坤手上拿的紙箋，問道：「你手上拿的是什麼東西？」

于阿坤道：「前院來了個大師父，他病了要吃藥，這是他的藥單，我叫小六子去鎮上抓藥，娘，拿銀子呀！」

于夫人道：「要銀子找你爹去要。」

于阿坤道：「娘，我知道爹有好多銀子，可是這是幫助和尚師父，是做好事，所以我找娘要銀子，是替娘積積陰德，要叫娘活一千歲。」

于老夫人呵呵笑道：「娘不要活一千歲，我只要能看到你長大成人，有了好前程就順心了。」

說完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又道：「拿去吧！」

于阿坤把銀子塞給小六子，道：「快去抓藥！」

小六子點點頭，道：「少爺，還是要向老爺稟告一聲，要不然……」

于阿坤道：「我自會去說，你囉嗦什麼！」

* * *

大和尚在大皇莊一住三天，果然病好了。

于阿坤一大早走進書廂房，只見大和尚一指戳在櫈子上，倒立着身子大喘氣，滿頭的汗水往下滴，不由得張口結舌，大叫：「哇呀！比馬戲團的班主還棒嘛！」

大和尚擰腰提胸落下地，淡淡的道：「小施主，你起來了？」

于阿坤道：「想要學功夫，所以早早的便來了。」

一笑，大和尚道：「五更剛敲，貧僧便起來了。」

于阿坤伸頭往外看看天，朝陽已升，金霞滿天，笑道：「大師

父，你比我起得更早。」

大和尚道：「想學武功，你四更天便要起來。」

于阿坤道：「好，爲了學武功，我卯上了！」

大和尚道：「起來以後去打麥場推石滾，半個時辰不休息，你記住了。」

于阿坤一楞，道：「推那玩意做什麼？」

大和尚臉色一寒，道：「小施主，你要不要學武功？」

于阿坤道：「要，要！」

「要就別多問，否則貧僧立刻走人！」

于阿坤道：「好嘛！不問就不問。」

果然，于阿坤在第二天四更剛到便起來了。

他走到莊前的打麥場上，望着那個壓麥的大石滾直發楞，望望莊內，又不見大和尚來，沒辦法，便只得雙臂用力推。

不料推了半天，石滾只是晃了幾下。

壓麥的石滾上千斤，于阿坤只有十三歲，那有氣力推石滾？

五更天的時候，只見大和尚走過來，他臉色寒寒的看了石滾一眼，道：「石滾還在原處嘛！」

于阿坤道：「我的衣衫都濕透了，可是……」

大和尚道：「推吧，小施主，什麼時候你能把這石滾推動，而且沿着麥場推三圈，我就回來教你武功。」

于阿坤一驚，道：「大師父你要走？」

大和尚道：「不錯，總不能住在你們這裡不走吧？」

于阿坤道：「你住下來沒關係，我侍候大師父。」

一笑，大和尚道：「只要你能推動石滾三圈，我們自會有相聚的日子，記住，每天要苦練。」

于阿坤正欲再說，只見大和尚身未動人已在六七丈外，這光景就像是傳說中的縮地神功。

這一下子令于阿坤精神大振，看着遠去的大和尚，于阿坤把吃奶的力量全施出來，他用力的推着石滾，直到……

直到小六子走過來，驚訝的道：「少爺，你在這兒幹什麼？」

于阿坤已是有氣無力，說道：「小六子，你沒看我正在練功夫？別吵！」

小六子笑起來，道：「別練了，老爺叫你回去吃飯了！」

于阿坤拭着汗走回後廳，于天保沉聲道：「大師父在我們莊上幾天，你盡在磨人家，如今人走了，你也該自己讀讀書，別成天野在外面！」

于阿坤道：「爹，大師父要教我武功，我以後不再出去亂跑了。」

于天保道：「什麼？大師父要教你武功？可是人家已經走了。」

于阿坤道：「人雖走了，他還是會回來的。」

于天保半信半疑，看了于夫人一眼，嘆了口氣說道：「既然不能學文，就叫他學武也好。」

于夫人道：「學武不好，盡會找人打架！」

于阿坤道：「娘放心，我以後不出外，就不會找人打架了。」

就在第二天，四更剛過，于阿坤已到了打麥場上，不料他雙臂剛剛推向石滾，立刻一聲：「哎唷！」

原來昨日用力過猛，今日兩臂已酸痛難耐，稍一用力便肩臂刺痛不已。

怔了一下，于阿坤自言自語道：「好個大光頭老和尚，別是在出歪點子整我的冤枉吧。」

于阿坤仔細想了想，又自語道：「不對，我對他那麼好，他怎會整我？唔，老和尚曾問我怕不怕苦，對，練功夫就是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嘛！」

於是，于阿坤咬緊牙根伸出雙臂又開始推那大石滾。

不料今天不比昨天，那石滾連動也沒動一下。

東方大亮，于阿坤已是滿身大汗。

這時只見老管家走過來，手中端着蓮子粥，笑道：「少爺，喝了吧，老夫人不放心，叫我送過來的。」

于阿坤接過碗，他把蓮子粥當開水，一口氣喝下肚。

他重重的對老管家道：「石管家，你看會不會是大和尚在消遣我？」他指着大石滾又道：「他不教我武功，偏叫我夜裡起來推石滾，他是存的什麼心？」

石管家笑道：「少爺，我問你，是和尚要教你學武？」

于阿坤道：「是我求他的。」

石管家道：「你眞的知道這和尚有本事？」

點點頭，于阿坤道：「他一根指頭能倒立，本事大得很，是我親眼所見。」

石管家道：「如此說來，這和尚並沒騙你，過去我也曾聽人說過，少林寺的和尚在學武功之前，要往山下挑水多年，從山下往山上走，要登九百九十九層青石台階，挑到寺內，水還不能少，可苦着呢！」

于阿坤道：「他娘，讀書苦，練武更苦，做人眞沒意思，都是找罪受！」

（未完・一）

天下第一幫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展玉翅一行二十幾人來到合肥分舵，受到蘇義等人的熱情款待，並報告了分舵的安定局面。第二天，蕪湖分舵正副舵主亦來探望展玉翅，本對展玉翅有一絲柔情的副舵主蕭飛飛，看到香雪蘭後，頓釋去痴心。一路上，展玉翅等人發現樂知足派人暗中盯梢，展玉翅磊落的胸懷，使他們知難而退……

暗探纏身難甩　女子盯梢不放

石城有被人戲弄之感，大喝一聲，向展玉翅猛攻。

果然不愧是丐幫强人，拳脚沉猛，急而不亂，猛而不失變化，單看這一輪攻勢，已可斷定其武功在袁小冰、龔善貧及熊老祖之上。

「好，今日眞是大開眼界了。」展玉翅從容應戰，只守不攻，「咱們比了拳脚，再比打狗棒法，若石幫主連場皆北，便望彼此坦誠相向，交個朋友。」

對方之條件很低，也說得很有分寸，石城雙頰硬是一陣火辣辣地發燒，心神亦稍爲冷靜下來，沉着應付，直至此刻，展玉翅方開始反擊。他料敵機先，後發先至的打法，只三招便把石城迫退兩步，心中驚詫不已：「這小子就算自出娘胎便練武，也不可能有這等功力。」他分神之時 袖管被展玉翅撕下半幅來，同時再被迫退兩步，展玉翅道：「還未分勝負，請繼續。」

石城全神應付，奈何無論他如何變招換式，在展玉翅凌厲、無孔不入的攻勢下，都顯得蒼白無力，只有捱打之份兒，他忽然大叫一聲：「停手！」

展玉翅應聲而停，問道：「幫主有何高見？」

「拳脚石某自認不如，咱們再試試打狗棒如何？」石城不失光明磊落，敗就是敗，果然是條漢子。

「好。」展玉翅拎起一根樹枝，去掉樹葉，道：「在下因易容上道，不便携帶打狗棒，以此權充，請幫主莫怪，也無看不起幫主之意。」

石城臉色沉凝，深深吸一口氣，道：「如此石某便佔點便宜了，請！」

「還是石幫主先請，展某的打狗棒法不是太正宗，請石幫主不可有於成見，亦莫受舊規範所蒙，以免吃虧。」

「多謝幫主提點！」石城此刻已再也狂不起來，相反心情十分沉重，他一向自詡武功蓋世，在雲燕一帶也不知敗過多少英雄好漢，手下都視之若神明，今日出師不利，連失兩場，若連最後一場也敗了，他這張臉也不知該擱到那裡去，是故，第一招他竟遲遲不發。

展玉翅雙手下垂，從容悠閒之至，香雪蘭見他控制了場面，而石城也非小混混，便放了心，站在一旁觀戰，相反，石城的手下，便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喘，他們心目中之神明，居然在瞬息間被人打敗，實使人彷如在夢中一般。

沉悶之氣氛中，石城終於攻出第一招，這一招十分緩慢，亦平平無奇，直出取中宮。剛才展玉翅表面上隨便一站，空門處處，反而教他有無處下手之感，這一招只是試

探性質。

他一動，展玉翅亦動，只見他搶上一步，反迎對方之打狗棒，石城咬一咬牙，以不變制萬變，打狗棒加速刺出。猛見展玉翅手腕一翻，樹枝已將打狗棒磕開，並借力反抽對方之肩胛，連消帶打。

此刻，石城手下方知展玉翅手中之樹枝比石城之打狗棒，短了半尺有餘，他不採取近身搏鬥，根本難以制勝，是故一齊呼道：「幫主退後一點，不必與他近身糾纏。」

石城何嘗不知道？奈何展玉翅的樹枝纏得緊，雙腳跟得貼，根本離開不得。

看展玉翅姿勢手法瀟洒之至，石城已一頭大汗，誰佔便宜一看便知了，展玉翅忽然放鬆，石城立即退後一大步，再起攻勢，他仗着打狗棒比樹枝長，實行「遠攻」。

展玉翅見招破招，低聲道：「石幫主，你招式十分熟練，出手時間、部位，半點也無差錯，可惜這只能當個好教頭，比武可不能這樣一成不變。」

石城臉上又是一陣火辣辣的發燒，心裡又恨又怒，奈何自己每一招只使了一半，便爲對方所知，並迅速施以相應之招數，連消帶打，使自己大爲被動，他心裡明白，對方完全可以抓到機會上前，彌補樹枝較短之不足，但對方無意這樣做，用意只是迫自己棄棒認輸。

最後一伏認輸，待被人徹底打敗，那就更加灰溜溜了，兩種念頭在他心裡交纏不已，忽然他覺得四周死寂，氣氛有異，定下神來，但見展玉翅已退開，含笑望着自己，他不知就裡，臉上一片惘然。

只聽展玉翅道：「幫主可能另有要事未決，心神不定，此伏不算，待吃飽了飯再打如何？」

聽對方之口氣，顯然是自己敗了，可笑的是自己竟然不知道是如何落敗的，當下長嘆一聲，抱拳道：「展幫主技藝驚絕天人，再鬥十場，石某也無機會取勝，今日三伏，教石某口服心服，甘拜下風。」

「承蒙幫主錯愛，咱們交個朋友如何？」展玉翅言畢拋下樹枝伸手走前，毫無戒備，這對石城來說可是個良機，但只見他呆了一呆，收起打狗棒，也伸出手跟對方力握，他石城一世英雄，絕不能做下三濫的手段來。

「石幫主光明磊落，展某有緣相識，眞乃三生有幸！」

石城澀聲道：「幫主此言，教石某無地自容，能認識您，方是石某三生有幸，適才有所得罪，盼幫主海量包涵！」

展玉翅哈哈大笑，攜其手進入竹棚內，吩咐掌櫃多備杯碟，再上小菜，石城仍有點尷尬，展玉翅遂先介紹香雪蘭與其認識。

石城吃了一驚，脫口道：「西方仙子，您，您怎會跟展幫主在一起？」

香雪蘭莞爾一笑，「因爲小妹也爲展幫主收服，願爲他當馬前卒。」

石城噓了口氣，道：「連大名鼎鼎之『西方仙子』也爲展幫主收服，石某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小二，快送兩壺好酒來，兄弟們，今午大家多喝幾杯，待會兒都來敬敬展幫主。」

俄頃，小二把酒送上來，石城及其手下先敬展玉翅三杯，展玉翅也回敬三杯，竹棚內之氣氛登時輕鬆起來。

酒過三巡，展玉翅問道：「石幫主，是次貴幫精銳盡出，便是爲了對付展某？」

石城澀聲道：「展幫主高風亮節，絕對不會是壞人，石某糊塗，誤信小人謠言，幸勿見怪！」

「小弟沒有相怪之意，只是想知道，造謠者是誰，以及目的何在而已。」

「來見石某的是諸葛神……不知展幫主你是否認識他？」石城沉吟了一下方道：「他攜了樂知足之信，說幫主欲吞併天下丐幫，且已收買了龔善貧及齊英明，並要到安慶實行吞併之陰謀。」

香雪蘭忍不住問道：「到安慶有何陰謀？他可有說清楚？」

「他說你們要開甚麼兼併大會，先南下收拾『忠義窮不怕』，再到蜀境對付他們，最後是北上消滅敝幫。」石城乾咳一聲。「樂知足說，他在安慶已開始作反擊之佈置，只希望咱們在安慶之北，阻攔貴幫，爲他爭取時間作佈置……事實上，石某根本不知眞相！」

香雪蘭暗嘆一聲，忖道：「難怪人家說他勇而無謀，容易衝動，單憑這一席話，便相信人言，輕率南下！」當下把樂知足攻打齊魯丐幫之情況說了一遍，這一說足足說了半時辰，方把一切交代清楚。

展玉翅道：「石幫主，眞相如此，你相信誰的話都可以，不過小弟只有一個要求，希望你作壁上觀，只要不助紂爲虐就行！」

「這是甚麼話！石某好歹也是條漢子，既知眞相，豈有不助你之理？」石城頓了一頓續道：「至於將天下丐幫冶於一爐之事，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石某願聞其詳。」

「此事至今尚未有詳盡之計劃及程序，只是齊魯丐幫齊英明提議，展某亦覺得這是件好事，當然贊成，最低限度，避免同行相殘相爭，也提高丐幫之武林地位！後來袁小冰及龔善貧也同意了，若石幫

主亦同意，則天下八大丐幫，已有五幫同意；剩下的天府不怕窮、忠義窮不怕、兩湖丐幫及其他十多個小幫會縱使不同意，亦已可先着手組織了。只要咱們弄出成績來，必有人再加入，最後達成統一之目的！」

香雪蘭接口道：「至於幫主、副幫主等職位，不是由咱們定，而是由各幫代表公選，如此方能服衆！」

石城連聲道：「好，好！就算上咱們京師丐團一份，這是好事，石某絕無反對之理！」

展玉翅又伸出手跟他一握。「多謝石幫主支持！」

香雪蘭道：「咱們更希望石幫主隨咱們一齊到安慶，跟樂知足他們決一死戰！」

石城道：「絕對沒有問題，丐幫聯合起來後，石某一定推選展幫主爲聯合幫幫主，是次南征安慶，石某亦以展幫主馬首是瞻！」

「小弟再次多謝石幫主大義，不過是次南下，諸位仍然獨自行動，先在此住上一兩天，再尾隨南下，稍後小弟與香雪蘭立即上路。」

石城訝然道：「展幫主是還不相信石某？」

「非也，小弟要先穩住樂知足！你去安慶時，若見到樂知足，他若問起，便說沒遇上小弟。」

石城的副手石墩坐了過來，道：「幫主，展幫主是要咱們騙樂知足，讓他措手不及，必要時可能還能自中拿到一些對展幫主有用的『東西』！展幫主，是不是這個意思？」展玉翅大笑。

香雪蘭拋下一錠銀子，道：「這一頓，讓我這個不是丐幫弟子的人，做個小東！咱們先走，後會有期！」兩人離店上馬，向南急馳，路上又化了裝，換了衣服，以防暴露身份！

由於在路上躭擱了兩個時辰，是故待他倆到達安慶城外，已是亥子相交了，展玉翅道：「雪蘭，爲免打草驚蛇，咱們棄騎前進！」

香雪蘭自無反對之理，當下兩人將馬拴在樹林裡，然後悄悄迫近城牆，幸好安慶城小牆低，加上有許多地方城垣失修，是故毫不費勁，便進入城內。

長街寂靜，房舍全隱在黑夜之中，幸好展玉翅已來過幾次，路途較熟，很快便找到安慶分舵之地點，只是兩人不敢貿然進去，悄悄在遠處監視，等了足足有半炷香工夫，四周仍是一片死寂，連個人影也不見。

香雪蘭向展玉翅打了手勢，詢問行止。展玉翅向上指了一指，首先拔空躍起，落在屋頂上，他居高臨下看了一陣，還不見動靜，便伸手向下招呼。

香雪蘭亦躍了上來，低聲交談。「玉翅，難道咱們便在此處過一夜？」

「城內只有兩三家客棧，恐怕諸葛神已佈了線眼，咱們若在此時投店，必引人注意，是以……不如辛苦一點，在此過一夜如何？」

香雪蘭輕輕靠在他身邊，仰頭望去，漆黑夜空，有三幾顆星星在閃爍，她輕嘆道：「在這裡過一夜也不錯！」鼻端嗅到展玉翅身上的男人氣息，她一陣暈眩，不久便睡着了，發出均勻之鼻鼾聲。

展玉翅睡不着，雖美人在抱，却並無太多綺思，他一對利眼在黑暗中到處掃射，安慶分舵既然已落在樂知足手中，他不相信，他們會輕輕放過利用此設伏之機會。

皇天不負有心人，良久，他終於發現三個黑衣人，悄悄地在分舵宅子外繞了一圈，接着人往長街那頭走去。展玉翅輕輕推醒香雪蘭，低聲道：「有人，咱們跟着去看看！」

兩人沿着房舍屋頂前進，幸而星月黯淡，沒有投影，不易被下面的人發現。那三條漢子走進一條小巷，有人道：「累死人，歇一會兒吧！」

三個人蹲在地上，第一位道：「他奶奶的，每夜巡邏，走了十多天，連展玉翅的人影也沒見過，這種日子，也不知要到何時方結束！」

「全城十組人巡邏，又不單止咱們三個人，你嚷甚麼？若讓盟主聽見，你便休想有好日子過！」

第一個開腔的漢子問：「若展玉翅不來呢？」

那位似頭目的道：「你問我，我問誰？」他們說話雖然輕，但深夜寂靜，仍讓耳尖的展玉翅和香雪蘭聽得清清楚楚。

第二個開腔的漢子聲音比較尖銳。「別說了，算咱們倒霉，你以爲白天當值，日子便好過？這種鬼天氣，誰不在家抱老婆睡覺，其實，咱們綠林好漢，跟叫化子河水不犯井水，何必跟姓展的過不去？却連累了咱們弟兄每晚喝西北風。」

頭目道：「盟主也是爲了討好那姓樂的，沒有他支持，盟主那寶座還不穩哩，聽說盟主早就想收拾那陸老頭子，只是姓樂的不願意，他要先收拾姓展的。」

尖聲的道：「上次姓樂的不是給姓展的打敗了麼？他憑什麼敢再跟姓展的作對？」這問題也正是展玉翅最關心的，是以更加凝神而聽。

不料那頭目仍是那句話：「你

問我，我問誰？咱們做下人的，只有聽命令的份兒，知道得越多，越是危險，夥計呀，咱們還是再去轉一回吧！」

其他兩個不敢違抗，乖乖站了起來，第一個開腔的嘍囉嘟噥道：「他們在宅內睡安穩覺，只苦了咱們。」三人越走越遠，終於聽不到聲音。

展玉翅低聲道：「樂知足果然在宅子內等咱們闖進去，哼，少爺便偏不信邪。」

香雪蘭忙道：「玉翅，你莫忘記，咱們此行是鬥智，不是鬥力，等徐堂主他們來了再從長計議。」

展玉翅沉吟道：「有理，不過咱們先到分舵那裡看看。」當下兩人飛越小巷，到得對面，仍然踏瓦前進，不久便到了分舵附近之民宅，忽然兩人同時伏下，原來分舵宅子屋頂，有個人影冒了起來，似有人在伸懶腰，展玉翅心頭一沉，忖道：「諸葛神果然不同一般，他手下竟能長時間伏在屋脊後，差點給他瞞過。」

心念未了，那人影又縮回屋脊後去了，展玉翅當機立斷，道：「咱們出城去吧！」當下覓路出城，到得樹林方停下來。

香雪蘭道：「咱們先上樹，好好睡他一覺吧，說不定明天便有一場惡鬥。」

展玉翅上樹斜靠在樹枝上，雙臂抱膝仰躺問道：「雪蘭，你猜龍侶軍及顧愛到了沒有？」

香雪蘭反問：「你怎不問我陰三娘到了沒有？」

「我猜她早已到了，亦匿在分舵裡面。」

香雪蘭則道：「我猜龍堂主及顧堂主也早已到了，而且七成已落在對方掌中，是以我方會勸你等徐堂主來了，再作計議。」

展玉翅冷笑道：「我有辦法迫他們離開分舵！」

香雪蘭問道：「你有何辦法？」

「先睡一會兒，到時再告訴你。」

不久，天色已亮，展玉翅道：「雪蘭，妳把馬匹拉到遠處去，我先進城打探，咱們中午在香江酒樓見面。」

香雪蘭沉吟道：「好，不過我有個條件，在中午之前，不許你有所行動，只准你打探消息。」展玉翅答應她，便先進城去了。

白天安慶城跟晚上完全不一樣，此地居民起得早，大清早，食肆茶館便早已坐了不少食客，街上行人亦多，尤其是低級食館，早已高朋滿座，食客看來都是靠江吃飯的苦哈哈。

展玉翅故意先到低級食肆吃早點，可惜這些人根本無人提到安慶分舵的事。他估計必有門下弟子混在裡面，只是彼此化粧認不出來，展玉翅也找不到人查詢。他穿一身華麗衣服，坐在那裡已十分顯眼，再問丐幫的事，更加突兀，是以匆匆結帳出店，邊走邊咕噥地道：「吃個早飯，都沒半點安樂。」

說着看見附近有間比較高級之食肆，又鑽了進去，這裡食客稀疏，也清靜多了，展玉翅挑了個向着大門的位子坐下，喚了碗麵條，一對眼睛暗中搜索。

食客絕大部份均是當地上了年紀的人，這些人來此只爲生活添點情趣，或提鳥籠出來溜躂，或找個舊友閒聊打發時間，因此說的都是些生活瑣事。

小二終於送上麵食，展玉翅吃了一半，正在失望時，忽聞有人低聲道：「老蘇，這兩三天，好像平靜起來，那些人莫非都走了？」

展玉翅悄悄望過去，只見旁邊那桌坐了三個老人，桌上還放着一籠相思鳥，便凝神偸聽。

那在弄鳥的老兒，抬一抬頭道：「那有這等好事，他們是匿了起來，今早老漢提鳥去江畔溜躂，還看見他們三五成羣，荷刀帶劍在巡邏哩！」

另一位長着小山羊鬍子的道：「管他們走了沒有，只要他們不擾及百姓就好，嘿嘿，這干人剛來時雖然兇悍，但也有個好處，你們有沒有發現，從此之後，再也看不到一個叫化子，咱們出入也輕鬆多了。」

展玉翅聽了，心裡有股說不出的滋味，弄鳥的老兒又道：「他們也是匿起來，城內有這麼多叫化子，那羣人殺得乾淨麼？今早老漢還見到『城隍獨臂將軍』哩，他化了裝，老漢差點被他瞞過，若不是他那獨臂的特徵，老漢也會認爲已沒有半個叫化子了。」

第一開腔的老頭，身材奇瘦，但精神却還健旺，衣飾講究，看來家財不少。「他還在城隍廟棲身？」

「他那有這般傻的？老漢是在周寡婦家門外看見他的，他一見到老漢便縮了進去，唉，這年頭，寡婦連叫化子也搭上了，眞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啊！」

山羊鬍子的笑嘻嘻地道：「那周寡婦正在盛年，樣子雖然不怎麼樣，但皮膚白晰，還有那個身材……」他用手在胸前比劃了一下，其他兩人都笑了。「獨臂將軍眞是交上桃花運啊！」

瘦老頭笑罵道：「瞧你這副德性，莫非看上周寡婦了？可惜被人捷足先登了！」

山羊鬍子的說道：「老白，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朽那傢伙不中用已有三五年啦，還能生這個念頭

哇？倒是你老當益壯，若有興趣，不如由小弟做個媒，讓你跟她好上一好……」說到這裡，三個老頭即發出一陣淫笑。

弄鳥的道：「要說做媒，該由老漢做！你可知道小弟跟那豆腐西施，論起關係來，還沾了點親戚邊兒！」

瘦老頭道：「別再開小弟的玩笑了，聽說你那兒媳婦又有喜了，這次若是生個胖小子來，可得請咱們喝一頓……」三人仍然是廢話連篇，展玉翅的麵也吃光了，當下結賬出門，他已找到了線索，自然不會浪費時間。

展玉翅雖然不知道周寡婦家在何處，但既然她是賣豆腐的，又是寡婦，問起來便容易了。

果然，他一問起「豆腐西施」周寡婦，便有人給他指點路徑。展玉翅依址尋去，只見那豆腐店子，只一個三十出頭的婦人，相貌平平，皮膚却十分白晰，就像她賣的豆腐般。此時，木格上之豆腐只剩下十來塊，旁邊放着一叠空格子，看來生意不錯。

展玉翅在打量她，她亦在打量他，周寡婦忍不住問道：「瞧你不像買豆腐的，可咱這裡沒賣豆腐腦，你到別家去吧！」

「我不是買豆腐的！」展玉翅走進店去，周寡婦有點驚慌地往後縮了一縮。「你不用驚怕，我只是來找一個人：『城隍獨臂將軍』……」

他話未說畢，周寡婦已叫了起來：「我不認識甚麼將軍，你不要來擾纏，走走走！」

展玉翅低聲道：「我是他們幫主，特來找他探聽消息的，煩你代傳一下，請幫忙！」他摸出一錠銀子來，放在木格上。

周寡婦仍一個勁地搖頭：「我早已說過，不認識甚麼將軍，你再不走我可要呼叫了！」

不料裡面傳來一聲咳嗽，道：「放他進來！」展玉翅不理周寡婦，掀起布帘進去，只見灶旁坐着一位高大的漢子，穿着倒算整齊，左袖管空盪盪地飄動着，他見到展玉翅立即問：「蘑菇，溜那路？甚麼價？」

展玉翅從容地道：「來找子女的！甚麼價，杆上的！你甚麼價？」

「獨臂將軍」臉色一變。「安慶小伙頭，你是那一條杆的？拜過甚麼爺？」

「拜的是沙老爺子，杆是四海通優悠！」展玉翅見旁邊有根吹火棒，便拿了起來，打了個手勢，表明自己是幫主，那斷立即俯身行禮。

「報上名來。」

「周大典拜見展幫主。」

「坐下說話，」展玉翅道：「你先把安慶失陷的事，仔細說給本座聽。」

「是，」周大典突然提高聲音對外面說道：「妹子，你去找老孫，告訴他杆上來了，請他跟未死的弟兄來一趟，並請他們小心行動，由後門進出，你去給他們引路，關店！」

「老孫窩在那裡？離此遠不遠？他在分舵供甚麼職？」

周大典道：「跟屬下一樣是位副香主……唉，目前五位副香主，只死剩咱們兩個了，三位香主則全被殺了……對了，老孫他住在不遠的地方，窩在他的一房遠親那裡！」一對眼睛閃爍，好像怕有人鑽出來般。「幫主，只你一個人來麼？」

展玉翅點點頭：「我先上路，脚程又快，他們大概還得過兩三天會到，龍堂主及顧堂主到了沒有？」

周大典嘆了一口氣：「到了，可惜寡不敵衆，已落在狗賊們手中，屬下勢單力薄，不敢輕舉妄動，唯有在此等幫主之救兵。」

「分舵是甚麼時候落在對方手中的？他們來了些甚麼高手？」

「這件事，還是由屬下從頭說起吧！」周大典又嘆了一口氣，展玉翅忽覺他的嘆氣聲十分生硬，耳際又聞他道：「分舵是在上月廿日夜落在狗賊手中的，算起來，至今已足足十五天了。

「那一夜，天上無星無月，咱們正在沉睡，忽然聽到門板聲響，接着火光大亮，屬下頸上已多了一把鋼刀！唉，眞是慚愧，竟然就此落在對方手中……」

展玉翅截口問道：「既然落在敵人手中，今日又如何能在此安居？」

周大典呆了一呆，道：「幫主，您不也心急，且聽屬下慢慢說來！」他嚥了嚥口水方續道：「當時，被推出大廳的尚有典舵主及穆香主等人，而襲擊咱們的，全都是蒙着臉的漢子，後來咱們才知道他們都是綠林好漢！

「爲首那位狗賊，身材略矮，但聲音明朗，他要求咱們不許掙扎，被縛起雙手雙脚之後，絕對不會殺害咱們。他話未說畢，忽然劉副香主大叫一聲：大家快逃！他把制住他的人用力撞開，那人虞不及此，被撞飛後，正好碰開控制屬下的人，是以屬下也暫時恢復了『自由』。

「老劉又向那賊首衝過去，而屬下則搶了把鋼刀，便在大廳裡鬧起來，如此一來，也解救了好幾位弟兄，可惜，對方人多，咱們寡不敵衆，最後……」

周大典又嘆了一口氣。「最後，老劉被賊首擊至重傷，臨走時叫咱們先逃，而屬下最感可惜的是，沒有救下典舵主。」

「你便是這樣逃出來的？之後便一直匿在這裡？你跟周寡婦有關係？」

周大典道：「她是屬下之堂弟婦，兵荒馬亂，不來投靠她，一時也不知該匿在何處才安全。」

「你說孫副香主住在何處？離此很近？」

周大典微微一怔，道：「奇怪，怎地她去了這麼久？」

「茅厠在那裡，本座要去方便一下。」

周大典引他到後屋，指一指一扇木門，道：「幫主，裡面有馬桶。」

展玉翅進內關上門，發覺周大典仍站在門外，他倏地將門拉開，道：「老周，本座覺得情況有變，說不定令堂弟婦行踪敗露，咱們先到屋頂上避一避。」他不由分說，拉開後門，扯着周大典躍上屋頂。

周大典拍拍胸膛，道：「我的媽，幫主，你眞能哪！」

「快伏下！」展玉翅一手將他按下，另一手已抵在他暈穴上，周大典登時不知人事。展玉翅探頭向遠處望去，仍不見周寡婦回來，乃跳下去，到周寡婦家，用木炭在門板上寫着一行字：去江邊。字跡十分潦草，造成匆匆留言之表象，然後推開後門，再躍上屋頂，把周大典之身體，塞在一家大戶之屋簷下，然後向江邊急馳而去。

他懷疑周大典，但沒有証據，只好設法引對方暴露。他並不去江邊，而是去城門附近的一棟民房屋頂伏下來，他要等待狐狸露出尾巴。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方見周寡婦帶着一位四十多歲，皮膚黝黑的中年漢子，快步出城而去。展玉翅已斷定那漢子是位叫化子，且九成是孫副香主。

自從他倆出城之後，出城的人便多了起來，展玉翅這可分不出誰是敵誰是友了，他迅速解下外袍，露出裡面的一套文士衫來，又抹掉臉上之易容藥，再換一副「面孔」，然後從容出城，往江邊走去。

安慶城離江也只有幾十丈遠，江邊碼頭不少，有乘客用的，也有載貨用的，人來人往，碼頭上一片鬧哄哄，展玉翅眼尖，遠遠便見到周寡婦，當下舉步走去。

周寡婦和那中年漢子，抬頭四處瞻望，此時，圍在他倆身邊的人可不少，男女老少都有，展玉翅心中暗暗冷笑，腳步絲毫不慢。

走到那附近，便聽中年漢子低聲道：「說不定咱們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了，不如趕回去吧！」

「別毛躁！」旁邊一位三十左右的壯漢低斥道：「再找一找，那小子未必能識穿咱們之陰謀……只是周大典爲何不留暗記？」他雙眼突然瞪着周寡婦，厲聲問道：「莫非你們嫌命長，跟咱們玩手段？」

他還未說畢，展玉翅已經過他們身邊，仍向前走，這裡碼頭衆多，趕搭船之商旅本就不少，以致絲毫沒有引起別人注意，他逐漸走遠，但他們之對話，仍然聽得到。

只聽那中年漢賠罪道：「三爺，咱們就算吃了豹子膽，也不敢拿這種事跟你開玩笑。」

那被喚做三爺的壯漢道：「諒你們也不敢，那就一定是你們露出馬脚了，老子不管這個，只要抓到姓展的，便恢復你們自由。」

以後的話，因爲距離太遠，已不復聞，展玉翅回頭一望，見沒人注意到他，便斜竄幾步，折回城中了，他躍上屋頂，把外袍打成包袱，掛在肩上，在小街小巷裡疾走，重回周寡婦豆腐店。

他當然不會貿貿然進去，而是轉到屋後，忽然有人低聲斥道：「幹什麼的？滾開！」

原來後巷已有人埋伏，展玉翅裝出一副緊急的樣子，道：「咱是過路的，因人有三急，是以進來找個方便的地方。」

那漢子揮揮手，「這裡沒有茅厠，快滾！」展玉翅不想打草驚蛇，便匆匆退出去，心中雪亮，看來諸葛神派了不少人出來，那麼安慶分舵不是在唱空城計？展玉翅看看已近正午，恐香雪蘭擔心，是故只得先到香江酒樓。

不料香雪蘭來得比他還早，已據案坐在那裡等候他了，展玉翅向她長長一揖。「表妹久候了，小兄實在該死，因路上躭擱，是以來遲了。」

「自家人不必客氣，但不知表哥口味是否有變，因此小妹還不敢點菜。」

展玉翅坐下，匆匆點了兩三個菜，便以「傳音入密」之法，將情況告之香雪蘭。香雪蘭問道：「玉翅，你準備如何破解？」

「目前咱們對敵人所知還少，是以我準備待摸清楚情況之後才動手，你意下如何？」

香雪蘭抿笑一嘴。「本就該如此，我就怕你太魯莽衝動，只好急急來此等你，怕你冒失犯錯，不過如今最要緊的是吃飯，你看，菜都擱涼了。」

經她一提，展玉翅也覺飢腸轆轆，當下兩人匆匆吃飽，展玉翅道：「妳先去城內歇一夜，明天出城攔截他們，要他們且緩進城，必要時只放三幾個人進來，作跑腿及聯

絡，還有，請石城與對方虛與委蛇，望能探到對方之陰謀及行止。」

「那今晚我在何處過夜！」

「斜對面有一家叫慶安客棧的，裡面的上房還不錯，便到那裡投宿，我會聯絡妳。」

香雪蘭急問：「你準備去豆腐西施那裡？」

「不，算算時候『獨臂將軍』已快醒來，我得再去爲他封穴，今晚妳帶他出城，仔細拷問，也許能搜出東西來。」

香雪蘭沉吟道：「下午我便想辦法將他帶出城去，先拷問他，然後今晚向您報告，如何？」

「也好，可得小心！小二看賬！」

展玉翅帶香雪蘭到藏「獨臂將軍」周大典之處，向她打了個手勢，便故意道：「表妹，你先回客棧，愚兄到街上溜躂一下。」

兩人分手之後，展玉翅很想把周寡婦逮住，以便仔細問一下，說不定那婆娘知道得比周大典還多，可是又怕打草驚蛇，他信步在街上走着，不斷轉頭望着兩旁之店子，心念難以遏止。

周大典失踪，對方是否懷疑自己？自己之身份已經暴露，如何混進安慶分舵？典鰲及未死之分舵弟子，被囚於何處？

他忽然下定決心，先不抓周寡婦，且把老孫弄來！心念一動，雙脚已隨之移動，向來路走回去。尚未到周寡婦之豆腐店，已見一股濃烟瀰佈天空，他暗叫一聲不妙，加速走過去。

待他走到那裡，只見豆腐店焚燒起來，火舌不斷自內捲出，鄰居們手忙脚亂地用水潑淋，但看來收效不大。展玉翅猜不出豆腐店失火之原因，一對眼睛在四處搜索。果然見人叢裡面也有人用同樣的眼光在搜索。

展玉翅故意問旁人：「這店子爲何會起火？」

「咱們也不知道，今天靠午好像有不少人在附近巡弋，後來不知怎樣便冒出烟火來！」一位老頭低聲道：「小哥你是外地人？唉，這是是非地，你還是趕你的路去吧！」

「這是甚麼店？如果是有人放火，目的何在？」

「說起來也可惜，店主成親不久便病死了，留下一個年輕的寡婦，那女人一對手也伶俐，把豆腐做得比丈夫還好，也漸漸出了名，唉，女人一出名可就不是福啦，三天兩頭有些淚子上門尋衅。周寡婦守得住貞節，却也不勝其煩，後來她也找到靠山，情況才好起來。」

「她找到甚麼靠山？」

「先是找到一位城內混混的頭目叫梁山的，呸，梁山有甚麼好法，他那斷只是條毒蛇！周寡婦大概也發現他不像話，後來又找到一位乞丐頭目，也是姓周的，那些蜂蜂蝶蝶才沒再上門！唉，小婦人也夠可憐的，就怕她困在裡面這不就……唉……」

旁邊有個青年接口道：「洗大叔你放心，今早俺便見她關店外出了，像有甚麼急事的，她一定不在裡面！」

展玉翅料這些人所知有限，聽到這裡便走了。他走了幾步，便發現有人跟着他移動，當他走進另一條小街時，就更加肯定自己被盯梢了。

盯梢的人大概是無名小卒，所知有限，是故展玉翅準備將其甩掉，可他快速穿過幾條街，被人盯梢之感覺絲毫不減，他心頭一跳，忖道：「難道身份暴露了，對方竟派高手跟踪？」

展玉翅忽然改變主意，向南城門走去，一直走至碼頭，正好一艘小船要收搭板，他問道：「前輩，是不是要到對岸的！」

船老大表示是，展玉翅便上船去了，不料背後跟着一個人上船，展玉翅回頭一望，不由怔住了，因爲跟着他的人，竟是位婦人！

展玉翅坐下，船便慢慢駛離碼頭，他悄悄打量那女人，覺得她絕對不是一路跟着自己的人，因爲這婦人一看便知不曾練過武，憑她根本追不上自己之脚程，那麼她是做「接力」的，還是自己疑神疑鬼，把平常百姓當作是敵人？

安慶這一段水面比較寬，也比較深，小船先沿岸駛了兩三里才開始向江中駛，水流加急，小船開始顛簸起來，展玉翅發現那婦人有點緊張，雙手抓住坐板，指甲都發白，他一顆心登時鬆了下來。

小船有驚無險地在對岸停泊，展玉翅故意讓其他搭客先上岸，不料那婦人也同他一般心思，最後只剩下展玉翅和她兩個人，展玉翅走上前道：「大嫂，這搭板太長，不好走，我扶你上岸吧！」

那女人有點慌亂，支支吾吾的，先踏上搭板了，展玉翅走在她後面，江風頗急，尤其在這嚴冬之下，人不在搭板上，也被風吹得搖搖晃晃，但那女人脚步却甚穩。展玉翅心頭又是一動，驀地左脚用力一踩，搭板立即下彎，但那女人身子一晃即站穩，他不由暗嘆一聲：自己走眼了。

這女人裝得眞像！她臉上一定也是易過容，自己才會看走眼！此刻心頭已經雪亮，也想好了對付她的辦法。當下走前抓住她一條胳臂，道：「大嫂慢走！」手掌覺得對

方臂上之肌肉立即繃緊，但隨即鬆弛下來。

踏上實地，那女人低聲道：「多謝大哥！」

展玉翅鬆了手問道：「大嫂要去那裡？」

婦人稍沉吟才道：「賤妾要回娘家串門子……聽說堂哥病了……」

見鬼！串門子爲何不帶禮物？展玉翅道：「我要去九華山許願，如果是同路，倒可結個伴。」

「賤妾娘家在銅山，倒是有一小段路同行。」

「你到銅山？哦，還有五六十里路哩，爲何下午才過江？今晚那趕得及？而且聽你口音，也不太像是皖南的口音，這倒奇怪了！」

那女人加緊步伐，喃喃地道：「你這男人怎能這樣？男女授受不親，你再敢歪纏，我可要呼叫了……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哪有男人像你這樣囉嗦的！」

展玉翅已認定這是條「大魚」，當然不會輕易放過她，心中暗笑：「看你什麼時候露出尾巴！」嘴上卻道：「大嫂不要相怪，我從皖北走了半個多月，一路上沒人作伴，無人陪說話，憋慌了，是以才這般嚕嗦，你莫見怪，老實說，如果你是男人，我也不會跟你多說。」

那女人身子一抖，問道：「這又是什麼原因？」

「我女人病了半年多，表妹又出嫁了，嗯，已四個月沒近過女色了，身體憋得更難受。」

那女人立即向旁挪了一挪，叫道：「你別亂來，我，我不是好欺侮的。」

展玉翅哈哈笑道：「你放心，你可知道我老婆及表妹有多美？正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你那副尊容，引不起我的興趣，只是覺得跟女人說話，比較有趣而已，我還怕你會打我主意哩！」

那女人氣得身子不斷抖動，她走在前面，看不到表情，但展玉翅却樂得幾乎笑破肚皮：「你別生氣，只要你不打我的主意，大家不是可以相安無事麼？」

忽然一陣寒風吹來，展玉翅鼻端嗅到一股淡淡的腥氣，心頭又是一跳，見路旁有座樹林，忙道：「我便急要找個地方解決，大嫂且等我一下。」

展玉翅不管她有什麼反應，便走進樹林，眞的撒起尿來，尿液的沙沙聲中，他還聽到一個斷續而又輕微之沙沙聲。

忽然展玉翅一個急轉身，只見一條青竹蛇，自地上跳起，展玉翅眼明手快，食中兩指一夾，正好夾住七寸，那蛇便像繩子一般垂落，他用力將青竹蛇抛掉，縛好腰帶走出樹林。

那女人正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瞪着他，展玉翅叫了起來：「喂，你沒有偷看我撒尿吧！」

女人啐了他一口，走至前面，展玉翅道：「你身子本來很苗條，何必故意穿這麼多衣服？」

「你不知道天氣冷麼？」

「天氣冷與在臉上塗易容藥有甚麼關係？難道那藥膏可以禦寒？」

女人身子又是一抖，淡淡地道：「你不要胡說八道，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天色逐漸黑了。展玉翅又逗她：「大嫂，天黑了，咱們還走不走路？我最怕天黑了。」

一陣烈風吹來，那女人忽然叫了一聲，展玉翅忙問：「有什麼事？」

「我讓沙子吹進眼睛了，快替我吹一下！」那女人停步轉身，雙手不斷在眼部上揉動着。

「替你吹一下，沒有問題，可你不能乘機打我主意。你把手拿開，否則叫我如何吹？」他左手按住她頭頂，湊嘴過去，那女人雙手慢慢鬆開，嘴角却閃過一抹令人難以了解，也令人難以察覺之笑意。

（未完・十三）



傷心小箭

撞破好事被誅殺　部署戰役張網待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商生石、夏尋石、秦送石終於找到了王小石，他正與何小河、梁阿牛在勘察菜市口的地形，一聽溫柔身陷風雨樓，連同張炭、蔡水擇、吳諒也遭厄，隨即趕回象鼻塔，部署停當，吩咐救老唐、大方的事交由朱小腰領導，不行就由七哥主持大局，他單刀匹馬赴風雨樓……而在留白軒的張炭、蔡水擇已從白樓第二層攻入第七層……

同一時間，張炭又已攻到，白愁飛右手拇指「噗」的射出一縷劍風，在張炭掌勁發出之間，迎面射去！張炭這次坐馬橫身，以右掌硬擋一指。

格的微響，張炭右手中指指骨遭指勁擊斷，但他右掌五指撮合如啄，向白愁飛急攻一招。

白愁飛手揮目送，宛如樂者把玩絃絲，見招拆招，佔盡上風，但這一下，陡覺對手那一啄，竟是自己「驚神指」指功。

他剛才發出了一指「小雪」，而今竟以五倍之力回襲。

他不由得大喫一驚：這小子是幾時學得自己「驚神指」的？

白愁飛應變奇急，右手其他四指立即以「大雪」指訣，疾彈出去，封住了張炭來襲的五縷「啄風」，並在刹間已强祭起兩倍「小雪」的神功，把他强震出丈外！

張炭猶如着了一記爆炸。

然後他立時銳意反攻。

這兩人，都很煩纏，宜立即殺了！

但這同時，他忽然發現，身上有七八處忽然一痲！

* * *

原來他身上至少有七八處，已爲蟲所噬！

他剛才彈向「刀蟲」的那一指時，刀上那些紅色的蟲全給他一指震散，但並沒有完全死去，有的竟從有色成了無色，悄沒聲息的落到他沒穿衣服的身上！

他太輕敵，以爲以五指一式，破去了火孩兒的「刀蟲」，又因張炭施「反反神功」，反攻指勁，吸住了他的注意力，致給「刀蟲」上身，奇險萬分！

他心中一凜，嚇得急退。

蔡水擇趁此急攻，惜他手上已沒了趁手兵器。

這時，忽聽一聲輕叱：「我來幫你！」

只見「前途無亮」吳諒已殺了進來，猛步跨前，以他的「黑刀」直戳白愁飛背門！

蔡水擇趁機喘得一口氣，反手自懷裏掏出了一個楊桃型的「兵器」來。

但他還沒發動，已聽張炭大吼：「小心……」

小心？

小心什麼？

他一時還沒看清楚，卻知道張炭已發了狂般疾衝了過來，右掌除中指之外，如戟直插向吳諒。

蔡水擇這才把眼光落在吳諒身上。

可是已遲。

吳諒的「黑刀」已奪地插入了他的左脅，黑色刀尖自右脅穿了出

來！

血本來是什麼顏色的。

紅色的。

而今他流出的來的血，竟是黑色的。

那是因爲刀太毒，使他的血馬上轉了色！

* * *

庭園寂寂。

這兒本來就是「六分半堂」的第一重地，雷純閨房「踏梅尋雪閣」的庭院。

這裡有老梅三百廿四株，每到冬至春寒，梅香撲鼻，花落如雨。

前幾晚都下了雪，今晚有風沒有雪，寒意沁人，雪微消融，然而地上的雪卻迅速裂開。

一陣軋軋連聲，地面裂開了寬約五尺的隙縫。蒼穹裡沒有月，星光很燦爛，彷彿上天正舉行天神的夜宴。

機關發動，地面洞開，裏面似乎坐着一個人。

這人趺坐在那兒，如老僧入定，不知已坐了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多少時辰，甚至不知他是否已然坐化。

誰？

這個住在地底裏、六分半堂內、雷純閨閣下的人！

「你好。」雷純對這地底裡的人很客氣。

「妳好。」地穴裡的人對雷純也很客氣。

「今晚一切都還好吧？」

「還好，只是夜空的星太繁亮了些。」

「地面的人今晚更熱鬧。」

「哦？」

「時候到了，他們已打起來了。」

「是誰跟誰？」

「白愁飛在『留白軒』抓了溫柔，張炭和蔡水擇爲營救她而殺上了白樓，宋展眉和洛五霞等人在風雨樓外展開了包圍，不久定會打起來的。」

「可是王小石仍未出現，不一定會打得起來。」

「王小石一定會出現的。」

那地洞裡的人略一沉吟，終於還是問：「何以見得？」

「溫柔失貞，張炭遇險，火孩兒遭厄，你說王小石會躲着不見人否？他跟白愁飛遲早有這一仗，避不了的。」

「妳說的對。」

「所以，你的時候到了。」雷純婉然一笑：「一切你都瞭然於胸，期盼已久，你只是沒說出來，裝不懂而已。」

地底裡的人默然。

「今天晚上，是你多日以來枕戈待且的日子。你苟延殘喘，就等今天，這是你夢寐以求的日子。現在時機到了，一如我跟你約定了的，我助你去報大仇，完成夙願。」

半晌，那人才有氣無力但十分尖銳的問：「妳爲什麼要幫我？」

雷純的眸子深邃別緻，淺淺一笑，也十分嫵媚：

「你的崛起取代了六分半堂，五年來，你的勢力把我們堂裡的人打得抬不起頭來做人，你又並未履行婚約娶我，還殺了我的父親……你說，我爲什麼要幫你？」

然後她又嫣然一笑，萬分地驚艷：

「也許，就爲了我不幫你，現在還有誰來幫你，誰還幫得了你這一點吧！」

她那麼漂亮，語音嬝嬝動人，人又單純極了，但隨口說出去的話，却直如一記閃電，一道驚雷。

「來人哪，起轎，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他也一定非常意外，說不定還會十分驚喜，」她說。笑起來眼眸嫵媚，梨渦淺笑，別具溫柔。

* * *

蔡水擇沒料吳諒會倒過來給他致命的一擊。

吳諒一刀得手，黑刀猶在蔡水擇體內，但仍不及抽回，張炭的右手四指已戳向他背門上。

張炭的攻襲來得好快！

且奇！

吳諒本要反肘倒撞了出去，但張炭這四指剛吸收了白愁飛「大雪」四指的功力，吳諒如何抵擋得住？

張炭第一指已卸去了他的肘勁。

第二指已洞穿了他的肘部關節。

第三指竟把他整隻手臂彈飛出去——跟臂部扯裂斷掉然後才「飛」出去！

第四指則捺在吳諒背門上。

吳諒慘嚎、吐血、倒地、歿。

喫驚的是白愁飛。

這倒使他見識了張炭的「反反神功」奇效。

更吃驚的是張炭。

原來白愁飛的「驚神指」眞有驚天地而泣鬼神之力！

但他傷心更大於驚心：因爲蔡水擇已遭了暗算！

這使他十分自責，十分追悔，因爲他竟不及告訴和提醒蔡水擇：他在四樓窗戶望下去之際，另一件發現的奇事便是……

吳諒在「風雨樓」的子弟中，不是在苦戰，也不是在突圍，而是在跟梁何、歐陽意意交頭接耳的在密議！

所以他對吳諒早有提防，因此吳諒的「黑刀」一出手，他就馬上出手。

但還是遲了。

他不及救蔡水擇。

他只能殺了吳諒，但挽不回蔡水擇的厄運。

他就是因見吳諒行動怪異，以爲蔡水擇是內奸，所以才沒有及時把吳諒有變的事告訴火孩兒，而致蔡水擇不提防中遭了暗算！

白愁飛已一個箭步，掠了過來。

張炭十分清楚，自己憑「反反神功」，還能勉强抵擋兩三招，但久戰必敗。

何況他已失去了蔡水擇的支持。

而白愁飛隨時都有風雨樓弟子的支援。

依目前的情況：他們是輸定了，也是死定了。

那麼溫柔該怎麼辦？誰來救她？

* * *

出乎意外的是：

蔡水擇突然拔出了「黑刀」。

黑血疾噴。

血雨淌落在溫柔的胴體上。

白愁飛一晃身，一指捺向蔡水擇。

他用的是左手尾指。

張炭再沒有猶豫的機會，右拳一迎，以拳擊白愁飛。

白愁飛忽然彈出了右手尾指。

這一指彈得獨特怪異，張炭別無選擇，急遞左拳，硬接這指。

這一來，「反反神功」已不能成功將兩道指勁化解，更不能轉爲己用，反而一齊左右夾攻體內，張炭大吼一聲，鼻孔、耳孔、瞳孔一起流出血來。

這一招，硬接下來，他已喫了大虧。

這一次，白愁飛已在上一回交手中覷出了他功力的破綻，然後一招攻破。

這一下，張炭只覺金撞鐘鳴，火星亂迸，血氣翻騰，痛苦不堪，一時無法應戰，身子不住在原地旋轉，而他雙手用力掩着雙耳，尖聲狂嘯，才能抵消心頭煩惡、血氣翻湧。

白愁飛一閃身，已至蔡水擇身前。

蔡水擇那一刀砍了下去。

他砍的居然不是白愁飛。

而是溫柔！

已經昏迷了的，幾乎受到失身凌辱，像一朵花般嬌嫩的溫柔！

(他竟忍心殺她！)

(他竟向她下毒手？)

* * *

如果他那一刀是斬向白愁飛，得手的可能幾乎是完全沒有。

但他現在砍向的是溫柔。

這就極有希望成功。

因爲白愁飛意料不到。

不但是白愁飛沒料到，連張炭也大感意外，所以他大叫：「蔡黑面，你瘋了？」

白愁飛一指戳向蔡水擇。

天中部位！

* * *

刀，是黑色的。

胴體，是白晰的。

刀，架在溫柔的腰身。

她全身皮膚細緻白嫩，只腰下那一叢嬌媚神秘的黑，與刀鋒相映成趣。

刀只要再輕輕用力，則會把溫柔鍘成兩截。

指，就捺在蔡水擇額上。

但還沒有發力。

情況非常明顯：

蔡水擇的眼神告訴了他一件事……

只要他一發指勁，他也會一刀把無辜的溫柔切成兩段。

* * *

溫柔許是仍在昏迷中，但在黑色刀鋒下白得令人眩目的肌膚掠起了一陣寒慄。

蔡水擇身上仍淌着血。

他的手仍顫抖着，他的人也喘着氣。

刀鋒上依然淌着他自己的血。

血厲紅。

女體雪白。

血滴在溫柔白晰的柔膚上，份外矚目，十分顯明。

白愁飛的手指仍捺在他的額上。

「你的指頭一發力，我就砍下去。」蔡水擇喘了七八口氣，才能說完了這句話，但就算他每說一個字都頓上一頓、停上一停，但每個字仍十分清晰。

「你不會砍下去的。」

「爲什麼？」

「因爲你沒有理由殺她——你要殺的是我。」

「你可以試試。」

白愁飛靜了下來。

很文靜的那種靜，像一隻斂翅的白鶴，他對敵而又尚未出手時候的樣子很漂亮。

許是「靜若處子」就是指他那種人。

他左看，右看，仔細端詳這個他差一點就佔有了的玉潔冰清的身體，一時並未表態。

「無論我怎麼想……」白愁飛好整以暇(事實上，時間的確完全有利於他那一邊)的試探道，「你似乎沒有理由殺死溫柔。」

「你沒看出來嗎？我已經是個快死的人了。」

「對，你已是個快死的人了，還多害個無辜的性命作甚？」

「但我的命是你害的。」

「可惜你殺不了我。」

「可是你喜歡她，而且顯然的是還沒有得到她。」

「所以你只要殺了她，至少可以打擊我，讓我永遠得不到？」

「猜對了。」

「嗜嗜嗜，這就是『象鼻塔』裏的子弟，但你也別忘了，我加入『象鼻塔』前，是個什麼人？」

「你姓蔡，我沒忘記。」

「我們『黑面蔡家』，習慣翻臉不認人。再說，咱們『兵器大王』蔡黑不能算是正規的武林中人，要算，也只能算是黑道上的人，黑道上的作爲，講究黑口黑臉黑手黑心肝，不須要講究一大堆無聊的原則和規矩。只要我殺了她，能打擊你，那我就一定會做。她又不是我的老婆，只要她死在這裏，你和『老字號』，洛陽溫家及『象鼻塔』的樑子就這輩子都解不下了。」

白愁飛瞳孔開始收縮，蹙眉微有痛苦之狀，瞄了正自後側掩上來的張炭一眼，道：「但今日的事，有他目睹作証。」

「對了，」蔡水擇道，「所以我只要殺了她，你就得留他的性命。」

說着把刀鋒一鍘。

「慢着！有話好說！」白愁飛這次可有點情急了，「你想怎樣？」

「我不想怎樣，」蔡水擇說，「我只要你滾出去。」

白愁飛又皺了皺眉，然後笑了：「我出去，你以爲你們就能逃得了嗎？」

「逃不了。」蔡水擇道：「可是只要你們一旦硬闖進來我們就先宰了溫柔，我們沒了命，你也沒了到口的美食。」

「你知道嗎，」白愁飛負手冷叱道，「你的威脅十分荒謬，用你們自己人的命作爲脅持，眞是狗屁不通。」

「你知道嗎？」蔡水擇血汚的臉卻展現出雪亮的牙齒，「不管通與不通，你只要再猶豫，我就一刀砍下去。」

說着，眼看他的刀就要往下剁落。

「慢着！」白愁飛終於喊出了那一句，跺跺足，收了指便走，臨走恨恨也狠狠的拋下了一句話：「就讓你們據持『留白軒』，看能守到幾時！」

卻在走時，撤了的手指遙向溫柔身上一拂，這下都在蔡、張意料之外，不過溫柔只「嗯」了一聲，並沒有什麼異狀，這時白愁飛已領萬里望疾步行出。

* * *

白愁飛悻然退出「留白軒」，外面已候了一大羣子弟。

萬里望却在白愁飛越身而過時，卸下披甦，披在他的身上，並急急說了一句：「樓主，我看他只是虛張聲勢，我們配合驟起一擊，大可格殺這只剩小半條命的裂臉鬼！」

白愁飛卻冷然瞄了他一眼：「我豈是他們迫出來的？讓他們苦守留白軒，咱們才能放長線釣大魚！再說，以那黑面鬼身上的傷，能撐到幾時？他一旦翹掉了，剩下一個飯桶，能有多大作爲！」

萬里望馬上表示佩服與恍悟。

他卻沒注意到白愁飛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一連皺了三次眉。

或許，就算他注意到，也得假裝沒看見：一個領袖是不會喜歡讓人知道他的弱點的，儘管那是他的手下、心腹。

白愁飛蹙眉的原因正是他退出「留白軒」的另一大隱衷：

他雖精似鬼，但仍着了「刀蟲」的襲擊，他一時能把「刀蟲」的毒力强壓下去，但必須要一些時間和找一個地方運功把附在要穴上的刀蟲强迫出去。

他現在沒工夫去理會那麼多。

他急不容緩的要先去解決兩件事：

一，逼出體內「刀蟲」的毒力。

二、與梁何所佈伏好的主力，只等王小石一夥人入樓，他運用一切所能，殺箇清光。

要做好第二件事，現在他就必須要先做好第一件事。

當然，他不無遺憾。

始終未能對溫柔一償夙願，眞箇銷魂。

他在離開「留白軒」之際，却做了一件事：彈了一指。

這一指，是解開了溫柔受制的穴道。

他啃不下的東西，也決不讓人佔了便宜。

何況，就算給解了穴道的溫柔，也仍在「留白軒」裏，飛不走，逃不了的。

（溫柔，噢，溫柔。）

想到這女子白而柔而嬌小的胴體，他在毡袍內的軀幹，忽然熾熱了起來。

就在這兒，梁何火速報訊，傳來了兩道消息：

一，一切已佈防好了：「七絕神劍」已到其六，還有當世六大高手中的「神油爺爺」葉雲滅亦已趕到，就等王小石來！

二，孫魚回來了！

* * *

低頭。

垂首一向是他的掩飾，也是他的本領。誰也不知道他在低着頭的是盤算着什麼，還是掩飾着什麼。

別人的低頭可能是因爲氣餒或缺乏信心，他的低頭決不是爲了逃

避，而是一種莫測高深的姿勢。

他可以是任何人的好友，因爲他了解別人。任何人都當他是知友、知音，甚至連大奸大詐的雷損，都當他是唯一至交，但卻沒有人是他的知心。

重要的是：不是他沒有好友，而是他不要任何人是他的好友。

因爲他的心是不讓人「知」的。

別人當他是相知，並不代表他也當別人是知交。

他一生下來就低着頭，頸脊不能豎直，令人憐憫同情，可是他卻說過這樣子的話：

「我生下來不是求人諒解與同情的。」

「一般成功的人活着是去做該做的事，但我活着要做的是最該做的事，甚至只做該做而別人不敢也不能做的事。」

這就是他。

他就是狄飛驚。

「低首神龍」狄飛驚！

* * *

「我帶了一個人來見你，」雷純遣她三名劍婢和另一名不停拿濕布抹臉的俊臉凸腹的漢子，抬着一頂深黛色的轎子疾行入「六分半堂」的「不驚堂」裡來，然後跟狄飛驚說，「這個人曾是我們最可怕的敵人，現在卻是我們最重要的朋友，這個人全武林、整個江湖，偌大京師裏的人都在找他，然而他卻在我的身後，你的眼前。」

然後她問：「你猜是誰？」

狄飛驚垂着頭、縮着膀子、屈着腰脊，似乎份外能感受到那問題重若千鈞。

「那就應該是他了，」狄飛驚低沉的語調，配合了他低頭，彷彿在垂目審視掛在他胸前的一方白色透明的水玉。

暗紅透紫的那一塊在「三合樓」的「六合閣」裡給白愁飛一指打碎了，但碎了那紫的還有這白的，毀了那一塊卻還有這一塊。

然後他說的三個字亦有重逾萬鈞之力。

他說的是一個人的名字：

「蘇夢枕！」

* * *

雷純似呆了一呆，怔了一怔。

她似乎也沒料到狄飛驚會料得到，而一料就料中了。

「你是怎麼料到的？」

所以她問了這句話。

沒料，狄飛驚乍聽這句話，卻明顯的嚇了一跳，好像鼻尖給一塊燒熱的炭火炙了一般：

「眞的是他？」

雷純點點頭。

狄飛驚跺足，終於仰天長嘆了一聲。

他難得抬頭，在夜色裡，眼神依然明亮，眼色之麗，直奪美人之目，作盡粉粧鉛華，恐亦不及之。

* * *

白愁飛一出「留白軒」，「火孩兒」蔡水擇忽然搖搖欲墜。

張炭連忙攙扶着他：看到這結義兄弟渾身是傷，不覺潸然淚下。

「你要撐下去啊……兄弟！」

「對不起，炭哥，請原諒我……」

「今兒你做得很好啊……你救了我，救了溫柔，還要我原諒你什麼！」

「我不是故意要傷害溫姑娘的……可是，若不如此威脅他，只怕姓白的既不會放過你，也不會放過溫柔。他着了我的『刀之蟲』，任他絕世本領，也得要去回一口氣，迫出毒力，我這下相脅，讓他正好有下台階……若然沒有把握，我還眞不敢拿大家的性命開玩笑啊。」

「我知道……初時我是不明白，現在都知道了。」

「你知道就好了。」

蔡水擇艱澀的一笑，血水就自嘴裡湧出來。

「我一直對你都有誤會……自從上次『九聯盟』要吞掉『桃花社』和『刺花紋堂』的『台字旗』一役中，你臨陣退縮，遇戰脫逃，從此我對你就有戒心，懷疑你的勇氣和誠意……就算在『老林寺』之役裏你表現勇悍，負傷救人，但我還是不能完全摒棄我對你的成見……」

「那不是成見，我確是臨陣脫逃，我的確是怕死，我的確是放棄了與朋友並肩作戰的機會。如果硬要說理由，那就是：那時我父母尚在，他們在『黑面門』裡受到蔡紅豆和蔡黑狗等系人馬的排擠加害，我不得不留着有用之身來護着他們……我們『兵器蔡家』，仗着朝廷裏有個姓蔡的『大人物』看來比誰都受禮遇，誰都怕了咱們……但在江湖上，誰不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有了蔡京這等『大敗類』，江湖漢子雖都看不起咱們，不當咱家是眞正的武林人物……哎！」

蔡水擇忽然痛得叫出聲來。

「你怎麼了！快別說這些了！是我不好，都是我誤會了你……」

「你沒有……確是我懦怯，我不好，我自私……我那時確是想：跟『桃花社』有什麼好？萬一一箇不好，就英年早逝，給『九聯盟』的人殺了、整了、滅掉了。我想，其他『七道旋風』裡的兄弟，都沒有顧慮，但我不同……我還有父母、家室！我只是打造兵器的一名世家子弟，又不是十足的武林中人，我只要好好的活下去，幹什麼要抱着一齊死……所以，我就沒有……我愧對賴大姐，我愧對衆兄弟們……我怕死，我貪生，我不敢犧牲……我

覺得我自己才是聰明人，我要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成就……我不要永久俯從於賴大姊門下……」

「我明白，我明白……」張炭看見蔡水擇一口氣說到這裡，已出氣多入氣少、神智仍清醒，神氣已在瞳孔散亂，只能垂淚的安慰他，「誰不是這樣想過呢？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也這樣想過，只不過，每到要害關頭，我認爲活着不如活得好重要。那關節上來時，我總會選擇了我良心裏要做的事，人生裡總是難免一死，做了違心背義的事，活着也不痛快，眞是何苦？何必？這也許就是白道、黑道中人不一樣之故吧？剛才你說『黑面蔡家』是黑道中人，但今天你的所作所爲，白道上的漢子都望塵莫及呢……」

「也不是。我不是看開了？這些日子以來，我一味鑽營，老望出人頭地，不惜背義棄信，但我能賺得什麼？反而內心不安，活得一點也不愜意，眞懷念當日跟『桃花社』的兄弟姊妹們，彈劍高歌，快意恩仇，不知多好！原來人生不是爲求俗世功名、世間富貴，而是快活就好！我也放下了。父母死去之後，妻離子散，只我一人，孤身何懼！要生要死，自來自去，我更自在了！所以豁得出去，敢跟『六合青龍』戰，敢與元十三限鬥，敢在這兒唬走了白愁飛——縱這一生算是短了一些，促了一點，也是不枉了。看來……」蔡水擇慘笑起來，流血甚慘，彷彿要流盡體內的血才能止休，「我不能跟你們再比誰的腳趾甲長了。」

「你……你別這樣說……過去我……我錯看你了……要比喝粥，誰也比不過你！」

「你知道嗎？我是黑面蔡家的人，練有一種『天火神功』和『哼哈二炁』，只要眞氣護體，元氣淋漓，我還眞一時三刻雖受重擊但死不了……這就是何以我屢遭趙畫四痛擊而能再戰，而也是剛才還能硬持一口氣威脅姓白的原由了……可是，而今，我已傷成這個樣子了，活着已沒有意思了。這樣强挺下去，我只是多受折磨……」

「兄弟，你要撐着，小石頭快來救我們了。」

「我已等不到那時候了……」蔡水擇强笑了一笑，裂了的一張臉裂了個裂開的笑容，「我不能再抵受下去了。請恕當老弟的我閒上一閒，早些放下去吧。我要散功了……說實在的：我到底還是爲逞這一時之勇，仗一時之義而死，在世種種繁華，人間種種盛事，我都無法一一體會領受了，夢幻空華，天火燭照，我也不止有悔呢，兄弟，如有來生，來生再會了……」

「不！」

蔡水擇笑了笑，又笑出了血。

「不！你要挺下去……」

蔡水擇充滿歉意的握了握、緊了緊本來捉住張炭的手。

「不！」

這是張炭第三次叫出「不」字，但他同時聽到一種聲音：

一種炒豆子般的爆裂聲響。

然後蔡水擇整個人抖動了起來。

像一條離水的魚。

也整個人顫抖着，這時際，爆豆的裂響更密集了。

張炭狂吼道：「不行，不行，你不可以放棄！你這是那麼自私，那麼自我，那麼自命英雄！你說去就去，這時候，教我一個人怎撐下去……」

但蔡水擇的身軀已靜止了。

已突然靜止了，全然不動了。

張炭呆住了，楞住。

直至一聲悉悉索索的傳來，有人慵倦惺忪的問：「怎麼搞的？這兒發生了什麼事？天……我的衣服呢？」

然後是悠悠忽忽的一聲：尖叫。

* * *

大紅的轎子，猩紅的簾！

竟紅得比怒吐的梅蕊還艷。

（可是裏面眞的是他嗎？）

（他眞的還沒死嗎？）

（他眞的是在裏邊嗎？）

（他仍然病重嗎？）

狄飛驚雖然還沒看到那已成了神話裏的傳奇人物，但看到這頂轎子和它的顏色，已引起他無限的想像，無邊的傳奇。

他看到這頂轎子，除了發出一聲浩歎，還驟生了一種嗜血好殺的衝動，恨不得一手粉碎掉這頂轎子才能甘心，又不由起了一種至高的崇敬，竟有跪下去膜拜的衝動。

這轎裏的人，一生未嚐過健康的滋味，他的軀體彷彿是用來受苦的，意志也是，越是受苦，他好像越堅强。他在位的時候，誰也不能擊敗他，在失意的時候，依然誰都不能取代他。

雷純卻仍帶着詫然，且佩且疑的問：「卻給你料着了，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狄飛驚又變得匕鬯不驚的了：「我猜的。」

雷純抿嘴笑說：「猜的也要有個譜兒在心裏呀。」

狄飛驚又垂下了頭，只淡淡的說：「不錯，猜的憑據有二：一是據理，二是直覺。」

雷純饒有興味的問：「直覺？你就憑感覺？」

狄飛驚又望着自己胸前掛的水晶：「我想，金風細雨樓樓主，名動八表、羣雄之首的蘇夢枕公子，絕對不會死得這麼容易，死得這般無聲無息的。我一向認爲：像蘇夢枕這種人，除非是他自己要死，否則誰也殺不了他。」

雷純意猶未盡：「然而這道理你又怎麼推出來的呢？」

狄飛驚這回不望自己胸繫的水晶，而改看自己的腳尖，只淡淡的說了一句：「雷滿堂。」

雷純秀眉一蹙：「雷滿堂？」

「可不是嗎？」狄飛驚悠悠的道：「『金風細雨樓』原創人是蘇遮幕，他有四位生死之交，那是『嵩陽大九手』溫晚、『報地獄寺』住持紅袖女尼，『妙手斑門』中的斑搬辦，還有『封刀掛劍霹靂堂』雷滿堂，他們四人，確跟蘇家都有過命的交情，就連蘇夢枕當政之後，也沒有放棄四家的情緣。蘇夢枕自己拜師『小天山』紅袖神尼門下，『紅袖刀』便是神尼所賜。斑搬辦替蘇氏父子與建天泉山『風雨樓』五樓一塔，而蘇公子的勢力一旦遇危有險，溫晚即派了他的得意弟子、也是天衣居士的私生子『天衣有縫』過來助之。雷滿堂雖碍於雷家外系雷總堂主與蘇夢枕敵對，無法偏幫蘇系的『風雨樓』，雷滿堂曾任『江南霹靂堂』的代掌門人，如果不是他暗中阻截，雷老總在京裡的實力久未能取下『風雨樓』，『霹靂堂』早就會派重將來援，雷家遲遲未有重大舉措，以致雷總孤掌難鳴，急於求勝，才會爲雷媚這逆賊所暗算，大志不酬。這樣說來，雷滿堂的情義依然是在的……」

雷純秀眉一挑：「這些跟你判斷出蘇公子就藏在我處，又有什麼切身關係？」

「關係重大。第一，別忘了，在京裏的派系，以關七最早建立了最大的勢力，其次才是我堂。我堂實力强壯後，才有『金風細雨樓』的出現……」

雷純附和道：「所以是『金風細雨樓』後『六分半堂』而立。」

「對了。『金風細雨樓』既由『妙手斑門』的斑搬辦所建，而當時雷滿堂代表江南總堂坐鎮此處，難保沒有一條『特殊通道』，是從天泉山風雨樓直通我堂的。」狄飛驚分析的道：「對不對？」

雷純輕歎了一聲：「對。」

「第二，既然白愁飛處心積慮要背叛殺主，他定必已細心部署，不讓蘇公子有任何活路。就算蘇公子逃得了一時、躲得了一陣，也定必會給他翻查出來的。可是，他顯然並無所獲，一切活路，都給封死。若蘇公子仍留在樓內，決保不住。唯一的可能，就是絕不可能——六分半堂跟金風細雨樓毗鄰而峙，這本是一條死路，却是蘇公子死裏求全的活路。」

雷純微喟道：「死路後面本就是活路，絕崖之後必有奇景，越寒冷時的花就越艷。」

「第三，也只有這條路，是白愁飛封鎖不了的，也是唯一一條蘇夢枕可以從容將之完全毀滅証據的路，何況白愁飛曾亂用炸藥！像蘇夢枕這種梟雄，此時此境，也唯有此路可走。何況這是白愁飛認爲的絕路。他只能把死路走出活路來。」

「你說的一點兒也不錯。」雷純這回在看她自己的手指，「如果把死路走得好，本就可以走成活路。」

她的手指很尖，很秀氣。

她的拇指上還戴了一隻碧眼綠麗的魔眼翡翠戒指！

狄飛驚認得這枚戒指。

那是雷損死前戴在手上的，雷純是新近才戴在手上。

「第四，我加入六分半堂已二十年，就算通向六分半堂的暗道，我也一定知道的，」狄飛驚既然說了，就準備把話說盡了：「那除非是就在小姐妳住的『踏梅尋雪閣』閣內。」

「對，」雷純眼裡充滿了欽佩之色，「地道的出口，確就在『尋雪閣』內梅林裡。」

「想來也是。」狄飛驚憶想道，「雷總堂主在世的時候，那兒總派一衆一流高手守着，雷實、雷屬、雷巧、雷合全佈在那地方，那時，妳也還沒回到京裏。」

「我本來也不知道，但爹在『金風細雨樓』蘇公子壽宴裡慘死前，曾在我耳邊說了兩件事。」

狄飛驚也記得參與斯役的人都對他說起這一幕：「雷總他告訴了妳甬道的秘密？」

「那時候，爹在通道出口佈下了天羅地網，重狙擊手全都埋伏在那兒，只等蘇公子利用這條隧道偷襲六分半堂，他便可以一舉殲滅之。」雷純就抿嘴一笑，梨渦深深：「可是蘇公子一直沒有利用這條甬道。」

狄飛驚點點頭，道：「我想，蘇公子必然想到當年其上一代與雷滿堂交好，既然他知道隧道的秘密，雷總也極可能知曉，雷老總既然知道，就必會駐重兵以待。蘇公子是絕頂聰明的人，自然不會做自招其敗的事。」

雷純笑道：「結果，那就成了他日後的求生之路。」

她美麗得十分風情的說：「幸好，你是我這邊的人，而不是我的敵人。」

狄飛驚聽了心中一震。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厲九娘假扮狠姑婆，正想將百里雨、司東山、路五爺再擒回時，突然被兩個遊戲人間的異人——彼此互稱小黑子、矮子的人暗中截住，一個用掌打她，一個用剛才偷喝的美酒嘔在她頭上，使厲九娘狼狽萬分，百里雨三人乘機溜走。此時武當無爲道長率人來找狠姑婆算帳，他們並不知她是厲九娘，被她擊傷的有五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揭開盜胎謎　意會眞狠功

當然狠姑婆「天狠爪」出手如電，憑武當門人也未必躲閃得開。

無爲道長望望橫屍地上的四個門人，輕輕歎息一聲，說道：「貧道認爲老施主隱跡二十年，想必已經悟徹人生，從此修心養性，不再重出江湖，不料老施主修復玄功之後，出任七星會副總護法，助紂爲虐，逞兇肆惡，依然不知絲毫悔改……」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老牛鼻子，你不必和老婆子說大道理，乾脆，你就說替二師弟報仇來的好了。」

無爲道長微微一哂道：「二十年前傷在老施主手下的，並非二師弟一人，此事本已隨同老施主的隱跡山林，悉成過去……」

狠姑婆道：「那你來此作甚？」

無爲道長道：「貧道聽說老施主南來，特來奉勸，老施主修復玄功，正該靜參玄機，不沾人間煙火，何苦擔當七星會……」

「呷、呷、呷、呷！」

狠姑婆仰首發出一陣狠嗥般的刺耳怪笑，說道：「老婆子雙手血腥，就是八洞神仙，也難以渡化於我，老牛鼻子，你們五大門派，總不會請我老婆子去當副總護法吧，我退而求其次，當當七星會副總護法，又有何不可？」

無量道長怒喝道：「老妖婆，妳二十年來，怙惡不悛，大師兄好言相勸……」

狠姑婆沒待他說下去，厲聲道：「無量子，老婆子和你掌門大師兄說話，那有你插嘴的份兒，老婆子若不看在你大師兄的份上，狠山百石崖，就不會讓你全身而退，你還能活得到今晚麼？」

無量道長聽得勃然大怒，朗喝道：「老妖婆，妳敢小覷貧道麼？」

嗆的一聲，從肩頭掣下了青鋼長劍。

就在此時，東首一條花徑上，又有四條人影如飛而來。那是住在景福堂來雨軒的任駝子、屠青庭，和總鏢頭小諸葛諸葛眞、總管馮友三。

小諸葛諸葛眞走在最前面，他青衫飄忽，手持摺扇，朗朗一笑道：「聚英樓何幸，居然連武當掌教都夤夜光臨，在下諸葛眞，恭迓來遲。」

他是聚英樓的主人，說的自然是主人的話。

無爲道長目光一轉，稽首道：「施主何人，恕貧道眼拙。」

馮友三接口道：「道長原來不認識敝主人，他是九大鏢局總鏢頭人稱小諸葛的諸葛眞。」

無爲道長哦了一聲，點點頭道：「貧道聽說七星會在大江南北開設了九家鏢局，並以鏢局作幌子，設立聚英樓，招攬黑白兩道高手，

原來是施主主持其事。」

小諸葛冷冷一笑道：「道長不愧一派掌門，消息果然靈通得很。」

無爲道長道：「貧道今晚是找狠老施主來的，既然遇上施主，貧道倒有幾句忠言相告。」

小諸葛微微一笑道：「道長請說。」

無爲道長：「七星會近來所作所爲，明眼人早已看出來了，江湖同道所以隱忍不發，是你們還沒有公開作惡。但七星會所屬的九大鏢局，却以鏢局作幌子，勾結各地黑道匪類，坐地分贓，成爲罪惡淵藪……」

他話聲未落，突聽任駝子大喝一聲：「住口！」

無爲道長目光一注，還未開口！

任駝子洪聲道：「無爲道長，你這般說話，那是不想回武當山去了。」

無量道長聽他出言辱及掌門人，不由得修眉一挑，凜然喝道：「你是什麼人，竟敢如此言出無狀。」

無爲道長一擺手道：「師弟，他就是昔年人稱天駝星任不管。」

無量道長一怔道：「是十三妖中人！」

君簫聽得暗暗哦了一聲，「十三妖」這名稱，自己曾聽師父說過，這十三個人，昔年在江湖上無惡不作，受五大門派圍剿，十三人中逃脫了九個，原來這任駝子竟會是十三妖中的天駝星。

任駝子仰天大笑一聲道：「道長居然還記得任某，任某倒是不勝榮幸之至，二十年前，任某拜道長一掌之賜，一直耿耿於懷，今晚正好再向道長討教幾手。」

無量道長長劍一振，朗聲道：「任不管，你接貧道幾手還差不多。」

屠青庭陰惻惻笑道：「武當三子，只能在武當山擺擺威風，憑你無量子，要跟任山主動手，還差着點呢，來，屠某先伸量伸量你究竟有多少能耐？」

他凸着肚子，雙手一攤，大搖大擺的走了上去。

無量道長怒聲道：「你是什麼人？」

屠青庭尖聲大笑道：「虧你名列武當三子，連屠某也不知道。」

無量道長正待開口，突聽大師兄以「傳音入密」說道：「他叫屠青庭，外號土蜻蜓，一直追隨天駝星，此人以輕功、暗器馳名江湖，師弟不可輕敵。」

無量道長長笑一聲道：「很好，貧道就先領教你的掌法。」「鏘」的一聲，返劍入鞘，雙手一拱，說了聲：「請！」

屠青庭大刺刺的道：「無量子，你不使長劍，只怕不是屠某的對手。」

無量道長原是氣盛之人，但當着大師兄面前，可不敢發作出來，只是微微一笑道：「那也未必。」

屠青庭沉聲道：「好，接掌！」

他只說了三個字，但第一個「好」字出口，臃腫身軀突然彈起，就像一團輕絮，隨風飄起。

一下就已欺到無量道長面前三尺光景，等他說到「接掌」二字，右手立掌如刀，一股凌厲勁風，已然隨聲直劈而至！

這出手第一招，完全佔着一個快字，一團人影快得如同魅影！

君簫看過他和雲如天在梅花樁上比試過輕功，却想不到和人動手，他手法之快，絲毫不在他身法之下，心中暗暗忖道：「他出手如此快法，不知無量道長是否接得下來？」

無量道長當着大師兄，自然要表現他的風度，武當派玄門正宗，最重要的一個訣要，是在「靜」字。

因此他雙手抱胸，沉氣以待，屠青庭疾然欺近，掌勢如刀，逼近胸膛，心頭也不禁暗暗驚凜，右手在胸前劃了個圈，緩緩向右推出。

他這一掌去勢悠然，完全以心使意，以柔克剛，他在第一招上，就使出武當內家「太極掌法」。

正是絲毫也沒有輕視屠青庭之意，屠青庭掌勢雖强，却被他借力化力，悉數封了出去。

屠青庭第一招被對方化解開去，身法一個輕旋，左手又是一掌緊接着拍出。

無量道長展開「太極掌法」，左足斜跨半步，身形隨着作半弧形的轉進，左手掌心向外，順勢推出。

他這套掌法，看去有氣無力，若推若挽，毫無驚人之勢，但屠青庭心裏有數，對方掌力柔和，並沒猛攻狠拚，却能以靜制動，處處隱含反震之力，自己只要稍爲大意，就會被他借力打力所傷。

屠青庭享譽江湖，盛名久著，自然見識廣博，眼看無量道長展開武當不傳之秘的「太極掌法」。也立即身形飄動，在無量道長掌勢推出之際，他以靈快無比的身法向另一邊閃開。

同時乘隙發掌，掌勢去如星火，一閃即至，攻向無量道長無法顧到的空門，等無量道長轉過身來，發掌化解，他早已閃了開去，又是一掌急襲而至。

別小看他凸着便便大腹，一身肥油，臃腫不堪，這一施展出輕功來，眞像蜻蜓點水，輕靈快疾。一個人變成了一團淡淡的影子，忽前忽後，忽左忽右，雙手輪發，專門

找你空門下手。

武當「太極掌法」，一經施展開來，脚踏太極，掌揮兩儀，外人看去，掌勢緩慢，好像顧東不能兼西，瞻前無法顧後，不時有空門出現。

實則太極一炁，先天所生，其象爲圓，雙手一陰一陽，劃着兩儀，左右前後，無所不包。因此任你屠青庭身如蜻蜓點水，以飛快的身法掌掌攻向空門，其實那有空門容你乘隙而入？

但話得說回來，無量道長任由屠青庭上下左右前後，展開快攻，他只是緩緩發掌，對方仍然無隙可乘。

這完全佔着武當派這內家掌法綿密無間，以靜制動的便宜，若以屠青庭的武功來說，應該還在無量道長之上。

這也就是說無量道長和屠青庭這一場拚搏，他雖能依次化解屠青庭的攻勢，但也打得異常吃力。

外表雖然掌勢悠然，從容不迫，實則內心却不無焦灼，幾乎已有忙不過來的感受。

高手過招，完全在於心志如一，心手合一，才能應付裕如，一旦心頭感到忙亂，出手自然也會受到影響。

尤其是武當派「太極掌法」，更是以心使意，是用意不用力之內家上乘功夫，心頭不得有絲毫雜念！

無量道長原是心志高傲之人，何況又當着大師兄之面，自己名列武當三子，竟然連一個屠青庭也久戰不下。

不，自己在對方搶攻之下，還有捉襟見肘之感，一時只覺得又急又怒，恨不得把對方立劈掌下。

他這一求勝心切，難免神浮氣動，打到六十幾招之後，掌勢忽然現出了滯象，這自然是心神不能專一，才會有此敗象出現！

無爲道長看得猛然一驚，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師弟速即摒除雜念，抱元守一，行氣如絲，運掌如虛……」

無量道長聽到大師兄「傳音入密」的話聲，心頭之爲一凜，急忙摒除雜念，專心運掌，但已遲了一着！

試想屠青庭是何等人物，他飛身撲攻，正苦於無隙可乘，他豈肯放過機會？

口中陡然發出一聲陰笑，雙手似爪似鈎，閃電朝無量道長雙肩抓到。爪勢快到未到，掌心寒芒一閃，兩支細如牛毛的飛針，同時朝無量道長肩頭飛射而至。

這一下連無爲道長都沒有看得清楚，這不是說無爲道長的眼力不夠銳利，那是因爲無爲道長究是名門正派的武當掌教，不會想到雙掌對敵之際，掌心會暗藏着兩支淬毒飛針偸襲傷人。

但屠青庭這一手，却瞞不過君簫，那是因爲他看到過屠青庭和雲如天在梅花樁上比試之時，他就來過這一手。

此時故技重施，自然很快就被君簫發現了！

不，君簫早就注意着他！因爲君簫知道他有一手絕活，只要無量道長獲勝，他可能就會使將出來，因此一直就防着他。

此時眼看屠青庭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既未落敗，就遽下毒手，七星會的人個個都如此卑鄙，心頭不覺大怒。

而且無爲道長似乎並未察覺，既未察覺，自然不會出手相救，自己再不出手，無量道長就非傷在屠青庭的毒針之下不可！他心念電閃般一動，右手抬處，由中指發出一縷指風，悄無聲息的朝屠青庭凌空襲去。

要知他現在對「六脈眞氣」已能運用自如，收發由心，發出去的指風，可以强勁如矢，也可以悄然無形，不似初學乍練之時，火候不足，功力不純，指風出手，都帶着嘶然異嘯。

這一縷指風，發得正是時候，也絲毫不帶火氣。

場中高手自然也沒有一個人發覺，但屠青庭掌勢出手，掌心飛針甫現，突然噗通一聲，一團人影，仰面跌了出去。

飛針甫發，人即仰面跌出，發出去的飛針，原是受他掌心內力催動，人跌出去了，飛針自然也受到影響，朝上打去，失却了準頭。

屠青庭跌坐在地，似是穴道被人所制，再也站不起來，他幾乎是急怒攻心，一張臉脹得通紅，連雙目之中也佈滿了紅絲，厲聲道：「是甚麼人暗算屠某？」

這一下，所有在場的人自然大爲震動，這一片草坪中間，距兩邊樹林少說也有七八丈遠近。

大家沒看到人影，屠青庭一下就被人家制住，不是說此人武功之高，遠出衆人之上麼？任駝子沒有作聲，舉步走到屠青庭身邊連推帶揉，接連推了三處穴道，竟然未能解開屠青庭的穴道。

這可把任駝子看得聳然變色，也幾乎不敢相信，他是江湖夙負盛名的點穴能手，他解不開的穴道，眞想不出還有誰能解得開？

狠姑婆碧綠的目光轉動了下，呷呷尖笑道：「任山主，屠副山主只怕不是穴道受制。」

任駝子拱拱手道：「還請副座明教。」

狠姑婆道：「據老身所知，本身眞氣練到上乘境界，可以練氣成

縷，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但可傷人於十丈之外，被此種眞氣擊中，血氣閉塞，狀如穴道受制，但其實並非穴道受制，因此無需解穴，只要稍過片刻，等到血氣漸漸平復，即可自解。」

任駝子聳然動容道：「練成這等高絕功力的會是甚麼人呢？」

狠姑婆發出一陣尖銳刺耳的呷呷怪笑，才道：「任山主，你枉在江湖上闖蕩了大半輩子，怎麼小覷了以內家功夫著稱於世的武當掌教？」

無爲道長也正在詫異，不知甚麼人暗中出手，救了師弟。

此時聽狠姑婆的口氣，竟然懷疑是自己出的手，不覺打了一個稽首，目光一抬，正容道：「出手制住屠施主的，並非貧道。」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無爲道長，是你出手也好，是別人出手也好，今晚我老婆子非要親自討教討教你們武當派的絕藝不可。」

無爲道長頷首道：「貧道此次下山，正是爲老施主而來，老施主不聽勸告，貧道說不得也只好……」話聲未落，突聽小諸葛朗喝一聲道：「甚麼人？」

衆人回頭看去，但見月光之下，正有一個身穿鵝黃衣裙的長髮麗人，從花徑間輕盈的走來！她目光一抬，嫣然笑道：「賤妾是奉師尊之命，下書來的。」

這女子臉如芙蓉，眼如丹鳳，淺點絳唇，淡掃蛾眉，夜色之下，使人有疑是瑤台月下逢的感覺，在場衆人之中，誰都不知此女的來歷。

只有隱身暗處的君簫，心中暗暗叫了聲：「黃鳳娟！」

小諸葛閃身攔住了去路，問道：「姑娘給誰下書來的？」

黃鳳娟笑道：「自然是給副總護法下書來的了。」

小諸葛道：「書信呢？」

黃鳳娟道：「賤妾見到副總護法，自會把書呈上。」

狠姑婆尖聲道：「叫她過來。」

小諸葛只好閃身讓開。

黃鳳娟走上幾步，朝狠姑婆躬身一禮道：「晚輩見過副總護法。」

狠姑婆綠陰陰的目光朝黃鳳娟一陣打量，尖聲問道：「小姑娘，妳師父是誰？」

黃鳳娟從懷中取出一封密柬，雙手遞了過去，說道：「家師書信在此，副總護法看了自會明白。」

狠姑婆伸手接過信柬，撕開封口，只看了一眼，就呷呷笑道：「很好，老身立時就去，令師現在何處？」

黃鳳娟躬身道：「晚輩奉命替副總護法帶路。」

「很好。」

狠姑婆回過頭去，尖聲吩咐道：「備轎。」

她喝聲甫落，但見從小園圓洞門中，由兩個大脚婆子抬着一頂黑色軟轎，飛也似的奔了出來。

無爲道長突然跨前一步，沉聲道：「且慢！」

狠姑婆道：「你還有甚麼事？」

無爲道長道：「老施主何往？」

狠姑婆道：「你管老身去那裏？」

無爲道長凜然凝立，凝重的道：「貧道未能奉勸老施主重回山林，修眞養性，現在也別無他圖，只想在老施主掌下討教兩招絕學。」

狠姑婆雙目綠光暴射，注視着無爲道長，尖笑道：「你要和我老婆子動手？」

無爲道長道：「不錯，貧道不自量力，想請老施主賜教一二。」

狠姑婆尖笑道：「好，老婆子那就獻醜了！」

喝聲出口，突然跨前一步，雙手屈肘，五指如鈎，當胸作勢。

她才跨出一步，刹時之間，一個人就好像變成了一頭兇狠，兩鬢白髮無風自動，雙目綠光暴射，直欲擇人而噬！

無爲道長雙目兩道烱烱神光注視着狠姑婆，他雖是一派宗主，但對這位昔年兇名久著的魔頭，却也不敢絲毫大意，暗中提聚眞氣，凝神戒備，只覺她爪勢雖未發出，但已有一股濃重的煞氣，逼人而來！

心中亦不禁暗自驚駭，忖道：「這魔頭二十年不出，果然練成了一身奇特邪功，實是不可輕視。」

狠姑婆雙爪緩緩朝前抓動，尖厲的道：「道長接招！」

身形倏然撲起，右爪隨着朝前抓出。

這一撲一抓，當眞極像狠竄，身形一撲即起，一動即至，快逾飄風，爪勢乍發，腥風逼來。

無爲道長知道對方這一爪，除了爪勢銳利之外，可能還挾有强烈狠毒，一被抓中，縱然不至受傷，亦將爲狠毒所乘。

因此一上場就運起眞氣，護住全身要穴，同時右掌一揮，運起了武當派以柔克剛的「太極掌」，朝前迎去。

狠姑婆爪隨人發，剛剛逼近無爲道長身前，無爲道長凝步如樁，掌勢悠然，正好迎擊揮來！

一股柔和輕風，和挾着腥風的五指尖銳爪風，在空中乍然一接。

無爲道長身子不覺微微向後一仰。

狠姑婆飛撲過去的勢道，亦爲之一滯。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狠姑婆

身形一滯之際，忽然身形一偏，已從無為道長左側竄出，口中發出狠嗥般一聲厲笑，左手化爪，在她倏然回顧之際，閃身朝無為道長腰間抓到。

這「天狠爪」完全人化狠形！狠行之時，必是時常回頭後顧，她這回顧發爪，正是天狠門獨門「天狠爪」的特異之處。

無為道長不防狠姑婆有此一着，出手招式，逈異各派武學，心頭不覺大吃一驚，急忙旋身發掌，向外推出。

這一次兩人手掌一抓一推，很快接實，狠姑婆只覺自己五指如同抓在一團棉花之上，毫無着力之處。

無為道長掌緣接觸到狠姑婆手爪，也如同碰到寒冰之上，着手欲痲，心頭同樣大感駭異。

兩人身形乍然一分，狠姑婆已經竄出去的人突然回身欺進，雙爪箕張，當胸抓到。這一式直欺中宮，來去如電，比起方才兩爪，不知快了多少倍。

無為道長一派掌教，內功修為已臻上乘，但名門正派中人，武功招式也正大光明，從無如此譎詭多變。

狠姑婆這一招雖是直欺中宮，但來得實在太快了，無為道長幾乎一無準備。（他對敵之時，早已功運全身，豈會「一無準備」？這是說他在第二招上，雙方堪堪閃身而過，沒防到狠姑婆回身欺來，會有這般快法，他在心理上，來不及有防範他。）此時驟覩狠姑婆雙爪抓到，來勢如電，一時無暇多想，雙手在胸前劃了個圓圈，朝前架出。

這一下四臂相交，兩人都用了全身功力，無為道長但覺身軀一震，脚下拿不住樁，向後退了三步。

狠姑婆也被無為道長「太極掌」發出來的一股綿綿不絕的柔勁，震得倒飛出去三四尺遠。

無為道長後退三步之後，立即雙目微闔，不言不動。

無量道長看得大驚，急忙一下掠到師兄身邊，低聲問道：「大師兄，你如何了？」

無為道長略一調息，便自睜開眼來，微笑道：「還好，沒有甚麼。」

狠姑婆可沒有理他，一脚跨上軟轎，尖聲道：「走！」

黃鳳娟急忙走在前面，說道：「晚輩帶路。」

兩個大脚婆子抬起軟轎就走。

任駝子、小諸葛，和總管馮友三一齊躬身道：「屬下恭送副總護法。」

無量子道：「大師兄怎麼任由她離去了？」

無為道長只是輕嗯了一聲道：「咱們也該走了。」

說着大袖展動，當先往外行去。

無量子不敢多說，緊隨大師兄身後，四名藍袍道人，各自抱起一個同門師兄弟的屍體，相繼離去。

小諸葛望着他們一行人遠去，望望任駝子，說道：「任山主，咱們……」

任駝子忽然呵呵一笑道：「無為子和副總護法連拚三招，只怕傷得不輕呢！」

小諸葛愕然道：「無為道長負了傷？那麼咱們該把他們幾個留下才是。」

任駝子微微一笑道：「無為子功力深厚，縱然負傷，也未必能把他留下，縱能把他留下，也會惹下極大的麻煩，還是讓他自己知難而退的好。」

小諸葛躬身道：「任山主說得極是，只不知副總護法……」

任駝子不待他說下去，笑了笑道：「副總護法功臻化境，她沒有吩咐，咱們不便隨便跟去，還是在這裏恭候的好。」

小諸葛點頭道：「任山主所言極是。」

這時屠青庭也已活動了一下手臂，從地上站起，張目問道：「總鏢頭，武當道士呢？」

小諸葛道：「屠副山主果然醒過來了，任山主，咱們且到屋中恭候副總座去。」

說罷，領着任駝子、屠青庭往小園中行去。

＊　＊　＊

却說君簫原是為了救一品刀祁長泰來的，但看到黃鳳娟奉師命前來下書，接着替狠姑婆帶路，領着黑色軟轎出園而去。

心中暗暗計較，黃鳳娟的師父狠姑婆下書邀約厲九娘（假扮的狠姑婆），必然為了了斷二十年前一段公案。

此事當然比一品刀祁長泰重要多了，自己還是跟他們下去瞧瞧，如能趁機把厲九娘除去，那就更好了。心念轉動，悄悄跟着軟轎之後，尾隨下去。

黑色軟轎是由黃鳳娟走在前面領路，不過片刻工夫，已經出了南城。

夜色之下，但見前面塔影高聳，四週山影空濛，樹影迷離，一片昏暗，只有佛頭塔巍然矗立。

塔前一片草坪，左首已經停放着一頂黑色軟轎，這頂軟轎，和狠姑婆坐來的一頂，大小形式幾乎完全一樣，軟轎前面也站着兩個身穿黑色衣袴的大脚婆子。

黃鳳娟領着狠姑婆乘坐的軟轎，來到佛頭塔前面，然後回身道

：「回副總護法，已經到啦。」

轎中的狠姑婆「唔」了一聲，尖聲道：「停！」

兩個抬轎的大脚婆子就在佛頭塔右首停下轎來，轎帘掀處，狠姑婆跨下轎來，碧綠目光朝左手迅疾一張，問道：「妳師父呢？」

黃鳳娟躬身道：「家師就在前面小山崗上，恭候大駕。」

狠姑婆一揮手道：「帶路。」

黃鳳娟答應一聲，走在前面引路。

君簫遠遠跟踪，自然不敢逼得太近。

就在跟到佛頭塔附近，堪堪隱住身形，瞥見自己來路上，正有兩條人影飛掠而來！

定目看去，這兩人竟是武當掌教無為道長，和他師弟無量道長，一時不覺一怔，忖道：「他們也來了。」

就在此時，只見左首一片松林間，忽然人影一閃，走出一個秀髮披肩的青衣少女，朝無為道長躬身一禮，說道：「來的可是武當掌門道長嗎？」

君簫暗道：「是常鳳君！」

無為道長頷首道：「不錯，貧道正是無為。」

常鳳君道：「道長請隨晚輩來。」

說完，轉身走在前面引路。

君簫心中忖道：「看情形，狠姑婆在這裏既約了厲九娘，又約武當掌教無為道長，其中只怕大有文章！」

狠姑婆隨着黃鳳娟登上小山崗，這是一片十來丈見方的山頂，北首連接着一座較高的山峯，左右都有蔽天濃林。

這時小山崗上，靜靜的站着一身玄衣，一頭白髮的老嫗，背身而立。

黃鳳娟登上山崗，就朝那玄衣老嫗躬身一禮，說道：「啓稟師尊，七星會副總護法駕到。」

那玄衣老嫗並沒轉過身來，只是冷靜的道：「好！妳退下去。」

黃鳳娟躬身應「是」，迅快的往後退去。

玄衣老嫗這才緩緩的轉過身來。

這下和後來的狠姑婆面對面而立，她鳩面、狠牙，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望着後來的狠姑婆。

這一對面，兩個人一身黑衣，無論面貌、身材，以及碧綠的目光、獰厲的神情，莫不一模一樣，眞像是一對孿生的老太婆。

狠姑婆只有一個，當然不會有孿生姐妹，那麼這兩人當中，當然是一眞一假無疑。

先在山頂的狠姑婆，是黃鳳娟、常鳳君的師父，自然是眞狠姑婆。

後來的狠姑婆，是七星會副總護法，乃是八手羅刹厲九娘所喬裝，自然是假的了。

八手羅刹心裏明白，狠姑婆一身武功，非同小可。

即以二十年前來說，五大門派調集了數十名高手，圍剿她一個人，不但沒有把她困住，還死傷了三分之一的人。像少林慧性大師，武當三子中的無塵道長，都是在這一役中重傷致死的。二十年後，她修復玄功，重出江湖，武功自然更精進了。

厲九娘在二十年之前，自然絕非狠姑婆的對手，但二十年後的今天，她並不在乎狠姑婆了。

因為她在黃山石窟之中，得到了老狠神遺留在石室中的「天狠心法」，這是百年前手創天狠門的祖師最後參悟玄功，身未脫困，留在石上的武學奧秘，遠非天狠谷留傳下來的武功所可比擬。

厲九娘就因已經練成「天狠心法」，重出江糊之日，原可自己揚名立萬，何用去假冒狠姑婆之名呢？

這是因為：一來她厲九娘出身九幽門，在江湖上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門派，專靠燐火、毒燄等鬼玩意唬人，是所謂下五門者是也。

二來她如今練的是「天狠」武功，狠姑婆二十年前經五大門派的圍攻，雖然走火入魔，隱匿不出；但在黑道中，却是人人欽敬，變成了首屈一指的第一號人物，她正好利用現成的「狠姑婆」名號，藉以自抬身價。

老實說，憑她八手羅刹厲九娘，如果不用「狠姑婆」的名號，還登不上七星會副總護法的寶座呢！

閒言表過，却說狠姑婆（眞）緩緩轉過身來，朝假冒自己的八手羅刹厲九娘打量了一陣，忽然發出一陣桀桀尖笑，說道：「妳就是九幽門的厲九娘吧？」

厲九娘同樣一陣桀桀怪笑道：「看來妳倒是有些眼光。」

狠姑婆道：「老身找了妳二十年，今晚總算把妳請到了。」

厲九娘目中綠光閃爍，陰笑道：「妳找我可是想分個高下，還是要分個眞假？」

她有恃無恐，語氣顯然極硬。

狠姑婆尖笑道：「高下固然要分，眞假也不容混淆，但老身請妳來此，最主要還是有幾個疑問，要向妳請教。」

厲九娘道：「妳要問的，老婆子是否一定會回答妳呢？」

狠姑婆緩緩說道：「我想妳應該會說的，除非面對老身，心存恐懼，不敢實說。」

「呷呷呷……」

厲九娘仰首一陣尖笑，淒厲刺耳，聲若梟啼，笑聲一落，才尖冷的道：「老婆子要是怕妳，今晚也不到此地來了。」

「不錯！」狠姑婆點頭道：「妳的來意，老身自然知道，只要除去眞的，假的就永遠變成眞的了。」

「妳知道就好。」厲九娘尖聲道：「老婆子既然來了，還會心存恐懼麼？」

「那很好。」狠姑婆欣然道：「妳不怕的話，一定會解我二十年來心頭之疑了。」

「也好。」厲九娘道：「妳倒說說看，妳想知道些甚麼？」

狠姑婆道：「二十年前假冒老身的，就是妳厲九娘？」

厲九娘不耐道：「妳已經知道，何用再問？」

這話等於承認二十年前假冒狠姑婆的也是她了。

狠姑婆露齒一笑，問道：「那麼在江南一帶盜取胎兒的也是妳了？」

厲九娘呷呷尖笑道：「不錯，就是老婆子。」

狠姑婆道：「據老身所知，妳們九幽門累世相傳，有一種助長功力的丹藥，名爲『九九丹』，需以胎兒合藥，妳以喪人百命，來助長妳的功力，難道不怕天譴？」

厲九娘大笑道：「你們天狠門，也不過是旁門異教，妳一生嗜殺，居然也和我說甚麼天譴，老婆子只要練成九幽玄功，舉世無人能與我抗衡，天能管得着我麼？」

君簫在她們對面之時，也悄悄掩到附近。

藉着樹林隱住身形，心中却暗自覺得納罕，狠姑婆既然都已知道，何用不厭其煩的追問這些無關重要之事？

狠姑婆道：「好，這個咱們且不去說它，妳二十年前已經練成『九九丹』，上月如何又在涪陵、南川連續殘殺孕婦，盜取胎兒？」

厲九娘道：「這個妳就不知道了，凡是服用『九九丹』的人，每年仍得再服一次，才能……」

狠姑婆不待她說下去，白髮飛揚，目中綠光陡盛，厲聲喝道：「厲九娘，妳這傷天害理，嗜殺傷生之人，當眞死有餘辜。」

厲九娘又是一陣呷呷尖笑，才道：「妳想如何？」

狠姑婆臉上湧起一片濃重的殺氣，戟指着厲九娘道：「老身今晚要替天行道，誅殺兇邪。」

厲九娘怪笑一聲道：「姓狠的老虔婆，憑妳……」

話聲未落，突聽半空中響起「呱」「呱」兩聲夜梟的啼聲！

厲九娘倏然住聲張目四顧，冷笑道：「原來妳還邀了幫手，怎不叫他們一起出來？」

話聲甫落，突聽「噗」的一聲，從附近一棵大樹上，跌落一頭夜梟，敢情是被人用暗器打下來的！

厲九娘目光一注，一臉兇燄陡轉獰厲，尖聲道：「是甚麼人，傷我靈禽？」

原來這頭夜梟正是她豢養之物，只要有人逼近到十丈以內，就會發出啼聲，向主人報警。

「是老夫。」

話聲傳來，但見一處草叢間，緩緩冒起一個人頭。

不，那是一個又矮又扁的老人。

這人身高不過三尺，但雙肩甚闊，一把蒼鬚，却有二尺來長，穿着一件又寬又大的土黃色長袍，生相十分古怪。

厲九娘兇睛一注，冷然道：「地魔左浩！」

黃衣老人咧嘴一笑道：「妳說對了，老夫正是左浩。」

他這一笑，一張闊嘴，幾乎裂到兩邊面頰之上。

厲九娘雖然有恃無恐，但也不由的暗暗攢了一下眉，忖道：「這魔頭如何也趕着湊熱鬧來了？」一面依然冷冷說道：「你無故傷我靈禽，該有個令我老婆子滿意的答覆吧？」

「妳聽了一定不會滿意。」地魔左浩緩緩說道：「老夫是找妳要公道來的，這扁毛畜生對着老夫頭上亂叫，妳說，老夫要不要把牠打下來？」

厲九娘冷然道：「老身和你們魔教素無瓜葛，你向老婆子要甚麼公道？」

君簫暗道：「原來此人是魔教中人，無怪一眼看去，就有一身怪異之氣。」

地魔左浩翻着一雙灰白眼珠，徐聲道：「月前狠姑婆找上敝教，說她九位二十八宿中人，死在敝教『魔火神針』之下，要掌教大哥交出兇手，老夫是奉命追查『魔火神針』來的。」

厲九娘冷冷的道：「你這話跟我老婆子說甚麼？」

地魔左浩陰惻惻一笑道：「據老夫追查的結果，敝教十九妹在三月前身故，她的一支『魔火針筒』也失落不見。」

厲九娘呷呷尖笑道：「老婆子和你們魔教中人，從無來往。」

地魔左浩道：「老夫因追查『魔火神針』，却發現十九妹是身中狠毒，毒發致死，『狠毒』是天狠門的獨門毒藥……」

厲九娘冷哼道：「那你該找天狠門才對。」

地魔左浩陰惻惻道：「二十八宿，原是天狠門的護法，狠姑婆沒有理由殺死他們，而且據老夫瞭解，狠姑婆從未練過染有『狠毒』的毒爪。」

「你以爲老婆子練過染有『狠毒』的毒爪？」

厲九娘一陣桀桀尖笑，接着又道：「不錯，老婆子假扮狠姑婆，但老婆子不是天狠門的人，如何會有天狠門獨門配方的『狠毒』，不信，你儘可檢查檢查老婆子手爪上，可曾染過『狠毒』？」

忽然伸出一雙鳥爪似的手爪，當胸一攤，似有讓地魔檢查之意。

黑夜之中，就算眼力再好，像這樣相距遠在一、二丈外，爪甲是否染過「狠毒」，也不易看得清楚。

地魔左浩還沒作聲。

厲九娘尖聲道：「左老頭，你看清楚了麼？」

話聲甫落，人已倏然縱撲而起，快如閃電，雙手直伸，十指如錐，朝地魔左浩當胸插來！

地魔左浩在魔教中位居首席長老，一生勤練魔功，一直被視爲江湖十大邪教奇人之一，豈會中妳暗算？口中陰笑一聲，一個人忽然身形一矮，看去就像鑽入土中一般，倏忽不見。

連厲九娘都當他眞的鑽入土中去了，口中不覺輕「咦」一聲，忖道：「魔教中人，當眞有些怪異！」

只有君簫目力過人，看到地魔身形一晃，仿如魔形，奇快無比的從厲九娘身側貼地飛出，閃到她身後去了。

就在厲九娘驚「咦」出口，地魔左浩忽然在她身後陰惻惻說道：「厲九娘，妳想殺老夫滅口？」

厲九娘聽得猛然一驚，右爪閃電帶轉，人如電旋，跟着轉了過去。

這一下眞可說是快速無比，指風如電，但等她轉過身去，那裏還有地魔左浩的人影？

不，地魔左浩又在她身後說道：「厲九娘，妳應該聽說過殺害魔教弟子的人，從無一個能逃得過一死……」

厲九娘又是一聲厲喝，掄動雙爪，電旋般往身後轉去，但依然沒見到地魔的影子。

而地魔的聲音却依然從身後傳來，繼續說道：「老夫勸妳還是交出針筒，隨老夫去敝教認罪，還可有一線生機……」

這回，厲九娘不再急於轉身，只是腰背微弓，雙爪在胸前抓動了幾下，這幾下抓動，你莫要小覷了她！

在這刹那之間，厲九娘一個人，就像人立而起的一頭大野狠一般，前爪抓動，竟然隱含玄機，奧妙莫測。

狠姑婆更是目光如電，一霎一霎的注視着她的一擧一動。

厲九娘口中發出一聲淒厲的狠嗥，尖聲說道：「左浩，你大概看錯人了，要老婆子跟你去見天魔藍辛？哈哈，你怎麼不叫藍辛來見老婆子？再說，憑你這手『木石遁形』，在老婆子面前賣弄，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話聲中，左脚忽然跨前一步，扭頭右顧，似撲似攫，快逾掣電。

地魔左浩施展「木石遁形」之術，原來躲在厲九娘身後發話，此時忽覺厲九娘全身散發出一股兇戾的殺氣，令人頓有機伶伶的感覺！尤其她這一撲之勢，居然視如狠顧，撲如狠竄，一個人完全變成了一頭噬人的兇狠。

連魔教「木石遁形」身法，在她一撲之下，竟然相形見拙，使得自己本來一直潛伏在她身後的人，此時已無所遁形！

地魔左浩不由得大吃一驚，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他這一掌也極爲怪異，掌勢出手，但見一隻比平常手掌擴大了幾十倍的掌影，朝厲九娘襲去。

這手掌一拍，掌影已經到了厲九娘身邊，掌勢之快，幾乎是一發即至，這正是魔教中最有名的「魔影巨靈掌」！

縱然相距數丈之遙，只要被掌影印上身子你就會被震傷內腑，和被內家重手法擊傷，頗相近似，但魔教中練成此種掌法的人，除了教主，只有兩位長老才能習練，而且也絕少在人前炫露。

江湖上知道魔教中有「魔影巨靈掌」的人雖然不少，但却很少有人看到過他們施展過「魔影巨靈掌」。

但厲九娘人如狠立，舞爪撲人，變幻莫測，勢道快速無倫，掌影還沒印上她身子，她雙爪揚處，爪先人後，十道尖風，已然急襲過來。

地魔左浩心知遇上勁敵，那敢絲毫怠慢，身形一晃，施展「木石遁形身法」，避敵還擊，掌發無聲，掌影如山。

厲九娘一個身子離地數寸，雙爪作勢，連撲帶攫，來去如風，變幻靡定，一個人幾乎已沒有人形，完全像一頭兇性發作的野狠，口中也連聲發出狠嗥般的悽厲長笑。

狠姑婆越看越覺驚奇，也越看越覺得心領意會，對方使出來的武功，她仿如舊識，心中暗暗忖道：「她使的身法，明明是天狠門的武學，但自己居然會並未見過，她這是從那裏學來的？」

（未完・十）

上文提要：散花仙子、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一直不放鬆對仝大夫的監視，並且希望得到被稱爲求仙術的「大還丹」的藥方，他們迫仝大夫寫完藥方便決定殺死他。二個婢女已視仝大夫爲神明，此時見仝大夫受難已是痛苦萬分。突然青衣蒙面人出現，救走了僵硬趺坐的仝大夫與婢女和春。散花仙子他們認爲是和尚、老道等所爲，但爲何會有女人……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恩人獲救甦醒　奈何仙業盡毁

慕容長青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和春逃走，在下追出去，想不到竟有一個黑衣人護花攔截……」

「慢慢慢，」散花仙子接道：「你是說兩個丫頭早已和外人有了勾結？」

「照說是不太可能，但如今情勢吊詭，在下也不敢把話說滿了，」慕容長青道：「那個人年紀不大，身體瘦削，但絕對不是一個女子……」

突然想到迎春，大聲叫道：「迎春何在？」

但見人影閃動，六個秀美少女分由三個方位出現廳中，就是沒有迎春。

不容六女開口，慕容長青已連連揮手，示意六女退下，道：「又是晚了一步，迎春已然離去，如果仙子和南宮賢妹的推斷不錯，今夜出現在此地宅院的黑衣人，至少有四個人，這還沒把江豪計算在內。」

「多出了一男一女，他們是誰？」南宮秋月道：「他們跟和尚、道士有些什麼關連？」

問題很簡單，但很難答覆，慕容長青被南宮秋月兩道眼光逼得心頭冒火，但又不能眞的發作出來，只好轉頭看向散花仙子。

散花仙子道：「我們遇上了大困難，風塵多奇人，似不是一些傳聞能夠概括，但也不用英雄氣短，三聖會過去進展順利，很快建立了有系統的組合，控制了江南半壁，引起一些避世高人的不滿，也是想當然耳，倒希望他們能早現全身，聯手一處，來一場大決戰，生死成敗一戰分，很難說鹿死誰手，如是他們想集小勝爲大勝，那就是他們的錯誤了。」

這番話不但豪氣干雲，也有激厲士氣的作用，原本，有點挫折感的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都被這番話激發了霸氣、豪情。

「對！我們先下手，」慕容長青道：「但要讓實力凝聚，不能備多力分，集中我們最大的力量，作雷霆之擊。」

「下一次，搭上手就要追殺個水落石出，生死分明，」南宮秋月道：「絕不能中途罷手，打到傷亡殆盡，亦應在所不惜。」

一句話，把慕容、南宮兩位家主的氣勢引發出來，散花仙子也很滿意掌控大局的手法，笑道：「對！我已遣人回巫山明月觀請調四大金牌劍手趕來助戰，南宮賢妹說得對，這一次接上手，就要打一個明確勝負出來，至少，要把强弱形勢分出來，一切策劃行動，全都取消，全力追殺五人……」

慕容長青道：「幾時開始行動？」

「這也是我要和兩位研討的事，追殺一旦開始，就要啣尾不放，到分出勝敗爲止。」散花仙子道：「除非是敵人全部被消滅，或是我們遭到了重大傷亡，無力再戰爲止。」

「仙子有此決心，在下願爲先驅，全力以赴，」慕容長青道：「早晚免不去的一場決戰，晚就不如早了。」

「沒有先驅，我們三人合力，」散花仙子道：「現在，我們先部署一下戰力，把部份殺手分別隱匿各處，備好車馬，隨時待命支援，追擊五人的行動，以我們三人爲主，各處分會都要動員部署，提供線索，至於我們三人要帶多少隨行追緝鐵騎，要你們斟酌了，分批、分站，各自計算，總之，要保持最大的實力，你們思量一番，我先把明月觀的人力配屬說個明白，以示絕無私念。」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要把明月觀的實力暴現在兩人之前，慕容、南宮都聽得心中一動，目光凝注在散花仙子的臉上，不再移動。

這不是說說就算的事，一定要表現出誠意，具體展現，才能使人信服。

「先說金牌劍手，」散花仙子道：「他們在明月觀中專負對敵之責，抗禦外侮，追殺叛逆，是歷代優秀弟子中選拔出來的高手，熬到金牌這個身份，至少要歷經數十戰，她們身份很高，有兩個和我同輩，我這次約請的四位金牌劍手，兩個集劍術大成爲主，兩個兼修異術，是明月觀中很傑出的人物。」

說得很坦白，但却未把金牌劍手總數說出來，但已說得臉上見了汗水，頗有字字千斤的負擔。

「下山時，我帶了十二個弟子，稱她們十二金釵，是最有成就的十二個人，」散花仙子拭去額前汗水，道：「再多補充一些人來，也無大用，明月觀下一代弟子，雖還有數十人，但技藝成就上，無人再超過十二金釵，我準備把她們調集一處，跟着行動，只可惜死了一個七丫頭，不過眞要陷入鏖戰，我會重作調整。」

「仙子姐姐，」南宮秋月道：「還有麼？」

散花仙子搖搖頭，道：「人數雖然不多，但却是明月觀中兩代間精銳人物……」

話未完，却住口不說了。

「慕容世家武士只怕很難有獨當一面大任的人物，」慕容長青接道：「他們善於羣攻，唯一可當大任的是，我訓練了十二個善用毒物、毒藥的人，他們六男六女，陰陽分明，兄弟準備帶他們一半同行。」

「好！仝大夫也許已傳了他們一些應付毒技的方法，也傳了他們一些禦毒的能耐，」散花仙子道：「但醉過方知酒濃，知毒才知毒的可怖，不停以毒物攻襲，先寒其膽，我相信他們還沒練成百毒不侵的軀體。」

慕容長青道：「六個用毒高手再配合兄弟的三甲武士，連番進攻，應該可擋住他們的攻勢，兩位援手趕來，就可收夾擊之效。」

「適才之戰，我沒有放盡技藝，所以，我能從容的觀察了和尚、道士的武功。」南宮秋月道：「不錯，確是我出道以來，未曾遇上過的强敵，但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可怕的高强，如若我全力施爲，可以和道士力拚三百合。」

「南宮賢妹，我想天衣和尚、飛雲子也都保留了大部技藝未曾施展出手，」慕容長青道：「別被兩個方外人給騙了，他們早已沒有出家人那份忠誠。」

「我知道，明白點說，大家都有保留，初度交鋒，都有着一探虛實的用心。」南宮秋月笑一笑，道：「還不是拚命一決的時間，何況，大計未定，要勝要敗，還未作成決定，不過，小妹已想到了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

「願聞其詳。」慕容長青急急接道。

「火燒戰船，水淹七軍，不過是水火二字，」南宮秋月道：「小妹這次用火，先燒燒他們的銳氣。」

「用火燒他們，那要多大的火？」慕容長青道：「人數上，我們一直站着絕對優勢，火燒孤軍……」

散花仙子生恐兩人又引起意氣之爭，急急說道：「什麼火？能燒到飛行絕跡的高手？」

「九幽燐火，」南宮秋月笑道：「沾上一片火星，就夠他們受的了，燐火撲打不滅，水澆不息，躺在地上滾，也得滾上個三五圈，才能壓制住火苗，飛行絕跡好啊！那就越燒越旺。」

「九幽燐火，配方難得啊！」散花仙子道：「南宮世家竟然收藏有如此珍貴的秘方。」

言下之意，流現出無限羨慕之情。

「雕蟲小技耳，仙子姐姐如果需要，小妹將雙手奉上配方。」

「君子不奪人之所愛，我雖不是君子，但這點方寸，還能把握，」散花仙子道：「如若我接受了妳的九幽燐火配方，一定會拿一樣讓妳滿意的物品交換。」

「多謝仙子姐姐的體惜，」暗中却吁了一口長氣，忖道：「一言錯出，獨門奇方，就立刻變成江湖共有，幸好散花仙子還識大體，沒有

藉口逼我獻出配方。

偏是慕容長青不肯放鬆，淡淡一笑，道：「南宮賢妹要如何打出九幽燐火，三五隻暗器，只怕沒法子傷到他們。」

「南宮門下武士有一組人手，專以施放燐火，火箭火彈之外，還不遠及數丈，擴散五六丈方圓的火網，讓他們身沾燐火，實非難事。」說了很多話，但還沒有具體說出施放毒火的方法。

「就這麼辦了，人手分配已研商完成，大致可行，」散花仙子道：「江山不改舊顏色，咱們部署路線可以曲折迂迴，但目的還是把他們引入部署的陷阱中，出動全部殺手，和他們作武功上的對決，咱們隱身觀戰，相信可以看出不少少林、武當的絕技，對日後遠征江北之戰，就大有幫助了……」目光一掠慕容長青，道：「勞請慕容兄傳出急令，召集明月觀中人，盡速趕來姑蘇集中，現在只有一件事傷神得很，那一男一女兩個人是那裏來的？難道會是仝大夫的門下弟子？」

慕容長青怔了一怔，道：「大有可能，但仝大夫那幾手三脚貓的功力，那能調教出那麼樣的高手？」

「仝大夫修的是金丹大道，耗去了他大部青春歲月，」散花仙子道：「如若他投入武功技藝，成就絕不在我們之下，何況，他精通醫道，已入超凡之境，具有的玄秘力量，非我們所能預知。」

南宮秋月道：「讓他毫髮不傷的離去，眞是不甘心哪！」

「但現在的仝大夫，可能會成爲他們的負擔，既不能棄之不管，也不便一殺了之，」散花仙子道：「我們五日之內，集中調整的新銳戰力，然後開始行動。」

「明月觀的金牌劍手，能在五日趕到麼？」南宮秋月道：「此去巫山神女峯，要往返數千里。」

「放心，明天不到，後天午時前一定會到，」散花仙子道：「五日前，我已傳出令諭，要她們趕來姑蘇。」

慕容長青、南宮秋月都未答話，但兩人心中却同時忖道：原來都是她早已策劃好的行動，表面上和我們商量，事實上却是要我們照她的計劃行事，這個人的智謀才慧，確似是高了我們一籌。

想着相同的心事，不覺間對望了一眼，四目交投，忍不住微微一笑，心念互通，很多事，盡在不言中了。

＊　＊　＊

確是一個很大的負擔，飛雲子連換用七種解穴手法，仍無法使仝大夫淸醒過來。

這是一艘木船，泊在蘆葦深處，艙中點着蠟燭，但門窗都被黑布遮住，在詭異凶險的環境中，誰也不敢大意，堵塞了任何可以洩漏出隱秘的空隙。

艙中六個人，圍着仝大夫團團而坐。

六個人是白翎、江豪、天衣大師、飛雲子、知機子和蕭寒星，十二道目光盯注在仝大夫身上瞧着。

「不是外力所傷，」白翎道：「是大夫凝聚了功力，把自己結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是死了，還是活着，」江豪道：「人像一塊鐵，那裏還有生命存在？」

「佛門中枯禪涅槃術，有些像大夫的修爲。」天衣大師道：「可以掌控生死，不同的是枯禪術先要身上的血肉乾枯，未死之前，人還是能言能動，一旦血乾肉枯，就只能保一個屍身不壞，所以，除非身處絕境，又要明顯留下些什麼，沒有人輕動這門功夫，但也不像大夫這樣，把人練得堅如鐵石，而且，動作奇快，不過兩個時辰吧，活生生的人就變成一塊大石頭了。」

「還有很多不同。」白翎道：「最大的一點是枯禪術，先要運功濾乾身上血肉中的水份，使人枯萎……」

「而且，也要時間，沒有十天半月，再深的功夫也很難涅槃，」天衣大師接道：「可是仝大夫不對路啊！」

「涅槃不就是死嗎？」江豪道：「死都不怕了，爲什麼還要死得這麼辛苦，仝大夫不是涅槃，他應還保着完整的生命，只是我們不懂用什麼方法，才能使他醒過來。」

「丹道之術也罷，枯禪涅槃術也罷，深一層追究下去，都是拿人的生死在折騰，生前盡想死後事，」天衣大師道：「死後情景有誰知？想多了，就忍不住想勘破死亡之關，一探生源，唉！爲求長生先就死……」

「仝大夫不是就死，也不想死，」白翎道：「他是在逃避劫難，明知無法抗拒逼供的酷刑，先求自保，以他修練金丹大道的成就，把自己凝結起來，可以逃避傷害，但如咱們不能及時解除他的束縛，我想過上三五天後，很可能難再復生，面對着仝大夫生死關頭，我們竟束手無策，眞是沒有用啊！」

「姑娘，既然沒有一定的規法可循，」天衣大師道：「何不放手試試，至少，盡到我們心力。」

白翎歎息一聲，突然流下淚來，神情十分凄傷的，點點頭，黯然說道：「也只有試試看了。」

悲傷的氣氛，立刻感染了全場。

艙中的人，都受過仝大夫救命之恩，蕭寒星身受尤多，眼看數度救命的恩人變成如此模樣，內心中傷痛萬分，早就忍不住想哭了，但怕師姐罵他沒出息，强忍着不讓眼淚掉下來。

如今白翎首開哭聲，蕭寒星那裏還忍得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涕淚橫流，靜夜中傳出老遠。

江豪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淚，但仍輕輕一拉蕭寒星，低聲道：「蕭兄弟，我們身在危境，隨時會被三聖會大批殺手追踪圍攻，不可大意。」

蕭寒星道：「救命之恩深如海，何異再生父母，我却看着他老人家坐在面前，身軀僵化，無能助他一臂之力……」但却把哭聲抑制下來。

天衣大師和飛雲子沒有哭，但臉色的凝重，比哭還要難看，悲哀由內心中透出體外，是眞的哀傷，因爲，兩人想得深遠，如不能及時救回仝大夫，是眼睜睜的看着他僵化而死了？但又不能認定他眞死假死？勢必還要作一些殘酷的處置，白翎哭得傷心，只怕也是想到了這些。

江豪突然動起來，右手一連點出五指，分點仝大夫任、督二脈上五處大穴。

江豪臉上淚痕尤存，但却混合了一片驚異、訝然之色，吁口氣道：「肌膚如鐵，硬中有軟，但穴道血脈，好像都在一種奇怪的勁力保護之下，似有若無，無法傷到他，也無法使他有功效反應。」

「老衲試試，」天衣大師緩緩伸出了右手，一把按在仝大夫的背心之上。

老和尚閉目運氣，立刻泛起了一臉紅光，按在仝大夫背心上的右手，泛生出濛濛煙氣，這變化很古怪，看得全艙中人都爲之一臉愕然。

天衣大師分明在以本身精湛的內功，把眞氣傳入仝大夫的體內，希望打通他體內經脈，讓人清醒過來，但身體和手的接觸之處，冒起白色的烟氣，却是從未聽聞過和很少見到的事，一時間，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老和尚的臉色愈見脹紅，終於停下手，長長歎息一聲，道：「肌膚密封，眞氣難入，老衲束手無策了。」

這時，一直靜靜坐着，皺着眉頭想心事的知機子，突然坐直了身子，低聲道：「姑娘，要不要試試放血。」

白翎道：「放血？」

「對！」知機子道：「仝大夫如是沒有死，血脈就不會靜止，但他能把肌肉凝結，氣息封閉，似是道家的龜息大法，使五臟六腑的活動也慢慢靜止下來，仝大夫也許用的是更高的神仙功夫，但萬變不離其宗，血脈總是最後才會停止流動。」

「是！血流靜止，全身的機能，也都將停止活動，仝大夫也算証了仙道，這肉身即成金剛不壞之體……」突然一躍而起，拔出頭上一枝金釵，雙手合釵入掌，片刻後，合掌之處，升起了淡淡的青烟。

天衣大師心頭微震，忖道：丫頭分明已能聚集本身熱能，化作眞火，爍石熔金，老和尚只怕是無法及得了。

儘管心中驚駭，但却忍耐着不說出口。

但見白翎取過金釵，用手指一陣搓轉，揑出了寸許一段針尖，抓起了仝大夫的左手中指，暗運眞力，變改了仝大夫盤坐合掌的姿勢，一針刺下。

金針入肉半寸，却不見鮮血流出。

白翎心中一涼，忖道：難道已經太晚了不成？

天衣大師右掌重出，抵在仝大夫背心之上，一股强大的眞氣，攻入仝大夫的體內。

只見左手針刺之處，標射出一股紫色血液，射出五六尺外，流了一陣工夫，才轉成紅色血液，不再標射，汨汨而出。

同時，仝大夫緊閉的雙目也緩緩睜開，長長吁一口氣，苦笑道：「還是被你們救活了，難道冥冥中眞有天意？」

天意怎麼樣，仝大夫沒有說下去，但看他閉目搖頭的臉色，應該不是很好的天意。

「大夫這樣仁慈心腸，活人無數的神醫，如是救不活，」蕭寒星道：「那才是天道潰潰，善惡不分了。」

仝大夫突然轉頭，兩道目光逼視在蕭寒星的臉上，道：「孩子，你們可知道，救了我的性命，也破壞了我自衞的能力，數十年修煉的金丹神功也被你們破去，從此之後，老夫連自保的能力也完全喪失，眞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們會保護你，全心全力保護你，想要傷害你，先把我們打敗，殺了……」蕭寒星慷慨陳詞，倒全是內心中話。

但他突然感覺到有些不對，曲高和寡似的，竟然沒有人開口附和，只好住口不言。

目光轉動，發覺每張臉上的神情都十分沉重，雖然無人直接反對蕭寒星的話，但那種表情，明顯的是不以爲然。

「我失去自保的能力之後，沒

有人眞能保護我，」仝大夫道：「散花妖女已明顯的具有術法的成就，而且相當的高深，我也低估了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的成就，他們身懷了武林中很多失傳的技藝，可能有一些相當邪惡的技藝，雖然，我已經看透了人生的生死，但對迎面而來的羞辱和慘酷的逼供手法，很難忍受……」

「所以，大夫以金丹神功封閉五臟六腑，和全身的穴道，」白翎道：「使身軀僵化？」

仝大夫點點頭。

「晚輩請教，這種逆背自然的行爲，會不會因僵化完全失去生機？」白翎道：「大夫能支撐多少時間？」

「三天，」仝大夫道：「三十六個時辰，還未甦醒復常，人就生機全絕，軀體也永遠僵硬下去，漸成化石。」

「大夫，現在已完全淸醒了，而且，形勢也已明朗，」白翎道：「大夫留傳的技藝，我們也沒讓大夫失望，已經習練有成……」

「那很好，老夫也可以安心的死了。」仝大夫接道：「人貴自知，你們雖已有殺敵的功力機巧，但還沒有保護我的能力，最好的辦法，就是幫助我安靜的死去，你們再憑仗老夫留傳的技藝，全心殺敵，爲老夫報仇。」

白翎道：「以前輩之能，難道就想不出一個完好的辦法麼？」

「老夫已想了很久，很難有兩全之策，才決定施展金丹神功，封死生機，肉身雖凝若殞石，但却可能長留人間，你們放血救人，也破除了我金丹內功，十年內無法修復成功。」

「老前輩可以隱入大市人海之中，」江豪道：「慕容長青也無法在百萬人中尋出前輩。」

「也許能避過慕容、南宮兩大世家的搜尋，」仝大夫道：「但絕對逃不過散花妖女的追覓，你們也許還不太瞭解他們找到我的後果，嚴刑逼問之下，老夫不相信能保住心中之秘，他們很明白老夫掌握着輕易毀去你們的秘法。」

說到最後一句話，兩道目光却投在蕭寒星的身上，只看得蕭寒星心頭發毛，忖道：原來，還有這層因果在，大家似乎都已想到了，我爲什麼想不出來呢？少不更事，大概就是我這種人了？

白翎神色微變，輕輕歎息一聲，道：「前輩，是不是眞的如此？」

「是！」仝大夫道：「你們如若眞的照我留傳的心法、口訣練得有所成就，你們已可抵抗刀劍的傷害，雖然還不能說刀槍不入，但本可致命的一擊，也許只能對你們造成些微的傷害，可以抵拒百毒侵體，這是藥物和坐息配合功效……」

「這方面在下已經試過了，」江豪道：「明月觀中女弟子施放出一種長腿毒蟻，咬中在下一口，傷處起一個紅點，一陣癢痳過後，即沒再發作。」

「要小心，老夫仔細觀察過明月觀中人，除了術法之外，對藥物，似也有極深入的研究，」仝大夫道：「能夠避開傷害，就不要以身試毒。」目光轉注到飛雲子的臉上，道：「見着龍道長時，就說南嶽舊友，先一步證了仙道。」

說完，盤膝坐好，閉上雙目。

是一副求死的神態。

白翎哭道：「前輩，我們害了你，拖累了你的仙業，也把你逼上死路……」

「世事難兩全，」仝大夫雙目沒睁，口氣平和的說道：「我貪走捷徑，却忘了欲速則不達的道理，當年，如能分一些心思於追求武功之上，那會有今日之果。」

白翎道：「如若我們不放你聚元之血，破去你金丹神功……」

「也是死，」仝大夫接道：「而且心中鱉着千言萬語不能說出來，死得更苦，也有些死不瞑目啊！」

「前輩不能死啊！」飛雲子道：「前輩求仁得仁，但貧道如何向龍道長交代呢？」

「唉！他傳書給我時，早該想到了會有這樣的結局！」仝大夫笑一笑，道：「所以，他不會太深切的責備你，你們要明白，我活在這世上一天，你們的危險就存在一天……」

「明月觀的散花仙子既然也是知藥的能手，」白翎道：「難道就配不出傷害我們的藥物？」

「也許能，但那只是一般的殺人毒藥，能毒殺你們，也能毒殺別人，」仝大夫道：「他們配不出專以對付你們的藥物，但我能，只要我把這個藥方洩漏出去，他們不動用殺手、武士，就可以輕易把你們除去了，而且，那些配方藥物，對別人無害，對你們却是致命之毒，他們可以大量施用……」

「我不信！」白翎道：「毒藥就是毒藥，怎麼會只毒我們，不毒別人？大夫，仍有生路，何苦一定要求死呢？」

「那藥物本來無毒，也不會傷人，」仝大夫道：「但它能引起其他藥物的變化，藥藥相尅，這就成致命毒藥了，而且，一旦發作，很難醫治，因爲，你們身體內仍然存留了大量藥性能量，預估三年內不會消除，這些相尅的藥物一經觸接，你們就立刻陷入危境，首先是體能開始虛弱，喪失了戰鬥之能，唉！

事實上，是用不着別人動手，三天內藥物變化，完全揮發，你們會虛脫而死。」

「眞的？」白翎臉上泛現出一股很古怪的表情，道：「明月觀的散花仙子也是個知藥能手，豈不是也可以配製出置我們於死地的藥物？」

「不太可能，她不知老夫用些什麼藥物幫你們打破體能極限，老夫如不點破，窮他們十年之力也無法找出相尅的藥物，」仝大夫道：「洩漏出這個秘密，是老夫最擔心的事情。」

「現在，我們應該如何做呢？」白翎道：「我們眞的被他們毒害而死，實有負老前輩功奪造化的玄妙藥方，也不是老前輩造就我們的心願了？」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幫助老夫安靜的死去，三木之下，何求不得，那是說，一個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有其極限，超過一定的限度，就生不如死，」仝大夫道：「不分上智，下愚，絕大部份的人，都難忍受酷刑的折磨。」

「大夫，」天衣大師道：「三年後，就可以避開了藥物對我們的戕害了？」

「對！三年後，藥力已化入肌膚，成了你們本身的能量，可拒毒侵，抗拒一般刀劍的傷害，成就了一身銅筋鐵骨。」仝大夫道：「可是，三聖會不可能等待你們三年，如若老夫的推斷不錯，散花妖女很可能已在你們身上，灑上了一種藥物……」

「十里信香？」白翎道：「那是說，她隨時可以追踪我們了？」

「對！不過用的什麼方法、藥物，老夫不敢斷言，」仝大夫道：「但三聖會對你們行踪已全部掌握，他們可以埋伏截擊，也可以追踪襲殺，諸位自保就很困難，何況，還要分心保護老夫？」

「以前輩用藥之能？」白翎道：「應有解除之法。」

「如是老夫手中有藥，自然可以消除，」仝大夫道：「可惜，老夫手中沒有藥物。」

「藥物可以買，」天衣大師道：「脫去身上衣物，一火焚去，再好好的洗個澡，能不能擺脫妖女的追踪？」

「一般來說，自可防制，」仝大夫道：「但對散花妖女而言，恐怕不易成功，諸位還是選一個易守難攻的地方，作放手一戰的打算吧。」

白翎道：「老前輩是否也被灑了藥物？如是沒有，我們可以先把前輩移往一處隱蔽所在藏好，再選一個決戰的戰場，放手拚一拚，也好正確地估量一下彼此之間的實力。」

「老衲亦有此意，我們邊走邊打，避開和他們製造出的殺手火併，」天衣大師道：「抓到機會，可以釘上三聖會中幾個首腦人物，一決生死，三聖會太過專權，一切都聽總堂命令行事，如果咱們火併了三個會主，三聖會很快就會消散於江湖之上。」

「如果這一戰敗了呢？」白翎道：「要如何收拾殘局？」

「三聖會不會放過我們，」天衣大師道：「他們會動員全力追殺我們，所以，我們要佈置幾處逃走的秘道，如若感覺到身上仍留下敵人能追踪到的藥味，老衲的看法是躲入水中，一下子泡上個三天三夜，若還不能除去藥味，那就聽天由命了。」

「要先出一身大汗，再泡三天應該夠了，不過，不解決老夫的事，」仝大夫道：「那可是禍害不淺，我說的非常認眞，白翎應該明白。」

「前輩，難道除了死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白翎接道：「以前輩之能，定有良策，爲什麼不能說出來呢？」

仝大夫苦笑一下，道：「老夫還未修成仙道，也只是一個凡人，何況，妳又破去我金丹神功，我只是一個虛弱的老人，那裏還能抗拒對方刑求？如是被逼說出傷害你們的藥物，別怪老夫事先沒說淸楚。老夫言盡於此，你們自己多考量吧！」

言罷，重又閉上雙目。

「白姑娘，大夫說的是眞話！」飛雲子道：「應該如何，我們可以商量一下，不能讓姑娘獨扛重責。」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應大夫之求，助他安靜的死去，」白翎道：「可是我們之間，誰能下手殺他？」

「師姐，仝大夫對我們有再造之恩，我們如不能保護他的安全，是忘恩負義了，」蕭寒星道：「留此恨事，生而何歡？」

「合我們五人之力，當然能保護大夫的安全，」白翎道：「問題是能保護多久？三聖會集中徒衆高手，把我們包圍起來，再合力圍攻，不論鏖戰的勝負如何，他們仍可分遣高手對付仝大夫，彼此人數相差太過懸殊，我們無法分身兼顧……」

「蕭寒星，白翎說得對！」仝大夫道：「你們人數太少，無法保護我的……」

「大夫，」天衣大師接道：「老衲的想法是，在被敵擄走和死亡之間，一定有一個平衡之點，大夫心中早已明白，爲什麼不肯說出來呢？」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燕子飛不信陳恭、柯友德的供詞，他們說石貴妃懂輕功，對如意是他們的女友更驚奇莫名，認爲陳、柯嫌疑很大，要把人留下，孫九峯再作調停人，保証兩人隨傳隨到，燕子飛只好擱下此事，另從其他方面找尋第六隻血手印的綫索。衆人不約而同的來到正陽樓，找到曲老的前妻卞三娘，見她和花十郎喝得醉昏昏……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破棺驗屍覓証供　抽絲剝繭得結論

花十郎、卞三娘則摔到牆外去了。黑衣人來如風，去如電，沒人看清他是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也弄不懂施展的是何種奇功異技？

事情來得太快太突然，燕子飛心喊一聲：「糟！」與嚴元伯追至牆外時，花十郎、卞三娘，以及那位高深莫測的黑衣人已踪跡全無。

返回牆內，陳恭、柯友德似仍心存顧忌，也離開了碧雲天。

＊　＊　＊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燕子飛就喜歡這樣，不足爲奇，奇的是近幾天來的食客異乎尋常的多，多到座無虛席，多到爆滿，多到必須有人站着吃。

燕子飛甚覺納罕，找陶濤來問道：「小陶，怎麼搞的，吃飯的人怎會一下子增加這麼多？」

陶濤眼一瞪，一臉不悅道：「還不是你自己惹的禍。」

「我惹的禍？怎麼說？」

「你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可能還不知道這裡的菜比以前好吃多了，前些時喜歡從這裡拿上銀子，到外面去吃喝的傢伙，如今都不動了，趕都趕不走。」

「我明白了，一定是正陽樓的那位大師傅眞的來到別有天，這可好，咱們有口福了，從今以後我天天回來吃。」

柳青青寒着臉，上前說道：「子飛，你可要把話說清楚，是吃人還是吃飯？」

「當然是吃飯囉，一個廚師有甚麼好吃的。」

「嘻嘻，子飛，你騙不了我，更騙不了你自己。」

「我說的是實話，既沒騙人，亦沒騙自己。」

「奇怪，你好像沒見過那位大廚師？」

「是啊，那晚子飛覺得正陽樓的菜特別可口，金百萬就說叫那位師傅過來侍候咱們，莫非此人另有與衆不同之處？」

柳青青睨了陶濤一眼，神秘兮兮地道：「當然特別，人家可不是普通的大師傅，而是一位花不溜丟的大姑娘。」

一個大姑娘家，會做這麼好吃的菜，自非等閑人物，燕子飛心念一動，正想去一看究竟，一位曲綫玲瓏，膚白似雪，天生一對會說話的大眼睛，氣質極爲高雅，穿着却甚樸素，年約二十出頭的大姑娘，已姍姍的走過來，正是新上任的大廚師。

見到燕子飛，福了一禮，甜蜜蜜嬌滴滴的叫了一聲：「燕大爺！」

燕子飛道：「姑娘免禮，妳就是新來的廚師？」

「奴婢正是。」

「叫甚麼？」

「鶯鶯。」

「櫻櫻的櫻？」

「不，是張君瑞爬牆頭，鑽狗洞，拚死拚活去私會的那個崔鶯鶯。」

燕子飛的手往柳青青肩上一搭，道：「看不透妳不但燒得一手好菜，還是一個小說迷呢。」

鶯鶯露出一排潔白晶瑩的牙齒，盈盈一笑，欲語未語，一位江湖朋友慌慌張張的衝了進來，開口就說：「燕大俠，有眉目了。」

這人是燕子飛派去五道廟附近，日夜不停的監視如意的人之一，將鶯鶯支開後，燕子飛才追問：「老張，可是有驚人的發現？」

老張答道：「剛才，也就是天黑後不久，如意果眞從紫禁城裡飛出來了，手裡還提着一個包袱，然而，也不知她在弄甚麼玄虛，將包袱放在五道廟後，又飛回去了。」

「你可曾檢查過那個包袱？」

「沒有，事情太緊急，通報要緊，沒時間檢查，相信老王、小李會看的。」

「老張，幹得好，去找陶濤領賞吧。」

這事分秒必爭，稍縱即逝，燕子飛話一出口，便拉着柳青青一陣風似的衝出別有天。

來到五道廟附近，先隱好身形，燕子飛學了兩聲蛙鳴，小李很快便竄了過來，柳青青輕聲細語道：「怎麼樣，包袱裡的東西看過了吧？」

「看過了，只是幾件很漂亮的女人衣服。」

「沒別的。」

「別無長物。」

「這個丫頭片子爲何將包袱留下，返回紫禁城？」

「看她當時的神情，似是忘記了重要東西，又折回去拿。」

燕子飛目注紫禁城，皺眉道：「若是這樣，此刻差不多也該出現了。」

一語甫畢，城頭上果然冒出一個嬌小的人影，施展出絕妙輕功，飛越護城河，來到五道廟前，正是宮女如意。

如意的手中提着一隻小皮箱，四下張望一下，走進廟裡，取出包袱，隨即朝南邊行去。

朝南，恰巧要從二人藏身的矮牆前經過，柳青青運集了一掌眞力，準備出手。

燕子飛握住了她的手掌，道：「青青，不要妄動，現在還不是時候。」

「怎麼？」柳青青以懷疑的眼光看他，道：「你捨不得？」

「甚麼話，我的意思是時機未到。」

「幾時才算時機成熟？」

「如意是個關鍵人物，須先查清楚她的來龍去脈，尤其與廖松、田風、櫻櫻乃至卞三娘、花十郎、黑衣人之間有何關係，在石貴妃失踪一案中究竟居於何種地位。」

柳青青乃聰明絕頂之人，箇中道理自然心知肚明，只不過基於女人先天同性相斥的本能，故意消遣燕子飛罷了，眼見如意人已去遠，噗嗤一笑，截口道：「我只不過說着玩玩，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搬出一大堆理由來，放心啦，當我眞要殺她的時候，一定會徵得你的同意。咱們快追，追丟了人我可擔待不起。」

有了追丟田風的經驗，這次學乖了，二人分道而行，一在路上，一在屋頂，緊追在如意身後十餘丈處，亦步亦趨，始終不讓她超出視綫之外。

如意確是一個鬼靈精，南行不久，便由南而東，再而北，繞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又由北而西，再轉南，停在一幢深宅大院前。

宅院係威遠侯孫震宇的府第，一對大紅燈籠高掛門前，兩名守衛對面而立，休想越雷池一步。

燕、柳不敢輕進，聚集在巷口一堵照壁後方，死盯着如意的一舉一動。

「子飛，姑不論皮箱內所裝何物，先想想看，那些漂亮的女裝是誰的？」

「八成應屬貴婦人所有。」

「會不會是石貴妃的？」

「有此可能。」

柳青青一揚柳眉兒，繼續推敲道：「倘若這個假設可以成立，那麼，我們有理由可以認爲，如意帶出來的目的是供石貴妃換洗之用，從而有一點似可肯定，她和石貴妃是一條綫上的人。」

燕子飛想了想，道：「不，也許恰恰相反，如意跟別人聯手，劫持了石貴妃。」

「對，還是你的心思細密，然而，不論如何，這個女人應該是最瞭解內幕的人。」

「青青，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如果她進入侯府，孫家的嫌疑可就大了。」

「眞的是這樣的話，我們的頭可就更大了。」

如意在侯府附近稍作停留，忽又大模大樣的向照壁這邊走來，在照壁前又停了一下，順着侯府的側面的院牆走去。

柳青青睹狀，在心底咒罵道：「死丫頭，妳的鬼花樣眞多。」

一念未了，異事陡生，如意抽冷子一式「旱地拔葱」，驟然翻越侯府的高牆，進入孫家。

二人吃驚不小，雙雙飛入牆頭，可惜，侯門似海，眼前有數不

清的亭、臺、樓、閣，一步之差，已失去伊人倩影。

樹椏上有一個人——一個被人以「飛石打穴」手法擊中「痲穴」的狀若泥塑木雕，不言不動。

左搜右尋，又發現三名被人點中穴道的護院，依然不見宮女如意。

事情緊急，燕子飛騰身上了侯府最高的一幢建築，還沒有來得及察看週遭事物，猛覺身後襲來一股掌風，急忙回身出招，將一名護院的腕脈扣住。

如意這個人太重要了，不能打草驚蛇，不能有絲毫差錯，當機立斷，點了護院的「暈穴」，放倒在屋頂上。

極目四眺，夜靜如洗，如意仍如石沉大海。

驀地，十丈外拐角處，傳來兩聲暴喝，冒出來兩條人影。

「甚麼人？」

「甚……」

第二人才說出一個字來，便着了別人的道兒，出手奇快，手法奇準，無疑是被點中穴道，癱在地上，彷若兩堆爛泥。

是如意的傑作，燕、柳看得一呆。

制服護院後，如意繼往前行，通過一座木橋，再過一排花廊，路上一片如茵草地，進入一棟古色古香的獨立小樓內。

燕子飛、柳青青如影隨形，一陣緊追，來至一處屋簷下，正打算踏過青草地，不巧，孫九峯面籠寒霜，領着一羣護院高手，將兩人圍住。

孫九峯怒沖沖地道：「燕子飛，你夜闖侯府，也未免太不把我們父子放在眼內了。」

燕子飛急得直跺脚，示意大家藏好身形，小聲說話。

這時，小樓上點起了一盞燈。

燕子飛道：「孫大人，請勿見怪，子飛和青青是來追人的，事出倉卒，來不及通報。」

「追誰？」

「如意。」

「找如意應去玉華宮，到侯府來幹甚麼？」

「事實是，如意正在貴府。」

柳青青指着小樓，道：「誰住在裡面？」

孫九峯道：「以前是皇后的閨房，現在空着，沒人住。」

燕子飛不以為然：「沒有人住怎麼會點燈？」

「這……」孫九峯目注小樓，一臉驚詫，不知如何作答。

柳青青道：「坦白說，是我倆目睹如意走進小樓的。」

「她來侯府作甚？」

「這話該由孫大人來答。」

「孫家跟如意扯不上半點關係，她沒有到侯府來的理由。」

「不盡然，假使你們合夥幹了一票買賣，就扯上關係了。」

「這是甚麼話，難不成柳姑娘懷疑石貴妃失踪一案孫家是幕後主謀人？」

「是不是一搜便知。」

「家父功在朝廷，貴為侯爺，誰敢？」

禁軍總教頭石大勇不知何時已到了小樓附近，大聲說道：「我敢！」

此來聲勢不小，家將加部屬不下三十人，石大勇發號施令：「大家聽着，把這座小樓給我圍起來，出來一個殺一個，出來一對殺一雙，誰先救出貴妃，賞銀千兩。」

眾人齊聲應是，立將小樓圍了個密不透風。

這一來，如意可慘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燕子飛、柳青青等人見此情況，也一窩蜂似的衝過去，孫九峯聲色俱厲道：「石大勇，你來幹甚麼？」

石大勇理直氣壯道：「來救貴妃。」

「令妹在侯府？」

「就是這個意思。」

「可有人証物証？」

「如意就是人証，本座親眼見她進入此樓。」

「這就奇了，如意以前是太師府的丫頭，現在是石貴妃的心腹，曾一口咬定我的三位師弟是元兇主犯，如今怎麼又跟孫家扯上關係，你不覺得太牽强，太豈有此理？」

「天下事，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誰能料得準，如意既然人在侯府，足証你們有所勾結，顯然是花錢買通了她，然後又故意佈下重重疑陣。」

「石大勇，你胡說，孫家的人一向行事方正。」

「孫九峯，少廢話，待會兒問如意便知分曉。」

石大勇火氣好大，一揮手就要命手下破門而入，孫九峯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對陸續趕來支援的家將、護院道：「上，一個盯一個，誰要是敢動一動，就給我放手去殺！」

話已說絕，雙方皆態度强硬，拉開陣勢，準備放手一搏。

燕子飛往兩人中間一站，道：「孫大人，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只有一個辦法，別無良策。」

孫九峯瞪眼道：「甚麼辦法？」

燕子飛道：「讓石總親自搜一搜。」

石大勇一直認為燕子飛處處跟他作對，唱反調，聞言自是滿心歡喜，投來感激的一瞥。

孫九峯却大為不快，冷聲道：「燕大俠也主張要搜？」

「我贊成！」

「我也贊成！」

後面這一句是出自白髮蒼蒼，滿臉風霜，年在七旬開外，道貌岸然，不怒自威的長者之口，大家認得是當年叱咤風雲，威震邊陲的大將軍孫震宇，皆忙不迭地趨前請安致意。

孫九峯聞言甚覺意外，道：「爹，你老人家也同意讓人來搜？侯府地位尊崇，沒有聖旨，任何人皆不得冒犯，就這樣隨隨便便的讓石家搜查，一旦傳揚開去，我們父子日後還有甚麼顏面見人？」

威遠侯孫震宇神態從容，語氣平和：「九峯，你只曉得顏面，有沒有想過還有比顏面更重要的東西？」

孫九峯躬身道：「請父親明示。」

老侯爺伸出二隻手指頭，吐出來兩個字：「清白！」

一扭頭，又對石大勇道：「賢侄，雖然我們老一輩的人有點小意見，不過，你放心，本爵絕不會為難後生晚輩，你儘管搜，侯府之內任何地方，只要認為可疑，都可以搜。」

人，眞是一種最奇怪的動物，剛才石大勇還喳喳呼呼的，見老侯爺如此平易近人，反而猶豫起來，未敢貿然行事，還是孫震宇親手打開房門，石大勇這才率衆湧入。

職責所在，燕子飛、柳青青也接踵而入。

小樓不大，上下加起來才三房二廳，何消片刻工夫，便搜了個巨細無遺。

沒見石貴妃，沒見任何人。

連如意也不見了。

樓上一間屋內，一燈如豆，在積塵甚厚的地上，甚至找不到半個可疑的脚印。

如意是如何走的？沒人知道。

燈是怎樣亮的？也無人知曉。

如意擺了大家一道，只有他自己心裡雪亮。

離開侯府後，燕子飛有一種被人愚弄的憤慨，柳青青同樣滿腹惱怒，兩個人一言不發，默默疾行。

不久，石大勇從後面追了上來，道：「難得燕大俠仗義直言，否則，夜闖侯府，又沒有抓到孫家的把柄，這個場面還眞不易了結呢。」

燕子飛淡淡一笑，道：「那裡，這是子飛一向秉持的原則，只問是非，不論親疏，對事，不對人。」

「今天的事，處處透着古怪，如意這個死丫頭到底跑到那裡去了？」

「我想當石總率衆趕至，尚未將小樓圍住時，便利用夜色溜之大吉。」

「依燕兄高見，如意究竟在搞甚麼鬼？」

燕子飛沉吟一下，道：「江湖上的事變幻莫測，宮廷中事更是波譎雲詭，子飛愚鈍，不敢妄測。」

石大勇唉聲歎氣道：「是啊，千頭萬緒，萬緒千頭，如在五里霧中。但不論如何，一定要把貴妃救出來，家父為此日夜憂煩，急得不得了。」

柳青青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想請教石大人，貴妃會不會武功？」

石大勇搖頭道：「不會，不會，舍妹從小嬌生慣養，從來沒有學過武藝。」

「如意呢？」

「她也不是練家子。」

「可是，我們曾目睹她飛越紫禁城。」

石大勇傻眼了，臉色一變再變，道：「不會吧，這是不可能的事，在太師府時她連一條水溝都不敢跳。」

臉色一整，忽又說道：「對不起，我還有事，先走一步。」立即率衆轉往別處。

＊　＊　＊

燕子飛、柳青青沒回別有天，直接來到玉華宮。

在如意的門外輕叩三響，見無人應門，隨手推門而入。

床上的被子整整齊齊的，屋內的陳設井然有序，沒有睡過的痕迹，亦沒見那個包袱及小皮箱。

柳青青道：「子飛，看情形她還沒有回來，咱們在這兒等，若是交代不清楚，我就劈了她。」

燕子飛頷首稱善，掩好房門，雙雙找了隻椅子坐在窗前，靜待魚兒來上鈎。

天上星月交輝，被幾朵飄忽的雲彩戲弄得忽明忽暗，二人的心情也隨之忐忑焦灼。

等待的時間最難熬，怎奈如意行踪如謎，捨此又別無善策，只好硬着頭皮耗下去。

約莫過了半個多時辰，外面傳來一陣衣袂飄拂之聲，聲小而速快，落地幾乎無聲。

燕子飛起身欲往外衝，被柳青青拉住了。

「篤——篤——篤——篤——」

叩門的聲音很有節奏，三長二短，顯然是連絡暗號。

二人端坐原處，蓄勢以待，未敢答腔或採取行動。

過沒多久，外面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小聲道：「如意，如意，妳在嗎？」

柳青青機靈一動，翻身上了床，故意弄出一陣木床吱吱作響的聲音，似沉睡初醒的語調道：「是誰呀，三更半夜的，吵甚麼吵。」

「是我，花十郎。」

花十郎會來找如意，令二人大吃一驚，因爲弄不清楚他們之間是何關係，柳青青只好模仿如意的聲音，跟他胡扯：「有事嗎？」

「無事不登三寶殿。」

「你說吧。」

「請先開門，必須當面講。」

「我睏得要死，外面說也一樣。」

「不行，事關機密，務必言講當面。」

「你這人怎麼這樣嚕嗦，孤男寡女的……」

「哎喲，我的姑奶奶，花十郎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打妳的主意，更何況卞三娘是個大醋缸，那有打野食的勇氣。」

「三娘沒跟你來？」

「她住城外，暫時不會入城。」

「這是爲何？」

「怕被陳恭、柯友德那一夥人撞見。」

「二位住哪兒呀，改天也好去拜訪一下。」

「如意，行行好，別盡泡蘑菇好不好，快開門呀，萬一被大內高手或燕子飛發現就煩惱啦。」

「噯喲！我的腿怎麼痲了，下不了床啦，你在外面說完就走吧。」

「不行，老闆還有重要的東西要親手交給妳。」

燕子飛心頭一震，柳青青力持鎭靜道：「可是雙劍、寒蟬、玉駝鈴？」

花十郎的聲音顯得有些詫異：「如意，妳今天是怎麼了，說話不上路，這些東西干咱們屁事。」

柳青青衝着燕子飛吐一下舌頭道：「說得也是，但不知是那一位老闆？」

「當然是大老闆囉。」

「那一位大老闆呀？」

「大老闆只有一位，妳？」柳青青對如意、花十郎的底細所知有限，話說多了難免會露出破綻，花十郎似已發覺有蹊蹺，沉聲喝問道：「妳是誰？」

事已敗露，燕子飛毫不遲疑，倏地打開房門，箭射而出。

柳青青的動作也不慢，僅前後脚之差。

結果還是晚了一步，花十郎去勢如風，已到了玉華宮門口。

「看鞭！」

情急之下，柳青青連人帶鞭一起飛起來，長鞭呼嘯聲中掃落宮門上方的一片浮雕，花十郎好滑溜，消失在花叢中。

花十郎很可能是第六個練成血手印掌功的人，如今又和如意扯上關係，益形重要，豈肯就此罷手，燕子飛一言不發，拔足猛追。

不料，却在宮門口和如意撞了個滿懷，幸好如意機警，將燕子飛緊緊抱住，如其不然，兩個人怕不撞個四脚朝天才怪。

如意的身後，另有一位宮女相隨，嚇得花容大變，尖聲驚叫。

如意一眼瞧見了柳青青，急忙鬆手後退三步，道：「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拉着柳青青的手又道：「柳姑娘，聽說你們是一對人人稱羨的江湖俠侶，訂婚了吧？」

柳青青苦笑道：「還沒有。」

「嗨！打鐵趁熱，這種事可是愈快愈好，妳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可不能拖呀。」

柳青青似笑非笑，默然以對。

如意大發宏論道：「像燕大俠這種風度翩翩，俊拔灑脫，有魅力，有成就的男人，天底下的美女，相信日裡夜裡都在想着他。」

柳青青抿着嘴，歪着頭，以揶揄的口吻道：「也包括姑娘自己在內吧？」

如意出乎意料的坦率、大方：「不錯，我不否認很欣賞燕大俠，甚至崇拜他，不過，我要聲明在先，倘若你們已經訂婚，或者結婚了，我會知難而退，絕不會橫刀奪愛，但照現在的情形看，奴家似乎仍希望無窮。」

言來自自然然，如行雲流水，燕子飛的臉上覺得火辣辣的，如意却連半點羞澀的忸怩之態都沒有。

柳青青瞪了燕子飛一眼，道：「如意，妳如眞喜歡他，就送給妳好了，我才不稀罕哩。」

如意神秘一笑，道：「柳姐，這種事可不能嘔氣啊，更不能當兒戲，我要是妳，早就用十根繩子把他細住了。」

燕子飛實在聽不下去了，道：「如意姑娘請別再亂開玩笑了，我們該談正事了。」

「正事？二位有何貴幹？」

「本俠想先知道，姑娘剛才到那裡去了？」

「去坤寧宮。」

「幾時去的？」

「天沒黑就去啦。」

「幾時離開？」

「剛剛才離開，晚飯也是在坤寧宮用的。」

「這中間有無離開過？」

「沒有。」

「可有人證。」

「坤寧宮的每一個人，連皇后在內，都可以爲我作證。」如意指着身邊的宮女道：「這位姐姐就是現成的人證。」

如意說得有憑有據，弄得燕、柳一臉茫然，是世上有兩個相貌舉止完全相同的人？還是另有玄虛？

燕子飛道：「如意，二宮一向不和，妳到坤寧宮去幹甚麼？」

如意笑盈盈地道：「事情是這樣的，皇后有一件衣服上的香墜子壞了，需要修補，就着人來叫我去，孫皇后對人向來寬宏大量，所謂兩宮不和，只不過跟石貴妃嘔氣罷了，對我們這些下人還是挺好的，常常來來去去。」

柳青青信疑參半，道：「坤寧宮就沒人會修補嗎？」

跟如意的宮女搶着說：「這位女俠有所不知，整個後宮，如意姐的針線活兒是首屈一指的，修補香墜子最是費時費力，一直忙到深更半夜才做完，還是皇后叫我送如意姐回來的。」

燕子飛道：「妳送她回來，等一下自己如何回去？」

宮女摟住如意，嬌聲嬌氣道：「我陪她睡，不回去啦。」

柳青青雙眉一挑，語帶譏誚道：「妳不怕睡到半夜，有甚麼七郎八郎的男人來找她？」

如意聞言臉色陡然一變，但迅即消逝。

宮女瞟了燕子飛一眼，噘着小嘴道：「才不會呢，如意姐心坎裡已經有人啦，十郎二十郎來也準會吃閉門羹。」

行踪交代一清二楚，又有人証在此，心知再問下去也不會有結果，進出侯府者可能另有其人，燕、柳互換一眼神，準備離去。

如意却說：「兩位半夜來訪，該不會是爲了奴家去坤寧宮做針線活兒的事吧？」

燕子飛望着以前停放棺木的地方，道：「本俠因事入宮，順便來此看看江彪江大俠的後事辦得怎樣了？」

如意道：「已如期安葬。」

「葬在那裡？」

「就在城東的一個山坡上。」

「可否請姑娘說詳細點，日後有機會也好去弔祭一番。」

「這……那天我頭痛，沒去現場，詳細地址要問馬大哥才知道。」

「那麼，可否請馬兄出來一談？」

「我出宮的時候，馬大哥也跟着石大人走了，還沒有回來。」

燕子飛見如意言詞閃爍，情知其中必定大有文章，再回想一下上次耳聞目見之事，料定江彪的死必有重重內幕，問也是白問。當下心轉意決，道：「不在就算了，反正最近忙得團團轉，也拿不準那天才有空去祭悼呢。」

立與柳青青携手告辭而去。

＊　＊　＊

城東，一處亂葬崗盡頭的綠色山坡上，有一片頗具規模的墓園。

夕陽，灑下萬道金黃，將整個山坡照耀得白骨嶙峋，鬼氣森森。

一座新墳前，豎着一方新碑，碑上刻有：「大俠江彪之墓」六字。

有兩個人帶着工具，正在賣力地挖。是九門提督孫九峯的師弟陳恭、柯友德。

陳恭抹了一把汗，道：「師弟，咱們動作快一點，天一旦暗下來就不易分辨了。」

柯友德道：「三師兄，依你看，這裡面埋的是不是姓江的？」

「很難說，這小子狡詐百出，我始終懷疑他是否眞的死了。」

「假如事實証明，江彪確已身亡，怎樣？」

「還需要進一步查証是否死於血手印。」

「哦。」

「如果確是死於血手印，那麼，就可以肯定，武林中尚有第六甚至第七人練成這種掌法。」

「三師兄，怎麼還會有第七人？」

「師弟別忘，師父他老人家也是死在血手印下！」

哥兒倆年輕力壯，動作極快，不多一會工夫便將墳堆剷平，靈柩的輪廓依稀可見。

柯友德道：「種種跡象顯示，扶桑浪人花十郎很可能已經練成血手印，恨只恨那晚黑衣人來得太突然，以致功敗垂成。」

陳恭一面清理棺木四周的浮土，一面道：「愚兄很懷疑那個黑衣人所施展的也是血手印。」

隱身一塊大石碑後面的燕子飛、柳青青聽得一呆，俱皆拉長耳朶，靜待下文。

柯友德同樣頗感意外，道：「不會吧，他的雙掌並未變紅呀。」

陳恭道：「師弟有所不知，我記得師父曾經說過，雙掌發紅，僅表示修練業已成功，上焉者應是無色無形，運用自如，殺人於指顧間。師父與大師兄，在運集功力的時候掌上的紅燄就比我倆要淡得多。」

燕子飛聽在耳中，暗道：「糟了，假使陳恭所言非虛，這個黑衣老魔可不易對付，花十郎口中的大老闆說不定正是此人。」

棺木四周的浮土已清理好，陳恭取劍在手，往棺蓋隙縫內一插一撬，卡察！一聲，封棺的大鐵釘應聲拔起來一寸多。

柯友德也執劍相助，不一時所有的鐵釘便已全部鬆動，二人各站一方，扳住棺蓋，準備往上掀。

「住手！」

（未完・七）

上文提要：玄小龍跟着海盜船去追殺倭寇海盜，交鋒後，玄小龍本不想參與，無奈敵方海盜向他殺來，只好出手還擊並救了金申蛟，大海盜金申之洞爲玄小龍之武功高超而震驚……金申如玉暫不想嫁玄小龍，她要等更好的。聽說花滿天未死，金申如玉要玄小龍殺了他。浙東四君子之一的花滿天，此刻亦正與三君子商議如何找金申如玉報仇……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妖女折翼歸　小龍救帮衆

「我要打死你這想吃軟飯不要臉的傢伙。」蘇來大怒，雙拳高舉。

他這句話也令玄小龍不舒服，玄小龍正是接手人吶。

花滿天大怒，打橫往蘇來撲去。

矮胖的「羅漢劍客」梅冬陽立刻把花滿天伸手拉住。

「兄弟，這兒怎好動粗？」

花滿天衝着金申如玉齜齜牙，道：「浪女人，妳大概發現我沒死，妳心不甘的找來了。」

他再怒視玄小龍，又道：「若非爲了我花滿天，妳怎麼也不會把姓包的帶來三門，是不是？」

金申如玉却淡淡的道：「花滿天，你應該知道我要的男人是天下最好的，而你比他又差了一截，所以你應該識趣才對。不錯，我的人回去報告，三門碰見你了，我奇怪，你是怎麼逃生的？」

花滿天叱道：「妳去猜吧！」

桂秋風已忍無可忍的道：「盡在這兒耍嘴皮呀！」

金申如玉向一邊的堂主蘇來道：「蘇堂主！」

「大小姐，妳吩咐！」

金申如玉指着花滿天四人，道：「傳言浙東有四君子，莫非是這四個人？」

蘇來道：「大小姐，就是他們四人。」

金申如玉一聽直搖頭，道：「除了花滿天還有些人模人樣之外，另外三人實在倒胃口。」

蘭天虹一聽大怒，叱道：「妳便是看中咱們爺們，妳放心，咱們也不會同妳睡上一張床。」

金申如玉俏嘴一抿，道：「敢在我面前如此不敬，那是不要命了。」

蘭天虹道：「誰要誰的命還不知道呢。」

金申如玉同意他這句話，點着頭，道：「我記得海岸邊有個地方叫寡婦崖，那是個比武較量的好地方，四位君子，我在那兒候教。」

她把話說完，立刻回身往樓下走，帳房附近，蘇來一聲吼叫：「記帳！」

管帳的忙點頭，還得隨着送到門口。

「蘇爺、姑娘，好走。」

蘇來三人當先走出門去了，當然是去海岸邊的寡婦崖準備斷殺了。

門口的管帳喃喃道：「去年還有七筆帳吶，操那娘！」

於是，梅冬陽四人也下樓了，伙記跟在後面直叫謝，因爲給的銀子有小費。

* * *

寡婦崖三百年後還有這個地方，那處海岸很奇怪，每逢海上有

風暴，不過三兩天就會有屍體在那地方衝上岸，別的地方不會有，海流打着漩，五浬遠的漂流物也集中在寡婦崖這裡來。

爲什麼會這樣？據說那兒有個礁石似厲鬼，黑呼呼又光溜，遠看嚇死人。

只要有屍體漂來，便會有女人在岸上祭，當然也就多了一位寡婦。

原來那處斷崖是製造寡婦的絕地。

現在，金申如玉與玄小龍、蘇來三人過來了。

這地方很偏僻，幾座高矗的岩石中央顯出一塊碎石沙灘來，海浪一波波的衝上來，嘩的一聲又退了回去，形象上是孤寂的。

就在三人剛站定，遠處花滿天四人也來了。

「鐵蛋」蘇來立即迎上梅冬陽，他冷沉的道：「梅莊主，衡情量勢，你要趟這渾水？」

梅冬陽淡淡一笑，道：「君子爭義，小人爭財，蘇堂主，我明白你的話中用意。」

蘇來道：「你不識時務！」

梅冬陽道：「是嗎？想拿大海盜的勢力壓我梅家莊嗎？」

蘇來冷笑道：「梅家莊不值一搏。」

梅冬陽道：「我等着。」

金申如玉對花滿天道：「決戰是你提出來的，你却暗中逃走，你忘了這是生死之鬥了？」

花滿天道：「臭女人，便是不決鬥，妳也不會放我離開那個海盜窩，妳會把我囚在島後的山腹中爲你們開挖山洞，同那些被你們從海上弄來的人一起直到死。」

他咬咬牙，又道：「那些人已在島上爲你們挖了一年出頭了吧，眞可憐！」

他這話令玄小龍聽得吃了一驚，大龍幫十一條大海船消失了，那些人……

他不敢想下去了，他全身肌肉在顫抖。

忽聽蘭天虹大吼一聲，道：「來吧，咱們且把命運交由上天，賭一賭各人的造化吧！」

「咻」的一聲，亮銀槍已斜指天空。

金申如玉道：「在雙方搏鬥之前，我想問一問花滿天一句話。」

花滿天道：「妳想問什麼？」

金申如玉道：「你曾經不只一回對我說，要爲我而死，對不對？」

花滿天一怔，道：「此一時也彼一時，情形不一樣，妳弄來個姓包的，置我於何地？」

金申如玉道：「那好呀，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如果你能勝了包英，我不回上島，我立刻是你的了。」

這女子眞有心機，但聽得人發了楞。

花滿天心中發怔，這個女人太可怕了，她怎會在此刻還想出這一絕招。

花滿天如果拒絕，他便表明了他不是玄小龍對手，這在他而言，他不承認的，但如果對玄小龍單挑，他心中明白，他勝的成份只有兩成。

形勢立刻爲金申如玉掌握住了。

金申如玉淡淡一笑，又道：「花滿天，你如果是英雄，你証明給我看呀，否則……哈……」

金申如玉那一聲笑，宛如無數根針刺在他的心上，立刻間令他暴跳如雷！

「好，我花滿天再一次的向你姓包的討教！」

比武打鬥已不重要了，玄小龍的心中正想着剛才花滿天說的有人爲海盜們開挖山洞，而這些人會是誰？

玄小龍道：「花兄，爲甚麼？」

他原本不應該說這一句話，只因爲他心中想着挖山洞的那些人，不經意的脫口而出！

他的話令金申如玉不快！花滿天也一樣的忿怒，他冷叱道：「你說爲甚麼？當然，在島上的時候爲的是她，一個嬌縱壞了的金申大小姐，但如今咱們再殺，我聲明，我不爲她，因爲她在我花滿天的心目中已是個破爛貨，而你，哈……」

花滿天得意的一笑，又道：「你姓包的只不過在喝着我花滿天的涮鍋餿水，哈……」

金申如玉忿怒的叱道：「包英，我命你殺了他，你馬上殺了他！」

花滿天也回吼：「妳這浪貨，你憑的是妳老子呀，妳那三個老哥並沒放在花某人的心上！」

玄小龍道：「如果不是爲了大小姐，我兩人更沒有理由玩命！」

花滿天道：「有，當然有，你忘了你曾在我的身上放了血！」

玄小龍道：「無奈呀，花兄！」

花滿天已逼上前，道：「我要叫這女子明白，我花滿天仍然比你高明！」

玄小龍拔劍了，他目視劍身，道：「花兄，既然你堅持，我也只好得罪了！」

梅冬陽與蘭天虹分別站在一處懸崖下，桂秋風雙手插在腰上，他不住的冷笑。

那金申如玉與蘇來兩人已退到三丈外的石岸邊，蘇來的一把砍刀已擱在他的肩頭上了！

花滿天錯步移動着，足下碎石沙沙響！

玄小龍不動，他仍然目視劍身！

就在這候，花滿天狂叱一聲：「殺！」

他似是雙目盡赤，身形疾閃，已亡命般的撲向玄小龍！

玄小龍果然動如脫兔，未見甩肩，人已閃過劈來的九刀，暴旋在三丈外，他仍未出劍！

金申如玉尖聲厲叱：「包哥，殺了他！」

花滿天似是瘋狂了，他洒出層層刀芒直往玄小龍罩去，玄小龍見這花滿天刀勢凌厲，忽的左手猛抖，他的長劍已拿在右手，立刻間那宛似一道彩虹般的流燦極光閃過花滿天的頭頂！

好一片長髮吹散在地又捲入海中，花滿天頓覺頭頂一涼，他不但不知進退，反而大吼一聲：「姓包的，我同你拚了！」

長劍在空中抖閃，嚴密的封住十三刀的狂殺，玄小龍的修羅掌出手了！

兩個懸空的人當中，傳來一聲「彭」，花滿天身子如斷綫風箏般往海浪中摔去，但聞嘩的一聲水花四濺，花滿天摔得並不重，但他却張口噴出鮮血來！

金申如玉狂吼一聲拔身而起，她的手中一把尖刀直指向花滿天殺去！

「殺！」

這一聲來自梅冬陽！

梅冬陽當然不能看着金申如玉得手，他正站在花滿天落水的碎石岸邊附近！

金申如玉幾乎已可殺了花滿天，但當她發覺梅冬陽一劍劈來，她只得擧刀一格。

「噹」的一聲，火花迸濺，金申如玉已被阻住去路！

她重重的冷哼，道：「梅莊主，你的麻煩上身了！」

梅冬陽道：「姓梅的不在乎！」

金申如玉大怒，狂吼如野豹，道：「殺了他們！」

蘭天虹見玄小龍在猶豫，立刻抖腕挺槍就刺！

「來吧，蘭某人討教了！」

他的亮銀槍眞快，話未完已見槍尖到了玄小龍的面前五寸之處。

玄小龍忙甩肩錯步，擧劍便殺，立刻間，兩人狠幹起來了。

蘇來聽了金申如玉的話，他也明白大小姐要花滿天死，因爲大小姐來此三門鎮的目的便是殺花滿天！

蘇來一聲不吭的往花滿天那裡移過去，他打算出其不意的一刀砍了花滿天！

然而桂秋風過來了，桂秋風怒視蘇來，叱道：「你想幹甚麼？」

蘇來原是要對花滿天出刀，聽了桂秋風的話，忽的刀鋒一斜，猛往桂秋風送去！

桂秋風拔身閃開，便也打出一把飛刀！

蘇來一刀砍空，左臂上方忽的一痛，不用看他也明白，這是中了飛刀！

蘇來是個狠角色，齜牙咧嘴用口咬，一口咬出那把飛刀來，「噗」的一聲吐在地上，也不管流了多少血！

「操那娘的爛汚，死吧，兒！」

他雙手抱刀一陣狂殺過去，桂秋風甩肩左右閃，他的雙手各持一把飛刀不急打出手！

蘇來十七刀狂斬如電，半空中傳來一聲低嗥！

「唔！」

桂秋風仍然挨一刀，他的左肩被蘇來的刀切下一塊肉帶皮！

桂秋風猛旋身，兩把飛刀齊出手！

蘇來似乎早已注意桂秋風手中兩把飛刀，他見飛刀打來，刀把疾忙迎上去，噹的一聲把一支飛刀擊落，另一飛刀他用左腿踢開，只不過桂秋風的飛刀明是兩把，實則他那眞正的一支飛刀在他的頭頂上！

只見他猛的一頭衝過去，一把飛刀便也由他的頭後英雄巾中直飛出來！

就聽「颯」的一聲，這支比他腰帶上的飛刀小一號的飛刀已扎在蘇來的右胸上入肉兩寸！

蘇來幾乎抬不起他那把砍刀，但蘇來咬牙出腿，逼得桂秋風疾閃不已！

桂秋風的上衣已血染大半了！

近水邊，金申如玉與梅冬陽已搏鬥了十五回合，金申如玉見梅冬陽出劍辛辣，她便仗着輕功與手上的兩把尖刀，與梅冬陽殺了個平分秋色！

這時候大海盜的女兒金申如玉似乎早已不耐了，她忽的拔身半空中，引得梅冬陽抬頭往上望，於是，一片極光中，金申如玉舞着雙刀罩下來！

梅冬陽大吼一聲奮劍上指，明顯的他抖出三朶劍花來，好像他要在這一招之間定輸贏了。

就在兩人一上一下的剛接觸間，碎芒便點點迸射，隨之兩人在地面分開來。

只見金申如玉的一把尖刀拋落海中，有鮮血自她的破碎衣袖往下滴。

梅冬陽以劍拄地大喘氣，他的臉皮一道口兒連到下巴，鮮血像泉水似的流到了他的衣襟上！

兩個人怒目相視，誰也沒開口！

那面，忽的傳來辟辟叭叭聲響，蘭天虹端槍暴退不迭，玄小龍出手如電，十一個巴掌打得蘭天虹昏頭轉向不知東南西北。

玄小龍不出劍，他奮起一腿，直把蘭天虹踢翻在地！

就在這時候，忽見爬出水面的花滿天擧刀直往玄小龍奔殺過來。

花滿天胸前挨一掌，他此刻已調過氣來了。

花滿天見玄小龍把蘭天虹連打帶踢的打得很凄慘，他拚着一股難以忍受的怒氣，擧刀又殺上來了。

金申如玉見這光景，她拚命大叫。

「包哥，你一定要殺了花滿天。」

玄小龍也以爲花滿天不夠意思，爲什麼拉着人家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他心念及此，下決心叫花滿天吃個大苦頭。

玄小龍冷哼一聲拔劍指向撲來的花滿天，豈料就在這時候，忽的一支槍尖點在金申如玉的脖後根，就聽那「賽羅成」蘭天虹低叱，道：「小子，你如果殺了花滿天，我一槍扎死這浿女人。」

金申如玉猛一怔，她就沒防這一招，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花滿天的身上了。

玄小龍也吃驚，他見花滿天殺來，只好使用修羅掌法先求自保。

蘇來見這光景大吼：「姓蘭的，你敢！」

蘭天虹冷笑道：「何妨試一試？」

蘇來道：「你如果敢對咱們大小姐下手，浙東道上你們別混了。」

蘭天虹不示弱的道：「別人怕大海盜，四君子不怕，你這走狗少唬爺們。」

忽聽金申如玉吼叱：「包哥，你別閃躲，快殺了花滿天！」

蘭天虹的槍尖突然一緊，金申如玉一聲尖嗥。

「啊！」

蘭天虹的槍尖入肉半寸，扎得這位不可一世的金申如玉嗥叫了。

蘇來急對玄小龍道：「別殺花滿天！」

玄小龍忽的迎上花滿天，他也把自己手上的劍拋在地，那表示他不會要花滿天的命。

他這個擧動也是先穩住蘭天虹別扎人，但他的人並未退走。

玄小龍舞動雙掌，修羅掌他使出來了，那才是最高明的空手入白刃功夫。

花滿天七刀落空，突覺握刀的右腕一緊，那把刀已落入玄小龍的手上。

玄小龍反手一巴掌，打得花滿天頭一偏，雙目直冒金星，他打了個旋，跌出三丈外。

玄小龍冷冷對蘭天虹叱道：「滾，你們統通滾，用手段制住別人，也只有這一回，你們不會再有機會了。」

金申如玉在落淚，那是她痛出的眼淚，她的心中却在冷笑。

金申如玉決不會輕易放過這四個人。

蘭天虹收起亮銀槍，他對一邊的花滿天道：「花兄，事情得從長計議了。」

花滿天忿怒的戟指金申如玉，道：「操那娘的，人說一夜同床共枕是三百年修來的緣，我們睡在一起一年多，妳怎麼對我下得了手，一心要我的命，妳……蛇蠍毒女呀！」

金申如玉斜目咬牙，道：「花滿天，我要一個人死，這個人必死，你必死！」

花滿天叱道：「娘的，妳只不過是大海盜的女兒，你有什麼了不起的生殺大權，金申如玉，今天咱們誰也未佔便宜。」

金申如玉道：「我仍然可以命包哥殺了你。」

一邊的梅冬陽道：「可以，我也以爲這位朋友可以殺了花兄弟，但當他向我們花兄弟出手之時，我們三人會全力對付你與蘇堂主，而且是絕不留情，妳琢磨……」

是的，蘇來與金申如玉二人都受了傷，而且金申如玉脖後的一槍令她難以忍受。

蘇來也以爲梅冬陽的話不假，便冷冷的道：「姓梅的，別說狠話，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他說完，立刻奔到金申如玉身邊。

「大小姐，咱們走，先把傷治好。」

玄小龍過來了，他在地上拾起長劍，走到金申如玉身邊，道：「如玉，走吧！」

金申如玉怒視着花滿天，半晌，她跺跺脚回身便走，走得可是心不甘情不願。

* * *

梅冬陽四人傷得也不輕，花滿天想哭，這些才是眞心的朋友，也是爲朋友兩肋插刀的好兄弟。

花滿天嘆口氣，道：「姓包的功夫了得，我花滿天不是他的對手。」

梅冬陽道：「眞不知這姓包的什麼來路。」

蘭天虹道：「他那一套掌法令人目眩，眞如神出鬼沒，他是什麼門下的人呀？」

桂秋風冷冷一哂，道：「如再遇上，我以飛刀招呼他，娘的，此

人不除，心腹大患。」

梅冬陽道：「咱們快回莊上，今天這一戰，大海盜必不甘心。」

花滿天道：「爲了小弟，倒是連累梅兄了。」

梅冬陽道：「這是什麼話，梅冬陽不在乎，倒是咱們應及早商議對策才是。」

四個人受了傷，但仍然急匆匆的離開這石崖邊，趕回梅家莊去了。

* * *

金申如玉走回三門鎮，她突然又決定回上島。

「蘇堂主，我不去你那兒了，你也受了傷。」

蘇來道：「大小姐，妳傷得也不輕，不能馬上回上島，我請最好的大夫爲大小姐把傷先治好。」

金申如玉道：「不，島上藏有最好的刀傷藥。」

她有些忿忿然的又道：「有件事情，你要爲我妥善的辦好。」

蘇來忙應道：「大小姐，妳吩咐！」

金申如玉道：「派人盯牢這四個該死的傢伙，我現在不但要花滿天死，也要他們四君子死絕。」

蘇來道：「大小姐，你放心，姓梅的就在距離三門鎮西七里地的地方，梅家莊就是梅冬陽住的窩。」

金申如玉立刻冷酷的笑了。

玄小龍以爲這一戰很順利，也符合他的心意。

所謂順利，是來了不久就與花滿天遇上了。

至於合心意，則是他不必殺死人，因爲無緣由的殺人，總是令人不愉快的。

玄小龍不能亂殺人，他是來查案的，他也忘不了他爹同老古董夫妻二人還潛在徐州城外的河上等他。

玄小龍如果不是聽了花滿天說過的，上島有人在開挖山洞，他也許此刻就不會跟着金申如玉再回島上了。

那種叫人瞧不起的眼神，他心寒了。

如果玄小龍此刻要走，金申如玉是無法留住他的，只不過玄小龍不打算走了，他跟着金申如玉又上了船。

金申如玉的雙桅快船連夜返回上島，侍女二人攙扶着金申如玉上了岸，立刻間，消息傳到總堂，剛剛把傷醫得差不多的金申虎與金申豹二人，聞得他們的寶貝大妹子被人殺傷，兄弟二人暴跳如雷的一齊來到暖春樓。

那金申虎見玄小龍守在一邊，一把揪住玄小龍，他辟啪兩個巴掌打在玄小龍的臉上。

「操那娘的，你是不是男子漢呀，你連我大妹子也保護不了，你還想討我大妹子呀！」

金申豹叱道：「我大妹子受了傷，你怎麼沒傷呀？眞是吃軟飯的傢伙，靠我大妹子保護你不是？」

玄小龍心中冒火强捺着，他無奈。

床上的金申如玉道：「你們別誤會，他無奈。」

金申虎聽錯了，以爲是說的「他無能。」

他衝着玄小龍冷冷笑，咬着牙，道：「大妹子，他無能是吧，送他去挖山洞。」

金申豹道：「大妹子，有機會再找個眞有本事的。」

金申如玉急道：「不是啦，你們別誤會，當時的情形是我受制於人，他便只好放人了，不是他無能嘛！」

金申虎道：「大妹子，妳快說，是怎麼一回事，那個大膽王八蛋敢在咱們地頭上傷妳？」

金申如玉道：「我是去追殺花滿天的，我不能叫他活着回去。」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不要他在江湖上嚼舌根，唉，我把他弄去挖山洞就沒事了。」

金申豹道：「姓花的小子眞的活着呀？」

金申如玉道：「而且他們『浙東四君子』也會合在一起，他們住在梅家山莊上。」

金申豹大怒道：「咱們率人去燒他的莊院。」

玄小龍一旁不開口，他甚至挨了巴掌也認了，因爲他心中一直在想着那些挖山洞的人。

那金申虎忿然的道：「大妹子，妳放心，明天我同妳三哥一起去三門，找那梅冬陽去。」

金申如玉道：「二哥，別急，等爹回來，我的傷也好了，我帶四大天，咱們血洗梅家莊。」

金申豹道：「還等十幾天呀，我恨不得立刻殺了什麼狗屁四君子。」

金申如玉道：「也不急在一時，我恨死那個姓蘭的傢伙，是他把槍尖扎在我的脖子上，要不，包哥早已殺了花滿天……」

她再把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嚄，金申虎與金申豹兄弟二人跳起來罵。

一邊，玄小龍聽得不自在，他起身往門外走，於是金申虎過來了。

金申虎拉住玄小龍，哈哈一笑，道：「聽我大妹子的話，想想剛才打錯你了，對不起呀！」

玄小龍道：「我當時可以殺了花滿天，但令妹也必死在槍尖之

下，如果事情是這樣，你願意嗎？」

金申虎道：「如果這樣，我會先殺了你。」

玄小龍道：「所以我寧願挨你兩巴掌。」

金申虎道：「是我操之過急，包兄弟莫怪！」

玄小龍淡淡的笑了。

* * *

金申如玉受了傷，她安靜的睡了，上島今夜月黑頭，月黑風急海浪高。

玄小龍就在二更天剛過，他悄悄的起身下了暖春樓，玄小龍今夜打定主意要去找那個山洞。

一開始，他扮着睡不着的樣子緩緩往山下走去，果然，一路之上未遇上有人盤問他。

繞過上島一處小村落，有幾戶的屋內傳出賭博聲，不少人正在推牌九。

玄小龍繞過這小村往島的另一端走去，他記得很清楚，就在一片亂礁堆中，金申如玉出現了，當時金申如玉以警告的口胳，叫他以後不可到這地方來。

玄小龍此刻走來了。

海浪擊打着礁石，形成不同的漩渦，玄小龍雙目極視中，他每過一處礁石就先認準了方才出脚。

那確實是個危險地方，玄小龍的褲腿已濕了一半，就在他剛繞過上島一端躍上一處懸崖時，忽的有人聲傳來，玄小龍伏地仔細聽，立刻發覺人聲就在他的左側不遠處，那兒似乎有洞窟。

玄小龍等了一陣子，便輕悄悄地走了過去，他把頭往巨石另一邊轉去，有燈光自石洞中露出來，黑暗中他看得清，五個青衣漢子在洞中。這五個漢子也在賭，賭的是擲骰子，那聲音便是由擲骰子的人發出來的。

玄小龍再看附近，黑呼呼的什麼也看不見。

於是，他展開輕功便往懸崖峭壁上疾攀，他也發覺上島的這一邊野樹與巉岩虬結，危石好似就要落下似的，難怪這一面無人煙。

玄小龍急於找那山洞，因爲山洞之中囚着人。

只不過玄小龍找了一個時辰之久，他什麼也沒找到。

玄小龍認定這地方有山洞，只可惜他找不到。

他再抬頭看天色，應是三更天已過，他打算回去暖春樓了，因爲金申如玉找不到他會起疑心的。

就在他一個起躍中，突覺雙足踩在虛地上，立刻間往坡下滑去。

玄小龍提氣張臂騰空起，他躍過這一條虛地，黑暗中他伸手抓了一把泥石，立刻間他抬頭往上看去。

這些泥石是挖出來的，海島上怎會有這些泥石？

玄小龍立刻精神一振，他拔身再往高處躍去。

於是，在距離島的最上邊尚未足三丈有餘的地方，有一塊凸出的巨岩，那些泥石便是由巨岩的下面一處兩尺寬的長方形洞口傾出來的。

玄小龍爬在洞口往內瞧，洞中黑漆一片，似乎有一股子酸臭味飄出洞口來。

玄小龍把嘴巴對準了洞口，他運足內功聲不高：「喂，裡面的朋友，聽見我的話嗎？」

洞裡面沒有響動，但玄小龍認定這洞中必有人在，因爲他似乎也聽到了打鼾聲。

「喂，裡面的朋友，聽見我的話嗎？」

他一共叫了七遍，忽的洞口有了聲音。

「誰呀？」

玄小龍拍着洞口，道：「就把我當成你們的朋友吧，我是來救你們的。」

洞中立刻有了反應，而且是低沉的呼叫。

「快起來，快起來，有人救咱們來了。」

「轟」聲起處，洞中擁過來一批灰頭土臉宛如地獄厲鬼似的漢子。

這其中就有人道：「黃爺、馬爺，快問清楚外面是什麼人來救咱們。」

果然洞中一個蒼老聲音道：「外面的朋友，請你道出貴姓呀！」

玄小龍反問道：「我要先明白，你們是什麼人，怎會被囚在這山洞中？」

洞中那人粗啞的深深嘆了一口氣，道：「朋友你如果聽了以後必會氣得發瘋……」

另一人接道：「朋友呀，十一船瓷器布匹山藥帶糧秣，咱們朝向台灣道，不料大海上遇了大海盜！」

這人一口氣說了這些話，另一人又接上了。

「朋友，咱們來自淮上大龍幫，幫主他姓玄叫玄劫，人稱『千手如來』的便是……」

洞口處，玄小龍聽得清，他幾乎伸手去挖洞，只覺得洞口盡是巨石，便是想進去也難！

他發了急的道：「你們是怎麼進去的？」

洞中有人道：「進口處有柵門，柵門設在洞裡面；每天有人站在柵門口，想接近也不容易。」

又有人道：「咱們一年多了未曾出去見日光，來時兄弟近百人，此刻已死了十多個了……」

「病死的，好慘吶！」

「每天要挖山洞，新土堆在洞口外，咱們已挖了五十丈，不挖他們餓死人！」

洞內你一言我一語，聽得玄小龍咬牙切齒咯咯響！

他頓了一下，又問：「喂，十一條大船呀，怎麼也是一股力量，甚麼樣的強梁有那麼大的膽，敢向你們動手？」

洞中一聲嘆息，道：「朋友，你說得對，咱們的力量夠大的，但如果內部不和鬧意見，再大的力量也要完蛋，大龍幫內部有奸細！」

玄小龍急問：「大龍幫中有奸細？」

洞中又粗聲的道：「有，否則為甚麼二十幾條海船在大海中等着咱們去上當，海盜船有大批的嗎？那是不可能的！」

另一人接道：「只有幫內出奸細，把咱們要出海的時間、地點與航綫洩露，才會叫咱們上大當！」

玄小龍道：「果然如此！」

洞中有人急問：「甚麼果然如此？」

玄小龍道：「此處乃是上島，上島下島乃是姊妹島，島上住了近千人，他們就是掛了招牌的『閩浙海運總棧』的一批海盜！」

他左右看看沒動靜，遂又接道：「大海盜就是那叫金申之洞的人！」

洞中有人急問：「朋友，太多的話說不清，朋友你是咱們的菩薩老祖宗，趕快救咱們先出去！」

玄小龍道：「各位，你們知道嗎？大龍幫幫主易人了，換成了丘泰來！」

洞中立刻傳來悲痛之聲。

「他娘的，我們就說嘛，咱們海上出了事，老幫主必會派人出海來找咱們的，換了姓丘的，也難怪咱們被囚在此無人救。」

另一人又道：「姓丘的當年出身在海上，他投入大龍幫的時候還帶了近二十個他的兄弟，哼，原來……」

玄小龍道：「聽了各位之言，我便實告各位，我姓玄，玄劫就是我爹！」

他表明身份，立刻傳來洞中紛紛低呼！

「太好了，少幫主來救咱們了！」

就在這些紛嘈聲中，洞中傳來哭泣！

「嗚……是你，你是少幫主小龍，你來了，天可憐見呀，小龍呀，你忘了我與馬超人曾在淮上把你抱在肩頭上看野台戲嗎？」

另一粗聲道：「少幫主呀，那時候你才六七歲呀，穿着開襠褲，騎在我的頭上，人多擠得慌，你騎我頭上撒起尿水來了！」

「哈……」

洞中有人笑了，這時候雖苦也仍然笑！

玄小龍沒有笑，他在拭淚！

洞中講話人果然是大龍幫的兩位帶船隊的把頭黃忠與馬超人兩個半百老人！

年紀老，水上經驗好，卻不料海上出了事！

「少幫主，你如何救咱們出去？」

玄小龍本打算等明天再詳細的策劃，但他覺得機會就在眼前。

他酌情，此刻金申之洞不在此，四大天也出海了。

他以為，金申如玉受了傷，那金申虎與金申豹也是受傷未癒！

再想想，島上的力量已不足，閩浙海運總棧想找各分堂的人來自是不及，那麼，此刻算是天賜良機了！

玄小龍咯的一咬牙！

「洞中我苦難的兄弟大叔們，你們準備，我這就找出口，咱們連夜搶船回去！」

洞中人在紛紛走動了！

* * *

玄小龍不知道洞穴的進出口在甚麼地方，但他却想到來時那石洞中的五個賭骰子的漢子，於是他毫不猶豫的便又躍到那石洞附近！

玄小龍尚未攀到洞口，便聽得一陣轟吵聲自洞中傳出來，那是囚犯吵鬧的吼聲，有人還開口咒駡。

於是玄小龍立刻明白了，被囚的兄弟們為了配合玄小龍的施救，才發動大伙在石洞中吵鬧！

果然，正在賭的五個漢子各自舉刀迎向洞口，其中兩人舉着燈。

「吵甚麼，你們造反吶！」

「操那娘的，造反不撿地方不是，你們出得來嗎？」

有個漢子鋼刀砍在鐵柵上，叱道：「再吵三天不給飯，餓死你們這些王八蛋！」

洞穴內仍然發出吼叫聲，而且叫的聲音更大！

玄小龍便在這時候溜進這座石洞裡了！

玄小龍手持長劍當門立，他冷冷的道：「打開柵門，饒你們不死！」

五個漢子吃一驚，立刻回身看過來！

猛一看還不知洞口是甚麼人，但當一個漢子舉燈照過去，那人哈哈笑了！

「噢，是你呀，你來這兒不好吧，咱們大小姐知道會不高興的！」

玄小龍冷冷道：「高不高興那是她的事，快把柵門打開來！」

另一漢子走上前，道：「我們

未來的姑老爺，這可不是鬧着玩的，這些人如果放出來，都跑了，誰負責？」

洞中正自吼叫的人們不叫了，一個個等着開柵門，有幾個正自奮力的搖動那兒臂粗的鐵柵通通響……

玄小龍道：「你們聽清楚，我的忍耐有限，再不開，你們只有死！」

舉燈的漢子道：「喂喂，你別玩真的呀，你是咱們這兒嬌客，你吃裡扒外呀！」

玄小龍突然狠了心，當他想到大龍幫的基業，想到多少人為大龍幫拋頭顱洒下熱血，他發狠了！

只見他忽的劍出鞘，口中厲叱：「你們死吧！」

劍芒倏然洒出，冷焰流星激射，面前三個漢子已倒臥在血泊中了！

另外一人大怒，他破口就駡：「一個吃軟飯的傢伙，我殺了……噢！」

未等他把話說完，玄小龍一劍掃過他的下巴，一顆腦袋幾乎滾落地上。

另一人舉燈忙閃退，玄小龍伏劍逼上去。

「開不開柵門？」

「開，我馬上開，你別殺我！」

玄小龍劍尖指在那漢子的背心上，只見這漢子在死了的一個漢子身上取出兩個開大鎖的長鑰匙，無可奈何的把一把大鎖開了，只見大鎖開啟，有一根長長的鐵槓自柵門上面拔出來，於是，鐵柵門被裡面的人推開來了。

這些人一旦推開柵門，當然把開柵門的漢子團起來，他們何止拳腳交加，有的把這漢子的臉皮也咬吃了，眼珠子也不見了，這漢子是被人活生生的以雙手分屍，死得幾乎無聲無息。

有三十多個漢子的手上舉着鋤頭奔出來，只見為首的兩個土臉老人抓住玄小龍大哭。

玄小龍道：「各位，別聲張，如今已快四更天，你們跟我去搶船。」

果然，不再有人吼叫了，就在這時候，忽有一個土臉瘦漢過來，這人雙目赤紅，衣衫襤褸，他低聲向玄小龍道：「你是大龍幫的少幫主？」

玄小龍聽他如此問，便知道此人不是大龍幫的人。

「兄台是……」

那人立刻重重的道：「我姓金，叫金玉，『紹興刀怪』金不換乃家父！」

玄小龍似乎聽太湖雙嬌提過紹興有個舅舅叫金不換，但他想不出為什麼金不換的兒子也被囚在此地。

他怎知金申如玉要的是好的男人，這金玉有個弟弟叫金石，他兄弟原是對太湖雙嬌最愛，不料海上遇上金申如玉，金玉便到了上島，但不久之後金申如玉碰上了花滿天，於是，金玉便慘了。

金玉被囚在石洞中做苦工，算日子已經是一年八個月了，他老爹『紹興刀怪』金不換曾多次去海上找人，還以為大兒子遇風暴失踪在大海裡了。

玄小龍對金玉道：「金兄，什麼話也別再說，先離開此地。」

金玉道：「不，我先殺了那惡女人，真無情呀！」

玄小龍道：「報仇不在一時，別因為報仇，壞了大伙逃走就太不值了。」

那金玉想了一下，道：「我聽你兄台的，走，咱們先去奪船。」

金玉乃『紹興刀怪』金不換的長子，早已習了他爹的金家刀法，那金不換的大妹子丁老夫人的丈夫丁大光與太湖幫幫主乃換帖好哥們，說起來，太湖雙嬌丁蘭、丁梅二女還叫金不換一聲舅舅吶。

玄小龍不清楚這一段，他帶着這一批灰頭土臉又骨瘦如柴的漢子急匆匆的繞過上島一端，黑來月無光，岸上無動靜，這批人打着赤脚走得快，一條黑龍似的在山道上游動着，往大灣裡移動。

這時候島上果然無動靜，五個小村落的人們關緊了門，便是那閩浙海運總棧』堂口的燈籠也熄了。

玄小龍回頭看，大概這些人有七八十，也許還多一些，但也只是看一下，便對身邊的金玉與大龍幫兩位老把頭黃忠與馬超人道：「我們四人分兩下，各搶一條大船，記住，能不殺人就免出刀，先搶船。」

馬超人對黃忠道：「老哥，你與少幫主一起行動，我與這位金老弟台在一起。」

那黃忠有經驗，他對馬超人道：「搶船要搶靠外的船，斬斷纜繩船就漂離了。」

馬超人重重點頭，道：「老哥哥，我省得。」

玄小龍當先往大灣奔去，抬頭看天色，他心中也發急，真怕天亮難奪船。

就在他快要奔到大港灣，斜刺裡有人在暗中喝叱。

「什麼人？」

玄小龍已發覺這人是從那家聚賭的大門走出來，好像出來方便，一手還在解褲帶。

玄小龍立刻迎上去，道：「老哥，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誰你看清楚。」

玄小龍把他的一張臉送過去，幾乎碰到那人的臉。

就聽那人哈哈笑道：「是你呀，咱們未來的新姑老爺呀，咳咳，我們幾個在打賭，你將來必定是……啊……」

玄小龍就在此刻出手了。

玄小龍忽的併指疾點，戳在這人的關元，立刻間那漢子歪倒了。

玄小龍回頭看，眞幸運，這漢子還未發現後面的人。

玄小龍疾忙轉到石堤岸，他發現船上的人都不在，十七條大小船隻，有一半是在灣中下了錨。

靠石堤處有三條是大海船，這些大海船有大小桅杆五根，全都把帆用繩索綑在下面。

玄小龍把手往後猛一揮，嚄，他後面的黑暗中盡是赤脚破衣形象可怕的漢子，一個個匆忙的往船上跳。

果然他們有組織，分成兩批各自跟定了他們的頭兒上了大船。

這些人也是幹海面生活的人，上了船不用多吩咐，立刻間紛紛解纜又打槳，就在船剛離岸快到大灣口，兩條大船立刻把帆往上拉。

拉帆是要入海加速逃走的，不料拉帆發出轆轆滑車嘩嘩響，立刻間，兩條大船上艙中睡的人奔出來瞧。

有個漢子年紀大，灰蒼蒼的白髮披肩上，他大聲叱叱。

「喂，你們偷船吶！」

他這麼一聲叫，七八個赤脚怒漢撲上來，這老人一見好像遇了鬼一般，他想退回大艙中取傢伙，却是慢了一步，立刻間被這些人拳脚交加活活打死在船上。

兩個怒漢發了狠各提了一條腿便拋入海中了。

這條大船上的人正在忙着，忽聽得岸邊上有人高聲吼，叫的聲音尖又高吭。

「偷船賊喲，快吹牛角號。」

原來這人剛自賭場走回船，發覺大船正自往大海駛去，不由驚怒的狂叫了。

不旋踵間，上島騷動了。

牛角號此起彼落，不少人在黑暗中奔跑，然後又見有大船出灣追來了。

玄小龍高聲對黃忠道：「黃大叔，滿帆往海岸駛，快叫兄弟們在船上找傢伙，萬一被追上好搏鬥。」

黃忠年邁精神大，他立刻回應道：「少幫主，你放心，咱們每條船上四十人，他們一共有幾個，敵人不來還算罷了，他們如果追上來，咱們多搶一條船。」

玄小龍道：「黃大叔，我不要再有兄弟們死傷了，大伙爲大龍幫已出盡了力氣了。」

黃忠一聽，大爲感動。

他大聲感慨的道：「聽聽，咱們少幫主這話說得叫人心口發熱呀，想起當初運貨去台灣，我老人家就發覺那位丘大少也是兼代副幫主的，他就沒有這些話。」

玄小龍很注意遠處追來的大船，看一看大小船隻五艘，而且上面人人舉着刀。

玄小龍發覺十幾個兄弟們手上也找到刀，另外一些人手中提着十字鎬。

附近，馬超人與那金玉二人合力指揮着另一條大船緊緊的飛駛在玄小龍這條大船後面，那馬超人還不停的用手在空中狂揮不休。

黃忠只一看，立刻大叫：「右舵呀！」

爲什麼右舵？那是因爲突然前面出現個大礁石。

眞危險，顧得了追來的大船，忘了前方礁灘了，就見大船幾乎與礁石撞上，淸楚得好像礁石就在身邊。

過了這一片危險地帶，再往前，陸地越來越近了，雙方的人也看得十分淸楚，原來天色已亮了。

玄小龍登高望過去，他的臉上在冷笑，因爲他發覺來船上的人手不多，每一條船上只不過八九十來個。

玄小龍正在冷冷笑，忽聽耳邊黃忠道：「少幫主，兄弟們一肚皮的怨氣呀！」

原來黃忠早站在玄小龍的身邊來了！

玄小龍道：「我理會！」

黃忠道：「少幫主，兄弟們有意同海盜們幹一架，生死認了！」

玄小龍道：「我們人多，但兵器有限！」

黃忠指着船上忿怒的四十多人，道：「少幫主，你瞧瞧大伙這副可憐相呀！」

他把目光落在追來的大船上，又道：「大海盜金申之洞爲了他這幾十年擄來的財富，便一心要在島上開山洞設機關，可憐的是我們這批大龍幫的人，你看咱們一個個成了泡過水又縮了水的皮包骨，衣衫發了臭，頭髮也兩尺長，瞪着東邊日頭出，一個個好像瞎了眼一般的看不見，你少幫主如果不來，咱們只有在洞中累死……」

忽又聽另一大漢，道：「少幫主呀，一天兩頓雜糧的，吃下肚子一泡水就拉完，誰要病了誰倒楣，三天不到死翹翹，洞中已死了十七個，全是大龍幫的好兄弟呀！」

玄小龍未下決定幹不幹！

忽的有人怒吼着！

「少幫主，眼前不論是生還是死，你都受我們的尊敬，戰死絕不怨你！」

又有人道：「少幫主，至少咱們可以先出一口怨氣，解一解一年以來的痛苦！」

玄小龍心中想着：「幹也無妨，那金申之洞押船去台灣了，便是那凶殘的金申蛟與黑鯊四大天也不在，如今在島上的也只有金申如玉與金申虎金申豹三人武功不錯，但他們來的人不多，加以金申如玉也受了傷，他相信這一仗有三七勝算！」

四十多人正在直望着他，等他的決定，暗中把牙一咬，道：「兄弟們，幹就幹吧！」

「少幫主萬歲！」

「好吧！」

船上立刻歡叫起來了！

便是拚命吧，此刻也是令人興奮的！

黃忠頭一個大聲吼起來：「兄弟們，來時咱們是船隊，十一條大海船被圍住，你們那一個忘了那一樁事？」

立刻有許多人大叫：「永遠忘不了！」

黃忠又大叫：「咱們爲了船貨才投降，想不到他們不放人，把咱們囚在島上幹苦力呀，你們怎麼說？」

大伙齊聲吼：「殺！」

這時候玄小龍便是想阻也阻不住了！

這時候大伙的士氣高極了！

黃忠大叫：「主桅落！」

這是叫船速降了，立刻間，緊跟在後的大船上有人高聲喊叫了！

「少幫主，黃老哥呀，你們幹甚麼？」

也不等黃忠回答，有人在船尾回應了！

「馬爺，殺那些海盜們呀！」

這一聲回應不要緊，後面大船上也起哄，後面船上四十人，那金玉大聲叫了：「玄少幫主，你順應民心是對的，殺！」

玄小龍聽得淸，他只是揮揮手，因爲他還眞有些不想在此刻遇上金申如玉！

* * *

有一條大船追得快，刹時雙方只差半浬遠，海上半浬就如同面對面，大船上只有九個人，上面的人發覺被追兩條大船忽的分左右包夾過來，船上的大漢急忙厲吼如虎，道：「準備宰活人吶！」

玄小龍聽得淸，他也看得明，這人正是金申虎！

金申虎雙手端着長刀，威風凜凜的指揮着他的手下人，猛抬頭，他驚怒交加了！

「操那娘的爛污皮，原來是姓包的那小子呀！」

有人在他身邊吼：「二公子，我早看出這小子不是好東西，他的腦後有反骨！」

金申虎哇哇叫起來。

「喂，娘的老皮，包英呀，你你造我大妹子的反呀，我要活剝你的皮！」

玄小龍到了這時候他也火了！

「去你娘的大妹子，她不要臉，你們家祖墳上她就是沒資格豎起一塊貞節牌坊來！」

金申虎手中長刀一砸，砸得船板彭彭的響，回罵：「操你先人的，你敢汚辱我大妹子，快來同二大爺大戰三百合！」

玄小龍一聽冷笑了！

玄小龍也冒火了，這幾天住在海島上，他心中眞窩囊，他覺得便是個打漁郎也瞧不起他，這島上人家壞風氣，海盜原本不講理！

玄小龍到也曾挨過大巴掌，不由得戟指金申虎窮追過來的大船，大吼一聲：「衝上去，殺他們片甲不留！」

「殺！」

只不過一個左滿舵，掌舵的在船尾厲聲叫！

「準備殺呀！」

對方來了個右滿舵，兩船在海上猛一撞，發出「彭」的一聲響！

玄小龍這面有人用長鉤搭鉤住了對方的船，兩個漢子拚命鉤，口中還厲叱！

「跑！我看你們往那兒跑！」

這些人在洞中難見天日四百天，好不容易見太陽，如今全把力量用上了！

兩條大船蹭了一陣才貼上，對方的船上當先躍過來一個黑面狂漢，半空中端刀砍，光景如同切西瓜，當時就有個瘦漢被他把一顆好端端的人頭切落在船板上，那頭落地人未倒，鮮血盡在脖子上冒！

這端刀大漢正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兒子金申虎！

金申虎一刀砍死擋路人，他反手回刀再殺，刀走中途被阻住，玄小龍心中一痛，自己出手稍慢，害得一個兄弟的頭沒有了！

頭沒有了也是命沒有了，玄小龍仗劍阻住金申虎的回馬刀，却對身子尚未倒的那人道：「對不起，兄台，是我疏忽，我立刻爲你報仇！」

說也奇怪，沒頭大漢「轟」的一聲才倒下去！

金申虎大怒：「你小子也上路吧！」

他刀走偏鋒再殺！

玄小龍一聲冷笑中忽的洒出一片極光，刷！刷！刷就是三劍，劍鋒穿過金申虎的長刀，逼得他抱刀又後退，一下子退回自己的大船上！

玄小龍追過去又是七劍，殺得金申虎哇哇怪叫。（未完•九）

上文提要： 卓約爲了向左道之學武功，心有不甘地任其擺佈。小毛逃脫卓約之追殺，唏噓之中與小關、卓倩交談卓約的爲人。小關在賭場輕易爲段幗英贏得了一千萬兩的銀票，得以治其母之病……郝龍飛從年五洲庶母處出來碰上了他，因爲苟且之事，被年五洲毀去了雙目，並着他要好好地侍候其庶母……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文・司空羽　圖・可飛

賭俠

假冒包藏禍心　二女僥倖獲救

「還是便宜了她！」白嘉麗道。

「沒有便宜她，那滋味比痛厲害十倍百倍。」齊鳳道。

「妳怎麼知道？」

「聽人說的，」其實這種長的毛塞入，固然很癢，但造成的傷害不大，如果把很短的頭髮渣子塞入陰戶內，那就慘了。

果眞如此，一走路必像刀子割的一樣。

因爲那裡最嫩，也是人身上神經最密集之處。

那些細細的毛渣子會把內陰部磨得血肉模糊。

卓約邊奔邊哼哼。

那種癢很特別，既不能摳也不能搔。

奔出十餘里外，在河中猛洗。

只不過洗也是一樣。

離開了河邊不久，遇上了鄒揚。

卓約多麼希望他是小關。

如果是小關，她希望馬上和小關做那事。

她以爲這種癢只要交媾就可以消失的。

至少在交媾中可以把東西抽出來。

現在她相信，裡面被放了東西。

到底是甚麼東西？是誰放的，她當然不知道。

她居然沒想到陰毛被剃光塞入她的下體內。

「卓姑娘，妳怎麼哩？」

「你少管！」

鄒揚看出，卓約有麻煩，或者有病。

「姑娘，我可以幫妳！」

「不必了……」卓約要走，鄒揚一攔。

卓約下體癢，對身手也不無影响。

只不過鄒揚却絕非敵手，才兩招就被砸了一掌，不由一驚。他聽說過卓約出息了，却絕沒想到出息了這麼多。

在不信邪的情況下再次動手，這次又在第五招上被搗了一兩拳，這次鄒揚退了一丈而不敢再上。

卓約極不舒服，也懶得多說，狂奔而去。

齊、白兩女暗暗跟着卓約。

卓約奔行了半天，快天黑要入鎮時，伸手一摸下體，像皮球一樣腫了起來，不由既驚又怒。

是誰來的這一手？

剛要入鎮，忽見一個人自鎮內奔了出來。

卓約下體奇癢，此刻也沒注意這個人。

只不過到了近處，不由心花怒放。

是小關，這太巧了，如果和小

關做那事，把下水道通一下，是不是奇癢的感覺就會好了呢？

無論如何，這是一次奇遇。

「小關……關永，遇上你眞好……」

這年輕人微微怔了一下，卓約已經撲了上去。

這年輕人似乎還要提防她。

也許以爲卓約不會那麼親嫟，但卓約却貼了上去，嗲聲道：「小關，好久沒有見了，反正我早已是你的人囉，小別重逢，如燕爾新婚嘛……」

小關道：「妳這些日子在幹甚麼？」

「一言難盡，咱們找個地方再去詳談吧……」

入鎮找了家客棧，也叫了酒菜。

這兩個走調的年輕人，居然能邊飲邊玩。

反正這偏院院門深鎖，誰也進不來。

兩個人一絲不掛，卓約跨坐在小關大腿上，完全貫入，契合得嚴絲合縫。然後小關含着酒吐入她的口中，或者她把菜送進他的口中。

這一手叫着「古樹盤根」。

是男女歡合中最能深入的一種姿勢。

只不過卓約的下體內奇癢並沒消失。

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感受。

這到底是怎回事呢？

她本不想告訴小關，可是幾乎忍受不住，最後她終於說了，小關十分好奇，道：「給我看看。」

卓約本不讓他看，但癢得心慌意亂。

小關道：「你沒有體毛？」

「有啊！只因下面癢，以爲是毛的關係，就剃去了。沒有想到，剃了之後還是一樣。」

小關扳開一看，道：「奇怪，人家的毛長在外面，妳的怎麼長在裡面？這可眞是怪事。」

「甚麼？裡面有毛？」

「可不是……喏！妳看……」

捏了一根交給卓約，自己的毛一看便知。

現在卓約明白了一切。有人剃了她的毛，塞入她的下體之內，才會奇癢。因爲小關連續捏出了五六根體毛。

由於裡面還癢，相信裡面還有毛。

「你能不能統通把毛弄出來？」

「看不到怎麼弄？」

「我要去找大夫。」卓約道：「只不過見了大夫怎麼說？眞難爲情！」

「不要緊！我陪你去！」

「一般的大夫能信嗎？」

「問問再說！」

鎮上就有個頗有名的大夫，看來像個儒醫，以爲她是看婦科，卓約說了症狀，這位大夫眉頭一皺，道：「這毛病本人不能治。」

卓約道：「看看總成吧？」

大夫道：「不能治，本人就不想躭擱姑娘的時間！」

小關道：「你這是甚麼大夫？」

「本人憑良心治病，因本人不擅長婦科，尤其姑娘之症候比較特別，所以在下沒有把握！」

小關道：「既然來了！你非看看不可！」

這位大夫也死心眼，道：「不能治就不必看！」

小關大怒，一把揪住大夫道：「看不看？」

大夫大聲道：「那有這種事？」

大夫的僕人上前拉扯，被小關一掌砸了出去。

「你看還是不看？」

「不能治而看姑娘的身體，是爲不敬！本人憑良知作事，居然受到這等待遇，眞令人痛心！」

「你決定不看？」

「不看就是不看，怎可强人所難……」

小關突然冷哼一聲，把這大夫舉起，向門外丟了出去。這大夫已六十多歲，這一丟足有兩丈。

人砸在院中荷缸上，「啪」地一聲，缸破人傷。

大夫沒有再動一下。

卓約雖狠，却也不會對這大夫下煞手。

她從沒想到小關比她還狠。

這工夫僕人悲呼着奔上一看，立刻嘶聲大叫：「殺了人啦……殺了人啦……」

卓約上前一看，可不是，大夫已經沒有氣了。

頭上被荷缸碎片碰了個洞。

這工夫大夫的家人聞聲趕來擋住二人，要兩人償命。原先那僕人道：「你這兇手，叫甚麼名字，跟我們打官司去！我主人被你摔死了。」

小關一撩手，就把他甩了出去。

兩人往外走，門外也有人圍住。

有人大叫道：「殺人償命，你這兇手不敢留名嗎？」

關永道：「我叫關永，你們去告我吧！」

撥開衆人，兩人揚長而去。

卓約走調十分厲害，想不到小關比她還厲害。

一個走調胡來的人，一定也喜歡和她相同風格的人。

卓約並沒有責備他，却道：「小關，你變了！」

「我沒有變！」

「你和以前不一樣了！」

「其實我是爲了妳……」

「爲我？」

「是啊！我喜歡妳，而那老傢伙却又推三阻四地不爲妳治病，我忍無可忍就宰了他！」

「謝謝你。小關，你對我眞好！」

「爲了妳，我甚麼事都會作的！」

「我們現在去何處？」

「妳感覺如何？」

「裡面還是有癢的感覺。」

「我以爲找孫毓樓及黃大謀兩人一定能治。」

「我怕呀！」

「怕甚麼？」

「他們都認識我爹，萬一對我爹說了我找他們治這種病怎麼辦？或者他們告訴其他武林中人？」

「有個辦法可以叫他們不說。」

「甚麼辦法？」

「人所共知，這兩大名醫重利輕義，只要大量的銀子，就可以堵住他們的嘴！妳信不信？」

「我也聽說過這兩人的作風，但是……」

「沒有花花的銀子是不是？」

「對，雞零狗碎的他們看不上眼吧？我手上只有六七千兩銀票！」

「當然不夠，他們動輒上萬或幾十萬兩。」

「到那裡去弄那麼多的銀子？」

「有辦法！跟我走就是了！」

他們去了賭場。

小關來賭，卓約知道，小關精於此道。

到賭場去弄銀子，在小關來說，幾乎是手到拈來。

這家賭場不很大，但挺熱鬧。

一般來說，這種賭場主要以牌九和寶爲主。

骰子居次。

痳將也有，但賭得較斯文，有的人不過過癮。

小關向柜上借了二十萬銀票。

卓約很佩服他，居然有這麼大的面子。

事實上小關是把卓約押了二十萬。

只不過卓約不在身邊，沒有聽到。

這時其中一桌牌九起了爭執，莊上出了「烏龍」，但莊上說是後面押注的人爲他弄錯了牌。

也有人押注押在莊上這邊的，的確少見。

小關把莊上推開，道：「你這把手也能作莊？到別的桌上去佔一門押注去……」

莊上瞇着眼道：「小崽子，你吃了鎗藥子不是？」

小關道：「我只不過是吃了熊心豹膽。」

莊上一拳砸去，小關用兩個指頭一撥，莊上原地轉了一週。

這才知道不是省油的燈，頭也不回衝了出去。

小關坐上莊上的位子道：「哥們，一萬以下的注，最好不要出手！要玩嘛！就一定要玩得開心！」

「末門」點了一下小關的枱面票子，是三十三萬餘兩。

這當然並不是很驚人的數字，但以這年紀，出手如此闊綽，也算極少見的了。於是緩緩掏腰包下注。

小關開始洗牌，砌牌，還嚷嚷着：「各位，大家來洗牌，砌牌，以示公允，在下最討厭弄詐！」

衆人異口同音，有此同感。

小關道：「在下可要把話說在前面，弄鬼者絕不輕饒！」

衆人都十分贊成。

小關捏起骰子一擲，兩粒骰子居然叠在一起。

衆觀者不免「嘖嘖」稱奇。

小關笑笑，捏起骰子放在面前，開始分牌。

這一把莊上是八、九點，吃二賠一。

贏的這家只押了一萬五，另兩家各押了五萬。

這當然是投石問路。

第二把三家都在十萬以上。小關再打出骰子，是「七對門」。

發牌時手法不夠俐落，一把被一個旁觀者抓住手腕，道：「小王八蛋！你眞該死！」

小關一掙而未掙開，不由一驚。

這個旁觀者大笑道：「各位請看，他在分牌時，手心扣了兩張牌，發給『天門』時，換了一張，發給『末門』時也換了一張。」

「出門」道：「發給我的爲何沒換？」

「因爲你的牌本就不大，沒有必要再換！」

「出門」偷偷一看，果然叫了起來。

他的牌是一二開步走，也就是前一點後兩點。

扳開小關的手，果然扣了兩張大牌。

一張是「大天」，一張「三椎」。

「天門」的天牌如不被換掉，就是「天七九」。

「末門」的「三椎」不被換掉是「至尊寶」。也就是小皇上。

卓約在一邊直皺眉頭。

她聽說小關是賭中高手，原來只有這點道行。

這人一嚷嚷，眞正是過街耗子人人喊打。

賭場中的保鏢也出了手，小關左衝右突，居然被人揪住了雙臂，

也被抱住了後腰。

卓約道：「你們放了他！」

保鏢的道：「莫非妳是他的同伙？」

「當然不是。但弄鬼的不是他！」

衆人大聲道：「說謊！不是他是誰？」

卓約道：「是這個剛剛抓住他手的人，是栽贓的手法，你們要打要殺，該對付這個人。」

一指那漢子，似要上前動手。

剛才揭穿小關弄假的漢子，三十左右，面孔陌生。

他冷冷地道：「這位姑娘是卓小姐吧！」

「是又如何？」

「詐賭的這是關少俠嗎？」

「不錯！以關永的家世和風評，他會詐賭？」

那漢子道：「的確不會！」

「你……那你爲何誣他詐賭？」

漢子道：「我說他詐賭一點也不假，但不是關少俠詐賭，而是這個冒牌關少俠玩詐賭。」

此言一出，全場皆驚。

這不是武林名宿門下的關永嗎？

此人爲何瞪着眼胡說八道？

卓約大怒，正要往上撲。

她一出手，這漢子大概搪不過五七招的。

這漢子手一搖道：「卓姑娘，妳先聽我說！」

「沒有個交代，我會斃了你！」

這漢子笑笑道：「當然有交代，我知道，接不下姑娘十招，沒有人會無事找事，自找死路。」

「對，你還算知趣！只怕十招也太多了！」

漢子道：「姑娘請仔細看看，這個人是關少俠嗎？」

卓約心頭一震。

她這才下意識地打量小關。

不管這人如何像小關，還是有些不同。

兩個人外形不論如何酷似(包括孿生兄弟或姊妹)，在儀態上及內在方面，絕對不可能完全一樣。

內在不同，必會形之於外。

卓約年紀不大，閱歷不少。

她的心頭好似突然被刺了一刀，這果然不是小關，而她，却和這個假貨大玩而特玩過。

本來她就有點意外，小關會一言不合就殺了那民間的大夫嗎？關永是絕對辦不到的。

就在這時，突然湧進五六個人之多。

爲首的是鄒揚，後面是費雪、撐着拐杖的耿淼，還有朱雷、聞人俊和何九成等人。

這三人是「神蛛會」的人，居然也來湊熱鬧。

鄒揚也是該會的人，但耿淼夫婦兩人則不是。

卓約並不在乎這些人，目前她的雄心很大。

只不過，他要帶走這個假關永。

卓約往上一衝，就把揪住關永的一些保鏢摔了出去，制住他的穴道，挾起就穿窗而出。

耿、費兩人絕不放過，立刻追出。

鄒揚在卓約手下吃過虧，也跟去看熱鬧。

到了鎮外，卓約在林中停下，把假小關丟在地上。

她雙手叉腰，道：「別以爲我怕事，不給你們點厲害的，你們那知天高地厚？你們一齊上吧！」

耿淼道：「咱們的帳當然要算，但先要算算名醫被殺這筆帳！」

「甚麼名醫？你們是說那民間大夫？那是他殺的！」

她指指假小關，此刻朱雷等三人並沒追來。

費雪道：「你們都不是好東西，不是爲妳治甚麼癢的毛病嗎？你這騷貨一天到晚都在癢，有甚麼稀奇？」

耿淼厲聲道：「民間大夫是一件命案，這第二件却是另一個人。」

「誰？」

「黃大謀，名醫黃大謀！」

卓約一驚，道：「胡說！他沒有殺黃大謀。」

費雪道：「現在武林中人無人不知，關永爲了妳的怪病殺了黃大謀，也只有你還被蒙在鼓裡。」

卓約吶吶道：「這是何時發生的事？」

「兩天前！」

「胡說，兩天前我還沒有遇上他……」

耿、費兩人左右夾擊而上。

鄒揚也上了。

這三人聯手，實在强大，攻勢凌厲，風雨不透，但卓約居然還能稍佔上風，她的怪招眞是太厲害了。

就在這時卓約發現躺在十餘步外的小關不見了。

這才發現，被兩個女人搶走了。

這兩女人已奔出百步以外。

卓約怒叱一聲，震退三人追去。

挾走假小關的女人是齊、白兩女。

她們兩人聯手，一直暗暗盯着卓約，由於小關不重視她們，最初也不信卓約會害過她們，她們決定自己報仇。

她們在暗中看到假小關玩卓

約。

以二女的爲人，本應出面揭穿，可是卓約太狠太毒，決定袖手旁觀，但是，二女却不知道這個假小關包藏禍心。

這叫着「項莊舞劍，志在沛公」。

他殺民間大夫及武林名醫黃大謀，都是爲眞小關製造困擾及仇恨。後面有一根線。

兩女發現有人追來，也看出是卓約。

要擺脫卓約很難，因爲兩人的輕功根本不如卓約，況且她們之一又要挾着一個人奔行，更快不了。

兩女知道跑不了，就在山谷中停了下來。

齊鳳道：「卓約，妳又要殺我們？」

卓約道：「殺妳們易如反掌，我要這個人。」

白嘉麗道：「妳以爲這是小關？」

「正因爲他不是我才要他。」

「既然不是，妳要他幹甚麼？莫非是想以李代桃僵，聊勝於無？」

「就讓妳們在嘴皮子上沾點便宜吧！我要先審問這個血賊，他爲何要冒充關永殺人？」

白嘉麗道：「這不是很簡單嗎？嫁禍呀！」

「妳們兩個是馬上滾還是要我打倒妳們？」

齊鳳道：「聽說妳患了個怪毛病。」

「妳……」卓約一臉殺機，她們知道此事而不提醒她，等於看她的笑話，她受不了。

「妳們何時知道的？」

「妳和假關永玩了之後才知道的。」

「妳們此來是糗我的？」

「我們和妳不一樣，我們要來幫助妳。」

「妳們如何幫助？」

「爲妳取出下面的毛而止癢啊！」

卓約的臉色又在變。

「要不要？我們可是誠意的，據說裡面有毛會奇癢，久了會發炎，而引起更大的毛病。」

齊鳳道：「也有人說，如果讓那些毛誤入子宮之中，生下了孩子會滿身長毛和猴子一樣。」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了。

卓約目前下面還是奇癢。

她要殺兩女十分簡單，但她想聽聽兩人的意見。

白嘉麗道：「如妳信任我們同情女人的誠意，我們有個辦法可爲妳取出來，儘管妳害過我們。」

卓約忽然心中一動。

莫非就是她們兩人爲她剃光了體毛塞入她的下體之內？

錯不了的，除了她們兩人，不會有別人了。

卓約突然出了手。

她恨極了，最使她不甘的是被假小關玩了。

她被費雪猥褻，被「巫山神君」左道之侮辱，那是忍辱學他們的絕技，但被假小關玩弄却絕對不甘。

二女在十招內就岌岌可危了。

她們兩人和卓約的差距太大了。

就在這時，撲上一人。

來人正是年慶餘，他一直也不離齊鳳左右。

男女間的事很難說，感情是十分微妙的。

年慶餘就認定了齊鳳，絕不改變。

他也能看出，他上了也未必能擋得住卓約。

他畢竟還是上了。

卓約冷笑一聲，道：「有你不多，無你不少。年慶餘，可別怪我不給你老爹留面子……」

絕招一出，一共也沒超過三十招，三人都躺下了。

卓約冷冷一笑，走到二女身邊，道：「你們最可惡之處就是暗中看我吃虧而不提醒我。」

齊鳳道：「如果妳是我們，妳又會如何？」

「廢話少說，妳們有甚麼辦法？」

「辦法當然有。」

「如果眞有用，我放妳們一馬。」

「救了妳，妳會讓我們活着？」

「對，只不過要廢了妳們的武功！」

白嘉麗道：「解了我們的穴道，馬上爲妳清埋下面內部的毛！」

「甚麼辦法？」

「妳先放開我們嘛！」

「可以，反正妳們是跑不了的！」

她解了兩女的重要穴道，却又制住她們的次要的穴道。

這樣可以活動，但不能用武。

齊鳳自身上取出一個前面略尖的竹筒，長約一尺。

事實上這是個吸水射水的唧筒。

卓約道：「這個是幹什麼的？」

齊鳳道：「妳的毛病不是在尿道內，而是在陰戶內，如來月事，也許可以流出，但也未必能流得一根不剩，留一兩根在內，還是會癢。」

卓約點點頭。

「現在用唧筒吸水噴入，使之流出，多噴多流，最後必然會流光。」

「如果越噴越往裡走呢？」

「不會的，必要時可以只吸不噴，把毛吸出。」

這果然也是個辦法。

卓約心中咬牙，這更能証明是二女幹的。

現在她必須利用二女爲她弄出那些毛來。

弄出以後再算帳不遲。

當然，她也要提防二女暗算。

萬一她們把那竹筒全力往裡猛戳，把子宮戳爛，還活得了嗎？這個她也有辦法提防。

她握住齊鳳的手肘，提防萬一。

齊鳳倒也沒有意思戳死她，只不過是想侮辱她、耍她，使她一文不值而已。

她們來到山泉邊，齊鳳一邊吸水，一邊往裡射。

邊射邊抽，弄了很久，的確流出一些毛來。

白嘉麗道：「妳走走看，還癢不癢了？」

卓約走了一匝，道：「好像還有一點。」

齊鳳道：「現在不噴水，以乾吸之法把毛吸出來。」

吸了一會，卓約感覺裡面好像很乾了，如果有毛，是很容易被吸出來的。

現在她已經有了主意。

只要知道這辦法，她自己也可以吸了。

於是她先制住了齊鳳，白嘉麗道：「妳要失信？」

「不會，我只想廢了妳們的武功。」

「妳這可眞是恩將仇報，我們畢竟提供了妳治療奇癢的妙法和工具呀！怎麼可以過河拆橋呢？」

卓約冷峻地道：「當初剃我的體毛，把毛塞入我下體之內的，是不是你們這兩個賊人？」

白嘉麗道：「妳怎麼可以血口噴人？」

「妳不用狡賴，妳們一直在我附近覬覦，我豈有不知之理，但在此之前，還不知道你們就是整我的人。」

卓約一出手，未出三招，白嘉麗也躺下了。

二女知道，這一次活命的機會是不多了。

二人不出聲，反正求她也沒用。

卓約自己用唧筒又吸了好久，大概是絕對吸乾淨了，跑跳了一會，已無癢的感覺了。走到二女身邊，道：「妳們猜我要如何整你們？」

二女以爲，卓約也可能以同樣方法整她們。

二女不出聲。

「我要你們三人都光着屁股抱在一起。」

二女大驚。

年慶餘更是心驚膽寒，他是個中規中矩的青年人，果眞如此，傳揚出去，他會無顏見人。

卓約道：「妳們以爲只有這樣就成了？」

原來還有更絕的。

卓約道：「我知道，年慶餘喜歡齊鳳，我就偏偏要年和白嘉麗搞在一起，要齊鳳在一邊看戲。」

這句話才使年慶餘及白嘉麗心頭大驚。

因爲他們二人都不喜歡對方。

年慶餘道：「卓約，妳殺了我都無妨，不要這麼做，我即使在九泉之下也會感妳大德。」

「你不必感我的大德！」卓約道：「反正兩個女人都一樣。」

「絕不一樣，我喜歡的是齊鳳。」

「你還不明白嗎？你越是喜歡，我就偏不叫你們在一起。」

年慶餘道：「卓姑娘，我願意代她們死，只希望妳能放過她們。」

「嘿！你小子還眞夠意思呀！」

年慶餘道：「卓姑娘，好心有好報，我深信這一點。」

「你相信，我並不太相信！」

「卓姑娘，爲什麼要這麼狠毒？」

「那是因爲她們狠毒！」

「她們怎麼得罪了姑娘？」

「你如果能不死，可以去問她們。」

卓約說做就做，立刻先剝齊鳳的衣褲。

齊鳳道：「卓約，害妳的只有我一個人，希望妳就把我殺了吧！別殃及無辜。」

卓約道：「我告訴妳，什麼事能使妳難過，我就會做什麼事，妳懂了吧！我要你看着姓年的和白嘉麗玩在一起。」

關於這一點，她倒不在乎，因她仍愛着小關。

只不過她可以想像到年慶餘的心情。

儘管她還不愛年慶餘，但年慶餘剛才願自己死而救二女的壯舉，深深地感動了齊鳳的心。

卓約再剝了白嘉麗的衣衫，然後去剝年慶餘的。

正要把年、白二人弄到一起，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正是左道之的師侄喬運。

「卓約，妳在幹什麼？」

「喬運，你別管！」

「我也不想管，但妳的行爲會妨害……」

喬運的下文，卓約當然也可以

體會到，是指會妨害左道之那老鬼，爲甚麼會妨害到他呢？

再仔細一想，不由心頭一驚。

是不是喬運也知道她的體毛被剃，塞入下體內，而且和假小關玩過？老鬼知道此事之後怎會放過她。

卓約道：「看在你的面上，我放他們一馬。」

喬運道：「理應如此，不可太過份。」

「只不過這個假關永却不便放過。」

「爲什麼？」

「因爲關永乃是我的朋友，他冒關永之名到處殺人，其目的不問可知，乃是想嫁禍於他。」

「妳又何必管別人的閒事？」

「這不是閒事，不管就太寒薄了。」

喬運道：「卓約，師叔說要我照料妳。」

「照料？」她以爲也許應改爲監視吧！

「當然要照料妳。」

卓約道：「如你尊重我，就把這個假關永及二女都交給我，甚至還有這個姓年的小子。」

喬運道：「二女交給妳是可以的，但年慶餘及這個假關永還是由我帶走吧，妳以後會知道原因的。」

「請現在就告訴我原因！」

喬運考慮了一會，他搖搖頭。

卓約道：「很抱歉！我要統通帶走。」

「妳要如何處理這個小關？」

「他不是小關！我不會放過他！」

喬運道：「有我在，妳不能動他！」

卓約冷笑道：「喬運，你沒有資格管我！」

「也許，在某一方面來說，妳也許比我高一輩，但那畢竟不是正常的關係，我爲甚麼要聽妳的？」

卓約以爲喬運輕視她。

他那句「也許你比我高一輩，但那畢竟不是正常的關係。」的話，分明知道她和老鬼的曖昧關係。

卓約忽然動了殺機。

兩人動上手，五十招後，喬運中了一掌一脚。

他這才知道，這女人囂張、跋扈，也眞有兩套。

他學了數十年，不如這女人一兩個月。

這工夫又中了一掌，知道這女人動了殺機，只好以「蟻語蜨音」對她說了幾句話。卓約忽然軟了下來，道：「年慶餘可以給你，假小關不成。」

喬運又以「蟻語蜨音」說了幾句話。

卓約跺跺脚，挾起二女離去。

* * *

卓約挾着兩女來到金陵。

在「後宮」勾欄中，見到了鴇母金桂。

「掌柜的，作筆生意如何？」

「妳是不是要賣身？」

「不是我，是另外兩個淸水貨。」

「外型如何？我們是金陵最大的一家，不好看的我們不要！」

卓約帶進二女，二女已被卓約作了手脚。

她們兩人痴痴呆呆，見人就笑。

鴇母一看就樂了。

見人就笑，總比見了客人就哭哭啼啼好些。

生意一談就攏，因爲卓約的目的不在銀子。

她只想報復。

結果各以一萬兩成交，各押十年。

那年頭，一個女人能押一萬兩，是很驚人的。

卓約交代，馬上爲她們找客人。

金桂道：「姑娘請放心！這種貨色是閑不着的，今天晚上就會有客人搶着找她們過夜的！」

卓約離去了不久，大約是薄暮時分。

二女還是渾渾噩噩，她們被服了藥。

這種藥能使記憶暫失一兩天光景。

反正有一兩天，二女已能接過好幾個客人了。

這時來了個客人，正是年慶餘。

他來得似乎十分巧合，卓約前脚走，他就後脚到。

原來喬運立刻就放了年慶餘。

他們是甚麼關係，不久自知。

年慶餘找到了金桂。

他暗中看到卓約把二女押了各一萬。

既然看到了爲何不阻止？

理由是，他非卓約的敵手，其次是還有另一更重大的原因，他惹不起卓約，這女人已經非同小可了。

「金大姐，咱們也作一檔子買賣如何？」

「噢？這位少爺有貨色？」

「不不，我是顧客。」

「噢……我知道了！是不是要嚐鮮，想拔個頭籌，搶這兩個新來的姑娘的第一夜？」

「不……不……」

「別面嫩！是又如何？貴客們都想要第一次的淸水貨，放心！你要兩個也成，一個一萬。」

「怎麼？原價賣給我？那太好了！」一談就攏，年慶餘立刻就掏出銀票。

「不不，公子，我們買進的『貨』，怎麼可以馬上出手？」

「是不是嫌少，妳要多少？」

「公子，我是說每人一夜一萬。」

「甚麼？一夜的價錢和十年的押金一樣？」

「作生意，將本求利嘛！上下數十口，開門七件事，開銷大得驚人哪！」

「掌柜的，不賣？」

「當然不賣。你要是叫她們過夜，算你五千吧！」

兩夜的夜渡資就把本錢撈回來了，眞是太好賺了！

年慶餘應着，道：「好吧！就這麼辦，一箭雙鵰，兩個我都包了，一個五千兩。喏……」他遞出一萬兩的銀票，還加了一千兩算是小帳。

金桂眉開眼笑，一到手就來了生意。

生意一上門，就賺回了一半。

年慶餘進入二女的房中，心情很怪。

兩人都忘了這人是誰，只是似曾相識而已。

「兩位不認識我了？」

二女打量半天，齊鳳道：「好像見過。」

年慶餘道：「我是年慶餘！」

「年慶餘……年慶餘……」齊鳳苦思了一會，道：「很熟啊！好像經常見到你。」

年慶餘道：「齊姑娘，我就是很崇拜妳的年慶餘呀！」

「你崇拜我？」

「當然！妳不信嗎？」此時此刻，只要他關上門，大概就可以「兩魚一吃」了。（一個人吃兩條魚）。

只不過年慶餘的確是個君子。

他不屑以那方式得到她。

如果在此玩了齊鳳，由於齊鳳是以妓女身份被賣在此處，她就脫不了曾幹過妓女的事實。

這對一個女人的名節關係太大了。

這天深夜，年慶餘把兩女弄走了。

金桂鴇母第二天發現人去樓空，雖然呼天搶地，大罵缺德鬼，大騙子，但她也沒吃太大的虧。

甚至她還賺了一千兩，因爲在兩女身上偷到一萬兩。

第二天下午，兩女就逐漸淸醒了。

年慶餘在酒樓上對兩女說了一切。

二女眞是餘悸猶存。

萬一年慶餘不是個有心人，這後果又會如何？

只要失身一次，她們就洗不掉妓女的恥辱。

白嘉麗道：「年少俠，這眞是再造之恩。」

「白姑娘，我以爲這是舉手之勞。」

「不。」白嘉麗道：「在那情況之下，我以爲很多人都可能順水推舟，留下過夜，尤其是你對齊姐十分傾慕，在那情況下佔有她再把我們救走，她也不會怪你的。」

年慶餘道：「如我那樣，齊姑娘以後還會理我嗎？」

齊鳳十分感動。

是不是年慶餘的印象已經動搖了小關的地位呢？

* * *

小關、小毛和卓倩在賭場中玩骰子。

看來一些對手都不是甚麼有身份的人。

只不過下注却很猛，好像都是一些開銀礦的。

小關小勝，贏了約兩三萬兩。

這數字在他來說，算是小兒科哩。

這工夫一個中年紳士道：「小兄弟，你似乎很高桿，咱們來賭賭如何？」

小關道：「在下不是在賭嗎？」

中年文士道：「這麼賭不過癮。」

「怎麼賭才過癮？」

「只有你我對賭，三擲兩勝！」

小關道：「何必三擲，一擲就決勝負如何？」

「好哇！少俠這份豪氣眞是少見。」

兩人都把枱面擺了出來。

中年文士一百五十萬兩。

小關沒湊足這數字，中年文士道：「以你的一百三十五萬兩作數，其餘各位請原諒！」

其餘的賭客也沒有話可說。

他們也沒有一人能掏出二三十萬兩銀票的。

骰子放在大海碗中，中年文士伸手一讓，道：「少俠，請檢查下骰子，看看有沒有毛病？」

小關看了一下道：「很好！請看！」

文士也看了一下表示沒錯。

小關道：「請先擲！」

文士道：「少俠請先。」

「不，理應由長者先擲。」

文士伸手入碗，指長而修直，白嫩如玉。

男人不會有這麼一雙手，這是個中年女子。

放眼武林，還沒聽說有位賭國女高手。

文士實實在在地一擲，骰子在碗中滾動了一會停止，是七點。

再擲，是九點，平平淡淡，也沒像一般擲骰子的人大呼大叫，或者向手中吐唾沫，或大力抖手擲出。

她沒有這些動作，很自然而又平和。

當她第三次抓起骰子要擲時，又把骰子放在碗中，道：「算了，九點也不算少了，該你來！」

小關道：「還有一次再擲的機會，為何放棄？」

文士淡然一笑，道：「在下已知足！再擲也不可能是豹子。」

小關道：「那也說不定。」

文士道：「少俠請！」

小關第一擲就是「豹子」。

小毛把文士的枱面掃了過去。

文士並沒再掏銀票出來，道：「少俠能不能信任我？」

卓倩幫他理銀票。

「尊駕押多少？」

「人間至寶一個。」

「是哪一方面的？」

「我可否賣個關子？」

「可以！」小關道：「在下答應！」

文士道：「在下如輸了，絕不食言！交出至寶，但少俠也不能拒絕咱們必須把話兒說在前頭。」

小關道：「既為至寶，在下為何不要？」

「那就好！少俠先擲！」

這次該由小關先擲了。

小關不再客氣。

第一把是九點。

第二把是「豹子」。

第三把又是「豹子」。

這可以說贏定了。

文士第一擲就是「豹子」。

第二擲又是「豹子」。

第三擲仍是「豹子」。

她似乎忘了，又要去抓，小毛道：「老兄，已經三次，你還要擲第四次啊？」

「我差點忘了！其實三次已經僥倖勝了。」

「但是……」小關道：「尊駕詐賭！」

「怎見得？」

「你手中扣了一枚骰子。」

「如果沒有呢？」

「如沒有就算在下輸了！」

「你怎能証明這一點？」

小關道：「兩次你都有個半途而廢的動作。」

「甚麼半途而廢的動作？」

「比喻說，抓住了骰子，又收手放棄，就在那一抓之下，又把假骰換回手中。第一次放棄，第三擲本就不合理，第二次已擲三次，卻又要擲第四次，卻又被我友糾正而縮手，那當然也是預謀，仍是換骰子。」

文士道：「這構想頗有見地，如果你搜不出假骰呢？」

「如搜不出，就算我輸！」

「一言為定！搜吧……」她先張開雙手，正反兩面都讓大家看過，然後叫卓倩搜她的全身，卓倩果然一無所獲。

文士道：「少俠輸了？」

「在下說了就算！」

「好，你要接受我的活寶！」

「我輸了應該折算銀兩賠你才對！」

「不，只要不拒絕我的活寶就成了！」

「甚麼活寶？」

「我乃白嘉麗之母，你要娶她！」

小關一楞，居然轉了個彎來這一手。

事實上小關也不能拒絕白嘉麗，但其母出頭，他就要正式承認了，道：「伯母，我答應……」

「明媒正娶，不可馬虎！我走了。」

白母走後，三小也出了賭場。小關道：「卓倩，她身上妳都仔細搜遍了？」

「當然，但我搜出了一枚骰子……」

小關和小毛不由一震，道：「妳為何不當衆揭開？」

「這有個原因！」

小毛道：「卓倩，妳這一手就費猜了！多個白嘉麗不是分了妳一杯『牛奶』，妳為甚麼……」

卓倩白他一眼道：「你瞎扯甚麼？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我們為了趕時間，還是邊走邊談！」

兩小半信半疑。

小關道：「別故弄玄虛，到底是怎麼回事？」

卓倩道：「就在我搜出那枚骰子時，她以『蟻語蜨音』告訴了我兩件大事！」

「甚麼大事？」

「第一件是卓約被齊、白二位姑娘整過，但不久兩人又落入卓約之手，把她們賣入金陵『後宮』勾欄中，但被年慶餘所救。在此同時，年慶餘告訴她們一些秘密，一個假小關，冒小關之名殺了一個民間大夫，又殺了名醫黃大謀……」

關永失聲道：「無怪我聽到一些傳言了！」

「下個目標據說要對付我爹及關老伯。」

小關一震，道：「假關永？」

「對，十分酷肖。」

「莫非陶璐沒有死？」

「是啊！除了陶璐像你，世上那有這麼多像你的人呢？」

小關道：「陶璐要向卓大叔或家父施襲？」

「八成，當然，也許包括毛大叔在內。」

（未完．十五）